【附件二】課程講義

日期：102/09/17

講師：凌明玉

**小品力道—情景交融的浮世書寫

■ 冰甜◎柯裕棻(B Y《浮生草》/ 印刻出版)

暑夜的冰店熱鬧極了。

吃冰是簡單小事，卻能使人不自覺地快樂喧鬧，吃剉冰尤其如此，即使是簡便隨意的清冰，只要在冰店裡坐坐，再黏膩溼熱的夜晚也變得像冰花那樣燦爛飛 濺了。剉冰機剉出冰花的唰唰聲聽起來興高采烈，整晚不停。那是歡慶暑假的聲音，沁甜而且刺激。我想也只有這個機器，儘管發出震耳欲聾的鑽鑿聲，大家卻仍由衷地感到愉悅。

我多數的時候都吃紅豆冰，我喜歡白花花幾乎滿溢的碎冰上，潑啦澆上一大匙黑糖水，盤缽裡的小冰山霎時甜滋滋的凹陷一小塊，熬得透爛的紅豆膏再毫不 吝惜地堆上去，乳白的煉乳再淋上去，緩慢地形成熱帶高山頂覆雪的樣子，又冷又甜。冰堆上的紅豆看起來那樣晶瑩肥軟，煉乳濃香，鐵湯匙一匙一匙將那冰鏟勻， 沙沙沙，成了淺豆沙色的冰沙，清脆豐饒的夏天。

我和朋友在店內坐著，冰都吃完了還佔著桌子講話，有一搭沒一搭的，無視於在店內尋找座位那些人的目光。隔桌一對年輕情侶一人一隻湯匙，緩慢而纏綿地同吃一碗冰，彷彿兩人一口口舀著吃的是今後的人生。

另一桌三四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吱吱喳喳分著吃一大缽鮮甜的芒果冰，興高采烈地討論剛剛看的電影情節。她們的臉也像芒果那樣飽滿潤澤，眼神發出濃烈的青春的香氣。

有不少退休年齡上下的男女相偕來吃冰，他們太親密不像夫妻，又太公開不像外遇，他們也不像好朋友，因爲是刻意打扮過的——也許真就是各自波折之後 的晚春戀情吧。他們找位置非常積極，然而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他們就不去打擾那些十幾歲的孩子，而是輪番地在我們桌邊徘徊，使我和朋友都坐立難安。

朋友說，哎他們一定以爲我們是一對怨偶在這裡浪費空間吧。我笑說，才不，他們一定是一看就知道我們甚麼都不是。

待我們終於起身離去時，一位約我父母年紀的女子立刻從店門口敏捷走來，燦爛地對我們說：「哎呀我們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啊，真是太好了。」說著就伶俐動手清理我們的桌面。她身著淺金色針織上衣和白色七分褲，腴白好命模樣。稍遠一點站著她的男人，很普通的樣子，臉上有深刻的滄桑線條，看得出他曾經相當辛勞，可是如今決心要好好整頓自己（或者是她整頓了他），他頭髮染過了，襯衫看來也是新的。女子招手要他過來，滿心歡喜笑著對著他說：「你看，我們運氣真好。」

他們如假包換的在熱戀，因爲他們並非真的運氣那麼好，一來就碰見一張空桌。半小時前我就看見他們來找過座位了。儘管他們們的過程曲折了些，也唯有在熱戀的人眼中，一切的阻礙、延宕與等待，都這麼甜。

■ 城市浮光◎凌明玉(摘自《不遠的遠方》/ 九歌出版)

平日固定前往教書之處和幾家咖啡館，有時因工作抵達住處以外的縣市，恍惚會有遠征他處探險之感。最多時刻，在住家附近散步，和生活中錯過的細節相遇，不免萌生天荒地老而原來它們早已存在這裡的喟嘆。

我發現有些店家永遠坐著枯等客人上門，有些地方卻擠滿了等候的人，我常想如果他們能彼此看對眼，再也不用苦苦等待了。

像社區後面小巷新開這家「幸福雞蛋糕」，不到兩坪店面，單賣雞蛋糕這種輕巧點心。受不了光是想像吃了有多幸福？我的確下手買過兩三次，剛從烤盤取出的動物形狀雞蛋糕，吃起來外酥內軟，自覺空空的胃頓時立即填滿幸福感，但少見有人光顧小巷中的小店小蛋糕，總要爲他們擔憂還能幸福多久？

社區距離捷運站步行只要十分鐘，樓下還有小型超市、連鎖 DVD 租片門市和一間幼兒園，可謂生活機能健全的居住之地。超市人來人往不需廢言，隔壁的幼兒園，上學放學時間必然人聲鼎沸鬧熱滾滾，常引得不明所以的過路人駐足張望，有人以爲超市正在進行低價促銷或過季商品清倉拍賣吧。

很難說聚集的人潮是否幫襯了超市生意，這些人多是接送學童的家長，他們或站在幼兒園門口，或坐於人行道座椅，有些還窩在汽車座位裡連引擎都還沒熄火。只見早上親子送行，有的孩子灑淚如梁祝十八相送般感人肺腑，有的孩子急著奔進奔出，一下拿了書包忘了玩具，拿了玩具又忘了聯絡簿。

喜歡看孩子剛睡醒的小臉，路經此地，我也常混坐在一堆家長之中張望。後來發覺早晨的離別只是清粥小菜，傍晚的迎接大典方是重頭戲，候著孩子放學的家長最是壯觀，父母眼神通常聚焦於一處，如同等待情人般灼熱凝視著老師，期待老師手上的麥克風吐出熟悉姓名。他們翹首盼望，奶聲奶氣的孩子穿著圍兜兜、捧著剛做好的紙黏土或一張畫走出校門，分離一日的情緒此時鏗鏘沸騰至高點，這裡一對緊緊擁抱、那邊一雙挽著脖頸親吻，頻頻細訴分離的點點滴滴。

在人潮裡的我，愛看他們相聚重逢的表情，甚至希望「幸福」雞蛋糕可以推著小攤車到這裡來，這種溫馨接送情比八點檔連續劇還要賺人熱淚。

當幼兒園的小朋友輕輕揮著手，說：「老師再見！」老師也說：「小朋友再見，明天見！」所有的小朋友都安全的交到家長手裡了。

接著老師們收拾起門口的旗幟和擴音設備，按掉招牌燈，此時她們鬆了一口氣，開始閒聊今天哪個小朋友真調皮。那安心的表情真是百看不厭。

■ 此身・彼岸／靜物◎李欣倫【聯合報 2013.05.16】

以前有個朋友曾說，每當他想起公園裡那些遊樂設施，於安靜的夜，沒有孩童去騎乘、玩耍的時刻，就覺得那場景令人感到十分寂寞。 這句縈繞在我腦中的話語，不知爲何，總讓我想及我不在家時，空無一人的房間：從二手書店買回的書（扉頁因舊而溫而潮，不用擔心會劃破指尖）。一個個方塊字 正安詳地在電腦硬碟裡熟睡，彼此挨著彼此。刷毛參差不齊的牙刷靠在漱口杯緣，像趴在踏腳墊上毛流紊亂的犬。磨損但沉默牢固的毛拖鞋，忠心地守候主人返家。 被摺疊得整整齊齊的睡衣安放在床鋪上。 我的床，每晚將我的意識渡往不知名的、神祕的彼岸，烙著我所留下的輕微凹陷，

銘記了無數個夢。大學時代就買的簡便檯燈，多年來溫煦地照亮夜與夜，以及夜下 書中的字。穿衣鏡，反照著無人使用的廳、桌、壺、茶。沒有人在的家，會像沒有笑語包圍的公園裡的木馬、沙坑和鞦韆，同樣令人感到深深的寂寞？我想像彼時彷 若來自遠古的細長陽光，意味深長地映入室內，停在几上的三顆蘋果上。

■ 不知道的事◎凌明玉【幼獅文藝 2013 年十月號，中華副刊轉載】

不知道的事，像無所不在的溼氣，留駐在牆面，羅織成畫，浮凸時間的線索。那時，我們還不清楚，得到了不只是甜美，還有數不清的繫心牽掛。不知道的事，從此開始。

家中有獸，蹩音近乎無聲，中年之姿的貓咪，時常拖著腳步溫吞漫走，他的生活不再有冒險亦遺忘捕獵本能。或者是我，以一個家困守了他，讓他失去雄心也失去自由？自老公寓遷至大樓居住後，越接近天際線越靠近想像的烏托邦，慢慢的，我辭去工作，有時讀書寫作，空想占據了很多時間，大約這個時候，貓咪加入了我們的生活。

朋友家貓口眾多，她始終想讓我練習擁有一隻貓，她懂我，如此想望擁有一隻貓的陪伴，於是我將小貓裝在棉質提袋偷偷摸摸帶回家，朋友笑說，「妳先生可能無法消受這份驚喜，如果真的不行，再還給我吧。」後來發現擁有其實是沉重，陪伴更是輕蔑的念頭，兩者皆不能輕易定義從今而後我們和貓咪的關係。

我們開始練習，練習重新看待生命的餽贈。是該認真寵愛的，由一掌可握的精靈樣貌，化爲懷抱滿身的豐腴大貓，練習是必要的。從清淺呼吸、會蹦會跳的小獸，做爲玩耍之物輕率的對待，直至日日梳理他蓬鬆或糾結的毛，他亦以溫暖包覆我們奔波於外的疲憊低氣壓。是該沉默的，生活緊繃時，望著貓咪緊抿的嘴角，教人學會沉澱和放鬆，原來當他瞳孔瞇成細線，那些尖銳的刺眼的也就悄然流失了。

近日多雨很少天晴，灰暗天際偶有飛鳥掠過長桌玻璃鏡面，他懶得移動身軀只隨手撲抓幾次幻影，老貓入定的姿態。他從不逼視日常，而是讓日常靠近自己，我卻總讓日常擾亂心房。

那日讀梭羅所寫，「生長在雜草蔓生的林間小路上的香蕨木和木藍上的露珠會把你下半身打濕。叢生櫟的葉子泛光，好似有液體在上面流過……」，想到往後人們皆要握著書、緬懷過去虛設未來，方才懂得悲涼無法描摹的況味。貓咪不曾知曉梭羅描述的露珠、星光、葉叢和樹林，在城市之窗他遙望日月推移，安穩的從喉嚨發出呼嚕聲響。書頁尾聲，我揉揉徹夜痠澀的眼，陡然從寶藍天色中亮起的朝陽，已將整個廳堂灑滿了晶瑩貝殼一樣的星砂，而貓咪只是無聲踩著光線，悄悄溜到走廊陰影處，將自身縮成一個句號，很小的嘆息似，適才望見日夜交班的美麗霎那，已成爲輸給時間的籌碼。

七歲的他不喜玩小把戲了，彷彿進階到另一時空，常瞇眼睥睨瞧我，雖還注重儀容也只是憊懶的捧著尾巴整理，接著便是往沙發扶手旁倚靠，擺放他如千斤沉重的頭顱，繼而酣然入睡。睡和不睡，是貓咪最多的日常選項，與我寫或不寫，時間的分配比例相同；但我不書寫也讓渡許多時間給與睡眠，該睡時也孜孜矻矻敲打鍵盤，如同他在夜裡悄悄欺近腳邊，偷偷磨過我的小腿肚，那是一句叮嚀，怎麼還不睡，或是我陪著妳直至天光。最喜歡這種無所謂的時刻。

當他親熱磨過紙箱周圍的稜角，連同置放一旁的稿件也啃咬得有滋有味，紙箱邊緣鋸齒彎曲處沾滿的毛絮都是他安靜的愛戀，以及沉默仰首凝望的時光，我僅是食指點點他濕濕的鼻頭，他便乖

順窩在筆電旁假寐。當我寫稿多是狠心漠視，亦無法多接收他的眼神，這些渴求曾數次動搖了敘事意志，但不管我如何鋪陳傷口隱喻，反覆掀起又遮蔽，故事結局慢慢的總會美好一點，一如時間從不吝給我們機會去寬待往事裂口。

步入中年的我們重新開始，如金石承諾，好好照顧一隻貓兒，並不打算還給朋友這份禮物。貓咪讓我們不斷重返時間現場，童年的遊戲，育養一個家，以及了解信守的定義。偶爾我趴在地板學他翻滾，與他一起伸長手腳進行貓式瑜珈，他總困惑歪著頭，又當沒什麼事發生徐緩走到玄關坐下，那大多是家人返家時刻；他的貓天線掃描整個樓層的歸人，聆聽每支鑰匙轉動家的聲音，每天每天，如此堅持。

鋒面將來，高樓窗外呼嘯的風還澎拜著海浪音響，建築是擺盪在半空中的鐵達尼，家人歸返後，貓咪又走回我腳邊翻滾著肚腹，不管豪雨拍擊在窗櫺之外，他一派安然自得。他的腦容量很小吧？大約只記得揉他下巴要呼嚕，雀鳥啁啾飛過窗檯必凝神靜聽，長廊傳來腳步聲即專注守候……發現雨後飛蛾，注視薰風吹搖著插在酒瓶中的乾燥蘆葦，那些瑣碎無用的枝節，他都很有興味的撿拾和傾聽。

不知道的事，還有更多，被遺忘在季節改換、書頁翻撥的某個下午。當我在某個夏夜晚風中，伸手覆蓋在貓額頭上，攫取一些小貓嬰兒般甜美眠睡，或在涼薄秋日，無端想念他追逐長尾並咬囓紙球的身影，時間點點漏逝於我們熬過的長夜，以及他專注盯視尖耳朵的倒影，這些長短不一的畫面都落在微亮天光裡。

我們終於經過了多少季節呢？望著貓咪過日子，狂躁之心不由學會數起慢拍子，偶爾看他忽然聳立身軀望著天空噗噗而過的直升機，一次次警戒，煥發神采的英氣之眼，須臾亦無所執、捧著頭睡倒在身側。貓咪日日將輕巧步伐填滿磁磚空格，偶爾屈身窩在空格之中，如逗點與句點的小憩，提醒我觀看日常的餘裕，每當回頭看他熟睡，忽而了解現世安穩該是如何讀取。

貓咪鍾情於牆上的新掛鐘，經常世事不驚、萬情不擾的盯著秒針，一格格移動目光，輕微的一呼一吸，如此永恆。經常人貓依偎著，即想起美國詩人桑德堡的〈霧〉：「霧來了/以小貓的腳步。」詩人描寫著貓兒的步履如霧般空靈，不沾塵世的目光，遙望港口城市繁華的一日逝水，詩人筆下「無聲的拱起腰部」的貓兒，讓我思及將自己拋擲給虛空的姿態，也要是放盡力氣的優雅之姿，前途無效或茫然時序交替之後，或許一切如霧一般，但真實是我們在一起生活著，我們仍在一起，每天每天。

這些不知道的事，後來才懂得，星星點點都是餽贈，而不經意由指縫漏失的，是愛，或者忠貞，我們都說不清了。

■ 輕輕將我刮傷◎郭強生【2006/08/18 聯合報】

你們稱之爲 ipod 的那玩意兒，對我而言簡直有點匪夷所思。一萬首歌曲千年不壞，以數位檔案存放於半隻手掌大小之薄片記憶體，炫人的是那造形抑或 那無限擁有的想像？幾乎人人胸前都垂吊一只如鍊墜的小匣，有朝一日或許只須聲音啓動：我要西城男孩，周杰倫請出列。然後那電磁精靈如從阿拉丁神燈中鑽出， 你可知這樣的許\願，有一天會變成蒼涼的獨白？你們有一天也會同我一樣，傻張著枯唇，偏偏再想不起那人名或歌名。千萬個音符手舞足蹈，笑你以爲的天長地 久，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罷了，它們可從沒說過要陪你老。他們永遠是青春完美無瑕，你的聲音則日益瘖瘂，老花眼鏡戴上仍摸不著按鍵。讓我先放一首 Jim Croce，再慢慢道來吧。

那時候西洋歌曲都取之於盜版，工廠自行剪接發行，當我第一次看到有朋友竟然拿出正版的金・克勞契黑膠唱片，我立刻央求幫我轉拷卡帶一份存念。你 聽，雖然我手上只有那份卡帶，可是唱針接觸音紋的那一聲輕輕的，喳，完全再現喲！喔還有，聽見那帶著顆粒般的小小磨擦嗎？那是黑膠唱片特有的音感——

你錯了。等你再過二十年，偶然又翻出曾伴你夜夜孤獨的歌聲，是這些不完美的小小磨刮窸窣，如碎腳印般的癡癡輾轉，讓你不禁會心一笑，讓你突然大夢初醒，讓你泫然欲淚——

不，我沒有傷心，是因爲太美了，那聲音，太真實。現在這首歌叫"New York Is Not My Home"。可以想像羅大佑出第一張唱片，戴著墨鏡嘶啞唱著：「台北不是我底家！！」我一聽到即抱著胸翻倒在地上不起的樣子嗎？紐約是不能當作家的，克勞 契知道，可是他唱出了那種如夢的疏離，聽過了以後其實是想死了一定要去紐約！我被克勞契的歌聲輕輕刮傷，紐約嘛也是，就像現在你聽到的，唱針磨擦著轉動的 漩渦，要有這樣的小小刮磨才發得出聲音，這，想必你還不能懂。

隨身聽，或 walkman，是啊我們那時候都這樣叫的。那時我才高一，只聽說過日本新力研發出這樣的新產品，在台灣都還沒有人見過。有一天班上同學拿出了一個筆記本大小的機器，接上耳機，天啊，真的是立體身歷聲音響！我回家後將這神奇的產品同父母一再描述，Sony 的要進口，可是台灣也會做了呢！ 然後萬萬沒想到，父母真的買了一個給我。

長到那年紀爲止，「戴陽牌」隨身聽是父母送給我最貴重的禮物，大概是看我真的太喜歡聽音樂。我當然就要帶著禮物去學校獻寶，下課時間拿出來聽首 歌，真是快樂。直到有一天，有一天，真的 Sony 在班上出現了。我才知道它的大小只有「戴陽牌」的一半，重量則三分之一不到。我的隨身聽是個冒牌的笑話， 放學時感到它在書包裡碰撞，根本是塊磚頭。

但是我一直沒有換新，我依然在家每晚戴上耳機，捧著我磚頭般的隨身聽客廳裡走動，讓父母看見我多麼喜歡我的新玩具。我不能讓他們知道，真的隨身聽長什麼樣子——想到「戴陽」總會讓我掉淚，我爲自己的虛榮感到可恥，我多希望還能收到父母買給我的玩具……

從我的「戴陽」到你的 ipod，其實都不過是幻覺啊！有一天你終會不想再戴上耳機把世界排除在外，你真正想聽見的是生命，包括曾被它刮傷時那小小的一聲，幺喔。

■ 不讀書的日常／坐捷運◎王聰威【聯合報 2013.01.03】

我喜歡坐捷運。

大概因爲我實在太無聊了，所以總是得找出許多娛樂自己的方式。首先當然是看女生，依我個人微不足道的意見，不限年齡，但限於上班時間的板南線女生往往穿得 最性感，妝也化得最完美，坐一趟下來，給人一種心滿意足的感覺（很抱歉，淡水線似乎稍稍弱了一刻度）。不過下班的時候，整個車廂的美人就有點褪色的樣子……

接著，我喜歡偷看人家在看什麼書，如果旁邊有人在看手機的話，我也會偷瞄一眼，看看人家桌面放什麼照片，或是看什麼韓劇一類的。有一次我前面正好站了一位 小姐，口念佛號，一手拿念珠快速轉動，一手按著計數器，我忍不住去偷看計數器螢幕，想知道到底她一早念了多少次（267次）。難道您不會好奇人家有多辛苦 嗎？

最後，雖然不想聽（騙人），但總不能關上耳朵吧。有次下班人潮擁擠，緊靠我身旁的一位象牙白色套裝女郎，仍不放棄地講著電話。

「嗯嗯，我也好想你，真的。」她泫然欲泣地說，「都只能在公司見到你……今天不行，嗯。」

我偷看她的左手無名指確實戴了戒指，但這聽起來不太像是跟老公說話的口氣吧！我是不是很無聊呢？

■ 說話課－母親踏前走◎吳鈞堯【中國時報 2012-12-11】

小時候，母親常開玩笑，要我長大後賺錢孝敬。大學畢業，母親已不渴望我賺大錢，她的要求簡單但具體，讓我按月交奉一半薪水。母親愛我，似乎更愛她自己。

很多的愛，都溫柔逼近著，如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所言，「她要他兒子的一切，她要他的女友他的朋友他的腦子他的情愛……。她忍不住就是想要。」

記得第一次帶女友回家，母親雖知曉，見面時，臉臊紅、羞難言，應對不致失措，終是顯得慌亂。母親知道，她對我的深刻牽念，必須圈劃停止線，不能再逼近了。

很快地，我成爲孩子的父親，從換他尿片、伴他打球，而今在台下，看孩子在台上，彈奏我不懂的打擊樂。我跟孩子，已拉展成台上、台下這樣的距離。我必須克制自己衝上台，爲孩子遞水擦汗，才能充分享受孩子的演奏會。我不能逼近孩子，如同母親不再逼近我。

我常不解，以前母親愛錢如命，怎變成現在的捐款行善？

那是因爲我不再逼近她。她不再只看到我以後，便看見了我後面的世界……從我的後頭出發，就沒有停止線了。

■ 最短篇／遠方◎李巧薇【聯合報 2013.09.10】

頭頂上的冷氣沁膚冷涼，教室外是七月的熱浪。錶面指針滴答作響，他的思緒依舊空盪盪。

遠方。有人說，是到不了的地方。多少次他以游標爲路標、指尖爲導航，觸控自己十八歲的瘋狂：自動登入西斯汀大教堂，完全同步大馬士革玫瑰的芬芳；無縫接軌 泰姬瑪哈陵，高速傳輸伊斯坦堡的月光。模里西斯島上的多多鳥要加密保護，圖坦卡門的墓穴不妨全部開放。他在雲端放牧他的夢想，App 是他繽紛的塗鴉牆。

考試未達六十分鐘不得離場。他無奈的對著監試人員呆望：他的遠方真的、真的不在紙上。

■ 極短篇／贖罪◎溫小平【聯合報 2013.09.06】

無論刮風下雨或酷熱難當，固定每周一次，她一定準時到舊公寓探望老太太，好像一種儀式。萬一忘了，就會遭到天譴。

進門前先看好時間，兩小時，不多不少，謹慎小心不讓自己對老太太動了憐憫之心，保持一定的距離，似乎愛就不會越界。

跟老太太聊天是一種煎熬，也考驗她的耐性。多年來，老太太說的話幾乎千篇一律，相似程度高達 90%。

不外乎怪她女兒不孝，只巴望她快快死掉可以得到房子；怨她的老公不但早死，還早早拋棄她；還有可惡的鄰居養的博美狗，每晚吵得她無法睡著；這兩個月多了一項話題，她的膝蓋痛、她半夜尿多……

她不敢給老太太建議，只是單純聽她訴苦，兩小時剛好夠她整個嘮叨一遍，只要插了嘴，即使只說幾個字，老太太就彷彿患了失憶症，忘了自己說過的話，從頭又來一遍。

有陣子老太太說想請看護，或是請外勞，考慮許久，不想讓家裡多個陌生人，萬一不喜歡，請都請不走，說不定還會偷她東西。老太太恨極「小偷」，說到這兩字，她隱約聽到老太太磨牙的聲音。像她這樣每周只出現一次，停留時間短暫，不會打亂她的生活，是老太太可以接受的範圍。

她這樣晴雨無阻，老太太的女兒以爲她覬覦這房子，希望老太太屆時更改遺囑。其實只有她知道，老太太早把房子產權捐了出去，而她雖然是無殼蝸牛，卻從不曾想過這棟房子。

走出公寓，她抖抖衣襬、摸摸鼻頭，好想揮掉屋裡的霉濕味，然後，對著行道樹深深吸一口氣。

回望公寓的窗子，窗簾已經拉上了，老太太又重回她那陰暗的夢境，只等下一周她來爲她拉開窗簾。

她從未計算老太太到底還可以活多久？她明白，懷抱著這些恨啊怨的，沒有得到足夠出氣的機會，老太太是不甘心走的。

而她，也會繼續來探望老太太，因爲這是她對母親遺言的允諾，爲母親當年搶走老太太的丈夫贖罪。

■ 鏡頭下◎楊澄靜【聯合報】

丈夫喜歡攝影，假日時她常常跟著丈夫上山下海，爲了滿足丈夫拍照的慾望。

她已經習慣丈夫隨時隨地將照相機掛在脖子上，當她正訴說生活瑣事，他會突然出神凝視，下一秒拿出相機拍個不停，她未完的話被鎖在丈夫的鏡頭之外。

直到丈夫開口：「抱歉，妳剛剛說到哪裡？」

說也奇怪，她從來沒有因爲丈夫的注意力瞬間轉移而抱怨，也從來沒有因爲丈夫的鏡頭不對準她而生氣。她只是無法忍受自己無所事事，只等著丈夫喚醒她的時刻到來。不如追隨丈夫，走進他的世界。

於是她鼓起勇氣跟丈夫提議：「這禮拜六，陪我去買相機好嗎？」

丈夫驚訝的看她，她解釋：「你拍出來的照片這麼漂亮，我也想學。」

丈夫興致勃勃的爲她規畫一台專業級的相機，高興的比手畫腳，她聽得不是太懂。丈夫慷慨的作了決定：「我把現在用的鏡頭給妳，然後我再去買更高檔的，明天我們去器材店看機身買鏡頭。」

丈夫翻箱倒櫃找出一堆攝影書籍給她：「妳看一下，這些書都是當初我入門買來研究的。」

她搖搖頭：「我不想花大錢買什麼相機。」她溫順的看了丈夫一眼：「我只是拍著玩，打發一下時間。」

最後，她自己挑了一台桃紅色相機，外型漂亮功能簡單，老闆說那型號的相機，是年輕女孩愛用的熱門機種。

妻子走在他身後，好幾次他眼角餘光瞄到妻子朝他拍攝的方向拍攝。

他向妻子要照片看，說要指導她。妻子搖頭：「我技術不好，照片都不能看。」

後來怎會變成，妻子在書桌上留下一幀照片，便離家出走，那是妻子和蝴蝶的合照。

他回想那天在花蓮太魯閣的某條登山步道，他發現妻子身旁飛來一隻蝴蝶，那是不常見的品種，他打算先拍下來再去查圖鑑。

他將鏡頭對準妻子，妻子愣住，隨即露出嬌媚的笑容。蝴蝶飛遠，他的鏡頭隨之轉開，妻子笑容瞬間凍結。他留下了這張照片——蝴蝶在正中間，鏡頭來不及卡掉，把妻拍在照片的邊緣。

「還好蝴蝶拍得非常清楚，可惜的是妳也入鏡了。」他懊惱極了，反覆抱怨。

「你是說，拍我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妻子的聲音冰冷。

妻與蝴蝶的合照，妻子的位置雖然在邊緣，臉部卻異常清楚，妻的笑容，像蝴蝶一樣，有即將飛離的動感，只差 0.1 秒，他會拍到一個迥然不同陰鬱的妻。

妻子的相機正放在臥室的櫃子上，他把相機裡的記憶卡取出，存入電腦。

記憶卡前半段，是她剛拿到相機，跟隨著拍他拍過的各種風景寫真。質樸的充滿力道，你會願意信服這個人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的樣子。如果妻子肯繼續拍下去，有一天拍出來的照片會超越他。

記憶卡後半段的照片，最近期的紀錄，她慢慢離開他的視野，卻不離開他，妻子拍拍照時的他。

有一張照片，時間緊接在蝴蝶照片之後，因爲蝴蝶飛走，來不及捉住關鍵的那刻，他臉上流露出仇恨猙獰的表情。

還有，他爲了拍攝長尾鳥，踩到泥濘腳滑開來，害怕窩囊的樣子。或因爲距離抓不好，他撲倒在泥地弄得自己狼狽不已。

幻燈片放映妻子所拍這一系列有關自己的照片，他的表情在電腦螢幕上不斷被放大，除了扭曲之外，每一個自己都帶有一種戲謔的喜感。

他透過鏡頭，終於了解妻子是如何看待他的。

日期：102/09/24

講師：宇文正

**小說之路 —小說裡的空間

一、小說的元素：人物、情節、場景

二、小說裡的時間與空間：《三國演義》與《紅樓夢》

三、空間／人物的對位：〈音樂教室〉、〈社區警衛室〉與〈電梯〉

音樂教室

亨德密特，《當去年的紫丁香在庭前綻放》。憂戚的管弦樂前奏……

這個滿臉疲憊的男人把音樂教室裡所有的報紙都翻完了，孩子還沒有出來。他並不常來，通常是妻子帶女兒來。女兒君君做什麼，妻子一定陪在身旁，然而今天他獨自帶君君來，他的妻子離家出走了。

A教室，有家長癡癡地隔著門上的玻璃，追隨孩子的蹤影。他們在裡面跑跑跳跳。有時老師關起燈，讓孩子拿著螢光棒隨節拍律動，或拿著手電筒在布幕後扮演小星星；有時他們隨著《胡桃鉗》、《動物狂歡節》的音樂起舞。有個子矮小的母親，一整節課踮著腳尖守望那一方玻璃。這班奧福課程的孩子只有三、四歲大，他們的父母親從窗口，寄上所有的期盼。

以前當他偶爾陪伴妻子同來的時候，總也是那門外的一個，一邊張望女兒，一邊與其他父母交換孩子的生活小事，女兒太小，他總怕她被別的孩子推倒；然而現在他毫無心情。

他讓一個女人為他拿掉了小孩。

他已經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最後一次通電話是去年底萬聖節的時候。他突然接到她的來電，要他帶一袋糖果去看她，她的聲音聽起來彷彿喝了酒。他想她只是酒後鬧一鬧吧，酒醒就沒事了。他正陪著女兒雜在一堆奇裝異服的孩子中間，浩浩蕩蕩去便利商店要糖果，他和妻子跟在孩子們的後頭。（略）

他沒有想到的是，從此，她就從他的世界消失了，那個在萬聖節來要糖果的女人。她是個古怪而美麗的女人。她的手機突然變成了空號，打到她的公司，她作出完全不認得他的樣子。那與她歡愛的所有過程，突然間被一個橡皮擦擦掉了。一切變成了令他心痛的幻想。

也許，她知道她要的糖果，他真的給不起？

他滿懷感傷地想著，這世間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他從沒有機會給他糖果。他的自責，是從她消失之後才深刻起來。

如今，他的妻子也消失了。他甚至未及思考痛苦不痛苦，他覺得慌亂無措。他失神望著一對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手拉手經過他的面前，他懷疑是他的幻想。

佛瑞《洋娃娃雙鋼琴組曲》。甜美的四手聯彈……

小梧、小桐兩個雙胞胎女孩每個禮拜只有在鋼琴課上見面。她們的父母離婚了。他們一人要一個孩子，跟著媽媽的小桐搬了家、轉了學，她們就被分開來了。大人說這樣子很公平，也有大人說把雙胞胎分開來是殘酷的。

她們已經分開一年了。她們三歲就來到這裡的奧福班，後來一起跟江老師學鋼琴，她們都不願意離開江老師，於是她們可以在鋼琴課見面。

她們各自在家裡練琴。當爸爸加班好晚沒回家時，小梧就不斷地彈著鋼琴；當媽媽帶著那個男人到家裡來的時候，小桐就不斷地彈著鋼琴。她們的鋼琴進度變快了，大人說，是因為沒有人跟她們搶琴了。

（略）

有一次媽媽帶著那個男人到家裡來的時候，小桐偷偷想著，她希望媽媽車禍死掉，那麼她就會回到爸爸的家，跟姊姊住在一起。以前，她什麼事情都會跟姊姊說，可是這件事不能說。不能讓姊姊知道她曾經想要媽媽死掉。於是她不停地彈鋼琴。

爸爸就要結婚了，爸爸說，他一個人沒有辦法照顧小梧，而阿嬤老了，他需要一個太太。爸爸的新太太有一個小男孩，那個小男孩將要住到他們家，她將有一個新弟弟。小梧還不要告訴妹妹這個秘密，妹妹會非常非常地傷心。於是她不停地彈鋼琴。

每一次離開音樂教室，她們都要跟江老師抱一抱。可是今天，小桐抱著江老師的時候，忽然好想好想哭，她的心裡懷著一個巨大的秘密，她覺得喘不過氣。小梧抱著江老師，偷偷看著妹妹，她將有一個新媽媽、新弟弟，她不知道未來會變得怎樣？她把老師抱得好緊，緊得自己喘不過氣。她告訴自己要忍耐，不可以哭出來。

江老師一手攬著一個孩子，就像她們的母親。

巴哈《G弦之歌》。在低沉感傷的G弦上……

D教室雙胞胎女孩到外廳裡玩展示的鋼琴，一邊等候她們的父母。江老師坐在 KAWAI 黑色鋼琴前發楞。剛才，她摟著兩個傷心的孩子不知所措。怎麼捨得呀！她們的父母怎麼捨得把她們分開！

江老師把手放在鋼琴上試圖彈奏，可是她的手仍舊不聽使喚。這一陣子她教課都只能口述，看孩子彈，再做糾正，卻不太能示範。不久前，她剛動過乳癌的手術，並且拿掉了右腋下的淋巴結，她的手仍在復健之中。

最初，她連筷子都無法使用，強迫自己變成左撇子，以左手刷牙、洗臉、洗頭髮……最難的是必須兩手捧水，她的手無法自然並攏；手肘的移動，也無法控制速度；手臂裡的神經似乎都是麻的，只有手指頭仍然靈活，卻還是沒辦法彈琴，因為不能迅速移位。她試彈幾個小節，手立刻就痠了。少時練琴的記憶、母親的臉一一湧上心頭。她伏在鋼琴上。

妳才動完手術，就想彈琴？她問自己，不該著急的呀！復健幾個月，一定會恢復的。醫師說：「妳現在就是要跟疤痕抗戰，要抬頭挺胸，遠離疤痕向下的拉力！」手術前沒有人告訴過她

這些。她搖搖頭，我從不知道，開完刀手會變這樣子！

她想起母親。這段時間不斷地想起母親。她想著自己只是作局部的切除，手就變這樣子，媽媽以前整個乳房切掉，出院回來休息沒幾天就照樣給他們煮飯，而她一點都不知道她的手動作會這麼艱難！

（略）

德布西，短歌〈在我心中哭泣〉。恍惚哀傷的冷音符……

A教室裡亂成一團了，一個小男孩沒有聽老師的話把襪子脫下來，他穿著襪子在教室裡跑來跑去，滑了一跤，把身旁那個子最小的小女孩君君撞倒了。君君下巴磕在木頭地板上，手撐起身子，還沒站穩就開始放聲大哭。大家都慌了！家長把門打開，君君哭著跑出來。手上拿著報紙的爸爸嚇壞了，仔細察看她的傷口，還好，沒有破皮流血，但是腫了起來，大概要腫好幾天吧！

爸爸抱起君君，告訴她沒事，不哭不哭。老師、小男孩的媽媽圍著君君，連連安慰，君君仍然哭個不停，從嚎啕變成了哽咽。她哭得太久了，爸爸有點兒抱歉地看看旁人，「小哥哥已經跟妳對不起了，也不是故意的，怎麼可以哭個不停？不哭了好不好？」君君搖頭。爸爸急了：「等一下帶妳去吃麥當勞好不好？」

君君搖頭。

「帶妳去買芭比娃娃好不好？」

君君搖頭。

「帶妳去姑姑家找小表哥玩好不好？」

君君搖頭。

「帶妳去動物園好不好？」

君君搖頭。

爸爸生氣了，音量不由得放大許多：「那妳到底要什麼？」

君君掙開爸爸的懷抱，用盡所有力氣嘶喊：「我要媽媽——」

爸爸、鋼琴前的雙胞胎女孩、D教室裡的江老師，淚水紛紛滾落了下來。

巴海貝爾，《卡農》。三部小提琴悠悠輪唱……

社區警衛室

社區警衛室是住戶的情報站。一名警衛對住戶說：那個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啊？她最近大概失眠了，你看她的黑眼圈就知道……

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有一頭新染的紅髮。電梯裡，孩子們總是睜著大眼睛瞅她，紅色大波浪卷髮下襯著蒼白的肌膚，她好像一個外國女人。電梯裡，男人總是保持著紳士的微笑，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美女。電梯裡，女人總是與她客氣頷首，而後避免目光的交會；她們想著，她

的香水味太濃了，她的粧塗得太厚了，她的頭髮染得太紅了。

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最近特別的蒼白，粧搽得比較厚，頭髮染得比較紅，掩飾勞累的肌膚，因為她最近拿掉了一個小孩。

（略）

她並不是第一次拿掉小孩，然而這一次特別難受。她不眷戀，卻隱隱作痛。也許，是因為年紀真的大了吧？她想。

她的腦波，像臉色一樣的蒼白。白色的波浪，日夜在腦海裡翻攪。她已經失眠一陣子了。

C棟七樓的女人，疲憊坐在電視機前，她想要靜一靜。可是靜不下來。因為社區有一位警衛很喜歡廣播。她想他真的非常喜歡廣播吧？他總是會先來一段預告：「警衛室報告，警衛室報告，各位親愛的住戶，請將大門打開，以便收聽清楚。」這句話他會重複好幾次，仍然不直說重點。而她想不出來為什麼要把大門打開，社區廣播的喇叭音量已經夠大、夠刺耳了。

「親愛的住戶，您好！」她實在無法忍受做為那「親愛的」住戶裡的一份子。這個世界很怪異，真正親密在一起的人，從不說親愛，陌生人之間卻動不動說「親愛的」。警衛熟極而流把「親愛的住戶」問候一番才終於開始說明重點；然後感謝大家的配合、收聽，然後，他會唱費玉清的〈晚安曲〉：「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送走這匆匆的一天……」

半個鐘頭以後，「警衛室報告……」又來了！直到〈晚安曲〉唱完。有時候，一個晚上他會報告好幾遍。他似乎相當滿意自己的音色。

萬聖節快到了，社區將為孩子們舉辦「不給糖就搗蛋」的活動，最近幾天，社區警衛的廣播就更勤，〈晚安曲〉唱得更起勁了！

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失眠得很厲害。

「親愛的住戶，您好！為了給孩子們一個快樂的萬聖節，本社區徵求自願提供糖果的家庭，自願者請到警衛室來報名……祝您有個寧靜的夜晚，晚安，晚安，再說一聲，明天見。」

寧靜的夜晚？每天聽〈晚安曲〉！C棟七樓的女人覺得自己簡直是住在百貨公司裡。她拿起警衛室直撥話筒，猛按幾聲，又猝然放下。「嘟嘟嘟嘟——」警衛室卻回撥給她，問她是不是要提供糖果？

她不記得自己怎樣含糊應對那些問話了。她拒絕了，可是對方竟百般感謝，那些客套話的往返，竟有點兒像她的工作。（略）

她想她總是聽不懂男人的語言。就像她始終沒聽懂，她的男人究竟是要還是不要跟他老婆離婚？他說的彷彿是要，遲早要離的，可是一邊哄她拿掉小孩。她並不在乎拿掉小孩，即使他們結婚了，她也未必要生小孩。她疑惑的已不只是男人要不要離婚，還包括她自己，倒底要什麼？他們的愛情，是不是已經走到了盡頭？墮胎總是為情人之間畫上句點，就像孩子為夫妻之間帶來轉折一樣。

那名警衛秉持對演說的高度興趣，反覆預告萬聖節的活動。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知道，今晚她又要失眠了，因為這惱恨的情緒將延續到她上床不會消除。她想起電影裡的情節，布魯斯威利對餐廳侍者掏出槍來：警告他漢堡裡不、要、加、美奶滋！她想像，拿把槍衝進警衛室，指著那警衛的嘴巴，要他閉嘴！警告他永遠不要在廣播裡唱歌——

她站在警衛室門口，兩名警衛背對著她，正跟窗口一名太太聊天。他們在談論A棟那個教鋼琴的老師最近得了乳癌，孩子還那麼小……

警衛室是社區資訊集散地。人們總在領包裹、繳管理費、等社區巴士的短暫時刻與警衛交換訊息。

（略）

一名警衛轉頭來發現了她，殷勤招呼：「秦小姐，這麼晚要出去啊？」

（略）

她並沒有要出去，她只是希望找到一個辦法，今晚能夠平靜入睡。也許用手勒緊那名喜愛廣播的警衛的脖子，警告他，並不是人人都喜歡收聽他的節目！然而她問：「有我的掛號信嗎？」喜愛廣播的警衛立即搖頭：「今天沒有。」如此堅定，他甚至沒去翻登記簿。他看上去五十好幾，後腦勺的頭髮有些禿了。他說：「秦小姐要多休息啊！」她幾乎要翻臉，卻看見警衛的臉上掛著謙遜的笑。那樣的笑，似曾相識。

她想起自己的父親。高中時，有一回學校一項資料要家長簽名，她忘了，上學途中她先到父親的公司，隔著一扇窗，她聽見一個女人對著父親咆哮，那女人看上去比父親還年輕些，而她的父親，沒有抗辯一句話。女人轉身離開，其他人立刻圍上：怎麼了？她的父親喃喃地解釋，臉上掛著，謙遜的笑。她悄悄走了，自己幫父親簽上名字。

她悄悄走了。

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已經失眠好久好久了。

萬聖節來臨。台灣不知從何時開始，有形有色地過起萬聖節。學校老師會要求家長幫孩子裝扮。財力雄厚的家庭，為孩子購買哈利波特的全套裝備，包括光輪兩千，一把也許日後可以拿來掃地的掃帚；手藝好的媽媽，為孩子縫製南瓜衣、恐龍裝。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走進電梯時，讓一個鬼面具伸出的紅舌頭嚇了一跳，小傢伙發出得意的尖叫；電梯裡還有個長著透明翅膀、混身雪白的漂亮小天使。她十分十分的慶幸，沒有生孩子。她可絕對沒有那樣的手藝！

她幾乎進不了自己的家門，因為門口正有一群裝扮奇異的孩子猛按她家的電鈴。帶頭那名蜘蛛人男孩失望地下結論：「沒有人在，我們換下一家吧！」小仙女拿起名單畫上一槓：「真奇怪，明明有這一家呀！怎麼都不出來。」

她閃進樓梯間，屏息，等待那一大群小蘿蔔頭呼擁進了電梯才敢出來，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家。

「不給糖就搗蛋」的孩子們分成許多小隊伍，每隔一陣子就有一隊跑來按電鈴，有的不死心，拚命按，久久才失望離去。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蜷縮在沙發上，不敢開燈，更不敢打開電視。

室內漆黑，襯得窗外夜空明亮。點點燈海，每一盞燈下，都是一戶快樂好人家啊，她想著，她和她的男人在一起，一直以來，就像這一晚，悄然躲在暗室裡，不能開燈，不敢發出任何聲響，只能遙遙眺望不可及的星空和星空下點點燈火。

她走到窗前，看見提著南瓜燈的孩子們穿梭在庭園中，大聲練習著「treat or trick」的英語。她拿起電話撥了他的手機：「Treat or trick！」

「什麼？」男人一頭霧水。

「我要你帶一大袋的糖果過來，不然我就要搗蛋！」

住在C棟七樓的女人躺在沙發上睡著了。她在等待一袋夢中的糖果。

夢中，隱約聽見社區警衛的歌聲：「……值得懷念的，請你珍藏；應該忘記的，莫再留戀。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她睡得好沉好沉，後來敲門、按鈴的孩子們，都沒有吵醒她。

電梯

電梯是一扇時光之門，走進電梯，按一個秘密按鈕，再走出電梯，就會到達想去的時光。小桐每一次走進電梯，總要默默環視整個電梯，緊密的四面八方，那個按鈕一定藏在哪裡，只有小孩子找得到，就像豆豆龍和小白點，只有小孩子才看得見。小桐已經九歲了，她要趕緊找到，再過四個月就是她的十歲生日，十歲以後她就長大，就再也找不到神秘按鈕了。

可是今天走進電梯，有一張紙條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讓她無暇尋找神秘按鈕。那是一張白色A4紙，黑色簽字筆寫得滿滿，每個字她都認得：「小朋友，你把食物倒在我的鞋子裡，那雙鞋已經壞了，丟了，夠了嗎？請不要再把垃圾、食物丟到我們家門口，做一個好孩子！」她踮起腳尖，迅速把那張紙撕下來，塞進她的書包裡。然後抬頭察看電梯上方的四個角落，「叮！」十一樓到了，任務失敗，她還是沒有找到時光之門的按鈕。

她走進2007年10月16日的家，家裡沒有半個人（略）……

她從書包裡拿出剛才在電梯裡撕下來的紙條，那是大人寫的紙條。她把那紙條撕碎丟掉。

她拿出一堆的功課，每天都有一堆，在安親班做不完，因為安親班的老師也會出功課，她只好帶回家繼續做。最討厭的是英文作業，她寫得很慢。有一次在課堂上，老師要他們抄單字，她一筆一筆畫著，全班都寫完了，只有她還沒抄完，老師就擦掉了，她急起來，向隔壁的李敏詩借來抄，李敏詩說：「妳是豬啊！」她一氣就把李敏詩的本子摔在地上。

她被老師罰站，眼淚一顆一顆滾下來。她討厭上英語課。剛轉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測驗她的英語，這所學校的英語課採能力分班，小桐讀過雙語幼稚園，口語不錯，就被分在A班，其實她會說不會寫。

從前在幼稚園的英語課很快樂，那時小梧跟她在一起，老師最喜歡她們兩姊妹，常常努力分辨「妳是Emma？妳是Rita？」一猜錯，她倆就咯咯笑。她倆是同卵雙胞胎，連爸爸媽媽都常常分不清楚。

小梧被爸爸帶到上海去了。差不多一年半前，爸爸媽媽離婚了，小梧有了新媽媽、新弟弟，整個世界都變了。小桐很慶幸自己沒有換媽媽，也沒有再換房子。可是媽媽要她轉學去讀全美語私立小學，她每天要好早就起床。她問媽媽為什麼要轉學？媽媽說，她只有她一個小孩了，她要給她最好的，而且不能讓人覺得她沒有把她教好。

有一回媽媽肚子痛，她額頭滿滿的汗珠，小桐嚇壞了，跑到樓上找阿嬤。醫生說媽媽得了慢性盲腸炎要住院，但媽媽說她那幾天真的不能請假，她公司好多事情一定要自己處理，不能交給別人。她忍著痛堅持回家。

小桐寫完功課已經快十二點了，趕緊鑽進被窩裡，明天一定又要爬不起來了。媽媽在客廳裡看電視還不睡，媽媽常常失眠，她說早睡也沒用，而且每天只有這個時間可以輕鬆一下，她有時看看書，有時看HBO電影台。

早上走出電梯的時候，看見一樓的老太太氣呼呼對每個經過的人說：「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孩，撈我水缸的魚！看！」她指著水缸邊的魚屍、被撈起的台灣莘蓬草、迷你睡蓮、菱骨瓣苔菜……那些水生植物現在像攪成一團的漁網，晾在乾地上。

媽媽只跟老太太點個頭，發出一聲歎息便快步拉她走開，她們必須趕緊去開車才不會遲到。路上小桐告訴媽媽，「我知道是誰撈的。」她說是三樓那個也讀三年級的男生。媽媽不信，她說「小賓嗎？他很乖呀！」

「他們在拜魚。」

「什麼？」媽媽根本不知道小桐在說什麼。

那是男生自己跟她說的，他們把魚撈上來，然後玩一種拜死魚的活動。媽媽還是聽得有點迷惘，也許是因為她現在的心思本來就迷惘。

拜魚，會得到更多能量，面對敵人時，會有更多滴血可用。大人不會明白。

英語課，老師問小桐火雞怎麼拼？她回答：「Turkey！」火雞是感恩節的食物，幼稚園老師教過。「怎麼拼？」小桐重複說：「Turkey！」「妳文盲啊？會說不會拼！」全班笑得好大聲。小桐眼淚一顆顆滴下來。

第三節課上課前，小桐向抽屜裡尋找數學課本。課本沾了油油的東西，是奶油麵包吃完的塑膠袋。又有人把垃圾放在她的抽屜裡。她向四周望出去，大部分同學都還沒進教室（略）……走廊上，有人的視線與她接觸……是導師。小桐無助地望著導師，她一點也無從判斷，是誰把垃圾放在她的抽屜裡，她奮力把快要流出來的眼淚逼回去。

媽媽來接小桐。導師請媽媽留步，她們站在走廊的一頭說著話。

走向停車場的路上，小桐問媽媽老師說什麼，媽媽只歎口氣說：「妳不能老是用哭來解決問題啊！老師是沒說什麼，只是問我妳是不是從小就喜歡哭，我說沒有啊，妳們，妳，小時候乖得像天使！」

妳們，小桐聽到了這兩個字。以前別人對她說話，幾乎總是用這個複數人稱，「妳們叫什麼名字啊？」「妳們餓不餓？」「妳們鋼琴練了嗎？」「妳們功課寫了沒？」以前時時刻刻跟小梧在一起，從來沒有人敢欺侮她們！小梧現在呢？也會有人把垃圾放她抽屜之類的嗎？

幫阿嬤倒完垃圾，經過老太太的水缸，早晨缸邊的魚屍、睡蓮、莘蓬草都不見了，深深的魚缸空盪盪的。她朝三樓男生家的窗口望一眼，只看見一盆螃蟹蘭垂下了紅豔豔的花。整個大樓靜極了。

電梯裡白色 A4 紙又出現了，小桐快速把它撕下來、塞進書包。她的心怦怦的響，好像要跳出來。

才走出電梯，就聽見從一種溫柔的嗓音拉高而顯得急切的叫喊：「妹妹妳不要走！」

小桐快步跑回家門口，還來不及插鑰匙，隔壁阿姨已經跑過來了，拎著一隻鞋子，鞋子裡是滿滿的蛤蜊殼。「妹妹，我知道是妳放的，可不可以告訴阿姨妳為什麼要這樣做？」小桐轉身就跑，「為什麼要把垃圾放別人的鞋子裡？一定有原因，妳跟阿姨講，阿姨不會告訴妳媽媽……」電梯叮的一聲打開了，小桐躲進電梯。電梯！電梯是一扇時光之門，可以把人帶到想去的時光。

「妹妹——」電梯門閤上，小桐心怦怦的跳，啊！找到了，秘密按鈕！找到了！小桐閉上眼睛，默默念出爸媽離婚的前一天：2006 年、2 月、8 日！2006 年、2 月、8 日……

四、空間轉換／視覺的流動：

讓青春嬉戲在墓門之外

他對我說，他把父母的骨灰撒在渤海裡了。

流亡作家蘇曉康來到台北，邀他參加文學沙龍朗誦會，他告訴我，很想到聯合報創辦人墓前致意。於是這個高溫 36 度 C 的上午，由季季姐陪同，我們搭乘報社公務車出發，來到林口墓園時，已近中午。我們在創辦人墓前默禱後，烈陽下，蘇先生並不急著離開，他對我說起，他的父母沒有墓園，他把他們的骨灰撒在渤海裡了。

他說的是《寂寞的德拉瓦灣》裡提到的故事，我靜靜聽著，沒有提醒他，我其實已在書裡讀到過了。他的聲音像他文字一樣溫暖，尤其是講起家人的時候。瞇眼看著陽光照在底下一座座灰色石碑上，我想起他書中引的一句普希金的詩句：「讓青春嬉戲在我墓門之外」，那是他父親給他的信中提到的詩句。我很少讀一本他人的散文集，卻那麼不斷地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交錯混融感受過！

起點，也還是六四吧。發生天安門事件的前四天，五月三十一日，我的母親離開人世，跟蘇曉康的母親一樣，是走在家附近的路上，突然地倒下。路人把媽媽送到醫院時已經不治。我們趕到醫院，醫生仍勉力搶救，其實母親已經過世了。那天下著滂沱的大雨，媽媽什麼都沒來得及對我們說。緊急把大哥大嫂從德國召回來，那幾日我們兄妹、嫂嫂、爸爸聚在客廳裡，從早到晚，一邊摺著紙蓮花，一邊說著媽媽生前種種，有時哭，有時也忍不住笑，因為媽媽有時候真的很好笑。所有人都請了假，幾天完全沒開電視、沒看報紙，與世隔絕般地反覆說著各自與媽媽的小事，好像這樣說著，就能把媽媽的氣味、音聲挽留得久一點；而我們一家，很久不曾這樣聚在一起談天了。然後那個晚上，阿姨來上香，隨口說起了天安門的事。什麼事？我們面面相覷，二哥去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赫然發現，電視失去了色彩！連電視都為我們的媽媽默哀嗎？——那幾天，台灣所有的電視節目一律只有黑白畫面。我們被電視上反覆出現的畫面吸引了，那坦克車前一夫當關的男子……暫時忘掉媽媽過世的哀傷，我們專注看著那些新聞畫面，議論紛紛了起來……

《寂寞的德拉瓦灣》裡寫到作者母親過世後，父親長期與在海外流亡的他通信，直到病故。這亦讓我想起爸爸。我大學離家到東海念書，第一天，是媽媽陪著我搭火車去的。「要吃飽，什麼錢都能省，就是吃飯錢不能省！」這是媽媽的名言。但媽媽不曾給我寫信，一封都沒有，其實她能讀小說，而且妙語如珠，只是沒信心動筆吧！爸爸則經常給我寫信，我在東海時、我在

美國時。爸爸不像蘇曉康的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能引普希金的詩，爸爸只是一個深愛女兒的人，十封信裡，有十封要我注意身體，「妳從小弱不禁風……」我在ＬＡ時讀到爸爸第一封信就哭了。其實我沒有弱不禁風，但在爸爸心中一直如此。

十年前，我得了乳癌，親友都知道了，只不讓爸爸知道，雖然不嚴重，但他若知道了，會得憂鬱症吧！他太疼我，一定無法忍受，而母親是乳癌過世的。

發現病徵純屬偶然，我在報社診療所辦的健康檢查，臨時起意加檢一項自費抽血檢驗，驗血報告，有兩項指數微幅超標，醣質抗原 CA19-9、腫瘤抗原 CA15-3，醫生告訴我，得去大醫院進一步做腹部超音波和乳房檢查。而後，我的生活便整個進入震盪期。

腹部沒問題，乳房須看一般外科。蔡醫師為我做超音波檢查，發現了腫瘤，接著做細針穿刺。穿刺時他立刻便覺察不對勁了，因為腫瘤的質感較堅硬，如果是良性脂肪瘤或水泡，會很有彈性。他說：我給妳送最急件化驗，妳坐一下，四十分鐘結果就會出來。這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醫師，彷彿對自己親人般焦急。四十分鐘後，他把我叫進去，告訴我，發現不規則細胞，要馬上排手術，先做切片檢查。我掏出記事本查詢，他的表情明顯在說：愈快愈好啊，妳還管其他的事嗎？可我真的一大堆事啊！「明天真的沒辦法。」「那就後天早上。」好吧，後天早上九點半，我在記事本上寫下來，才赫然發現，後天正是我的生日。

切片手術只有局部麻醉，我是完全清醒的。醫生問我：「緊張嗎？」我點頭。他要助理放音樂給我聽。音樂出來，是我不太熟悉的流行音樂，那幾年我很少聽流行歌，醫師遺憾忘了叮囑我帶一片自己喜歡的ＣＤ來，他自下斷語：「這個音樂妳一定不喜歡！」我愣了一下，如果早早告訴我，那麼我會選擇什麼音樂呢？也許是巴哈Ｇ大調奏鳴曲 BWV1027 吧。那是大提琴與鋼琴的對唱，不需要ＣＤ，我的腦海可以自行演奏，那大提琴的低音，像蝴蝶噗噗拍翅，在水上迴旋，鋼琴的琤琮是那流水……（略）

醫師順利取出那顆嫌疑犯——是相連的兩顆小肉瘤，上頭還沾著前兩天穿刺造成的淤血，醫師拿給我看，我瞄一眼，他便拿開了。我看著他拿走，知道這一小顆肉瘤即將送去化驗，並對我做出審判。

（略）

醫師以八個字做為他面對我們的開場白：「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在紙上寫下「原生癌」三個字，然後把「癌」這個字圈起來，說：「憂，是因為這個字；喜是因為，這是零期的癌症，在處理上比較單純……」六天以後，我將再動一次刀，做局部的切除手術。

那個周末，家人給我過生日。許願時，我最後一個願望沒有說出來。孩子說，我知道媽媽許什麼願！「我許什麼願？」「妳希望開刀的時候不會痛！」我笑了，我的寶貝才六歲，暑假過完即將成為小學生，我怎麼能生病呢？我不怕痛，我的願望只是：請給我時間，我一定要陪伴這個孩子長大！

《寂寞的德拉瓦灣》裡，蘇曉康寫出對孩子深深的憐惜，「車禍裡最吃虧的人是蘇單。他失去了最疼他的媽媽，而且是在他不可復返的年齡段……」車禍重創的傅莉躺在醫院，他則每天跑醫院，臨走前留張紙條給孩子，十四歲大的蘇單幾乎是自生自滅的活下來了……我讀到這裡，不覺顫慄起來，如果沒有那次臨時起意的抽血檢驗，這個腫瘤，幾年下來，將在我身體裡如何張牙舞爪，如當年對媽媽的身體呢？那麼，這個純真快樂的孩子，人生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傅莉也曾面臨乳癌的威脅，書裡寫到她某次體檢發現右乳「有什麼在生長」，須作切片檢驗。那時她的復健情況剛剛學會走路，新的陰影到來，蘇曉康心情黯然，整個人陷入恍惚。我想起自己在等待審判的過程裡，除了恐懼不能好好陪伴兒子成長、怕他失去母愛；對丈夫，則隱隱有一份抱歉，怕不能白頭到老、怕我的病痛讓他不能專注工作，還有一種自己即將「不完美了」的抱歉。我想起那年，我到衡陽路尋覓一頂適合的假髮，要給化療後掉光頭髮的媽媽，如今，我不確定自己即將失去些什麼？

手術前一晚，沐浴時凝視了自己的身體許久，我不應該太在意肉體的，到底是十四、五歲就讀了《紅樓夢》的早熟心靈啊。我也想到兩個哥哥的毒舌，一定會合唱似地說：「反正也沒差呀！」啦啦啦，我想著甚至微笑起來，笑出一串串眼淚。

我們從墓園瞭望，蘇曉康講起當年創辦人對他的支持。我想，報業的黃金年代，創辦人支助的各方傑出人士必定不在少數吧，而能至今念念於心者，仍令我十分感動。

爸媽的墓園也有曠遠的視野。那年，雨後的早晨，我們全家掃了墓，二哥捉知了給孩子們，我看著遠方，輕輕哼唱羅大佑譜寫的徐志摩的〈歌〉：「當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別為我唱悲傷的歌……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淋著雨也沾著露珠……」還未蒸散的雨珠溫柔地掛在樹梢，啊，謝謝爸爸媽媽，讓我今生能夠擁有，並且付出愛。

今日陽光燦亮，回憶從墓門之外匆匆馳過……

※ 女性文學書寫研習秋季班好康資訊
每週二上午精采的課程結束後，用完美味的午餐，
記得 13:30 準時到寫作小屋來參加讀書會！
本週二(9/24)凌明玉老師現身導讀她的新作，
機會難得，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請洽輔導員，自行影印文本)
另外也歡迎上女書的部落格 http://tiencf2010.pixnet.net/blog
與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0270132996251/
有導師們的消息，學員作品，心情交流，以及許多最新的文學資訊喔！

日期：102/10/01

講師：李儀婷

**散文書寫 ─每個人都是幸運女孩

◎ 散文創作入門：

1. 從現實生活（經驗）出發：最難忘的一件事
2. 培養胡說八道能力：說謊
3. 簡單創作：

a. 找謊言：

b. 練肖話

c. 說故事邏輯訓練

◎幸運女孩　／ 文：李儀婷



即便有一天我失去了記憶，什麼話都無法說出口時，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是個幸運女孩的事實。

從小，我總是走在與眾不同的道路上。

當我和鄰居玩伴正玩得興頭時，玩伴的媽媽們總會掃興的跳出來，趕著玩伴回家寫功課，只有我沒有，因為我母親打從我有記憶開始，就不知跑哪兒去了。望著空蕩蕩的遊戲場，我想，我真幸運，所有的遊樂設施都是我的了，只是這個幸運總讓我有眩然欲泣的想望，因為遊戲場太空曠，而我太小。

當我母親離家，父親必須一個人要獨立照顧四個孩子時，我的父親總對我特

別的關愛，除了我是最小的孩子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個孩子之中，只有我是女孩。父親對我最特別的是，哥哥們無論怎麼在外頭如何玩樂放縱，父親都無所謂，只有我例外，我不能豪無節制的玩，甚至不能出門，我只能瘋狂的打掃、洗碗以及做家事，如果問父親為什麼，父親會說：「因為妳是女孩」。所以我想我還真幸運，因為我是女孩，只是我不知道這樣的幸運究竟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

有時當太多幸運降臨在我身上時，我會討厭自己身為女孩的事實，然後我會對父親咆哮：「為什麼又是我？」

沒有意外的，父親會說：「誰叫妳是女孩，還有，注意妳的態度。」

每每聽父親這樣說，我總會有股衝動當著父親的面，想把我這身「女裝」脫下來，還給父親，然後對他說：「我是男孩兒。」

但幸運的是，這是不可能的事。

就這樣，一路從幼稚園、國中、專科，甚至到研究所，我從來沒有脫離女孩的本分，盡興的瘋魔過，就像亮如白晝的的夜市裡，套圈圈的遊戲一樣，我徹底的被「女孩」這個圈圈給套牢了。

當這些降臨在我身上的幸運漸漸變得沈重時，我不想再這樣一直幸運下去了，於是我離家。

為了徹底的離開家，我結婚了。

我以為如此一來，終於可以脫下身上這套不合身的「女孩」服，隨心所欲過日子了。然而不知是太過幸運還是不幸，結婚沒多久我懷孕了，而當初那個屬於「女孩」的幸運緊箍咒又回來了。

懷孕初期，因為有流產跡象，需要安胎，因此躺在床上大半個月，躺到全身酸痛麻痺不能自己，別說無法工作，就連自由下床的權力都沒有，反觀另一半則一如往常忙碌於自己的事業，完全不受影響。

懷孕三個月，由於荷爾蒙改變，開始產生孕吐及脹氣的反作用力，動輒得咎，不吃擔心影響胎兒成長，一吃不是想吐就是肚子像青蛙一樣，不停的吹氣膨脹到幾乎要炸開一樣，難受至極，而另一半則盡情的吃著滿桌子的佳餚，沒有絲毫感同身受的慰問。

懷孕四個月，為安心產下健康的胎兒，醫生建議實施唐氏症篩檢，於是懷著忐忑的心，進行了每個孕婦最害怕的羊膜穿刺檢測。由記得當時我恐懼的躺在檢查檯上，憂心的想著穿刺後千分之二的流產率，讓胎兒無端錯失和我們見面的機會，也想著若檢測出來結果是不幸的消息，我又該如何做抉擇，屆時身體和心理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儘管腦袋裡已塞滿了各式的擔憂，但穿刺當下，我更憂心醫師粗心或胎兒調皮去抓握穿刺的軟管，因此造成胎兒身體上的缺陷。檢測結束，

我顫白著臉下了檢查檯，拉開帷幕時，卻看見另一半在外頭愜意萬分的吃著早餐看著報紙，完全不知我方才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歷程與心理上的恐懼。

懷孕六個月，因為醫生的一句話：「胎兒過小」，不知是女性天職還是愧欠使然，我開始瘋狂的吃起牛肉、喝起能讓胎兒快速長大的甘蔗汁，遠遠將孕吐及脹氣的痛苦拋在腦後，只為了希望胎兒不要同我一樣走上與眾不同的道路，而另一半卻總是在我受孕吐或脹氣所苦時，漫不在乎的說：「吐出來啊。」我想，他忘了懷孕之後，我的身體不再屬於我一個人，不能像他一樣任性而為呀。

懷孕九個月，臨盆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此時的心情是恐懼與喜悅參半，喜的是孩子即將出世和我們見面，憂的是怕寶寶在最後一刻因玩弄臍帶而胎死腹中。

臨盆前，為了為孕程劃下完美句點，我毫不遲疑的選擇了自然生產方式，然而卻不知幸運之神又眷顧我了，就在我歷經了三個半小時的陣痛生下孩子時，靜脈組織群也因此被孩子不小心衝破，造成大出血。縫合手術足足進行了四十分鐘，醫師一邊進行縫合，一邊焦慮的不停喃喃：「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事後醫生說，他幹了二十幾年的產科醫師，從沒見過這種情形，我的狀況真的相當罕見。

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醫師幫我進行縫合，我一邊忍著劇痛，一邊心裡淒涼的問自己：「為什麼是我。」而產房的另一頭，傳來另一半在逗弄孩子的歡樂聲響，男人不費力氣的擁有孩子了，卻完全不知道他的女人正在生死交關的臨界點上。

男人的不勞而獲讓我有些埋怨，我在心裡發誓，往後的每一個日子，男人得負起餵養孩子的責任，因為畢竟我已經完成孕育孩子的使命。

然而當醫護人員推著車子將孩子送到我的胸前，也不管我的體力是否恢復、傷口是否依舊疼痛，他們只管傲慢無理的撩起我的衣服，讓飢餓的寶寶肆無忌憚的吸吮我的乳房時，我一邊忍著疼痛一邊在內心吶喊：「為什麼又是我。」

我苦楚的細數男女不公平的情事，懷孕是我，生產是我，大出血是我，餵吮寶寶也是我，男人和女人為什麼如此天差地別。

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隨著寶寶一天天長大，看著她因需求我而哭，看著她因滿足我給予她的餵養而笑，再回頭看看那些降臨在我身上的幸運時，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是我」的道理。

就因為我是女孩，再加上足夠的幸運，我才能幸運的懷上孩子，經歷男人一輩子都無法體會的孕程，雖然遭遇罕見的生產經歷，但也因如此，我才能比別人更深刻的體會生命美好，並且細心珍惜著這份得來不易的幸運。

我幸運著我的幸運，懷抱孩子，我開始對幸運有了不同的解釋與想像。

◎阿公壞掉了　／文：李儀婷



父親蒼白著臉，拉著甫出生剛滿五個月的外孫女的小手，氣息微弱的說：「三三，阿公壞掉了。」

•

父親今年八十七歲。

在八十七歲以前，父親的身份就只是四個老大不小的孩子的父親角色，但打從去年外孫女三三出生後，父親不再只是單純的父親，而是升格變成外公的角色了。

只要一得空，我會帶著女兒回去見那初升格為外公的父親一面，而父親也總會拉著女兒三三的小手，樂和著嘴說：三三，叫外公。

還在襁褓中的三三當然還不會說話，但每每聽見父親這麼說，她總會回給父親一個純淨無暇的開朗笑容，這個笑容經過父親的詮釋，便成了：「三三好聰明，已經認得我這個外公了。」

•

過年前，我一邊收拾行李準備返鄉過年，一邊思忖該如何迎接三三第一個新年。於是，我想起年幼時，父親一個人帶著四個孩子過年的景象。父親喜愛編寫對聯，又適逢父親寫了一手好毛筆字，因此每年過年前夕，父親總會提筆揮毫春聯，然後在除夕當天一早，率領眾孩子們，將春聯貼在大門兩側。

以往幫父親貼春聯時，總覺得那是件丟臉的苦差事，因為鄰居不但會上前關切，還會大聲的念出來。當然，對父親而言，他覺得那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但對我們幾個孩子而言，卻更覺得羞愧。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才發現其實讓我們感到羞愧的，不是鄰居的熱情，而是父親引以為傲的春聯，因為內容百年不變，不外乎勸人向上、勤奮工作之類的勉勵話語，平庸俗氣。

今年，父親又早早的將春聯編好，讓孩子們評比一番——

辛勤工作有娛樂

卯足精神無限福

父親得意的解釋，兔年是恰巧是辛卯年，所以特此編了藏頭詩在裡頭。

我們幾個孩子聽了，紛紛搖頭，「春聯不是應該要喜氣洋洋的嗎，你的春聯

怎麼老是要人好好工作。」

父親噘著嘴:「你們懂什麼,能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人要工作才會有精神。」

我其實聽不太懂我父親在說什麼,我只知道就在過年前的幾天,我在營隊上按父親的希望,正努力的辛勤工作,卻沒想到突然接到家裡來電話。

「爸爸出車禍了,肋骨斷兩根。」

家人說,父親騎機車去銀行,為三三的紅包換點新鈔,卻沒想到在轉彎時,被後方來車撞上。

我放下手邊工作,想立刻奔回到父親身邊,但父親卻叫家人轉達,他現在人在醫院觀察,暫時沒有生命危險,要我好好把手邊的工作完成。

•

結束手邊的事,奔回到父親身邊時,已經是隔天的事了。

父親唉唉哼哼,滿臉蠟黃,看見我,便說:「三三呢?」

我心疼的看著他,明白他即便生病,心裡還是掛記著三三。

「等我把手上的事情處理完,過兩天我帶三三回來看你。」

父親揮揮滿是皺紋的手,「別讓三三來這種鬼地方,這地方不是人待的,我明日就要出院。」

「這裡是醫院,在醫院好好靜養比較好。」

父親不以為然,「女兒,你知道我肋骨斷幾根嗎?」

「不是兩根嗎?」

父親搖搖頭,「是三根,這醫院連看個X光片都會出錯,你看這種醫院能待嗎。」

我有些尷尬的對父親笑了笑,不知道該用什麼化與才能安撫父親浮躁的心緒。

「好咧,你走吧,回台北把三三照顧好。」離開醫院前,父親這樣囑咐我。

我回頭看一眼父親,這一天外頭天氣和煦,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卻冷的直打哆嗦。

•

回到台北,一邊處理過年前最後的工作,一邊仍舊追蹤著父親的病況。家人同我說,父親除了脾氣非常暴躁之外,精神狀況還不錯,只是每天嚷著要回家寫春聯。

我心裡想,能這麼有精神的不停嚷著要回家寫春聯,也許是件好事。

然而就在我稍稍放心的當天下午,家裡又傳來父親在醫院昏倒休克的消息,在那之後,父親變得越來越虛弱了。

也不管手邊工作究竟完成了多少,提著行李,帶著三三,開了三個小時的車程,終於奔到了醫院,見著了父親。

父親見到三三來了,精神一下子又好起來:「三三你來啦,叫外公。」

三三聽著父親的聲音,笑得一臉燦爛。

「三三認得外公了,哦。」父親樂和著臉,「我得趕緊出院,春聯都沒寫,

三三也等著我回家過年呢。」

「爸，出願是遲早的事，你昨天才昏倒，原因不明，我看要請醫生仔細檢查一下。」我說。

「檢查個屁，我早說過這是一家爛醫院你不信，他們什麼都檢查不出來，只會叫我打點滴。」

「我們問問醫生怎麼說嘛！」

「早問過了，那個醫生說，昏倒不知道是血紅素上不來還是內出血，但是他壓我的肚子，不痛，表示沒有內出血。」

「難道不能用更精密一點的遺棄檢查一下？」

「哼，甭提了，醫生說，就算用斷層掃瞄也不見得看得到什麼。」父親說。

就這樣，虛弱的父親在除夕的前一天終於出院回家靜養，家人一方面開心，一方面又擔心父親有其他病徵沒有被發現。

「要過年了，我的春聯還沒寫，明天是最後一天了，我得養足精神，明天才有力氣磨墨寫對聯。」父親躺在床上，氣弱游絲的叨唸著。

「明天我幫你磨墨吧。」

父親搖頭，「你快帶著三三回婆家，初二再回來吧。」

為了不讓父親操心，帶著三三，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回到了婆家。

•

除夕一早，我撥了通電話給家人，想問問父親身體狀況，卻怎麼也沒想到，父親正被送往榮總的路上。

「怎麼回事？」

「爸爸一早起來，發現肚子腫好大，恐怕有內出血。」哥哥說，「我先送爸爸去檢查，有詳細狀況我再打給你。」

掛上電話，一顆心懸在半空中，我望著抱在手裡的三三，眼淚急得快要滴落在三三的臉上。

中午，家裡打電話來，「爸爸脾臟破裂，內出血很嚴重，醫生建議先輸血，看看能不能自動將脾臟的傷口癒合，若是能這樣就最好了，不然就要開刀切除脾臟了。」

所有的事情都奔往最嚴重的地方去了，身為三三的母親，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樣溫柔的笑臉面對她，我甚至悲傷的想，三三還那麼小，根本還沒將外公那張慈藹卻有個性的臉牢牢記在心裡呀。我任性的希望父親多給三三時間，等三三長大，好將他牢牢的記在心裡。

傍晚，父親破損的脾臟依舊沒能自己癒合，醫院緊急做出決定，立刻為父親開刀，切除脾臟。

聽到消息，在婆家的團圓飯我也不吃不下了，帶著三三，我又開車奔往父親所在的醫院了，希望在父親恢復意識的第一瞬間能讓他看見三三。

•

手術進行的很快，醫生取出一顆腫脹的脾臟，引出在肚子裡累積的2千西西

的血水，請家屬過目，並且解釋手術的過程。

當父親從恢復室推出來，我看見父親蒼白的臉上插著氧氣管，腹部到胸腔底下纏著手術繃帶，一臉痛楚。

我將三三抱到父親面前，三三似乎看不慣父親這模樣，有些驚嚇的紅了眼睛。

父親微微的對三三露出笑容，然後使出力氣伸出手，握住三三的小手，輕聲的安撫著三三，「三三，阿公壞掉了，不能陪你玩了，你乖喔。」

父親說完這句話，便被醫護人員推往九樓的病房。

我望著虛弱的父親被一群醫護人員包圍的身影，我想起家裡父親的書桌前，還放著父親準備好的空白對聯紙，在某個風吹進書房的午後，隨風微微掀起一角的鮮豔姿態。

這一年，是打從我父親成家40多年來，唯一一次沒能在大門上，貼上他自編自寫的得意春聯。我想，父親說對了，能辛勤工作是一件雖然平常，卻是一件最幸福的事。

◎阮係恁媽媽啦（我還恁祖媽咧）

天黃昏，天色昏暗交替之際

我打了個盹

睡了不知多久

家用電話響了

迷迷糊糊，我從懶骨頭上爬起來接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婦人操濃烈台語口音，劈頭就說：

「ㄧㄨㄊㄧㄥㄨㄥ喔？」

我：「嗯。」

婦人：「阮恁媽媽啦！」

我（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蛤！」

（我楞了一下，怎麼會有一個自稱是我娘的人？打錯電話了吧？）

婦人：「阮恁媽媽啦。」又說了一次。

我：「蛤！」

（我是睡迷糊了還是耳朵壞掉？這婦人的聲音我壓根不認識，竟然還自稱是我娘，別開玩笑了。）

婦人：「阮恁媽媽啦。」不厭其煩又說了一次。

（暗：靠，我耳朵沒聾好嗎，我娘的聲音我有可能會不知道嗎，這傢伙到底是誰阿！）

因為睡覺被吵醒，因為對方一直想假冒我娘，因此我整個人越聽越火大，越聽越想扁人。

婦人：「你干係ㄧㄥ ㄊㄧㄢ ㄧㄥ？」 婦人再次確認我的身份。

我：「黑阿。」（對方怎麼知道我名字？是詐騙集團？）

婦人：「阮恁媽媽啦。」

（暗：這個人不是鸚鵡假扮的就是個瘋子，你要是我娘，我就是你祖媽了，揹。）

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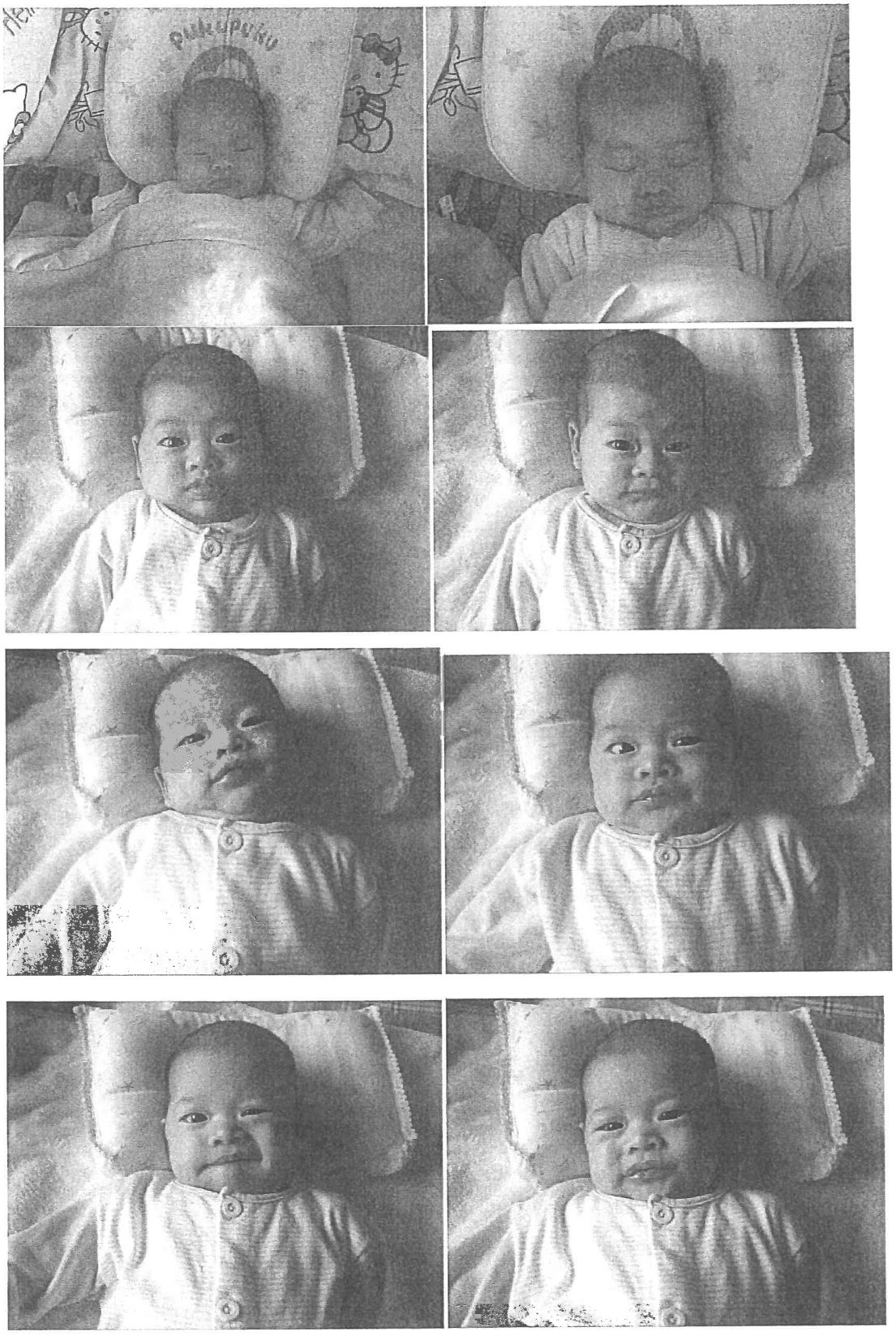
就在我快要口出惡言的時候，對方突然改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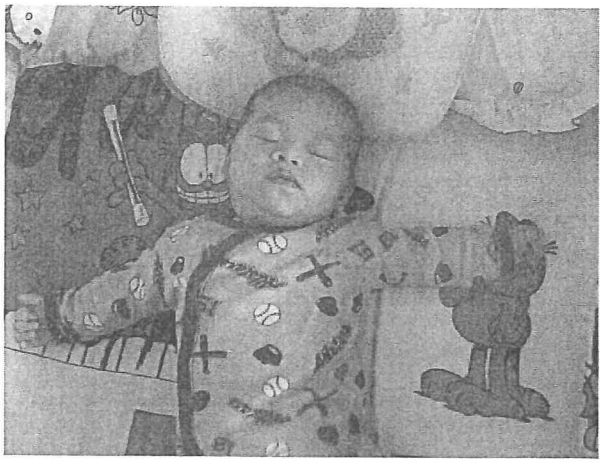
婦人有點悲傷：「阮係保肝丸伊媽媽，恁不認得我了喔？」

我：「阿咧，噢，媽————〇〇ㄨㄨ☆☆△△」口才一流的我瞬間結巴。

（暗：天哪！她沒騙我，她真的是我媽。）

還好電話中惡言還沒出口，只是我當場嚇出一身冷汗，差點沒昏倒！





◎圖說拼貼練習

【請叫我角頭老大篇／拍攝時間 3M-4M】

話說在三三滿 3 個月大的某天一早
三媽走進三三的房間
赫然發現三三的表情很古怪
於是走近問三三

三媽：「三三，你心情不好嗎？不然怎麼表情這麼難看。」
三三：「噢，媽咪， 這你就不懂了， 我在揣摩不同的人生。 」
三媽：「什麼？」
三三：「媽咪你真笨，我的意思是我正在演戲，演戲你懂了吧！」
三媽：「你會演戲！那請問你正在演什麼？」
三三：「我正在飾演我是一位角頭老大不爽的樣子。」
三媽：「哦，有像喔，那你能表演角頭老大剛起床的樣子嗎？」
三三：「那有什麼問題。」

三三：「這就是角頭老大剛睡醒的樣子。」
三媽：「哇！好醜的角頭老大 XD」
三三：「你說什麼！」
三媽：「噢， 我的意思是， 我想看角頭老大平常是長什麼樣子。 」

三三：「角頭老大平常的樣子就像這樣。」
三媽：「挖塞，好厲害好厲害。 媽咪想知道如果角頭老大遇到喜歡的女孩， 有點害羞的笑容是什麼樣子耶。」

三三：「呴，這很簡單好不好。」
三媽：「噢，果然有那個 fu, 那角頭老大生氣的表情又是什麼樣子？」

三三：「媽咪，這你就不懂了，生氣和洋蔥一樣， 都是有層次， 一定要先用這樣的眼光看人， 然後再表現出生氣的表情……」

三三：「怎麼樣，這樣有表現出角頭老大生氣的層次吧。」
三媽：「挖，好棒！」
三三：「不過媽咪，我的眼睛好像快脫窗了，我角頭老大的身份要退駕了。」
三媽：「不急不急，我還想知道你如何詮釋角頭老大咬檳榔的表情。」
三三：「那還不簡單。」
三三：「看到沒，老大都是這樣咬檳榔的。」
三媽：「呴呴，真厲害，不愧是我女兒。」
三三：「好啦，我老大的身份要退駕了。」
三媽：「噢對了，三三， 你也知道你老媽我超喜歡《鐵達尼號》這部電影， 你能不能用老大的表情去詮釋蘿絲站在鐵達尼圍欄上，被傑克從後面環抱的表情。」
三三：「好，沒問題。」

三媽：「咦，一點都不像呀！」
三三：「急什麼，你女兒我年紀小小，人生歷練才三個月， 要演出之前， 當然要先想一下嘛！」
三媽：「好好！」
三三：「我準備好了，請看。」

三媽（暗）：「挖靠，這表情還真不是普通的欠揍， 這這這…… 這個蘿絲果然一眼就可以看出由角頭老大飾演的， 真神， 這是我女兒嗎， 丐丐。」（完）

** 淋漓盡致的兩難書寫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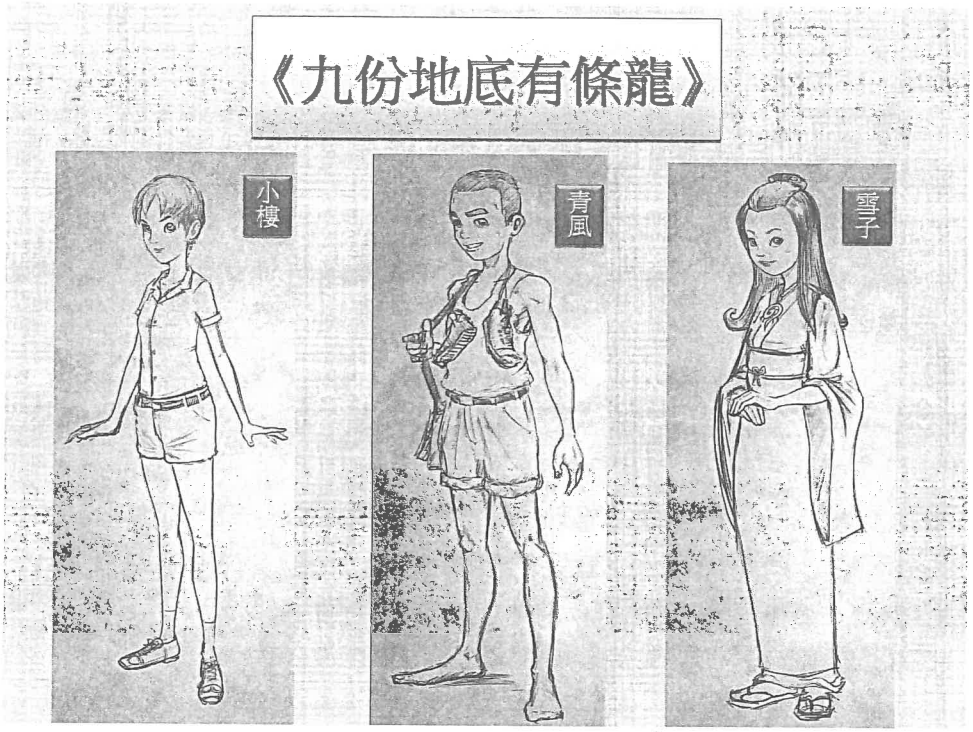
日期：102/10/08

講師：李儀婷

-以九份地底有條龍為例

少年小說 -九份地底有條龍

一、 人物簡介



二、 《九份地底有條龍》

第一章：神祕的小樓

七十年前的這個冬天，九份山城飄起濛濛的細雨。

濛濛的細雨、濛濛的流水，以及濛濛的人聲，讓九份什麼都變得濛濛的。

濛濛的雨霧裡，有一條披著金甲的蛟龍若隱若現。

隨著雨霧越來越濃，蛟龍扭動越來越劇烈。

一道閃電劈下，蛟龍大口一張，朝著九份發出巨大的嘶吼聲。

不過住在九份山城的百姓除了雷聲外，什麼也沒聽見。

坐在學校六年信班教室裡的男孩——程青風，魂魄不知道飛到哪兒神遊了，他目光濛濛地望著遠方，聽課的腦袋也變得濛濛的。

「這裡的每一寸土地……太陽照得到的地方，都是屬於我們偉大日本天皇的領地……」講臺前方，日本老師情緒高昂地宣揚國教。

「可惡！」

一支白粉筆，從教室講臺前方，筆直地朝青風的腦袋砸來。

咚——

「唉呀！」

粉筆丟偏了，打中坐在青風右手邊，正在認真寫筆記的同學頭上。

青風被同學的慘叫聲驚醒。

「程青風，巴格野鹿！上課打瞌睡！」日本老師鹿野直雄舉起藤條，往青風的頭上打下去。

青風還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青風……快低下頭……縮進桌子裡……」

有一個聲音小小的，細細的，鑽進青風的耳朵裡。

青風沒有多想，弓著腰，鑽進桌子下。

鹿野老師的藤條「唰」地劈頭就往青風頭上打。

「朦朧天，朦朧雨，老鬼魂，小鬼魂，搬走藤條換血袋！」一個細小的聲音又出現在青風耳朵旁。

「啊——」

全班同學以為發出慘叫的是青風，但仔細一看，發出慘叫的人，竟然是鹿野老師。

老師臉上被噴了一臉的血，全班同學一個個瞪大眼，嚇呆了。

「巴格野鹿，這是什麼？」鹿野老師用手抹了抹臉，什麼也看不清。

青風抬頭，看到鹿野老師滿臉是血，疑惑地摸摸自己腦袋。

「天哪！我流血了！」青風自己也嚇得差點暈過去。

班上只有一個人沒嚇壞，那就是坐在青風左手邊的同學——白小樓。

小樓是班上這學期新進的轉學生，雖然蓄了一頭短髮，褲裝打扮，卻是個長相文靜的道地女孩。她在班上和同學的互動，不多也不少，不特別親密也不特別疏離，是個不讓人討厭卻又沒那麼熟悉的同學。

青風和她不熟，也沒什麼交集，更糟糕的是青風一直以為她是個男的。

「老師，程青風受傷了，我扶他去保健室包紮。」小樓舉手說。

「巴格野鹿，這就是上課不專心的下場，快給我滾出去。」

小樓扶著滿頭是血的青風出去。

一隻窩在教室花臺上的小黑貓，看到小樓出現立刻跳下來，跑到小樓腳邊。

「喵！」小黑貓在小樓的腳邊蹭了蹭。

「小波，快躲起來，被老師發現，你又要糟糕了。」小樓說。

「喵。」小波似乎聽得懂小樓的話，一溜煙跑到前頭去了。

「唉呀我的頭。」青風抱著頭。

「你的頭怎麼了？」小樓望著青風。

「你沒有眼睛，不會自己看嗎？我可能要死了。」

小樓抿著嘴想笑。

「我還那麼年輕，我不想死。」

「別擔心，你又不是礦工，想死還沒這麼容易。」小樓安慰。

「你又沒死過你怎麼知道？」

小樓咕噥：「我是沒死過，但我每天都跟鬼魂在一起，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你說什麼？」青風沒聽清楚，「你這傢伙真奇怪，講話忽大忽小，陰陽怪氣。」

「總之，你只不過是被老師教訓而已，死不了的。」

「說得真輕鬆，又不是你被打。」

「因為在這裡如果想死，都得跟金子沾上邊才行。」小樓解釋。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死亡只有兩種，一種是偷金抓到被打死，一種是沒挖到金，最後被餓死。」

「呸呸呸，不要詛咒我！」青風揮動手臂，把詛咒揮走。

小樓帶著青風，穿過長廊，筆直走進醫護室，並且打開醫護室的窗戶，爬了出來。

「幹嘛爬窗戶？」青風緊緊跟在小樓身後。

九份的雨霧更濃了，濃得讓青風幾乎要看不見小樓。

小樓抬頭，看了一眼天上雨霧中的蛟龍，沒有回答青風，反而皺著眉頭喃喃：「巨龍踏雨而出，難道九份有大災難了？」

「什麼大災難？」青風問。

小樓欲言又止，隨即搖頭將話題一轉：「連大災難是什麼都不懂，你果然是個笨蛋，大災難的意思就是一旦發生，就會離死亡非常近，懂了吧？」小樓噗嗤笑出聲。

「可惡，敢侮辱我！」青風生氣，想用拳頭給小樓一點教訓，結果右手一揮，拳頭像條蛇，滑過小樓的臉蛋，最後拳頭竟然打在自己臉上：「唉呀，痛死我了。」

「會揮拳打自己的笨蛋不多見了，你算得上是笨蛋中的極品。」小樓呵呵笑。

「我一定是快死了才會失手。」青風辯駁。

小樓嘆氣：「沒見過像你這麼想住金斗甕的傢伙。」

「金斗甕？那是什麼？」

「全都是單槍匹馬，一個人來九份淘金，最後卻死在這裡的羅漢腳（單身的礦工）。」

「啊……」青風瞪大眼睛，想不到一個外來的轉學生，竟然比他還瞭解九份。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嗎？」小樓問。

「我的頭好痛。」青風抱著頭，賴皮地蹲下來：「我管他們怎麼死的，我只知道我的腦袋破了個洞，需要包紮，你卻帶著我走進醫護室又爬出醫護室，你想看我死掉嗎？」青風說。

小樓露出淺淺的酒窩說：「你的耳朵壞了嗎？跟你說過了，你不會死的。」

「喵。」

小黑貓不知什麼時候輕手輕腳地追上小樓，在小樓腳邊又是磨蹭又是轉圈。

「小波，上來吧。」小樓伸出手，溫柔地對著小黑貓說。

順著小樓的手，小黑貓爬了上去。

小黑貓優雅地坐在小樓的肩膀上。

「喵。」小黑貓對青風笑了笑。

青風揉揉眼睛，「我竟然看到貓對我微笑！」

九份是個雨霧多，冷風多，金礦多，貓咪更多的地方。什麼奇怪的貓咪青風都看過，但他從沒看過會盤在人肩膀上，又會對人微笑的貓。

「太奇怪了。」青風張大眼睛，瞪著小黑貓。

小黑貓這會兒又安靜地趴在小樓肩上，好像剛剛的微笑都是幻境。

「牠的名字叫小波。小波，這是青風。」

「喵。」小波叫了一聲，算是回應小樓的介紹。

「好奇特的貓。」

小樓帶著青風走得夠遠了，遠到不會有人發現他們的行蹤。

小樓轉頭對青風說：「我們就在這兒分手吧。」

「你搞什麼鬼？」

「我搗蛋，但從不搞鬼。鬼魂守護九份，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小樓說。

「誰管你是誰的好朋友，你不是帶我出來擦藥的嗎？」青風問。

「有這需要嗎？」小樓反問。

「我剛剛被老師打破頭耶！」

「所以呢？」

「你怎麼這麼沒有同情心。」

小樓微笑：「你頭很痛嗎？」

青風皺著眉頭：「應該要很痛，但奇怪的是，也沒有。」

小樓聳著肩膀：「那不就好了，走吧。」

「去哪裡？」

「當然是回家。」小樓穿過雨霧，校門就在眼前。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青風大吼。

「什麼怎麼回事？」

青風用力地抓抓腦袋，他的頭根本沒受傷。

「你救了我，對吧？」

「我想救的人很多，你是個意外。」小樓聳肩。

「什麼意思？」

「那些寄居在金斗甕的屍骨，一直在等待家人能來把他們領回家去。不過這機率比挖到大條金更渺茫……」

「我要問的不是這個！」青風大吼：「剛剛在教室，是你叫我低頭躲進桌子裡，對吧？」青風抓著小樓的手。

小樓抿了一下嘴，笑道：「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青風又抓抓頭：「你到底用了什麼方法讓我的頭看起來受重傷，血是哪來的？」青風又說：「我還聽到有人在我耳邊說『搬走藤條換血袋』，你到底動了什麼手腳？」

小樓笑了笑：「看來你腦袋還不算太笨，不過我得回家幫忙照顧弟妹，不能跟你聊了。」

九份的雨霧從海上慢慢飄籠上來，將青風和小樓淹沒在雨霧的迷濛中。

小樓揮揮手，跳上花臺，翻上學校圍牆。

「喵。」小黑貓站在小樓的肩膀上，隨著小樓跳下圍牆，很快一起消失在九份的雨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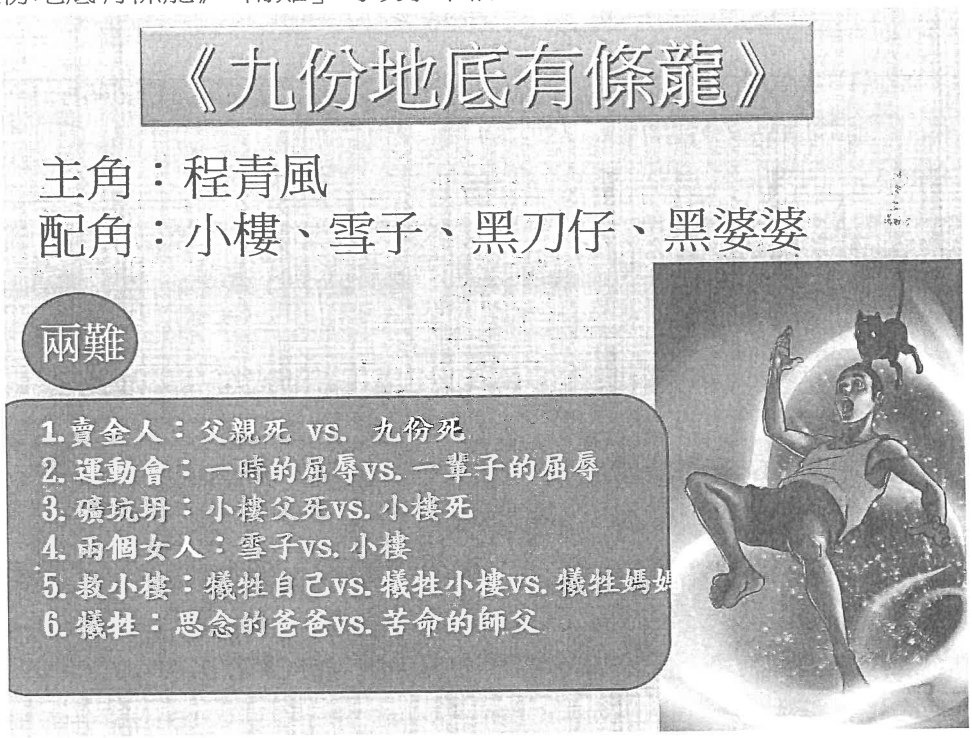
小黑貓消失之前，又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對青風微笑。

「鬼啊！」青風大叫。

三、　當你面對「兩難」時，你會怎麼選擇？



《九份地底有條龍》「兩難」的故事架構



四、　　請利用兩難的技巧，創作一則小故事

1021015 城市少女學之老派約會之必要　　講師：李維菁

以下篇章選自：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印刻出版

■物質的美好◎李維菁

池塘邊，他遞出小便當盒，要我打開，裡頭是炸蝦。

他說，蝦子買的時候比較大條，不知道為什麼炸了以後，縮水似地。

黃金小蝦子彎彎曲曲地躺滿盒子。他一早起床上市場買蝦子，在廚房裡頭裹粉，親手炸。

我瞅著他，然後問，怎麼，你不會餵我嗎？

這是我收過的唯一情人節禮物。

人送你什麼禮物，多反映他自己的價值觀。不久以後，他也要我用食物表達我的在乎。他堅持要我下廚煮菜，難吃也沒關係。

換我端出的小盒子，裡頭是紅黃相間的甜椒炒牛肉。

他吃到一半，我實在看不下去，搶過小盒子阻止。肉太老了，太鹹了，別吃了。他面無表情說，還行。然後吃完了。

想想我收過的禮物好少，左手一隻就數完了。

我收過一首歌。

對方拿起吉他，要我坐在對面。

我有禮貌地掛著笑。他中斷三次，忘了下面，吉他彈錯。他中斷問，不好聽吧。我搖頭，很好的，你繼續。

事實上，旋律怪，詞很土。他走音嚴重，我也不太明白音痴為什麼想作曲當禮物，唯一可能是他沒發現自己是音痴。

唱完了他尷尬，說，我送你別的？

我點頭，開口要一瓶指甲油。

物質是很重要的。在物質上慷慨的人，在情感上未必大方。但物質上吝嗇的人，在情感上必然吝嗇。

心意光用嘴巴說，卻沒禮物，這種人絕對不可信。那感覺就像是懷念祖先，用心就好，何必掃墓祭祖。很重朋友，何必寫信電話或見面。總在夜裡懷念舊人，所以根本不需照片。

現實是不去掃墓你三年都不會想起列祖列宗。不連絡見面，卻說是好友，這種話是做直銷的愛講。不翻照片，你不追悔曾辜負過誰。

人沒有那樣高尚。形式很重要。

所有藝術史的演進就是物質與形式的一再革命與突破。以詩為例，因為既有的語言表達方式再也不能表達內心激切的感情了，因此打破了現有的形式，打碎了慣例，創造新的語言型態，滿足那份亟欲溝通的渴望。視覺藝術的進程也出自物質形式的一再變革，因為對這世界的看法新穎充沛，必須創造新的物質組合，形式到位，精神的進步相隨，前衛因

此誕生。

愛情也是，必然飽含某種創造性的欲望。將心意轉化成某種印記，對過往賦予重要性與象徵性。物質是虛幻情意的穩固支點，物質與精神從來不站在對立面，而是彼此的救贖。

這不是拜金戀物，我真正明白物質的美好。

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每天說思念，跟你談傅柯，卻連一杯美式咖啡的錢都不願替你付。還有長髮瀟灑男，你從家裡帶出兩顆大水梨，他吃完他手上的，還指著要你手上的那顆。你聽到他說，你家反正比較有錢，你常吃。

一個習慣掠奪或支配不屬於自己物質的人，必然貪婪無義。

當我摩搓喀什米爾披肩，感受到頸項之間的細緻柔滑，我總覺得，情人不死也會跑，物質與回憶會天長地久。

物質不滅定律，可情感無常。

很多年後，我一上捷運就看到他。心漏跳了一拍我本能轉身背對，然後我覺得蠢，頭低低趕緊避走到另一個車廂。我又忍不住從遠遠偷看。他雙腳夾著購物袋，閉眼打盹，我放心了，那代表他剛剛沒看到我以及我的蠢樣。

那個炸蝦給我的男孩，老一點，蓄鬍子了，現在不知是誰的父親與丈夫。但仍然明朗穩重，還是我當初一見鍾情的那張側臉。

遲鈍而飽滿的什麼東西在我裡面發作。

廣播到站，他以前總在這裡陪我下車。我抬起頭，想看他最後一眼。

他突然睜開眼，與我四目對視。

我驚叫出聲，往外疾衝。我對遲遲不能放手的憤怒難消，對已經放下的，那股護持的溫柔又強大到連自己都吃驚。

軟軟的，漲漲的，我在喘息中也才驚覺，過去了，都過去了。

■姊弟◎李維菁

姑媽的告別式上，我跟我弟並排坐，那與家族不相干的司儀以戲劇性的音調哭訴至親分離的難捨，加上行禮時播放俗氣音樂，刺耳地刮著耳膜。其實這禮堂是要求過了的，沒有過度俗豔的擺設，我還是不舒服地坐直了脊背。

可我弟很冷靜，他從小就很冷靜。

我忍不住靠過去小小聲說：「那個……我單身……」

他連正眼都沒看我：「嗯？」

我吞了口水，繼續小小聲的說：「所以……以後幫我辦喪禮的應該是你。」

他沒有反應。但我很熟悉弟弟就是這樣子，於是繼續說：「我的葬禮，就不要弄這些了，千萬不要找這種司儀，隨便找個我還活著的朋友就好，想上台說話的人就讓他 說說話，還有音樂，我會先列一張單子給你，放我喜歡的歌，要不然乾脆不要音樂，如果你想找樂隊，要找品質好一點的來現場演奏我想聽的，但我想你會省這個 錢，那就還是放我喜歡聽的專輯好了。」

我弟還是面無表情看著前方姑媽的遺照。他不理我，我很習慣了。

「你不要這種司儀？」過了好幾分鐘他突然低沉地說。

「嗯。」

「你不喜歡這種音樂？」

「嗯。」

我瞄了他一眼：「可以嗎？那就拜託你了。」

說到這裡我自己都有點感動。我看我弟雖然面無表情，但我猜想他一定也陷入要幫單身無依靠的姊姊辦喪禮的哀愁中。

結果，他說：「嘿嘿嘿……你求我啊！」

補了一句：「反正你落在我手上了……」

我跟我弟從來就不是那種關注對方生活起居的親密姊弟，也沒有什麼共同興趣。我們不太交談，有時在外人眼中我們之間甚至是過度禮貌而疏遠的。我們只會偶爾對彼此放冷槍，但我挺欣賞他那種冷面的幽默感。他說我是他認識最糟的女人，未來娶妻的智商底限就是我的智商。

我弟有張童星等級的臉蛋，長大卻成理工宅。我弟從來沒喊過我姊姊，他都叫我「小姐」。

念書的時候同學打電話來，我弟接的，回頭說「小姐，電話」。同學誤以為我家排場很大，傭人喊我「小姐」。

我曾經試圖扮演姊姊的樣子，他考上大學的時候，我跟我媽要了錢，帶我弟去買時髦衣服，因為他有一個同學聚會。我盡力為他打扮，要他穿上花襯衫配米色休閒褲。

晚上他聚會完畢回家，仍然一貫的冷淡面無表情。我按耐不住，晃過去問他：「你同學覺得你變帥了嗎？」

我弟沒說話，把花襯衫脫下往床上丟。

他說：「我同學只說『你姊搞出來的吧』。」

我知道我弟的人生沒有什麼是我能插手的了。

我們各過各的。他出國讀書好多年，他回來之後，換我離家多年。

我再回家的時候，我弟結婚了，有自己的家庭。

我跟我弟總是錯過。再相見，都老了。

看著自己的弟弟變老心情很複雜，尤其是我只能從他白髮增生的速度，明白他其實吃了苦，而我無能為力。

我最近常想起跟我弟相處的小事。

我讀書不太費力，但老幫男友寫作業。有次我幫某任男友寫報告，我弟經過，問：「這是什麼？」

我囁嚅著：「沒什麼。」

他回到房間，幾分鐘後又走出來。我弟說：「你戀愛不干我事。但一個男人連功課都要女友寫，這種東西不交也罷。」

他回房後，我的眼淚滴到桌面上。

我常跟母親吵架，獨自在房裡哭到氣喘。

有一個下午我哭了兩三小時停不下來，突然一盒面紙咻地飛過來，準確地砸在我頭上，我弟說：「你擦一下吧，今天太久了。」

他不問緣由也不安慰。

我認識一對長輩夫妻，相約來世還要相守，但是他們約定，來世不要再當夫妻，要當兄弟姊妹，因為這是業障最輕的家人，至親卻不一定落至怨恨。

我弟結婚那天，我負責收禮金。我扎實地把款項分類，帳目寫好。忙完了想進去吃喜酒，卻發現賓客太多，沒有我的位子了。

我獨自坐回外頭空盪盪的走廊，越過一桌桌客人，遠遠地望著我弟與弟妹，在擁擠中一桌桌敬酒。

「姑姑。」表哥的大兒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我敷衍笑了一下，繼續看著我弟。

「你別哀傷。」小男孩說。

我強壓住震驚，對過度早熟的小男孩鄭重澄清：「我不哀傷。」

「姑姑，」他說：「你看起來很哀傷。」

我看著他，跟我弟小時候一樣，深深的雙眼皮，高挺的鼻樑。

「我陪你。」小男孩跳上我身邊的椅子，晃著他搆不著地的兩隻腳。

我紅了眼眶，輕輕把手搭上小男孩的肩。

■密室非情殺事件

她的裸體上面都是水痘，發的到處都是，頸肩後背還有前胸，繞著乳房周圍全是密密麻麻的結痂黑點，像是下蠱的甲蟲爬滿，下腹與腿倒還好，只有零星幾點散在短短的恥毛周圍。她長滿了水痘的詭異身體，他仍想要她，他對自己的堅硬莫名其妙。

她趴在枕頭上，雙眼緊閉，細瘦的四肢攤開在這個密室小房間裡，身體平靜沒有起伏。他不確定她是不是睡著了。

他考慮著要怎樣殺她。緊握住她的脖子，看她雙眼突睜面色脹紅，掙扎扭轉排泄物噴流。或者，用身下的枕頭狠狠壓住她。他不愛她了，但他沒辦法離開她，他覺得只要她還在，他的人生就沒有一點希望，永遠會擺脫不了被什麼牽制的憤怒絕望。

他想起昨天下午與妻子的性交，妻子因長年登山鍛鍊出的厚實骨盆肌肉與大腿，緊緊盤住他。她的妻子想知道女孩與他見面是不是穿黃色洋裝，妻子想知道女孩最近心情好不好，在畫畫上有什麼新的進展，在某部妻子喜歡的電影裡頭，妻子想知道女孩是不是在同一個情節大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的妻子，對女孩從最初的憤怒，變成執著與迷戀。妻子渴望女孩新剪的髮型，妻子默默去畫廊看女孩的新作發表，妻子想知道女孩手指頭指甲形狀是長是圓，想知道她指甲油的顏色。

他的妻子因女孩的細節而亢奮，特別想要他。他感到妻子愛上女孩，他懷疑妻子與他

性交是為了間接與女孩性交。他如果丟棄了女孩，他的妻子會失落，並且對他感到失望。他開始憎恨女孩，嫌惡那女孩總是百無聊賴的神情，但他與妻子被她控制，女孩像個不愉快的吸盤。

他從虛榮、試探，轉成無奈無助。他的生活彷彿被女孩的身體包覆，濕濕的汗氣無所不在，走到哪裡都嗅得到。他不愛她了，他看著床上女孩身上一點一點的水痘，突然眼眶有點酸。究竟什麼時候開始不愛了，也許只是忘了自己還愛，他這麼希望她死去。

她翻轉身來，瞇著眼睛看他，不知怎地她知道他的殺意，像動物面臨殺機本能的感應。她幾乎與他同時，流下眼淚。

人生真是不得安穩，這男人也辜負她的期望。

她看著男人肥胖的腹胸，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無能軟弱，中年人卻承擔不了一點這世界的重量。這樣子廢物一樣的男人哪，身體與心理都虛胖肥軟。

她抬起小腿，抓了抓水痘結痂的癢。

她記得她以前的短命丈夫，她對他說去旅行，她對他說週四公園見。她穿了米色風衣，吃手上的甜筒，親吻彼此，手牽手登記成為夫妻。

晚上他們在野地小屋一起喝酒，就著淺淺的皮亞芙歌聲依偎。

他從浴室出來後，她翻身跨坐在他身上，問他從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
飛行員，他說。

她怔怔看他，有一點柔情，然後起身換她去浴室。

她在浴室蒸氣中聽見他的慘烈呼嚎，她知道他喝掉了她剛剛留在床邊的威士忌，她加了東西進去。

她濕濕地從浴室走出來，看到上午新婚的丈夫扭曲歪在地上。她打開窗，聽了歌，打開他的皮夾，拿走現金，開走了車。

她現在看著另一個男人。她不願為惡，但她太明白尋常男人的殘暴永無止盡。那男人現在還會糾葛，是因為無能，不是因為一點愛的純真。這讓她失望，非常失望。

她翻身跨坐上男人的時候，他就開始恐懼了。

她感受到他的身體在下面起了變化，原本的堅硬變得徬徨，抓著她乳房的手轉而抗拒掙扎。她對他笑，搖晃自己的身體，彎腰咬他的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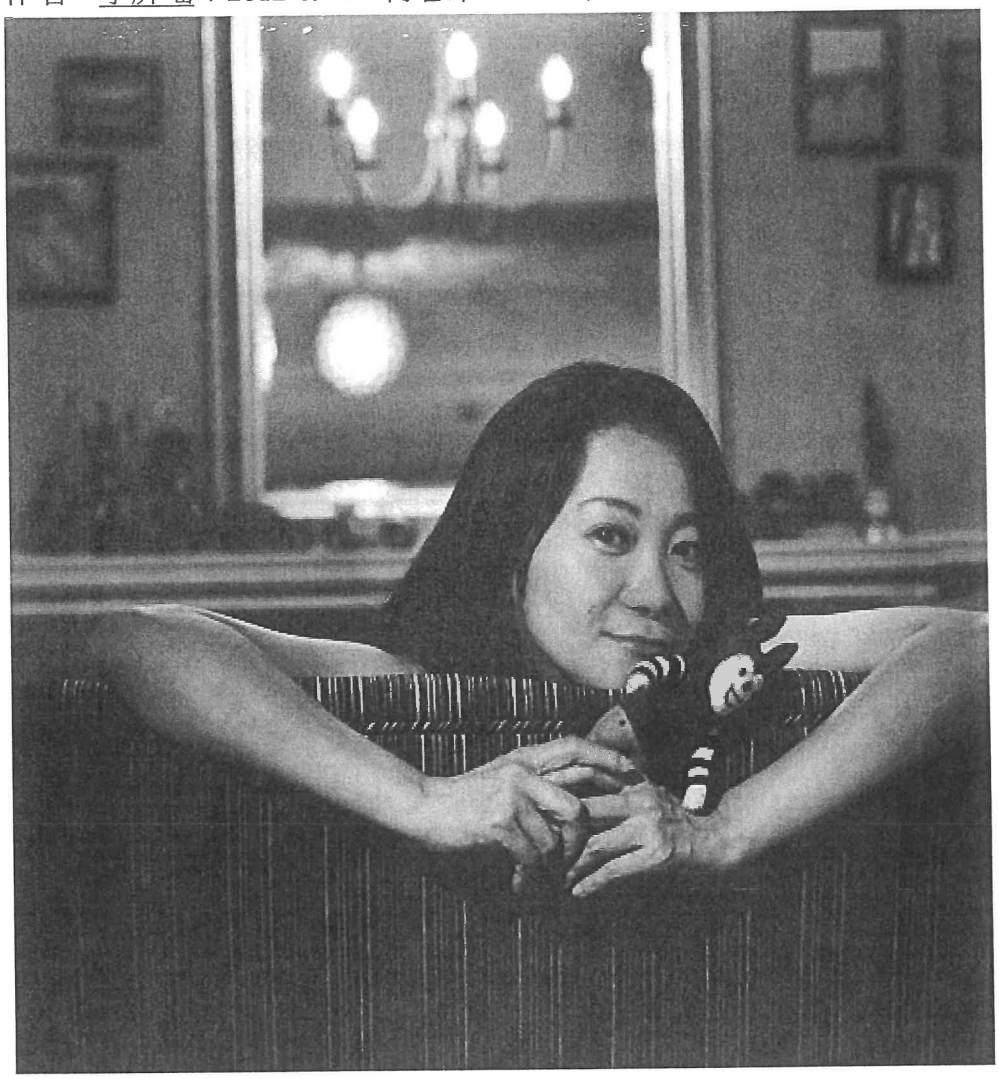
她把插入男人心臟的刀片奮力往下推到底，血噴濺如花火，每次的屠殺都如此，狂亂之後的出神，出神之後的恍惚，她聽見骨頭與肌肉爆裂分離的聲音。

她看著手掌中繁亂細密的紋路，血液在其中流動成了溝渠。

她全身的水痘，此時全部發作，驚天動地癢了起來。

李維菁：我又不是寫兩性小說的，幹嘛去騙人呢

作者：李屏瑤 / 2012-09-10 博客來 OKAPI 人物專訪



帶我出門，用老派的方式約我，在我拒絕你兩次之後，第三次我會點頭。不要 MSN 敲我，不要臉書留言，禁止用 What's App 臨時問我等下是否有空。我們要散步，要走很長很長的路。只有在散步的時候我們真正的談話，老派的談話。——《老派約會之必要》

首本小說《我是許涼涼》出手就讓人驚艷，李維菁寫了一年專欄，在臉書的百轉千讚、讀者的千呼萬喚之下，終於集結出版新作《老派約會之必要》。帶著皮鞋叩地的聲響而來，她的目光穿透人心，筆法精細如利刃，帶來嶄新而復古的約會模式；她剖析感情裡的抑揚頓挫，拯救無趣的日常生活，為塵世迷途的痴男怨女帶來救贖，可說是居家旅行的必備良品，送人自用都實在。

「大家寫專欄都像在寫自己的生活，喜歡用第一人稱，但我很不會寫自己的生活故事。」李維菁說，剛開始接專欄是有些抗拒的，不僅是新嘗試，還要分隔好創作與 生活，「不太

在意被看，比較怕暴露自己，不是刻意，是習慣性的問題。」直到寫了半年多之後，她才開始放一點日常生活進去，更多時候書寫對她來說，更像是一 種「變身」。「眼睛閉起來，換一口氣我就開始寫。」這狀態可能會穿越陰陽界，像是她那篇〈嬰靈〉；可能是討論《暮光之城》類型的永恆，如〈與吸血鬼相 愛〉；甚至是化身為妖，例如那篇〈歇斯底里患者的犯罪告白〉，「我幻想自己是蛇髮女妖，站在石頭，就開始唱很恐怖的詠嘆調。」瘋狂的花腔女高音無比華麗， 一字一句如同實體，文字也能魔音傳腦。

使用的書寫形式像是散文，也像小說，李維菁的專欄練習下，也產生新品種，「把小說的手法跟詩或音樂攪在一起，是我這幾年在做的。」她的創作素材多來自日常 生活，她像個敏銳的採集者，來源可能是畫面，可能是幾個句子，她習慣放久一點再開始寫，以時間滋養故事，每篇一千多字的篇幅，她覺得寫法不像小說，比較像 是歌劇的詠嘆調，人物出場會有的獨唱曲，「不斷給人物細節、顏色、口氣、情緒，即使不說全部的故事，讀者也會知道，可能是發生了什麼狀況。」她注重細節， 希望更多種感官加入文字，不只是平面的體驗，「例如說加入音樂，甚至有視覺性，甚至是有物質感的，有光影的層疊或是顆粒。」她也注重每個篇章的節奏，「即 使是三萬字的小說，也希望拿出來隨便拆一段都是可讀的，並且讀起來有旋律跟節奏，中間部分則是踩油門再推進一些。」

除了在腦海裡架構故事，李維菁的小秘訣是聽別人說話。她常常在捷運上或小吃店聽到別人的談話，可能是大嬸之間的，或是計程車司機，「那些人講得好好喔，都忘不掉。」她以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為例，寫的類型雖然是犯罪小說，但是非常會寫對白，「如果對人有真正的好奇，真的會被那些小事情逗樂的話，就很難忽略這種事。不只是寫作，包括攝影、音樂都是，如果不是真的入迷於『人』的氣味，是會反映在作品上的。」把感官打開一點，接受角度再廣一些，讓那些東西進入作品，她不只喜歡 聽，也喜歡看，「我可能在路上看到有個女生衣服搭配得很好，一整天都會覺得受到鼓舞。」

靈感降臨的時間難以預測，她說記點東西是必要的，可能恰好坐在書桌前，如果不是，也要趕緊出手抓牢，「我的專欄有好幾次是寫在杯墊上的，曾經拿了同一個店 家五個杯墊，回家就開始抄，店家應該很恨我……」將靈感定在杯墊上，有的定在餐巾紙上，故事在那個瞬間被捕捉，即使收集時無法預估使用的時機，李維菁形容，「就像放在抽屜裡吧，想像你有一面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抽屜，想到就打開來拿一下。」

《我是許涼涼》裡說過言語與溝通的不可信，她覺得人都過度仰賴言語，不去觀察別人，謊言說上十次就足以說服別人、塑造出那樣的假象，作者當然也可以在小說裡讓人物得到療癒，得到從此的幸福快樂，但她說，「我又不是寫兩性小說的，幹嘛去騙人呢。」

不走溫情主義，不寫她自己不信的，不一定要是療癒，而是懂得與傷害、難堪並存，李維菁讓筆下的人物，直接碰撞現實。

1021029 從《烏鴉燒》開始的一個短篇小說　　講師：高翊峰

★《烏鴉燒》書介：

這是一場最即興的魔術。作者打上一束光，撒落一疊影子，符號、情慾、生命的挫傷，開始在面無表情的陰影下吞吐，湧動。在如夢似幻的虛擬氛圍中，感官無以名狀地暈染著，那些微弱的悲哀，就這樣一天一點，累積成日子……而活著的人，才正要開始學習悲傷。

在第四屆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狗影時光〉中，主角古伯微笑填下了「安樂死申請書」，為自己先行畫下生命的終結。在〈飛機蟻隊〉裡，碩士學歷的 他，只能擔任基層行政收發員，奔走於收信送信的困乏日常，直到那日，腳下的樓梯在他身後憑空消失。而在〈海羊〉中，以接送為己任的司機，在被告知「去你想 去的地方」時，怔忡失去了方向……

繼 2011 年推出長篇鉅作《幻艙》後，2012 年，高翊峰以憂傷迷離之筆，交出了短篇小說集《烏鴉燒》，收錄十篇超現實書寫，也是十則關於離開 與留下的虛實叩問。在他筆下，現實與異境雙軌同步滑開，我們才恍然，畸零人世，從無法以「困境」兩字蓋括，因生之疼痛如此零碎，細細分布，釘得我們動彈不 得；當我們啞口，失聲而笑，卻在彼此眼中，笑成了一張張小丑面具。

★本書特色

◎收錄第四屆林榮三文學獎二獎作品〈狗影時光〉，當屆首獎從缺。

◎繼 2011 年長篇鉅作《幻艙》之後，高翊峰再度以其幽暗陰柔文字，十篇異境小說，大幅推展文字實驗的極限！

◎內收錄短篇新作〈烏鴉燒〉已於《短篇小說》10 月號刊出，〈蚊子海〉亦在 10 月份《聯合文學》熱烈刊載！

★作者簡介

高翊峰　　小說家，《FHM》國際中文版雜誌總編輯。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曾從事雜誌編輯、廣告文案，以及編劇工作。雜誌工作曾擔任《Cosmopolitan》副總編輯、《GQ》雜誌副總編輯， 以及《MAXIM》中國版雜誌編輯總監。文字作品曾獲得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等四大報文學獎。改編同名小說〈肉身蛾〉 獲得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編劇獎」。出版品有《家，這個牢籠》、《肉身蛾》、《傷疤引子》、《奔馳在美麗的光裡》、《一公克的憂傷》等短篇集。近期出版有 長篇小說《幻艙》，以及最新短篇小說集《烏鴉燒》。

推薦序

模糊世代的魔幻詩學／陳芳明　政大台文所教授

高翊峰小說出現時，一個新的文學時代於焉展開。相對於過去的現代主義或鄉土文學的歷史階段，高翊峰這世代所象徵的文學背景，反而還沒有找到確切 的命名。在上世紀，威權統治的幽靈在島上徘徊許久，驅之不散，因此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的影響。那段時期的作家，都有一個明確的抵抗或批判的對象。在特定的 歷史條件下，國族、階級、性別的議題尤為鮮明。作家的筆尖，或多或少都指向牢不可破的權力支配。文學也許無需為某一種目的服務，但是在進行批判工作時至少 會出現清楚的方向。因此在文學史上，會出現現代主義或鄉土文學的命名，都在彰顯每個世代的精神與風格。

跨進新世紀之後，威權體制已經消失，海島的歷史航行，朝向一個更開闊更遼遠的方位。高翊峰與他的世代不免會產生焦慮，因為反抗與批判的策略似乎 已經變成過去的時尚。西方文學史在一九六〇年前後曾經出現所謂的「垮世代」(Beat Generation)，無論稱之為失落的一代或抗議的一代，都正好可以定義那時代藝術家與作家的精神面貌。相形之下，台灣在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伴隨 著威權體制的式微，動員戡亂的終結，從前的許多批判典型逐漸遠逝。整個文學生態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各種思想上、心靈上的禁忌也慢慢遭到剔除。尤其在全球 化浪潮衝擊之下，各種藝術疆界都受到突破。高翊峰登上文壇時，就立即迎向一個沒有任何憑藉的開放社會。

對於這樣時代的到來，或許只能稱之為面貌模糊的世代。台灣社會以後現代來定位，或是以晚期資本主義來定義，似乎都顯得非常不恰當。台灣文壇出現 8P 時，似乎已經預告一個模糊世代正在成形。這八匹作家寫出的小說，被稱為新鄉土時，他們都感到不爽。至少這個名詞就無法為高翊峰量身訂做，他寫的確實是 有關台灣的議題，但又不全然屬於台灣。如果說他們是政治不正確的世代，或許還勉強可以接受。對文學史而言，這當然是相當尷尬的一個時期。

在寫實主義時代，小說家非常相信文字可以反映現實。那段時期，感時憂國的情緒特別高漲，民族與社會議題流竄在許多作家的心靈。他們的文字表現淺 顯易懂，意象極為透明，只要能夠喚起關懷意識，小說就已經完成它的任務。進入現代主義時期，作家開始進入被壓抑的無意識世界，在夢幻的文字裡，找到心靈的 安頓。但是到達高翊峰的世代，寫實的或抽象的手法再也不能使他們感到滿足。他們有許多憤怒與不滿，卻又找不到具體目標可以發洩。他們身處一個跨國時代，每 一個城市都可以停留，卻又不能稱之為家。他們非常自由，在內心底層又覺得不自由。所有的價值觀念，都是相剋相生，也都難以企及。他們永遠都有問題，卻又找 不到答案。

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裡，高翊峰的小說因此而誕生。他的長篇小說《幻艙》，可能是近年來極為難懂的作品。他必須寫出這樣的小說，否則不足以應付這 個難懂的時代。在同一個時期，他又寫出短篇小說集《烏鴉燒》。無論是長篇或短篇，他嘗試使用詩意

的語言寫出失意的生命。在詩意與失意之間，他以靈巧的文 字，幻化的想像，構成故事的內容。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卻釀造奇特的感覺引渡給讀者。在小說裡，很難找到特定的城市空間，甚至也很難找到小說人物的面貌 表情。在敘述過程中，他只是創造一種感覺，一種氣氛，一種情緒，真正的意義都在故事完成後引發更多的聯想。

收入的十篇小說中，最短的一篇是〈光與鴿子的對話〉，故事中的文字晶瑩剔透，美得近乎詩。在短短的敘述裡，「光」是年老的男人，「鴿子」是年少 的女性。從兩人的對話中，似乎可以推測是一對父女，卻又不是那麼確切。在獄中二十年的男人，出來後世界已完全改變。妻已遠走海外，而女兒也正要去投靠她。 整篇小說的色調極為冰涼，隱約中卻又有定義不明的情感繫在一起。許多意象雜沓浮現，警車，路燈，廣場，打火機，彷彿明滅在故事裡迂迴穿梭。在閱讀時，比較 像貼近一篇散文，或掌握一首詩，但又充滿小說的味道。高翊峰的文字功力，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看到的社會與常人全然兩樣，因此在小說裡從未出現熱鬧或熱情的人生。小說空間裡流動著冷酷，疏離，淡漠，遙遠，而這種感覺只有獨具慧眼的作 家，才能體會。而這樣的慧眼，來自他的一顆童心。獲得「自由時報」首獎的〈狗影時光〉，表面上好像是在討論安樂死，其實他反覆求索的是生命中的安與樂，與 死亡毫無關係。故事中的大廈管理員，每天可以看到住戶成員的進出，他矚目的對象卻是狗與小孩。其中最大的暗示，莫過於狗的倒影。只有管理員的心眼，可以看 見大廳地面磁磚，囚禁著一隻亟待掙脫的狗。牠，其實就是管理員內心的深層願望。他提出安樂死來換取辭職，無非就是抗拒單調重複的生活循環。人生原就是一座 牢籠，就像狗要掙脫頸圈那樣。大廳裡的狗影，正是管理員的鏡像。

書中每篇小說的題目，如果不是動物，便是昆蟲，除了前面提到的兩 篇小說，還包括〈綠金龜的模仿犯〉、〈飛機蟻隊〉、〈博士的魚〉、〈蚊子海〉、〈烏鴉燒〉、〈海羊〉、〈藍色的貓〉、〈假面昆蟲物語〉。這些其實都是成人 的童話故事，可以透視許多世故者無法察覺的世界。其中〈博士的魚〉就是描寫一隻保麗龍的魚模型，在博士的精心修復之下，又獲得跳躍的生命，在社區游泳池洄 游。故事裡出現的小女孩，便是魚起死回生的關鍵。因為好奇與愛心，整篇小說都活過來了。這種魔幻的書寫技巧，似乎點出一個祕密：只要相信，就可復活。這並 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來自一顆反璞歸真的心。

主題小說〈烏鴉燒〉，寫的是辭掉工作的工程師，決定擺攤子賣鯛魚燒。這好像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然而在毫無夢想的社會，卻常常以奇異的形式發生。 工程師選擇在原來的工廠外面做起攤販，顧客竟是來自原有的同事。這個事件本身充滿了反諷與譏刺，尤其他思慕的女同事變成他的顧客，荒謬之感似乎又髹上一層 怪誕。更怪誕的是，他看見一隻烏鴉不慎被汽車輾過，在路面血肉模糊，更興起奇怪念頭。他有意把「鯛魚燒」改造成「烏鴉燒」，同樣都是紅豆餡，只是模型別出 一格。整篇小說都處在一個過程，但微妙而細緻描繪著工程師的心境變化。這段過程並未完成什麼，但是，未完成，才是當代社會上班族的真正完成。

虛虛實實的描寫，彷彿很不真切，卻是小說家具體到達的境界。高翊峰的文字往往把不可能的想像引渡到故事裡，〈藍色的貓〉與〈海羊〉簡直把讀者帶 入如夢似幻的詩境。有時故事情節好像出現荒謬怪誕，這時如果以讀詩的心情去領受，就會產生柳暗花明的效果。他早已放棄傳統小說的頭腰尾敘事結構，偏愛某一 個中段，或集中某一個過程，讓文字自由去演繹推衍，總是讓讀者得到言外之意。每篇作品耽溺在小說的形式，但又不是停留在小說層面。有些段落，輔之以詩的聯 想，故事不期然又會生出另一種意義。

高翊峰的世代，可能距離舊有的典範日漸遙遠。但這並不值得焦慮，因為他也正在建立新的典型。他的模糊世代，可能沒有那麼模糊；他的魔幻技巧，也 許並不那麼魔幻。他創造出來的語式句法，對許多人而言，畢竟還很陌生。但是他的小說，確實是這時代的產物。就像七等生在六〇年代寫出的扭曲語言，未曾受到 同世代讀者的青睞。半世紀過去之後，〈我愛黑眼珠〉卻已經升格成為一個時代的心靈典範。這裡無意把高翊峰與七等生相提並論，只是想強調新的時代已經開始擘 造，而高翊峰則是追逐新語言的重要寫手。八匹作家確實開創了台灣文學史的新階段，他們帶來許多的憧憬與期待。高翊峰的生產力旺盛，更是令人引頸企盼。

2012.10.29 政大台文所

【一、提出一個故事大綱】



危機四伏

故事背景設定在 1985 年的美國，具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而美俄之間的冷戰造成的所謂的“末日時鐘”，永遠都設定在午夜前五分鐘。當超級英雄一個接一個被謀殺，變臉羅夏就決定揪出企圖破壞超級英雄形象的幕後黑手。羅夏調查的結果發現這項陰謀涉及這群超級英雄的過去，也將對未來造成重大的災難。他和他的老戰友的責任是守護人類，但是誰又來守護“守護者”呢？



二度爆笑登場

史提夫馬汀扮演大膽無畏卻老捅摟子的法國探長柯囉唆。在國際犯罪集團通力合作下，粉紅豹美鑽又再度失竊。痛恨柯囉唆的警長戴福思，不得已也只好再度找回他來辦案。柯囉唆探員之前的功勳讓他得以加入一支偵探界史上最強的夢幻團隊，組員都是世界頂尖的探員。而柯囉唆即將再度大展身手，決心要搞翻全球尋粉紅豹美鑽。



弄假成真

從小便是青梅竹馬的好友兼室友查克與蜜莉，面臨生活窘境，而且欠了一屁股債。當家裡的水電都被切掉，他們突發奇想決定自製 A 片快速賺取現金，並找來他們的朋友幫忙。兩人誓言「炒飯」絕對不會毀了他們的友情。但是當影片開拍後，原來只是朋友間的商業行爲，竟擦槍走火出超友誼的情愫。



揭開真相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一個 15 歲的少年麥克在街上病倒，被一個美麗的女子韓娜救起，當病癒之後他決定親自去跟韓娜道謝，兩人感情的熱度一下子就達到沸點，韓娜喜歡麥克朗讀各式各樣的世界名著給她聽，麥克對於韓娜的神秘與成熟的魅力難以自拔；多年後，麥克成爲法律系高材生，當他跟隨著教援到納粹戰犯的法庭旁聽時，卻赫然發現被告竟然就是許久不見的韓娜…



不能說出你的願望，因為風會把它吹走…

對十歲的伊利亞來說，爸爸是他生活的重心。在他眼中，英俊的爸爸既風趣又有智慧，全世界無人能比。伊利亞的爸爸因爲經商的緣故，經常在外奔波，每當他回家，伊利亞總把握每分每秒團聚的時刻，圍在爸爸身邊團團轉。

當伊利亞的爸爸再度踏上旅途，卻因車禍不幸身亡。接到這份惡耗後，全家頓時陷入哀傷中，卻只有伊利亞拒絕接受這個事實，他堅持爸爸依舊還活著，只是出遠門暫時回不了家。



於是他開始發明許多小遊戲，一人分飾兩角和爸爸玩他們倆最愛的遊戲，甚至以爸爸的名義寫信給他祖母，信上寫著爸爸不久就會回家和大家團聚，將能一同觀看美國人首度登陸月球的實況轉播。伊利亞一直等待爸爸生前答應他的承諾，但爸爸卻再也不能陪他實現這個願望了…。

愛在曼哈中

導演：尚．伯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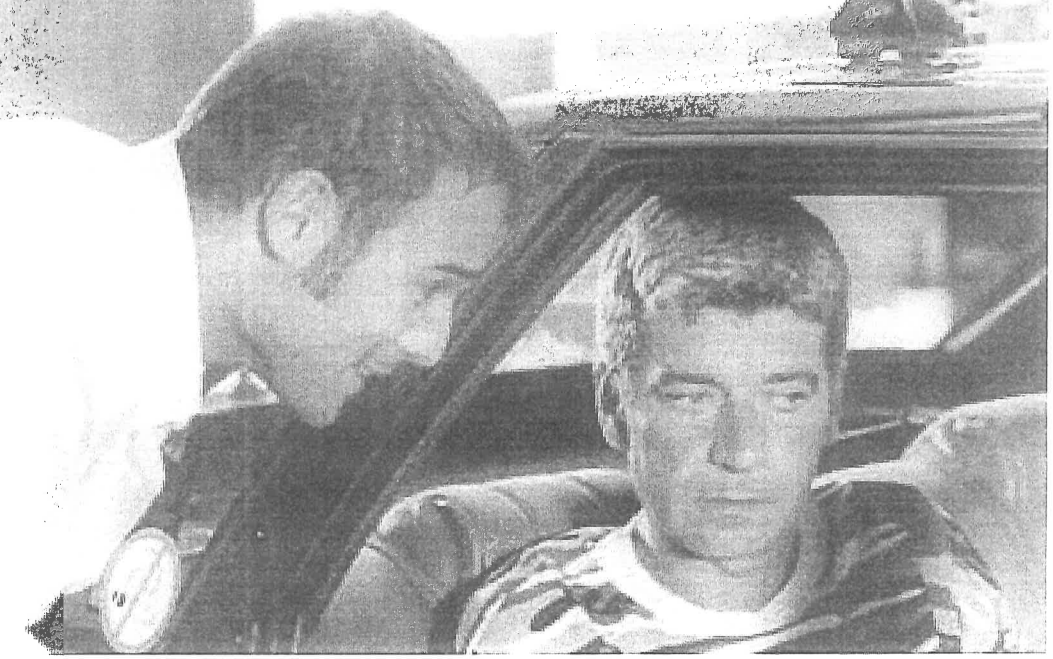
演員：

奧斯卡．蘭都爾

卡羅斯．費提斯

安那．瑞蘇諾

事業失敗的湯瑪士正要自殺，卻不料還有人搶先他一步要投海自盡。湯瑪士救起了情場失意的提多，交談之下，才發覺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提多邀湯瑪士到家中小住，在眾人的歡迎聲中，湯瑪士卻發覺了這個家庭在一片和樂聲中的怪異之處。提多的父母親相愛彌堅，家中卻常常有其他男人進出，而提多的父親卻不以爲意；廣播電台任職的小妹，對溫文爾雅的湯瑪士冷言冷語，卻對素昧平生的年老男子溫柔奉承；而在鄰里之間大受歡迎的提多，竟然是許多人的兒子....看了太多不可思議的人生真象後，湯瑪士會對人生有什麼樣的看法呢？荒謬、怪誕、幽默、辛辣、寫實。2000 年西班牙最賣座的喜劇鉅片。









【二、分場的觀念與技巧】

附件二

分場大綱

S：序　景：大賣場

時：日　人：修全、主管、客人若干

● 大型的賣場人來人往，雖充斥著無限的生機；但過度的喧囂似乎又令人莫名地沮喪。

● 修全推著大推車，將補充的貨品推到貨架旁，一名婦人問他有沒有賣一種麥片餅乾？修全不太確定地搖搖頭。婦人喃喃自語，似乎不太確定，買餅乾為什麼一定要到大賣場。

● 主管見到修全的態度，上前責問，修全不悅。

S：1　景：廖家客廳

時：日　人：廖父、廖母、修全

● 廖父對修全的辭職大發脾氣，指責他三天兩頭就換工作，修全不悅離去。

S：2　景：拉麵店內外

時：夜　人：邱萍、嚴隆、修全

● 生意並不太好的拉麵店內，老闆嚴隆本欲開口請女店員邱萍吃宵夜，但其男友修全騎機車來接她，只得隱忍著情慾望著兩人離去。

S：3　景：KTV包廂內

時：夜　人：修全、邱萍

修全帶邱萍去唱KTV，但不安份。邱萍不確定為什麼唱歌會變成兩人的擁吻。

S：4　景：邱萍公寓內外

時：夜　人：修全、邱萍

修全送邱萍入內後又按了門鈴。修全說他離家出走了。這是不是一個讓修全住進來的好理由？邱萍無法確定，但從這一日起，兩人就住在一起了。

S：5　景：秋萍臥室內

時：夜　人：邱萍、修全

邱萍望著躺在身旁呼呼大睡的修全，回想起認識他的經過。

S：6　景：KTV內

時：夜　人：邱萍、修全、朋友若干

朋友的生日在KTV舉行，邱萍唱了一首歌，而麥克風正好輪到修全，於是兩個人就合唱起來。

在離開KTV後，修全問了邱萍的電話，於是兩人就這樣交往起來。

S：7　景：保全公司

時：日　人：修全、同事

● 修全應徵保全人員，分配到一套制服，修全一臉茫然。

S：8　景：社區內

時：夜　人：修全

● 修全穿制服在社區內巡視。有點厭煩地打手機給邱萍，告訴她無法去接她。

S：9　景：拉麵店內

時：夜　人：邱萍、嚴隆

● 邱萍聽了電話，有點沮喪，正要離去，看見嚴隆正在搬一箱貨物，遂上前幫忙，沒想到兩人都滑倒，在很近身的接觸中，嚴隆順勢擁吻了她。

S：10　景：邱萍公寓外／內

時：夜　人：嚴隆、邱萍、修全

● 嚴隆送邱萍回去後，邱萍立刻趕他走。

● 入內後，訝異地發現修全早已回來。修全說他無法適應保全工作，所以又辭職，修全承認自己不確定想做什麼。

● 邱萍忐忑不安地望著修全，有種不踏實的不安，卻說不出個所以然。

No.

今晚大概

S：1 多：李翻譯之前友誼

時：日 人：黃媽、萬財、萬貴、鄭長

△萬財、萬貴陪同友人吳董長、黃媽子鄭長談論分

。

S：2 多：黃家美子

時：夜 人：黃家夫婦、萬財、萬貴、三个小孩

△黃家全家吃晚飯

△黃媽發現萬財与人打架受傷。黃父担心，但黃

媽表示過几日其阿伯会来接兄弟走。

黃母之年月日

No.

S：3 景：張家客廳

時：日 人：黃媽、潘院長、富財、富貴

△潘院長準備接富財、富貴兄弟

△黃媽第二人整理行李。

S：4 景：孤兒院內庭院（三年後）

時：日 人：富貴、潘院長、沒表明、其他院童

△院長向孤單眉頭的富貴說話好像不見富財？但富貴欲言又止、心煩意亂！

S：5 景：史幼社長席

時：日 人：富貴、富財、史幼社長、史幼社的客人

香海の日子（三稿）六景九場　重新二〇〇〇、十、廿六

第一場　八斗子（初途）

因家貧被賣入私娼的梅士姐已不堪（虐）待（與）凌辱的私娼接客。經客人的檢舉而警察前來臨檢梅子等人之時，梅士趁她解圍，得暫方寸到男人四散，梅子逃走，正遇見她的阿姐（假裝是客人，但客人也道但仍也客）。梅子對阿姐有特殊的感，客人免費接她一次，但阿姐不允，梅子為難之餘，（自己替她免費）

第二場　養母家（養母）

梅士與客人回養母家，見其妹弟還未（上）學，養母欲收她做婆家，要錢，要錢，死要去收人聘金，梅子傷心，

多當此時之的父母．如羊及笑容。

第三場 八斗子漁婦（再出場）

漁婦又回去取魚簍及手的孩．生氣沒．老朝望歸來的計畫．阿龍見到．漁婦與阿龍父母的．欲還他一次．但阿龍父母堅持不肯。

第六場 小鎮（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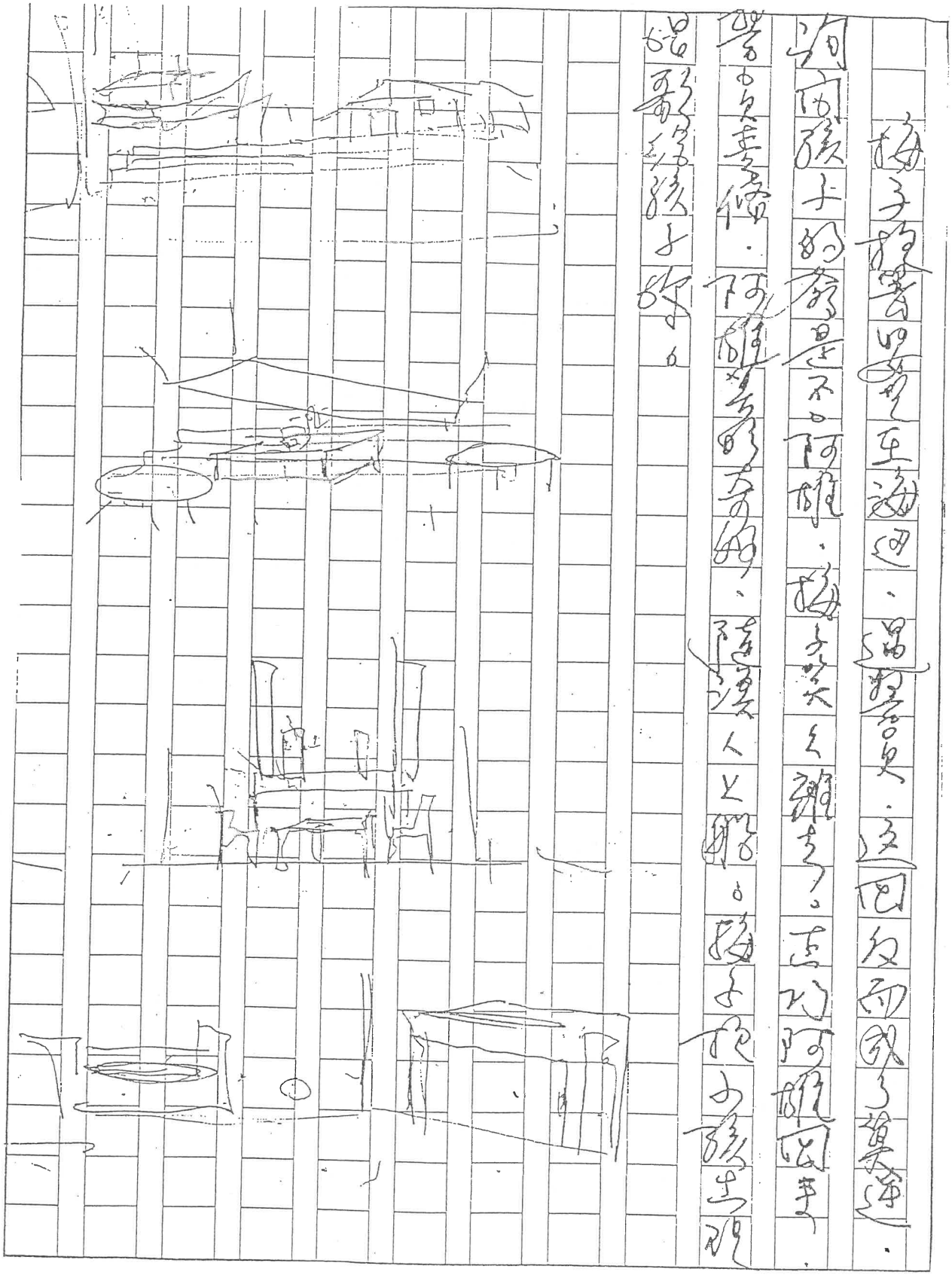
小鎮之醫院內救助小孩患腦膜．取名為近．近序因之的重病．又因如要為他之近序生病的緣故阿龍的母親（取神）

阿龍回來後，沒不說話，要去睡覺，媽媽也領了要回家，但阿龍不願，要留又走，媽媽回，媽媽沒也是就要娘阿龍了。晚飯就吃，阿龍媽媽又要留她。第二天阿龍起來，但老是要媽媽，阿龍沒有不已，就去。

第八場 生母家（許先）

家中很熱鬧，要祝壽之事。及此時要更回達八時開此，家中要多留很起事，家人多此會後。媽媽和爸爸，媽媽的等也後就去，正八時就起來。

第九場 新娘新郎（會場）



梅子看四周至迎迎，温暖亮，这回又动风了莫逆。
河南孩子的房是不一样的，梅子笑了起来。五八阿姐回来，
警告又警告，阿姐×多的房的，陌生人又那。梅子把小孩生病
是那孩子的。

【三、劇本書寫的格式兼論電影劇本創作】

一座想飛的城市

黃英雄

S：序　景：台北街景
時：日　人：修全、邱萍

△棒球場內觀眾摒息以待，投手與捕手作了暗號溝通，投手優美的姿勢將球頭出。(淡出)

△打擊手奮力揮棒……。(淡出)

邱萍：(OS)阿全，冠亞軍呢！你希望哪一隊贏？

修全：(OS)我不能去啦！我剛找到一份工作。

△修全騎機車載著邱萍奔馳在台北街景。機車穿過巷道，邱萍望著兩旁的小吃店！

邱萍：(OS)咦？又開了一家拉麵店耶！以前好像是什麼雕塑美容的嘛……

△修全沒有回答，拐過巷口，上了大道，加油快速疾馳而去。

S：1　景：大賣場內外
時：日　人：丈夫、妻子、修全、婦人、主管

△停車場內有人剛停好車；也有人購完物，正將一包包的東西往車內塞，但一台大電視機卻無法塞入車內，妻子望著滿身大汗的丈夫不禁嘮叨起來。

妻子：五百元的運費不讓人家賺，看你怎麼搬？

丈夫：妳還怪我？叫妳買二十吋的，妳偏偏要買三十吋的！

△鏡頭轉修全穿著制服將外面整排的手推車一口氣往場內推，突然手機響起，修全急急接聽。

修全：喂……可是我要到晚上十一點才打烊……

△對方收了線，修全有些無奈的表情。

△賣場內吵雜的聲音像是各種動能的匯集，但慢慢適應裡面的冷氣涼意後，再看看應有盡有的商品，反而有種讓人不知所措的不安。

△修全推著載貨的推車往前走，一名婦人正在尋找什麼，一回頭見推車朝她而來，一時之間她不確定該往哪邊避開，修全在差點撞上她之前急急煞車。

修全：借過一下……。

婦人：喂！你們有沒有賣一種麥片餅乾？

修全：好像有……應該在那邊。

△婦人隨修全所指望去，表情頗不以為然。

婦人：那邊我找過了……

修全：那我也不知道……

△修全將推車前往推，口中喃喃……

修全：買餅乾幹嘛到大賣場，無聊……

△主管正巧在角落見到方才的過程。

×　×

△修全正在貨架前補貨，將物品一罐罐疊起。

△主管走到他身邊。

主管：賣場也是一種服務業，對待客人要有禮貌、要有耐心！

修全：我真的不知道麥片餅乾擺在那兒……

△修全不悅地邊說邊將罐頭擺上，但因太用力，結果已經擺好的罐頭又崩塌下來。

△主管的表情很難看，開聲而圍觀的客人更令現場尷尬不已。

S:2　景：廖家客廳/修全臥室

時：日　人：廖父、廖母、修全

△廖父憤怒地敲著房門。

廖父：你不去上班是什麼意思？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幹不了兩天又不去了？你到底想幹什麼？沒吭人溝一玫棚腳跋久人家的！——

△房內的修全躺在床上，瞪著天花板不發一語。

廖母：慢慢說嘛，生氣又不能解決問題？！

△廖父氣得坐在沙發上。

廖父：我能不生氣？退伍多久了？三天兩頭就換工作……

廖母：那也得找個他有興趣的工作……

廖父：那妳說，他有興趣的工作是什麼？出去唱歌當夜貓子他精神就來了……

△廖母示意廖父不要再說，廖父不以爲然……

廖父：也不想想自己只有高中畢業，你想挑工作？工作還挑你呢！

△在臥室的修全似乎再也受不了父親的嘮叨，抓了一件外套打開房門，從沙發旁走出。

廖母：修全……你要去那兒？你還沒吃飯呢！

△修全不理，逕自走出。

廖父：別攔他……有本事踏出這個門就永遠別回來！

S:3　景：大樓電梯

時：日　人：小姐、修全

△修全按了電梯，門打開，裡面一名小姐……

小姐：往上哦　一一

△修全望著電梯門關上，他決定走走太平梯……

△快步奔下以及旋轉的身影似乎是急欲脫離這個令他不悅的家。

S:4　景：台北街景

時：日　人：修全

△修全的機車狂奔在台北街頭。

△修全加速往淡水方向疾馳。

S:5　景：海邊

時：日　人：修全

△修全將機車停在路邊，一個人走下斜坡，坐在海邊的礁石上。

△海浪澎湃衝擊而來，海風吹拂著修全的長髮，他實在分不清清涼的海風究竟讓他更清醒？還是被鹹濕的海風吹得更潸然。

△手機響了，修全接聽。

修全：喂……不幹了……一個人在海邊透透氣……我沒想那麼多……妳下班我去接妳！

△修全收了線，兩眼望著遠方的海平線，似乎想從蔚藍的海面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S：6　景：電影院前

時：昏　人：楊逢、點子、修全

△從高樓遠眺斗大艷紅的夕陽緩緩沉落西邊天際。

△是電影院散場的時刻，修全隨著人潮走出，邊走邊喝著礦泉水。

△走在前面是西裝筆挺的楊逢帶著小辣妹「點子」，楊逢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似乎在誇示某一件得意的事，不小心將修全的礦泉水撞落在地上。

楊逢：喂，怎麼搞的？衣服都濕了 ——

△本來要發飆的楊逢見從地上撿起礦泉水的修全個子相當高，凶巴巴的氣焰頓時消弱不少。

修全：是你撞我的吧！

點子：不要理他啦！我們走啦 ——

△見氣氛不對的點子急急拉著楊逢離去。楊逢藉機下臺，但不忘回頭示威地瞪了修全一眼。

S：7　景：路口

時：昏　人：修全、楊逢、點子

△修全發動機車正欲離去，一輛從地下停車場衝出的高級轎車擋住他的路，修全緊急煞車，定睛一看，車內正是剛才的楊逢和點子。

△楊逢不待修全摘下安全帽開罵，早已加足馬力，炫耀地開車疾馳而去。

△修全愣在原地，他有說不出的懊惱和憤怒。

S：8　景：拉麵店內外

時：夜　人：邱萍、嚴隆、修全

△寬闊的店面中，只有一個客人吃著拉麵。

△客人到櫃檯付了帳，邊剔牙邊離去。

邱萍：謝謝光臨……

△邱萍收完錢，又急急收拾桌上的碗筷。

△穿著圍兜的嚴隆邊擦手邊從廚房走出來。

嚴隆：這麼晚了，應該不會有客人了吧！

△嚴隆像是自言自語，又像對邱萍說話，逕自往櫃檯走去。

嚴隆：今天生意比昨天差……

邱萍：拉麵店才開三個月，不會又想改行？

嚴隆：（苦笑）我也不知道……上二次賣蛋塔還不到一個月就收攤，照這樣下去，誰知道拉麵能賣多久？

△邱萍在廚房內洗碗，動作相當俐落。

嚴隆：(OS)其實這陣子也不是沒收穫，做生意當然要賺錢，可是某些東西是跟錢沒有關係的……

△邱萍走出廚房，做完打烊前的所有工作。

嚴隆：我常在想……人不要虧待自己，一輩子作好吃的給別人吃，偶爾也該去吃個宵夜享受享受——

△邱萍知道嚴隆想說什麼，本來想告訴他的話，因爲正好看見店外修全騎在機車上等她，立即靦腆地對嚴隆說。

邱萍：我男朋友來接我了……

嚴隆：哦？那……妳先走——

△邱萍笑笑，抓了小背包推門離去。

△嚴隆隔著玻璃窗望著修全載邱萍離去，然後將店內電燈關掉，外面一閃一亮的霓虹燈光暉在他臉上閃爍著。

S：9　景：KTV包廂

時：夜　人：邱萍、修全

△KTV店外貌的霓虹燈閃爍著五彩六色的光芒，似乎愈接近午夜，它的光芒就更熾熱。

△邱萍握著麥克風，忘情地唱著鄭秀文的「天衣無縫」。

△修全半躺在邱萍的背後，望著螢幕上一些沒有意義的畫面，然後慢慢將目光停留在邱萍的腰部。

△也似乎只有那誘人的腰身是修全此刻唯一能真正掌握與擁有。於是他伸手輕輕撫弄著她的腰。

△邱萍覺得一陣酥癢，但她依然忘情在歌曲中，修全的動作愈來愈大從背後抱住了她，然後將她按倒在長椅上，然後吻了她。

△螢幕上的伴奏依然，但沒了邱萍的歌聲。

△在黯黑的包廂中，兩人的臉靠得很近，似乎想好好看清對方的臉。

邱萍：(OS)不是說好要去唱歌的嗎？連一首歌都沒唱完。

S：10　景：公寓前

時：夜　人：修全、邱萍

△修全送邱萍到公寓前。

△邱萍下了機車。

邱萍：不要一幅苦瓜臉嘛！工作再找就有了。

△修全苦笑，望著邱萍對他揮揮手走上老舊的樓梯。

△昏黃的樓梯間小燈泡瀰漫著一團令人不確定的昏黃。

S：11　景：邱萍公寓內

時：夜　人：邱萍、修全

作·者·的·話



張鐵林，一九五七年生，籍貫河北。一九七八年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一九八五年就讀於英國國立電影研究院編導系。曾編導並主演多部電影。曾任「衛視中文台·電影世界」策劃暨主持人。一九九二年曾以「山不轉水轉」獲優良電影劇本獎；一九九五年春完成「椅子」拍攝工作。

當一個社會環境發生某種變化的時候，人們常常可能被變化之表面現象所迷惑而導至人開始懷疑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進而失去辨認生命價值以及物質價值的能力，接著便出現了價值觀念混亂的現象，人就再也不能從容不迫地享受生活、尊重自己。

「椅子」正在投入製作，也生造了幾十把貌合神離的「萬曆年的黃花梨」，我這個傢俱外行是絕分不清楚真假了。

現在地球愈來愈小，人又愈來愈多，科學一發達，便鼓勵了人類的自大，和自然界的距離拉開了且不說，燒殺掠搶亦不在話下，想回歸一點樸素自在的生活已非易事。「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是絕不止我一人的感慨了。

我也自擾的很，就「擾」出個「椅子」，動機倒是想平心靜氣。謝謝評審們的鼓勵，辛苦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司馬遷故居韓城外景地

劇·情·大·綱

古一夫從報社退休了，買了把「老椅子」，閨女嫌它是破爛兒佔地方……

家裏不能擺，店裏不給退，賣誰誰不畏，成了心病……

古爺賣椅子出了名，派出所聞訊來查文物局古董盜竊案。

閨女把椅子扔院裏就丟了……

古爺「交待」不清，成了審查懷疑的對象……

古爺上了報，椅子是「國寶」，古爺變「皇親」，老友們「勸降」的、說媒的、嘻笑怒罵的，古爺說這是冤假錯案……

古爺要息交絕游，院裏小四兒受爺之託天天喊：古一夫出國啦。

古爺藏在後院兒當「園丁」，椅子灰頭土臉地現身了……

古爺上派出所要討個清白，結論不清不白，古爺的椅子「不值錢」。

閨女啼哩糊塗把「國寶」給賣了，祝壽變成祭奠……買椅子人鑑定後大叫上當，返來找古爺交出「國寶」，古爺落個「欺世盜名」，要上公堂算帳……

「官司」也不了了之，椅子白給都沒人要……

椅子去了該去的地方，警察又說椅子是「真國寶」的時候，古爺說「當劈柴燒啦」。

後來古爺就在青山綠水之間做深呼吸……

人物介紹

古　爺（古一夫）：六十五歲，報社老校對，知足常樂的老實人。
小米兒：二十四歲，古爺的獨生女兒，任性、單純、青春活力，和古爺有尖銳的代溝。
洋　蔥：二十五歲，小米兒的男朋友，個體戶中的強者。生勇好鬥，滿腦子鬼主意。
小四兒：九歲，古爺的忠實夥伴。（院裏鄰居的孩子）
王八卦：五十八歲，古爺的朋友，糊塗八卦，好好先生。
茄　子：二十七歲，後院鄰居，樸素的青年工人。
李三兒：三十六歲，傢俱店經理，精明善變的生意人。
港客兒：四十歲，庸庸祿祿的糊塗商人。
……

序　場

景：報社內走廊
時：日

△　古爺（六十五歲）戴一頂呢子帽，提著手袋，古爺走過報社長廊，和同事們客氣點頭。
△　古爺走近辦公室門口值班處，想打招呼。
△　整張報紙擋著人臉，報紙底下是翹著的二郎腿……
△　古爺掀開報，值班的歪在椅子上正睡得口水橫流……
△　值班人一驚，身子歪著就「咔嚓」地連人帶椅子散在地板上……

古　爺：嚇嚇嚇嚇……
值班人：噢噢噢噢……
△　地上是板子、棍子一類碎料……
△　古爺苦笑，值班人呲牙……
古　爺：這椅子……嘿……真不是椅子……嘿。

第一場

景：報社內
時：日

△　大辦公室裏，幾十個桌子連成一片，編輯、記者們忙著，電話鈴

也響著，風扇左右搖晃著腦袋……

△　古爺繞著桌子，和藹地跟同事打著招呼，一路朝經理室走來。

第二場

景：報社辦公室

時：日

△　王總編（四十幾歲）謙虛裏透著風度，把一個講究的信封交給古爺。

王總編：第一次的退休金有一季的獎金，多點有限……您要在家待煩了，就常回來坐坐，往後也少不了請教您。

古　爺：……湖南考古的稿子還沒對完，怎麼就退休哪？他們誰都沒我校的快……

王總編：咱進了十台電腦，以後也不用手抄了。

古　爺：你也信這個？電腦快，它沒經驗！

王總編：那麼多年輕人哪，您就回家享清福吧！

古　爺：算起來，我在咱報社待了三十五年了……一轉眼兒。

王總編：可不是嘛！

△　牆上鏡框裏鑲著報人創業的黑白照片。

第三場

景：街道

時：日

△　古爺站在街口兒等綠燈……

△　綠燈亮了，古爺又茫然不知進退，交岔路口，古爺一時間沒了主意，轉身向後去了。

△　雲影在「玻璃大廈」上萬馬奔騰……（降格高速）

△　在人群裏，古爺就覺著自己很小、很慢、很老，看著每個人都忙著有事做，心裏一陣發空，湧起一陣淡淡的傷感。

第四場

景：茶館

時：日

△　古爺進了熱鬧茶館，跟一幫老弟兄聊天，交流退休經驗。

△　老弟兄們有聊天的，楞神兒的，還有兩對發功療病、下象棋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在裏透著點無奈。

張先生：您也想入夥啦！入夥交費，今兒茶錢你給，嘿……你也得服啊。

古　爺：那些學校出來的毛猴崽子能辦報紙？我是不能放心。

張先生：有清福不享，你還不放心，啊？你當你是誰哪！

△　李先生管馬路治安，躊躇滿志。

李先生：一輩子人管我，現在我管人哪，專治調皮搗蛋不順眼的主兒！（得意地戴上袖章）客氣的，放了！不服的……

古　爺：不能殺吧？

李先生：罰！吐痰罰一塊，亂停的罰五塊，哎……還有當街摟著……（親嘴狀）我只這麼一揚手，就老實啦，嘿……

張先生：我也管三十幾口子的……

△　張先生跟老土相互斜了一眼……

老　土：說呀，怎麼不說啦？三十幾口子的報紙、奶瓶子嘛，還把著不撒手。

張先生：這是文化工作！就你上那兩年識字班？沒文憑！你不行！

△　下棋的吳先生背上的孩子醒了大哭，吳先生塞個奶嘴，人都習慣了。

李先生：看你們這份出息！我要去上班啦，回見。（走了）

△　遠處下棋的爭吵，臉紅脖子粗……連喊帶叫的。

△　古爺樂著想著，喝茶。

古　爺：我行嗎……

張先生：你行，你準行！

第五場

景：街道、商店

時：日

△　古爺閑散遊逛，滿目琳瑯的櫥窗，電動按摩椅子，冰箱、彩電……沙發，標價三千多塊的西裝……

△　櫥窗裏的女模特兒穿著超短裙……胸脯挺高翹屁股……

△　古爺有點緊張的賊頭賊腦。

第六場

景：小街道

時：日

△　古爺逛進一條偏街，有幾家不大張揚的舊貨店，隔著櫥窗看見滿屋舊貨，一堆舊傢俱和閑人……

第七場

景：舊貨古董店內

時：日

△　推門進店來，到處堆著擺著掛著的舊書、傢俱、瓷件、字畫……不像個正經做生意的店舖，百廢待舉，東西倒還不少。

△　牆上掛匾「澤如時雨」。

△　幾個老頭兒擺了方桌，品茶下棋嗑瓜子，倒像個休閒場所。

△　古爺東瞧西看，盯上旮旯裏一把舊椅子……

△　下棋的老頭給經理使眼色，經理順手就倒了一杯茶。

李三兒：您往那一瞧，就知道是行家。（遞茶給古爺）雨前龍井，您趕上了……其實，您這一退休，還是老椅子坐著舒服……

古　爺：誰說我退休了？

老頭甲：別說您啦，比您少相一輪兒的都給開了，如今是改革開放……

老頭乙：電子時代，越年輕越值錢。

李三兒：東西是越老越值錢。

古　爺：我坐坐？

李三兒：坐坐，坐坐。

△　經理麻利地取出椅子，抹布擦了，擺在古爺眼前。

△　古爺小心坐上，有點登基的感覺。

古　爺：我坐了一輩子硬板凳，以後的日子……

李三兒：您坐在這個椅子上，想出來的事兒都不俗，它養氣啊。

△　古爺真有點陶醉的勁頭兒。

古　爺：那得多少錢？

李三兒：（低聲神秘地）萬曆年的黃花梨，衝四百年去了，您出個數？

古　爺：萬曆年？黃花梨？你想叫我點房子賣老婆啊！

李三兒：您這是罵我。

老頭甲：李三兒你少廢話。（向古爺）您兜裏有多少算多少。進來了就是緣份，老哥您稀罕它就搬走。

△　老頭接著走棋，對著壺嘴兒喝茶。

△　古爺從兜裏掏出那個講究的信封兒，反過來倒，除了紙幣還有叮噹帶響的掉了一地。

△　下棋的人倒全都停了手，瞪眼兒瞧著古爺這邊揀零錢。

古　爺：不嫌少都給你。我倒不在乎什麼萬曆年的黃花梨。

△　經理是接著錢，臉上一點兒表情都沒有。

第八場

景：小街道

時：日

△　古爺買了椅子心裏透著興奮，臉色都不一樣。

△　古爺搬著椅子走走停停，東張西望著，心想有運氣碰上熟人幫手

分場應注意

1.文字盡量濃縮，但必須挑出重點。（爲何要有這一場？）
2.轉場應有層次、連結，情緒及時空之互動。如司機在遭受一連串挫折之後在樹下休息。如國畫之留白。
3.文字敘述也應有人物介紹。如司機是生手，打領帶，乘客是公務員、酒鬼、貪小便宜、應召女郎等等。
4.人物的情緒掌握及連場——如司機從女人房間離去是何種尷尬與挫傷，更連接到下一場挨揍。
5.只講動作則略顯單薄，多一點人物內心思維。
6.序場的意義——
7.「替開車的人想一想」的段落分場：
（1）男女上車（票卷伏筆）
（2）要求對話服務的客人（地點與女人的伏筆）
（3）不帶零錢的客人
（4）嘔吐的女人（以上是連串挫折與壓力）
（5）自省在樹下午休
（6）遇酒店的女人卻尷尬難堪而回
（7）遇脾氣暴躁客人挨揍，終於流淚
（8）反轉情感的訴求與波動，刻意等待卻見到真相，但也是主角的成長。
（9）再度遇到第一場男女，兩段伏筆展現，劇中人物登上精神高峰。

史羽平的序場

S：序　景：計程車內

時：夜 人：司機

在整齊清潔的計程車內，打著領帶的司機以透明的車窗阻絕了東京街頭的喧雜，並不忘帶著一彎微笑與一顆恬適的心。

分場與情境描述

1.連結式的分場是欲詮釋一段企圖。否則一場完結可以大膽地跳躍跨越時空。
2.碎場或獨立一場不但要有意義，也應該負有連接及整合劇情的功用。如八歲一場，隔場是十四歲，下一場已念大學，如此較易混淆，不妨刪掉十四歲那一場。
3.每一場的互動要強烈，亦即設定這一場的律動能否扣住觀眾？另外也必須預留戲劇主軸的延展性，也就是說每一場都能承先啓後。
4.應注意人物的特殊性格。如果只是大家常看到的人物與事件是無法構成引人入勝的情節。一定要在心中告訴自己爲何要寫這個角色的戲？其意義與真相會使你的劇本與眾不同。
5.不要怕修改。多數人的毛病（包括我自己）寫完後就懶得在提筆修改，其實再三修正不但會使劇本漸趨完整成熟，也是在這個階段最能體會進步。
6.可以先寫下對白，然後再將對白改以意象處理。
7.第一場應以全新的視覺觀點與事件來帶動整齣戲。注意「花應該插在胸前」。
8.劇情應一氣呵成，循著主線使劇力集中，情節連貫，步步緊湊，前後一致，如此必能扣人心弦。

【四、戲劇衝突與人物性格兼論舞台劇本創作】

螢火蟲的燈泡不亮了

第一場

場景：原野夜空

人物：小呆、小強、小貞與螢火蟲演員若干、老伯、小熊、小兔

佈景：舞台上是翠綠的原野，連綿的丘陵山坡與寶藍色的夜空在遠方的地平線交會。左右舞台各有高低參差的樹椏，樹上許多螢火蟲閃爍著螢光，與天上的星星相互輝映。

△各種動物造型的動物和昆蟲在綠野上跳舞——

合唱：天上的星星眨眨眼
每天看我們好幾遍
說聲「哈囉」笑翻天
天亮還捨不得說再見
樹上的螢火蟲真愛現
牠的屁股不會冒煙
電燈閃閃不用花錢
每天跟星星來比艷

△螢火蟲們由小強和小貞帶隊，與其他動物玩在一塊兒，屁股上的螢光亮晶晶好不漂亮。

△小呆也是螢火蟲，可是他的燈卻是一閃一閃。小呆常跳到一半停下來修理，偶爾亮了起來，但很快又熄滅了。

△在舞蹈結束之際，小呆又停下來修理，沒想到這回大夥兒沒注意，被小呆絆倒，所有的螢火蟲全跌撞在一起……

小貞：唉喲——痛死我了——

小呆：啊？對不起……對不起啦……小強、小貞，你們沒事吧？

△小呆牽起小貞和小強以及其他動物

我們來去蕃仔林

第一場

編劇　黃英雄

場景：彭家客廳

人物：燈妹、阿強、蘭妹、人傑、人華、人興、人秀、良妹、尾妹、阿漢、阿陵。

△承序場音樂，燈緩緩打亮。

△傳統的客家大廳，東邊的窗戶斜射一道旭陽。隱約的雞鳴聲中，彭家的人早已上下忙碌不已。

△燈妹端出婚禮應景之物擺上桌。阿強與蘭妹走入廳中。

燈妹：阿爸、阿妹，你們回來了。

阿強：嘿！人傑他們還沒回來？

蘭妹：應該快了，打早三點就出門了：：燈妹，妳要做大人了，妳雖然是我的花囡女，但要讓妳和人秀圓房，也是得按照禮數。

燈妹：倽：：：

阿強：哈：：從小人秀說是欺負妳，但倽知道你和他是最當對啦：：

△此時人傑、人華捧著禮品入內。

△幾名村人吹奏著五音不全的八音鼓吹。

人傑：爸，婚禮要使用的東西全買了。

生命線傳奇

第一場

時間：某年某月某日的白天

人物：淑芬、博淵、章庭、德亮、秋嫻、育煇

地點：博淵家

場景：右舞台是一張餐桌，配合著幾張椅子，左舞台則是一組沙發。這種佈置幾乎是我們每個家庭中都可以看到的。重要的是從外表看似完整的裝潢，卻缺少了一股溫馨氣息，或者說原本已具足的和諧已經隨著歲月而流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孤寒的氣氛。

△幕起時，立即傳來激烈爭吵聲，隨即傳出碗盤互砸落地的碎裂聲——

博淵：（OS）神經病，不可理喻——

△博淵怒氣沖沖從右舞台上，但秋嫻也隨後快步追出。

秋嫻：莊博淵，你說清楚，誰是神經病？誰不可理喻？

△博淵欲言又止，似乎不想擴大事端，坐在沙發上抽菸。

△秋嫻憤怒又摔了一個盤子，並趨前搶下博淵剛點燃的菸——

博淵：吳秋嫻，妳什麼意思？

秋嫻：我的家是全面禁菸的！

博淵：妳的家？什麼時候這房子變成妳的？

秋嫻：怎麼？不服氣？別忘了是我爸爸出錢買的，是我的嫁妝——

博淵：可是貸款是我繳的耶——

「四次元的劇本」

佈景：從中舞台至上舞台的左右各垂直置幾張用粗繩索絪織而成的幕。由於繩幕中的間格較大，看起來似網非網。又由於它以不規則的位置垂掛，無形中呈現了類似迷宮的詭異與神祕，並帶給觀眾一股急欲掙脫侷迫的動力。由於本劇嘗試以多重時空交疊運用，在更寬廣的角度來說，這種繩幕的場景排列，應該更像夢境中那種似乎熟悉但卻是陌生的感覺。

△在繩幕後面的左上舞台，放置一張搖椅。我們很快可以感覺到那是個退休老人的養老之處。也許沒有年輕人那種活力，但安靜中卻透發出一股渾厚的智慧與力量。

△在右下舞台放置一張長沙發及一小茶几，茶几上有支電話。由於場景與時空的變化，長沙發也可轉換成床。

△在左下舞台放置一張書桌。由於場景與時空之變化，書桌有時可轉換成辦公桌。桌上有一具電腦，不時自動閃耀顯示著一些數據，就像每個人腦中不時閃過的一些無法組合的念頭；更像一幕幕突如其來卻又快速消失的夢境……

△舞台呈現一片黝黑，只有電腦畫面跳躍著。一種類似機器又像人語的聲音持續著……

△一陣急速奔跑的腳步聲，夾雜著喘息聲由遠漸近，觀眾因快速腳步聲逼近而有種壓迫感。

△幾聲槍響後下舞台燈亮，黃仲賢手握著槍，慢慢逼著許道生後退，兩人從右下舞台上，慢慢朝上舞台退步……

道生：不要……你不要殺我……我不想死……

仲賢：我不殺你，可是你還是要死……

道生：為什麼……？

仲賢：因為我要你從這十二樓上跳下去……

道生：不！我不要！

仲賢：那可由不得你！

△仲賢欲開槍，卻發覺已無子彈。道生見機不可失，欲往左上舞台逃，但仲賢卻一把抓住他，兩人一陣扭打，愈來愈激烈……兩人隱入暗中。

△突然傳來一陣男人墜樓的叫聲。

△一具屍體從上掉落在左下舞台(輔以音效重物墜地聲)。

△燈光停三秒後全暗。

佈景：在中上舞台有一張方形的桌子，就像你我常看到的方桌或麻將桌。而由方桌兩邊向左右舞台斜角延伸的平台，其構造正如一座棒球場的平面圖。如果方桌的平面是內野區，那平台就如外野區一般。但這些構造完全是象徵式的，譬如在一、二、三壘的壘包在戲劇進行中亦可權充室內的椅子或其他用途。而平台區往舞台下延展放射，亦可擴大爲外野全壘打的界線。

△在右上舞台處放置一架電視機，如果可能選可放錄放影機、電腦、CD音響……等，讓觀衆可以立刻感覺到這兒是一位充滿活力的現代男人的居處，在充滿資訊的氣氛中，迸發另一種人文的素養與成熟的力量。

△左上舞台有一長形的沙發（可用平台或象徵性的造型），此區常隨劇情之改變而有不同的解釋，但其佈置應讓人感覺一種「家」的熟悉感，唯一不同的是這兒的燈光氣氛始終散發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鬱感，而這鬱悶的感覺猶如潛伏著未知的爆發力，也正因這種侷促不安，「對立」的感覺愈來愈強烈，正如生和死的意象愈離愈遠……。

△舞台原本是一片黝黑，只有右上舞台的電視正播放著職業棒球賽的轉播，由畫面看來，兩隊似乎正戰得如火如荼。

△背景中傳來優雅浪漫的古典音樂，柔和的旋律似乎與戰況激烈的棒球賽很不調和，但若從另個角度來看，兩者似乎又有相互調和的作用。

△在浪漫的古典音樂中，觀衆慢慢聽到男女的呻吟喘氣聲……。聲音由慢而漸快，由低調而高亢。

△左舞台的燈光緩緩打在床區，觀衆只見床後一雙女人的脚高舉，一雙男人的脚超出床區，這應該是男女做愛的鏡頭……。

△突然電視中的打擊者擊出了一支高飛球，觀衆的歡呼聲與播報員高亢的語調，立刻掩蓋了做愛的呻吟。

△青田光著上半身攀附在床後，興奮地望著右舞台的電視。

青田：哇塞！全壘打！又是一支全壘打耶！啊！啊？不好……

△電視畫面是一位守備員，跳上牆仲手一撈正好將球接著。觀衆有人鼓掌叫好，有人唉聲嘆氣。

青田：啊……接殺？再多使點力不就全壘打了嗎？

△青田雙眼直盯螢光幕，似乎有點不甘心，沒注意到他的妻子葉瑪起身穿上絲質晨袍，當葉瑪穿好晨袍欲往左舞台下時，青田發現一把抓住了她……

青田：耶……妳去那？

電影劇本編寫法

1.在表達意境之前應先將影像事件寫出。如糖果紙終究只是糖果紙，重量只供在風中翻飛，沒有資格決定自己在脫離小手後的命運。此段表達精彩，若先寫出糖果紙被風吹走的動作則更佳。

2.凡時空有轉移者即應分場，如公路上安娜小解，煞車由滴漏是一場，汽車急奔是另一場，拋求男孩與車禍現場爲另一場，不可混淆。

3.意境描述不可單刀直入寫代表什麼。如安娜將糖果紙丟出窗外，代表著生命的凋落，或象徵著什麼…

4.男孩拋球其實是在賭下一部車會不會載他，但幾次的失敗，使他放棄了攔車，沒想到拋球成功，悲劇卻發生了。

5.少年的情緒較少描述，應注意乍見車禍時從震驚到醒悟再決定他要去搭救，但不忘他最寶貝的財產滑溜板，最後又將它拋棄，因礙手礙腳……

6.少年將球套入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但卻傳來煞車及撞擊聲。少年回頭發現汽車撞上路旁大樹一應是先聽到聲音才合理。

7.也可以酌量建議背影音樂，但要寫出特殊的感覺與情懷。

8.汽車引擎剎車油系統漏油，爲發生車禍的伏筆……此景顯現悲劇的發生是無法預警的……。以上也不能如此直接寫出。

9.-1 載著小女孩的名貴轎車駛進隧道，把小女孩帶進了一個幽暗的世界。

9.-2 名貴轎車仍快速行進著，但天已經微亮了，這時疾行一夜的車終於放慢速度停下。

【五、戲劇情節與佈局兼論廣播劇本創作】



作者簡介：

黃英雄：台灣嘉義人，四十二歲。曾獲：七十六年教育部舞台劇本第三名；七十六年文建會舞台劇本佳作；七十七年文建會舞台劇本第二名；七十八年文建會舞台劇本第一名。

人物：

施文珊—女，三十歲，業律師，個性積極、處世果斷，對救援雛妓運動不遺餘力。

施懷權—男，二十三歲，剛退伍的熱血青年，文珊之弟，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

周芳伶—女，二十二歲，老周之女，爲了完成父親回鄉探親的願望，竟偷偷從事應召工作。

老　周—男，六十三歲，想回鄉探親，但因曾侵佔同鄉的股權而羞愧回鄉。

熊紹唐—男，三十三歲，文珊男友，個性木納誠實。

——音樂——

△敲門聲

文珊：誰呀！請進！

懷權：姊！是我啦！

文珊：哦！原來是懷權呀！你不是去找工作嗎？情況怎麼樣？

懷權：不用提了！好一點的工作，別人早就捷足先登了，有缺額的嘛，我又看不上眼……。

文珊：你呀！這叫高不成、低不就！

懷權：姊！你別糗我了，我那像妳，提起妳施文珊三個字，誰不知道是有名的律師，而且又是婦女救援基金會的法律顧問。

文珊：懷權，你別氣餒，你也可以做得很好，你大學畢業，思想進取，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只是你剛退伍下來，得耐心去適應這個社會。

懷權：我知道啦！姐！其實我無所謂，就算人家都不要我，我就回來當妳這位大律師的助理好了！

文珊：你這位台大的高材生，我可請不起……。

△兩人嬉笑著

懷權：咦！姐，妳要出去嗎？

文珊：是呀！

懷權：怎麼拷個相機呢？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跟熊紹唐、熊大哥出去郊遊，對嗎？

文珊：（笑）別胡扯了，那有那種閒情逸緻？告訴你，現在婦女救援基金會正展開「色情海報大獵殺行動」。

懷權：色情海報大獵殺行動？這究竟怎麼回事？

文珊：這就是拒絕色情海報污染的活動，由義工分頭在各行政區域巡視，若看到色情海報，就照相存證，並打電話通知台北市環保局依法處理。現在正在招募義工，怎麼樣？有沒有興趣當「城市獵人」？

懷權：聽起來好像不錯！可是我還是先找到滿意的工作再說吧！

文珊：好呀，我們基金會隨時歡迎你來參加……。

懷權：妳！有一點我始終搞不懂，爲什麼妳那麼熱衷參加街頭活動？

文珊：這有什麼不好？只要對這個社會有益，貢獻自己所學，盡點心意，這也是一種回饋呀！

懷權：聽說過幾天，妳也要參加示威遊行？

文珊：對呀！那是「救援雛妓運動」，走上街頭，目的就是想喚醒社會人士正視這個問題……。

懷權：哦？那一定很刺激……。

文珊：別瞎扯！要不是不得已，我們才不會走上街頭呢！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紹唐在樓下等我……。

△女鞋走路欲離開……。

懷權：哦，姐，別忘了妳的相機……。

文珊：謝謝，你呢？要不要我順便送你一程？

懷權：謝啦！我還是自己去找工作！

△敲門聲

文珊：咦？是誰？

△開門聲

懷權：啊！是熊大哥吧！我們剛在談你呢！

紹唐：哦？不會是說我壞話吧？

懷權：熊大哥，我怎麼敢？再說你爲人一向正直，那有什麼壞話讓我說？

紹唐：眞的，文珊，妳聽到沒，這可是妳弟弟說的，以後妳可不能再欺落我的不是了。

文珊：紹唐，懷權才誇你幾句，你就自我膨脹了？

紹唐：我只是實話實說嘛！再說我一向不是挺正直負責的嗎？妳瞧，在樓下等妳老半天，我不放心，所以我立刻趕上來……。

文珊：好……好！算你有理，咱們走！

紹唐：懷權！再見了，咱們改天再聊……。

懷權：再見！熊大哥！

△男女步聲，開門聲……

文珊：懷權！出去門得關好！再見！

△關門聲

懷權：再見了……（喃喃）熊大哥跟姐眞是天生一對，可是我不懂他們爲什麼不結婚，唉！算了！我還是出去找工作吧！

△音樂淡入

△由音樂協助換場。音樂淡入褪底。

△汽車駛過街道聲，顯示街上車子擁擠，偶兒傳來幾聲剎車聲。

懷權：啊！危險……。

△汽車緊急剎車，然後汽車急駛而去聲……。

懷權：老伯……老伯！你沒事吧？

老周：哦……沒事，沒事，年青人，幸虧你拉我一把，要不然……。

懷權：那個司機實在太可惡了，在市區竟然也開這麼快！

老周：唉！我幹這清掃街道的工作很多年，這種不守交通規矩的事也見多了……。

懷權：咦？老伯，你的手受傷了，還直流血吔！

老周：沒有關係！一定是剛剛擦撞到牆壁……。

懷權：我看我還是送你到醫院吧！

老周：唉！不要緊……一點小傷不算什麼！

懷權：不！還是讓我送你去吧！萬一……。

老周：年青人，我知道你心地很好，可是……。

懷權：你是說你身上沒帶錢？沒關係！我有……。

老周：這……！

懷權：別說那麼多了，我知道這附近有家醫院，我們立刻就去……。

△音樂淡入

△音樂

△女步聲

芳伶：（焦急）爸……你沒事吧？

老周：哦，芳伶呀！是妳……我沒事！好在這位年青人，要不然……

芳伶：這位先生……？

懷權：我姓施！叫施懷權！

芳伶：施先生，謝謝你！

懷權：那裏！那是我應該做的！

老周：這位小老弟，人眞好！不但送我去醫院，還堅持把我送回家裏來，唉！現在呀，像這種好人實在不多見了。

芳伶：爸！你怎麼那麼不小心呢？要是有什麼意外，你怎麼回去探親？

懷權：哦！老伯！你想回去大陸探親？

老周：這個……（尷尬）是有這個計劃，不過……

芳伶：爸！你放心！只要我們節省一點！你的旅費很快就會有著落了……

老周：芳伶！我知道妳的心意，其實……我不回去也無所謂。

芳伶：爸！你又口是心非了，你不是常說，回老家一趟是你一生最大的心願？

老周：話是不錯，可是……

芳伶：我說過了，錢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會設法的！

老周：唉！妳一個月就賺那麼一點錢，又負擔全家吃住，唉！我看，我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再說！那邊最親的人也都不在了，回去也只是掃掃墓，盡點心意罷了！

芳伶：別這麼說！回去看看總是好的！好了！我是請假出來的！我該回去上班了！

懷權：老伯！我也該走了，周小姐，我們一起走吧！

△音樂聲劃過……

△接上場音樂，夾雜汽車聲……

懷權：周小姐，聽完妳的話，我對妳實在很敬佩。對了，妳在那兒上班？

芳伶：我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你呢？

懷權：很慚愧，我還在找工作呢！

芳伶：一定是你眼光太高，要不然憑你的談吐，怎麼會找不到工作呢？

懷權：（笑）妳的口氣簡直就跟我姐姐一模一樣！

芳伶：（笑）眞的？你姐姐是幹什麼的？她長得跟你很像嗎？

懷權：她是個律師，每次跟她談話，就像聽她的教訓，還是跟妳談話比較輕鬆自然。

芳伶：眞的？（笑）你好會說話！

懷權：我說的是眞的嘛！對了！周小姐，晚上我能不能請妳看場電影？

芳伶：看電影？（語調不自然）對不起！我晚上……還有事……

懷權：哦，你是說妳晚上要加班？

芳伶：其實……我是在一個朋友那兒兼差……你知道，我想多賺點錢，讓爸回老家探親！

懷權：原來如此……

芳伶：你不會生氣吧？等我替老爸完成心願，就不用那麼辛苦，到時候，我再請你看電影……

懷權：眞的？妳可不能賴牛喔！

芳伶：不會的！我們可以隨時保持聯絡，哪……這是我家的電話號碼！

懷權：我可以打電話給妳嗎？

芳伶：當然可以！如果我不在，你就交待我爸，然後我會主動跟妳連絡的！

懷權：好！我會很快打電話給妳的！

芳伶：我們就在這兒分手吧！我公司就在這附近……施先生，再一次謝謝你爲我爸作的事！

懷權：那沒什麼！如果妳不嫌棄，可以叫我懷權！

芳伶：懷權，那我以後就這麼稱呼你，再見！

懷權：哦，等等……

芳伶：還有事嗎？

懷權：我……我能叫妳芳伶嗎？

芳伶：芳伶（嬌羞）這……如果你願意……我不拒絕……再見！

△女步聲快步離去。

懷權：吔！芳……芳伶……好美的名字！（欣喜）太好了！我認識一位女朋友了，我太高興了……

△男步、女步聲走近。

文珊：懷權！你在發什麼神經？一個人在路邊鬼叫什麼？

懷權：姐，原來是妳！（興奮）我告訴妳，我剛才認識一位好漂亮的小姐。

紹唐：哦？多漂亮？有沒有你姐姐這麼漂亮？

文珊：紹唐！你少貧嘴！你不說話，沒人當你啞巴！

紹唐：好，好！我不說，這年頭想奉承個人都不太容易呢！

文珊：你太不像話了吧？說要出來找工作，結果是在街頭交女朋友？

懷權：姐！我話還沒說完嘛！我是因爲救了那女孩的爸爸，所以才認識她的嘛！像這種情況，我不想認識她都不行呢！

文珊：你少臭美！你以爲你是誰？潘安在世？宋玉再生？告訴你！你還是安份點，乖乖地先找到工作再說！

紹唐：吔！文珊，這就是妳的不對了。

文珊：我？我那兒錯了？

紹唐：這找工作和交女朋友是兩碼子事，妳怎麼能混爲一談，再說懷權都那麼大了，交交女朋友又有什麼關係？

懷權：吔，對！還是熊大哥最了解我……

文珊：好呀！你們兩個竟敢聯合起來跟我作對？好，懷權，那我問你，你現在沒工作，交女朋友那來的錢呀？

懷權：姐！妳別那麼現實嘛！

文珊：我不是現實，我只是實際，人，總是要脚踏實地！

懷權：好！好！我說不過妳這位大律師，我先去找工作就是啦！

文珊：這還差不多！

懷權：對了！熊大哥！你們怎麼來這兒？

紹唐：還不是你姐姐的主意！她說這兒是龍蛇雜居的地方，根據過去的統計，很多應召站都設在這兒！

懷權：那……這跟你們有什麼係？

文珊：當然有關係！明天我們婦女救援基金會，將要發動一項援救雛妓的街頭示威活動，到時候警方會派員配合臨檢，而地點就是這條暗街！

懷權：暗街？

文珊：懷權！你不會了解這條充斥霓虹燈光的巷內，隱藏多少女孩的辛酸和血淚！她們爲了生活，每天都得忍受不是人過的生活。

懷權：聽起來好可憐，姐，我能夠幫一點忙嗎？

文珊：當然可以，明天你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懷權：好！算我一份，我參加了！

紹唐：（笑）文珊，妳的口才眞好，又替基金會招募了一位義工！

△笑聲……音樂劃過。

△接上場音樂

△隱隱傳來汽車啦叭聲，偶兒夾雜著沸騰的吵嘈口號聲和口哨聲。

紹唐：（從遠跑近）懷權……懷權……

懷權：哦，原來是熊大哥！

紹唐：你有沒有看到文珊？

懷權：咦？姐姐不是跟你走在一塊兒嗎？

紹唐：是呀！可是警察衝入巷子臨檢的時候，她也衝了進去，結果我就找不到她了……

懷權：那她會去那兒呢？

紹唐：她的個性就是這麼積極，每次都衝得比警察還快！我想她一定還在巷子裏面，我再到裏面去找她……

懷權：我也去！

紹唐：不！你還是留在這兒！如果見到文珊，就叫她等在這兒！

懷權：好……那你得小心！

紹唐：我知道！待會兒見！

△男步聲，漸漸跑遠……

懷權：奇怪？姐會跑到那兒去呢？

△突然傳來細微的女人呻吟聲……

懷權：咦？那是什麼聲音？

△女人呻吟聲……

懷權：啊？你不是芳伶嗎？妳……（著急）怎麼了？

芳伶：我……我不小心跌倒……你……快帶我離開這兒！

懷權：對！妳看我多糊塗？我現在立刻送妳去醫院……來！我揹你……你扶好？

△音樂劃過

△男女步聲急急從遠而近。

文珊：咦？紹唐，人呢？

紹唐：奇怪，懷權跑到那兒去了？我明明叫他等在這兒的！怎麼不見人影？

文珊：唉！他平常最好奇了，一定跟著你後面進了巷子。

紹唐：可是我沒有看見他呀！

文珊：算了，也許他自己回去了！

紹唐：我也是這麼想！反正他都那麼大了，會照顧自己的！

文珊：（與奮）這次警方臨檢，成果眞是出乎意料，一共救出六名被推入火坑的少女。

紹唐：是呀！這下對這些人口販子，一定有很大的阻嚇作用。

文珊：但願如此！這也是我們基金成立的最大目的，只是有件事我實在不懂……

紹唐：什麼事？

文珊：本來我們是救出七名少女，可是其中一名竟然趁警察不注意，從三樓跳下……

紹唐：那怎麼得了？後來呢？

文珊：我們趕下去的時候，她就不見了。

紹唐：奇怪？難道她會飛不成？

文珊：你別說風涼話了，我只是奇怪，那個女孩怎麼會拒絕我們的救援？竟然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

紹唐：也許她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妳也已經盡力了，就不要再難過了！

文珊：我擔心她會不會……？

紹唐：這事慢慢調查，走！咱們回去吧！

△音樂，男女步聲緩慢離去……

△接上場音樂

△男步聲忽忽跑近……

懷權：（喘氣）姐……姐……

文珊：哦，是懷權？你跑到那兒去了？看你喘成這個樣子！

紹唐：文珊！先別責怪他嘛！讓他喘喘氣！

懷權：先……別說這些……姐……妳能不能……先借我……一筆錢……？

文珊：（驚異）什麼？借你一筆錢？你……究竟在搞什麼鬼？

懷權：我……我也是要救人呀！

文珊：救人？救誰呀？

懷權：就是昨天我剛認識的那位朋友嘛！

文珊：哦？她怎麼了？

懷權：她腿受了傷……我剛送她去醫院。可是醫院說要繳一筆保證金……

紹唐：腿受傷？文珊！不錯嘛！你那套見義勇為的行徑？懷權全學會了……

文珊：怎麼會那麼巧，懷權！別人有困難，我們當然要幫助他，可是，我想見見你這位朋友，你能帶我去看她嗎？

懷權：哦？姐，妳也對她有興趣？走！我現在就帶你去！

△音樂……

△接上場音樂

△敲門聲

芳伶：誰呀？請進！

△開門聲，男女步聲

懷權：芳伶！是我……

芳伶：哦！是懷權……

懷權：妳瞧，誰來看妳了？

芳伶：（吃驚）啊？她……她是……

懷權：我替妳們介紹，這位是我姐姐，她叫施文珊，另一位是熊紹唐，熊大哥！

文珊：妳……就叫周芳伶？

芳伶：我……

懷權：姐！妳的口氣怎麼好像在審問犯人？妳瞧！芳伶害羞得把頭低下了……

文珊：紹唐！你跟懷權先出去一下，我有話要跟芳伶小姐談談……

紹唐：文珊……妳究竟……

文珊：我沒事，你們先出去吧！

懷權：姐！妳究竟怎麼啦？

紹唐：懷權，咱們先出去一下……

懷權：可是……

紹唐：走啦！走啦！

△男步聲走出……

文珊：好，芳伶小姐，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我們該好好地談談！

芳伶：……沒什麼好談的！

文珊：妳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是眞的想幫助妳，可是我不懂，爲什麼妳寧可冒著生命的危險，從三樓跳下，而不願接受警方的救援？

芳伶：不要說了！我求妳不要說了……

文珊：要我不說可以，但是妳要告訴我原因。

芳伶：妳爲什麼一定要逼我呢？

文珊：我只是好奇罷了！妳看起來那麼純樸，一點也不像做那一行的……所以引起我特別注意，相信我，我對妳沒有惡意！

芳伶：妳要我說什麼？

文珊：我知道妳有苦衷！但妳告訴我，說不定我能幫妳一點忙！

芳伶：不！我的困難我自己會解決，我不需要別人的幫忙。

文珊：芳伶小姐！我並不想免強妳！可是，妳得明白一點，只要我現在打電話給警察，他們照樣能抓妳進去……

芳伶：（著急）不……我求妳別這麼做……妳不能……

文珊：只要告訴我實情！我不會爲難妳的！

芳伶：好！我告訴妳！可是妳得答應我不告訴懷權和我爸爸。

文珊：這個……

芳伶：如果妳不答應，那妳乾脆把我送到警察局吧！

文珊：好？我答應妳，妳說吧！

芳伶：我們家就只有爸跟我兩人相依爲命。小時候，爸靠他當清潔隊員的微薄薪水把我撫養長大。而現在他退休了，該是我撫養他的時候了……

文珊：妳可以找個正當的工作，又何必自甘墮落？

芳伶：正當的工作只夠我們生活開銷……妳知道嗎？爸最大的心願就是回大陸探親，可是我實在無法幫助他完成心願……？。

文珊：什麼？妳當應召女郎就是爲了妳爸爸？

芳伶：是的！我想能在短時間內，存下一筆錢，讓爸爸風風光光地回去一趟……然後，我又回去原來的工作，這樣絕對沒有人會發現的，沒想到……

文珊：荒唐！這是我聽過最荒唐的事！

芳伶：如果我不這麼做，誰能幫助我？那不是一筆小數目……爸的年紀那麼大，身體又不好，我怕，如果不趕快幫助他回去，說不定……就沒有機會了……

△芳伶忍不住哭了起來，文珊嘆氣……

文珊：唉，我懂了……芳伶！想不到你還是個孝女……我錯怪妳了。原來妳有這麼多苦衷，怪不得妳寧可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

芳伶：我一直瞞著父親，如果讓他知道，我實在不知該怎麼辦……

文珊：好！我答應妳，絕對不把妳的秘密告訴別人。包括妳爸和懷權。

芳伶：謝謝妳……其實懷權是個善良的青年，我……實在沒有資格和他交往……

文珊：不！妳錯了！光是妳這份孝心就值得敬佩，懷權跟妳交朋友，他一定能學到很多。

芳伶：謝謝妳的安慰，（苦笑）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的。

文珊：我希望妳不要再去那個地方了，五光十色的地方很容易讓人沉迷的。

芳伶：我不會去了，我早就厭倦那種唔無天地的地方……

文珊：那……妳爸爸的旅費？

芳伶：我想……只要他節省一點，大概夠了！

文珊：哦，那就好！

△敲門聲……

懷權：（在門外）姐，妳們到底有完沒完？怎麼談那麼久？

文珊：進來吧！

△開門聲、男步聲

懷權：姐，妳們究竟在談什麼？我們男生爲什麼不可聽？這是性別岐視吔！

文珊：咦？奇怪了，你和紹唐：不也在外面談嗎？我們女生也沒聽到呀！難道這不是性別岐視？

懷權：我……這個……

紹唐：懷權，我早說過了，你姐姐是個律師吧！你怎麼說得過她？

文珊：好啦，紹唐，你怎麼老是把我說成那麼可怕？

紹唐：（傻笑）文珊，我怎麼敢呢？

懷權：芳伶，我姐姐沒有欺負妳吧？

芳伶：哦……沒有？你姐姐對我很好……

懷權：哦，那我就放心了！

文珊：懷權，我和紹唐先走了，醫生說，下午芳伶小姐就可以出院，你送她回家吧！

懷權：姐！妳放心！我會安全送她回去的！

△音樂

△接上場音樂

懷權：芳伶！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芳伶：懷權！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懷權：妳究竟怎麼了？從醫院送妳回來以後，妳就變了個人似的。

芳伶：我沒有變，我的人本來就是這樣。

懷權：我不相信！芳伶！妳是討厭我嗎？如果是，妳只要說一聲，我立刻掉頭就走。

芳伶：我……我不是討厭你，可是，我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再見面……

懷權：那妳總得說出個原因呀！

芳伶：也許……我們不適合……

懷權：難道說，妳……已經有了男朋友？

芳伶：你別胡說！我根本就沒有男朋友！

懷權：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頓）哦……我懂了！一定是我姐姐跟妳說了什麼，對嗎？

芳伶：（著急）懷權，你誤會了，你姐姐根本就沒說什麼……

懷權：不！我不相信！我要去向她問個明白……

芳伶：懷權！你不能去……

△老周開門走入……

老周：咦？懷權！你要去那兒？

懷權：我臨時有事，我要回去一趟！

老周：吔！有事也得吃飽飯再走，你瞧！爲了謝謝你，特地到市場買了一條草魚，今晚，你就留下來陪我喝兩杯！

懷權：周伯伯！我看還是改天好了……

△男步聲離去

老周：吔……懷權……奇怪？芳伶，懷權究竟怎麼了？

芳伶：我……我也不知道！

聲周：哼！你怎麼會不知道！瞧妳的神色，八成是跟懷權吵了架？

芳伶：我……我沒有！

老周：妳還說沒有？妳不想想，懷權對我們父女都有救命之恩，妳不但不感謝他，反而把他給氣跑了？

芳伶：爸！眞的不是你講的這樣嘛！

老周：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芳伶：是他姐姐臨時打電話來，有事要他幫忙，叫他回去一趟。

老周：眞的？妳沒騙我？

芳伶：我怎麼會騙你嘛？要不然下次他來的時候，你再問他……

老周：好吧！既然這樣，那這條草魚只好先冰凍起來，等懷權下次來的時候再來煮吧！

芳伶：好！我把它放在冰箱……

老周：唉！說眞的！像懷權這種青年實在難得，見義勇爲又熱心助人……

芳伶：對了！爸！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老周：哦？什麼好消息？

芳伶：你不是一直想回大陸探親嗎？

老周：（笑）想歸想，做歸做，我當然也知道我們家的處境，算了，甭提了！

芳伶：不！爸，你看，我都爲你準備好了……

老周：這……這那來這麼多錢？

芳伶：我……當然是我存的！你忘了，前一陣子，晚上我都不在家，就是去兼差呀！

老周：這……都是妳賺的？

芳伶：是呀！從一開始知道你想回大陸探親，我就下定決心要完成你的心願，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存下了這筆錢……

老周：眞難爲妳了，芳伶，妳眞是我的好女兒……可是，這些錢我不能要！

芳伶：爲什麼？你不是一直想回大陸探親嗎？這些錢就是特別爲你準備的！

老周：唉？其實，這陣子來我想了很多！四十多年了，那個人不會想家？每天晚上一合眼，似乎看到爹和娘……他們的面孔看起來就近在咫尺，可是……當我伸手一摸，却又是那麼模糊和遙遠……

芳伶：爸！你別說了……

老周：每次醒來，枕頭總是濕了一片，這才知道，昨晚一定又哭了……

芳伶：就因爲這樣，我才千辛萬苦存下這筆錢，爲的就是讓你回去老家……

老周：慢了……一切都太慢了……

芳伶：慢了？我不懂？

老周：唉！從知道妳爺爺、奶奶去世後，我就不再作這個夢了……

芳伶：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回去？

老周：原本我是渴望回去的！可是，這幾天見了懷權對妳的態度，我突然不想回去了……

芳伶：我不懂！這跟他有什麼關係？

老周：我在想，爹娘都不在了，我回去幹什麼？年輕一輩的親友我又不認識，畢竟我在這兒已經住了四十多年，我的家就在這兒……

芳伶：不，你的想法原先不是這樣的！

老周：芳伶！人的想法總是會變的，不是嗎？尤其見到你們年輕的一代，我更深深有這種體悟！

芳伶：爸！我不管你有什麼想法，這些錢是我特地爲你準備的！你可以回老家探親、或者旅遊一趟！

老周：我說過了，我不回去……

芳伶：不！你一定要回去！（厲聲）

老周：（詫異）芳伶……妳……怎麼啦？

芳伶：我……對不起……爸！我求你拿著這筆錢回去好嗎？你不知道，爲了存這筆錢，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本以爲你會高興地接受它，沒想到你竟然拒絕它？我……（哭泣）

老周：我知道妳爲了多賺點錢，拚命加夜班，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正因爲這樣，我更不應該用這筆錢。

芳伶：爲什麼？

老周：芳伶！我年紀雖然一大把！可是還沒到老糊塗的地步，唉！妳也長大了，過不久，妳就該找個婆家，我無法給妳什麼嫁粧，內心已經很難過了，怎麼能再動用妳的儲蓄。

芳伶：爸！你不會懂的，錢，我可以再賺！可是，如果你不回去，你會後悔的！

老周：吔！什麼話！我把這筆錢花光，我才會後悔呢！妳快把錢收起來吧！

芳伶：爸……我……（哭泣往外跑）

△女步聲快步跑出

老周：吔……芳伶……妳回來呀……

△音樂

△接上場音樂

文珊：什麼？懷權，你在說什麼？

懷權：我說過了，妳破壞我和芳伶的交往……

文珊：懷權，這話從何說起？

紹唐：是呀！懷權！你怎麼突然對你姐姐產生這麼大的誤會？

懷權：這很簡單！在醫院的時候，她堅持要和芳伶單獨會談，一定是那個時候，她向芳伶說了什麼？要不然，芳伶怎麼會拒絕我再去看她？

紹唐：這……懷權，我看是你太多慮了，你姐姐那一樣不向著你？你是她唯一的弟弟，她怎麼會背後放你飛刀呢？

懷權：熊大哥，你說得不錯！可是她爲什麼不敢坦然說出她們談話的內容？

文珊：懷權！既然你一再追問，我可以告訴你，我確實跟她談過一些事……

懷權：嘔？妳承認了？

文珊：不過……討論的內容，我却不能告訴你……

懷權：不能告訴我？爲什麼？難道妳們作賊心虛？

文珊：事實絕不像你想的，相反的，我不能告訴你是因爲芳伶要求我守口如瓶……

懷權：我不相信！

文珊：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紹唐：文珊，你這是何必呢？

文珊：我已經答應她了，再怎麼說，我也不能反悔。除非她自己願意說……

懷權：好，我會去問她……

△男步聲……

文珊：懷權……（嘆氣）

紹唐：懷權這回看來似乎很激動……我想不通，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妳不能告訴他？

文珊：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再說，懷權知道眞象，對他也沒有好處……

紹唐：妳就是太堅持原則，要不然我們的婚事……

文珊：先別談這些，懷權正在火頭上，我怕他會魯莽……我們快跟過去……

△音樂

△接上場音樂

懷權：周伯伯……周伯伯……

老周：誰呀……啊！是懷權呀！你怎麼又回來了……？

懷權：周伯伯……芳伶呢？

老周：她……唉！剛剛跟我嘔了氣，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那兒？

懷權：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老周：唉！其實也沒什麼事，她拿了一筆錢，要我回老家探親，可是，我沒答應，沒想到她竟激動得哭了起來……

懷權：怎麼會這樣呢？眞叫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

老周：我也是第一次見到芳伶這麼激動……難道是做錯了什麼？

文珊：（屋外聲）不錯！是你做錯了……

老周：（詫異）妳是誰？

懷權：姐……是妳？

△男、女步聲

文珊：你不該拒絕她的！周老板……

老周：周老板？妳究竟是誰？

文珊：別吃驚！你大概還記得，以前跟你合夥開餐廳的同鄉施金德嗎？

老周：施金德？妳是他什麼人？

文珊：我是他女兒，周老板，我找你好久了，想不到我們會在這兒見面·

老周：那妳一定叫施文珊……

文珊：不錯！我是施文珊，我今天正好要向你討個公道。

老周：你聽我說，當年我跟妳父親合夥開餐廳，他負責廚房，我負責跑堂……

文珊：這些事我都知道，但你却陷害他入獄，而獨佔整個餐廳？

老周：這話從何說起？他是酒後跟人起了衝突，結果失手殺了人……

文珊：你說謊，是你陷害他的！

老周：不！他是……在獄中得了急性肝炎去世的！

文珊：是的！但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甚至，你不承認我爸爸的另一半股權。結果我娘那時肚裏懷著慢權，傷心地帶著我離開……

老周：你娘呢？

文珊：我十五歲的時候，她就去世了，那時候我立志要成爲一位律師，爲的就是日後找你討回公道……但是我却再也找不到你了……

紹唐：文珊，所以妳才發誓，找不到周老板絕不談論婚嫁？

文珊：是的！這就是我堅持的原則。

懷權：姐！這些事我怎麼都不知道？

文珊：從小我半工半讀，你跟著我長大，我怎麼忍心讓你再承受痛苦？

懷權：周伯伯……原來你是這樣的一個人？

老周：我……我承認是我一時貪心，但我眞的沒有害你爸爸，事後我也很後悔，可是，一切都太慢了（嘆）我得到整家餐廳後，認識了一名風塵女郎，她是替我生了一個女兒，但也拐跑了所有的家產，我……早就是個窮光蛋了……

文珊：那眞是報應！

老周：（痛苦）是的！這一切都是報應……一時鬼迷心竅，最後依然過著窮困孤單的生活……

文珊：我說的報應，恐怕還不是這個。

老周：那……妳說的是？

芳伶：是我……她說的報應就是我……（開門走入）

老周：芳伶：，是妳？妳什麼時候回來的？

芳伶：（哭）爸……我恨你……

△女步聲跑開……

老周：芳伶……妳等我……芳伶……

△老周追出

懷權：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跟芳伶：有什麼關係？

文珊：現在來不及說這些，快！我們快追上去，慢了恐怕會出事……

紹唐：那咱們快走……

△男、女、步聲

△音樂

△男女混亂焦急聲

老周：（喘）芳伶……妳等等……

芳伶：不要過來！

老周：好……我不過去……芳伶……妳要小心，這是十一層的頂樓，掉下去會粉身碎骨……

芳伶：（哭泣）人生原來是這麼齷齪，活著原來是這麼辛酸，倒不如從這兒跳下去，一了百了……

△男、女聲趕來

老周：不！芳伶，妳不能想不開，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慢慢談呀！

芳伶：你們剛剛說的，我都聽見了，想不到我的父親竟然是這種人……

老周：芳伶，原諒我……那是當年我一時想不開，才會犯下那個錯誤！可是……事後我是多麼後悔，如果時光能倒流，說什麼我也不會這麼做的！

芳伶：你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呢？你明知道已經鑄成的錯誤是無法挽回的……

老周：（痛苦）是的……所以我才默默地接受上天給我的懲罰……

芳伶：懲罰？

老周：妳可知道我是多麼想家？可是我却愧對家鄉父老，只因我一時的貪念……

芳伶：我明白了……所以你就不想回去探親？但你可知道你這麼做是多麼傷我的心……

老周：傷妳的心？芳伶！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文珊：芳伶！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有話慢慢說……

△女步聲

芳伶：不要過來！妳要再踏上一步，我就往下面跳……

文珊：好……我不過去，不過，妳可要想清楚，我可沒洩露妳的秘密！

芳伶：（苦笑）秘密？每個人不都是擁有一些秘密嗎？可是，紙是包不住火的，與其日後被發現，倒不如自己現在敞開來……

文珊：芳伶！妳考慮清楚！妳的情況不一樣，何必說出來讓大家難堪呢？更何況，我已經答應妳，替妳保守秘密的。

芳伶：那是過去……我瞞著爸爸……

文珊：（喝斥）不要說！

芳伶：不！我要說！我非說不可！我不想讓這個秘密永遠積壓在我心裏……

懷權：姐……芳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再不說清楚，可要把我搞糊塗了……

文珊：懷權！沒你的事！你先下去……

懷權：姐！爲什麼每次都要趕我走？我爲什麼不能知道？我已經長大了……

芳伶：懷權！你留下來！你是最有資格知道我秘密的人。

懷權：芳伶！我發覺妳好像很痛苦！如果妳不想說，沒有人會勉強妳的！來，跟我回去吧！

△男步聲

芳伶：懷權！你不要過來……

懷權：芳伶！妳這是何苦呢？

芳伶：懷權！你不必爲我感到不安，我並不值得你爲我這麼做。雖然你曾經救我，送我到醫院，但如果你知道我的身體有多髒，你一定不會這麼做的……（哭泣）

懷權：妳……唉！芳伶！妳究竟在說什麼？

文珊：芳伶，妳不能說！妳千萬不能說！

芳伶：懷權，難道你從沒有想過，爲什麼我的脚會受傷？

懷權：妳不是說，是跌倒？

芳伶：（苦笑）你太老實了，我……我是從三樓跳下來的。

懷權：（吃驚）從三樓跳下來？妳瘋了？

芳伶：正因爲我沒有瘋，所以才跳下來，因爲我不能讓人知道我是個應召女郎……

懷權：什麼？你是個應召女郎？我不相信！

老周：芳伶，妳別胡說！

芳伶：我沒有胡說！我會去當應召女郎，完全是因爲你！

老周：爲了我？我不懂？

芳伶：你不是常說，要回去探親嗎？爲了讓你能風風光光地回去，我必須想辦法存一筆錢……

老周：所以，妳就去從事那種工作？

芳伶：這是一種賺錢最快的方法，不是嗎？

老周：可是，却是最無恥的，芳伶，我絕不相信我的女兒會做這種事……

芳伶：我早知道你會有這種想法的，但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老周：芳伶……爸不是這個意思……爸只是太內疚、太傷心！妳是我的好女兒，但我萬萬沒想到，妳爲了我竟然付出那麼多……

芳伶：但這有什麼用呢？知道你打消回鄉探親的消息後，那才更叫我心痛，我爲你所作的付出和代價，竟然成了泡影……

懷權：芳伶……

芳伶：懷權！你不要過來……你已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你走吧！就當作沒有我這個朋友……

懷權：芳伶，你錯了！知道了妳的秘密，我不但沒有看輕妳，我反而對妳更敬重……

芳伶：你別想安慰我……

懷權：不！我說的是眞話！妳爲了父親作了最大的犧牲，如果不是有著善良的心，怎麼能做到呢！

老周：（哭）芳伶……爸對不起你……妳別想不開……如果妳有了三長兩短……爸也不想活了……

懷權：芳伶，妳爲爸爸付出，那是孝的表現，而現在妳却使自己的父親傷心欲絕，這豈是你的本意？

芳伶：可是我……

懷權：不要對自己沒信心，沒有人會看不起妳的，我向妳保證，我依然是妳最好的朋友！

芳伶：懷權……你不恨我？

懷權：讓一切都隨風而逝吧！我們應該向前看，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男步聲

懷權：芳伶，來，讓我們携手共進……

芳伶：懷權……抱緊我……（哭）

懷權：哭吧！芳伶！讓妳的委屈隨淚水而去吧！

文珊：周伯伯！一切都過去了！我鄒重向你表示，我們兩家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

老周：文珊……我對不起妳們……

文珊：算了，懷權說得對！我們應該往前看，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紹唐：文珊！太好了，妳的心願終於解決了……

文珊：是的！相信我的父母在天之靈，也會同意我這麼做的……

紹唐：文珊！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結婚？

文珊：結婚？

紹唐：是呀！妳不是說找到周伯伯後就答應嫁給我？

文珊：別那麼急嘛！這回我想得等到懷權找到工作，一切都安定再說！

紹唐：什麼？還要等呀？

文珊：怎麼？你不想等？那就算了……

紹唐：文珊！等等嘛！誰說我不想等？反正都已經等那麼久了……

△衆人笑聲……

△音樂

△劇終

【六、戲劇的結構與主題兼論電視劇本創作】

(五) 改寫劇本

影部	聲部
S：1 時：日	景：山坡草地 人：冠廷、爸、媽
△ 一隻色彩鮮艷的蝴蝶停在一朵野花上。蝴蝶振翅飛起時，鏡頭慢慢拉遠，從一隻蝴蝶的特寫變成滿山滿谷飛舞的蝴蝶。 △ 冠廷與爸媽在草地上野餐。 △ 冠廷發現一隻大蝴蝶從頭上飛過。 △ 冠廷不自覺起身追蝴蝶 △ 冠廷似乎沒聽到，急追蝴蝶奔上山坡 △ 爸欲起身，媽笑著攔住他 △ 爸爸似乎同意媽媽的話，坐下來與媽閒談……	爸：冠廷，別跑遠了—— 媽：難得到這麼寬闊的地方，就隨他去吧
S：2 時：日	景：森林一景 人：冠廷
△ 冠廷好幾次差點抓到蝴蝶。蝴蝶似乎有意和冠廷嬉戲，不時飛到他四周，然後又急急飛走。 △ 不服輸的冠廷愈追愈急，不自覺地追入樹林中	

S：3 時：日	景：森林二景 人：原住民勇士若干
△ 陣陣的快節奏擊鼓聲中。鏡頭由空中俯瞰著山林快速前進，就像直昇機從森林上空掠過一般。 △ 一隻山豬快速奔馳。 △ 幾名原住民勇士健步如飛隨後追趕。 △ 山豬愈跑愈慌亂	
S：4 時：日	景：森林三景 人：冠廷、塔達、拉莉卡瓊、少多宜、馬就、其勇士若干
△ 冠廷追著蝴蝶，蝴蝶穿梭在樹林間。 △ 冠廷只顧著往前追，突然發現一頭山豬從對面衝來。 △ 冠廷轉身就逃，但山豬速度極快，冠廷慌張跌倒，眼看山豬就要衝上冠廷。 △ 一名原住民男孩塔達突然從大樹後大喊 △ 一隻狗應聲從樹欉中躍出，正好咬住山豬，山豬在衝撞冠廷之後與庫洛糾纏在地 —— △ 一名壯碩青年趕到，見冠廷被山豬撞倒，立刻以火槍擊中山豬，山豬倒地不起。 △ 少多宜、馬就揹住山豬，塔達及小女孩	廷：啊—— 達：庫洛——

拉莉卡瓊急急趕到冠廷身旁 △ 少多宜與馬就兩人也趕來一探究竟……	瓊：塔達，他昏倒了—— 沙：我看還是先送他回部落吧——
S：5 時：夜 △ 裹著草藥的冠廷緩緩醒來，他發覺自己躺在木床上，不遠處一群人圍著一堆火在喝酒吃肉。	景：部落 人：冠廷、塔達、拉莉卡瓊、庫洛（狗）、其他士若干
△ 卡瓊發現冠廷醒來 △ 塔達急急趕來	瓊：塔達，他醒了—— 廷：這兒是什麼地方？ 達：這兒是我們的部落，你叫什麼名字？怎麼會跑到森林裡來？ 廷：我叫賴冠廷，謝謝你們救了我…… 瓊：我叫拉莉卡瓊，他叫卡達，不是我們救了你，庫洛救了你——
△ 庫洛趨前用舌頭舔著塔達的臉，怕癢的塔達緊緊抱著狗兒	廷：庫洛？ 瓊：庫洛是卡達養的狗……牠是打獵的好助手 達：你瞧，因爲庫洛第一個咬傷山豬，而我是庫的主人，所以我得到了山豬的右前腿呢—
△ 卡達邊說邊用刀取下一塊烤好的腿肉給冠廷 △ 冠廷接過咬了一口	廷：哇——好好吃耶——那其他的肉呢？ 達：按照部落的風俗，第一位以火槍打中山豬的，可以取得山豬左前腿還有頭部和皮革。 瓊：山豬被擊中還能逃跑，第二位開槍的可以得山豬的尾部。 達：凡是參加的不管有沒有貢獻，都可以

平均分獵肉一份。

瓊：第一個看見山豬的就算他沒有參加，也可以到一小部份的獵肉呢。

△ 火堆旁、一群族人喝酒吃肉、豪情萬丈

廷：可是爲什麼那麼多人呢！

達：每人得到肉後都會分贈給自己的親屬，與大家一起共享——

廷：很有趣耶……

瓊：你也參加了打獵，所以你也分到了一塊——

△ 冠廷捧著那塊肉若有所思

廷：只可惜爸媽不在，他們一定會喜歡這種烤山豬肉的。對了，我要回去了——

達：時間太晚了，你還是留在這邊比較安全，明天一早我和拉莉卡瓊會陪你去找你的家人的——

廷：可是，他們現在一定很耽心——

△ 冠廷望向窗外的星星……

S：6

時：夜

景：森林中／懸崖上

人：爸、媽、搜救人員若干

△ 黑暗的森林中，爸媽及救援隊伍用手電筒在搜尋

△ 爸媽拼命地喊

爸：冠廷——

媽：你在那兒？冠廷、爸媽來找你了——

△ 爸媽心急如焚欲往黑森林走去，援救人員攔住他們。

救：賴先生，再進去山路非常危險，我看還是明天天亮後再找吧——

爸：可是萬一冠廷現在需要我們去幫他，怎麼辦呢？不行，我一定非找到他不可。

媽：是呀！也許冠廷就在前面，不管你們怎麼說，沒找到他，我絕不回去——

【京華夢醒】故事大綱及分集大綱

【第一集】

民國初年卞昌退出政黨改業古董商，雖欲培育其子余夢龍從商，但曾在國外研習西洋繪畫與文學的夢龍不只對丹青極為偏愛，更有自己獨特的審美觀。

這一日夢龍與兩位同窗死黨吳顯光、趙子駒至北京逛古董店，見一名美艷女子欲購「漢八刀」古玉，一時拍賣市場的古董商紛紛上前自我推薦，但自稱是婉兒的女子卻以超人一等的古玉知識與見解，一一點破仿冒的漢八刀。夢龍立即被婉兒的瀟灑氣度吸引了，為了接近她，夢龍向婉兒表示自己家中乃是古董商，不但招待她回店內參觀，更為了顯示自己對古董的內行，遂在古董市場挑了「剔紅」雕漆盤子及一些古代銅器，但婉兒卻點出其為贋品，自告奮勇替夢龍討回五十大洋，夢龍自覺在女子面前漏氣，又急於表現，這回不顧婉兒的苦勸買了「商鼎」而損失二千大洋。金錢的損失固然心痛，但當婉兒離去後，夢龍有種說不出的失落感，趙子駒在古董市場查到婉兒住在北京郊區，夢龍立刻前往，表妹翠屏早看出了秋霖魂不守舍，消遣他搞不好是中了美人計，要不怎會受騙，翠屏不顧秋霖反對，執意前往，夢龍也無可奈何。

殊不知這一切果然是婉兒自導自演，夢龍不但被蒙在鼓裡，反而對婉兒另眼相看。在郊區的小鎮，他們四人住進了客棧，但卻見到婉兒抱著一尊佛像求售…。

【第二集】

婉兒的佛像被客人揶揄，翠屏這下逮到機會諷刺一番，但夢龍堅持要買之際，婉兒的母親急急趕上制止，謂此佛像乃北魏真品，且事先夫最鍾愛的二樣傳家之寶。母親不顧婉兒哭泣家道中落，拉著女兒回家。這一夜，夢龍趕到婉兒的古董店「靜齋」外，聽到婉兒彈著古箏，婉兒見夢龍爬牆過來，嚇了一跳。夢龍問婉兒除了那尊佛像，另一項傳家寶是什麼？婉兒面有難色，經不起夢龍苦苦哀求，才透露是宋代米沛的「獵歸圖」。婉兒不知為何會對一位認識不久的男人說出這個秘密，畢竟那是家傳寶物，而她是家中的獨身女…。其實夢龍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為古董而來或是為婉兒而來，但其母突然出現，夢龍和婉兒同時躲入柴房中，在身體的接觸下，夢龍似乎知道答案了，婉兒似乎有心相許之意，示意他明日再來，果然婉兒趁江母在佛寺上香之際，拿出其祖傳的宋代米沛「獵歸圖」。翠屏表妹故意與眾人七嘴八舌，反而使夢龍沒了主意，但在聽了佛寺和尚的一席話之後，證實了米沛的真實落款，同時也對江母花錢為佛寺換壁紙由然升起一股敬意，就在成交前，婉兒羞愧表示，因見其可託付終生，遂呈米沛真跡，但翠屏知曉大哭大鬧，而婉兒之母意欲投江自盡。

No. 1

No.

又被執後握空手，49向被這名64婉兒的女子一一指為假
的。仅而是黃龍額上的古玉被婉兒指為淡八刀一
真的。
三天二日黃龍家黃府
的二日人二黃龍二十天掌握婉兒、聖座好兒、上前
公黃龍不止黃龍婉兒的主意、更對她的古董非常感
興趣、並邀她回自己家裡的古董房、但婉兒不便答
生黃龍方才在古董紋的刻工雕塗盤仅古玉銅
器的事龍大驚。
公發現對古玉如仅黃龍對婉兒不見婉兒
的：日：二婉兒黃龍 經二番辯論
公婉兒自告奮勇黃龍四古董紋、向古董房要四五十
大洋。黃龍討回錢、但要換套面、婉兒使了激將

(24×25)

No. 2

沙、曼龍收到二百元買了「商龍」。

時：日 女：曼龍 婦：江母

女 婦兒回到自家在了聲問：「江母在後院擺了好几排的古董磁器，婦兒看過今日是江母測試她的日子，婦兒通一校對贈品一一確認，但差一盒硃砂。幸江母對女兒婦說：「江母好婦兒！」一陣後，看她何必要曼龍十字？

時：日 女：婦兒 曼龍 十母 母後若干

女婦兒回過頭時，其母正朝向後方，看了感到結巴，婦兒在外頭遛、逛之時候的十盒龍、曼龍頂皮

No.

与其他小孩打架，婉兒被打哭着跑回家，但被卞母趕走，還被說：「怎麼回事？」婉兒回答了經過，江母搖头嘆息，她也教過了婉兒生母將婉兒交給她撫養，如今婉兒已学得仿古等的技藝，日後定天下女子一番事業，婉兒自有封賞，她已撒下一面網，她坐等待卞家龍……

S：乙案二審

好：日乙：家長江母

S：乙方：卞家龍

好：日乙：家長江母

卞家龍再度改变了离婚的原因，他不知道这一

美加美

(24×25)

電視（影）常用術語

英　　文	中　　文	代　　字
Fade Out	化出	F.O.
Fade In	化入	F.I.
De focus	焦距模糊	
focus in	焦距對好	
Trucking	推	
Follow	跟	
Boom up	鏡頭抬高	
Boom down	鏡頭抬下	
Dolly in	推進	
Dolly back	推後	
Zoom in	拉進	
Zoom out	拉出	
Full Shot	全景	F.S.
Long Shot	遠景	L.S.
Medium Long Shot	中遠景	M.L.S.
Off Shot	旁白	O.S.
Make	鏡頭模糊	
Cut Out	切出	C.O.
Cut In	切入	C.I.
Diss Out	溶出	D.O.
Diss In	溶入	D.I.
Quickly Dissolve	快溶映	
Slowly Dissolve	慢溶映	
Wipe	分割畫面	
Medium Shot	中景	M.S.
Verylong Shot	大遠景	
Close Up	特寫	C.U.
Big Close Up	大特寫	B.C.U.
One Shot	一個人	1S
Two Shot	兩個人	2S
Pan left	向左搖	
Tilt up	搖上	
Tilt down	搖下	
Pan right	向右搖	
Diss-Olve	溶映過去	Diss
Side Shot	側影	
Super	重溶	
S.E.	特殊效果	
B.G.	襯底音樂	

【七、映象的動能與生命兼論廣告劇本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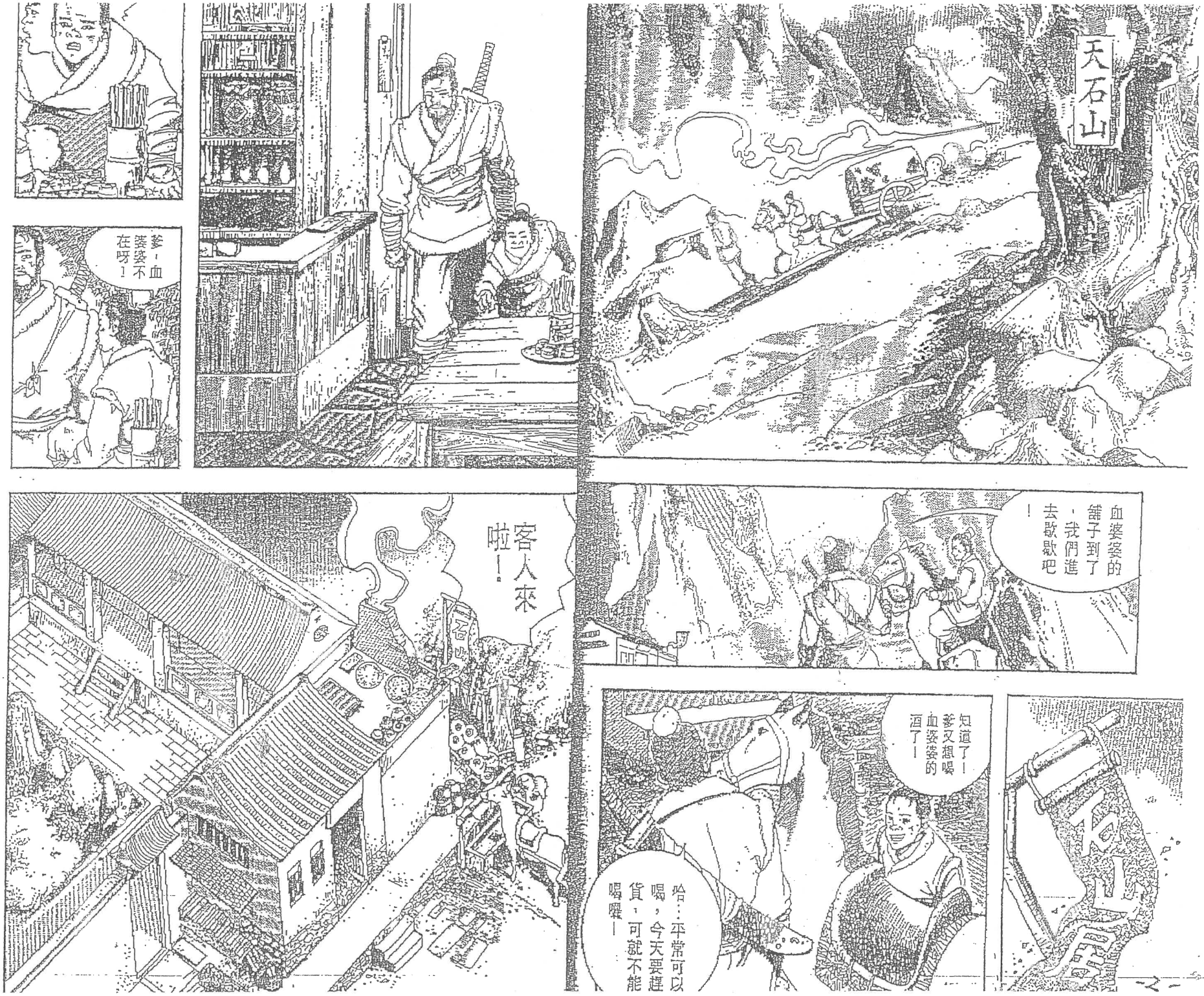
英雄世紀

甜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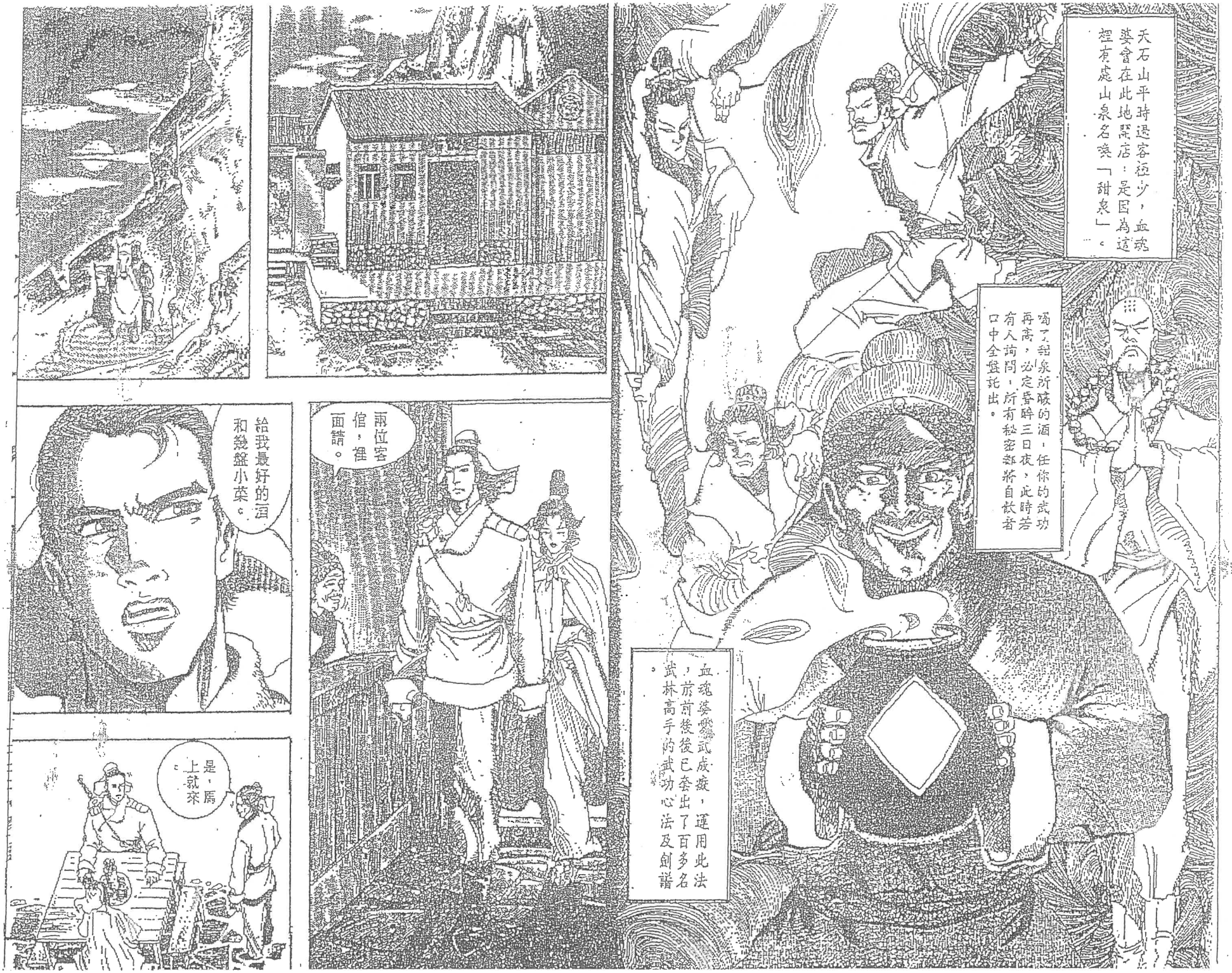
⊙英雄世紀《秋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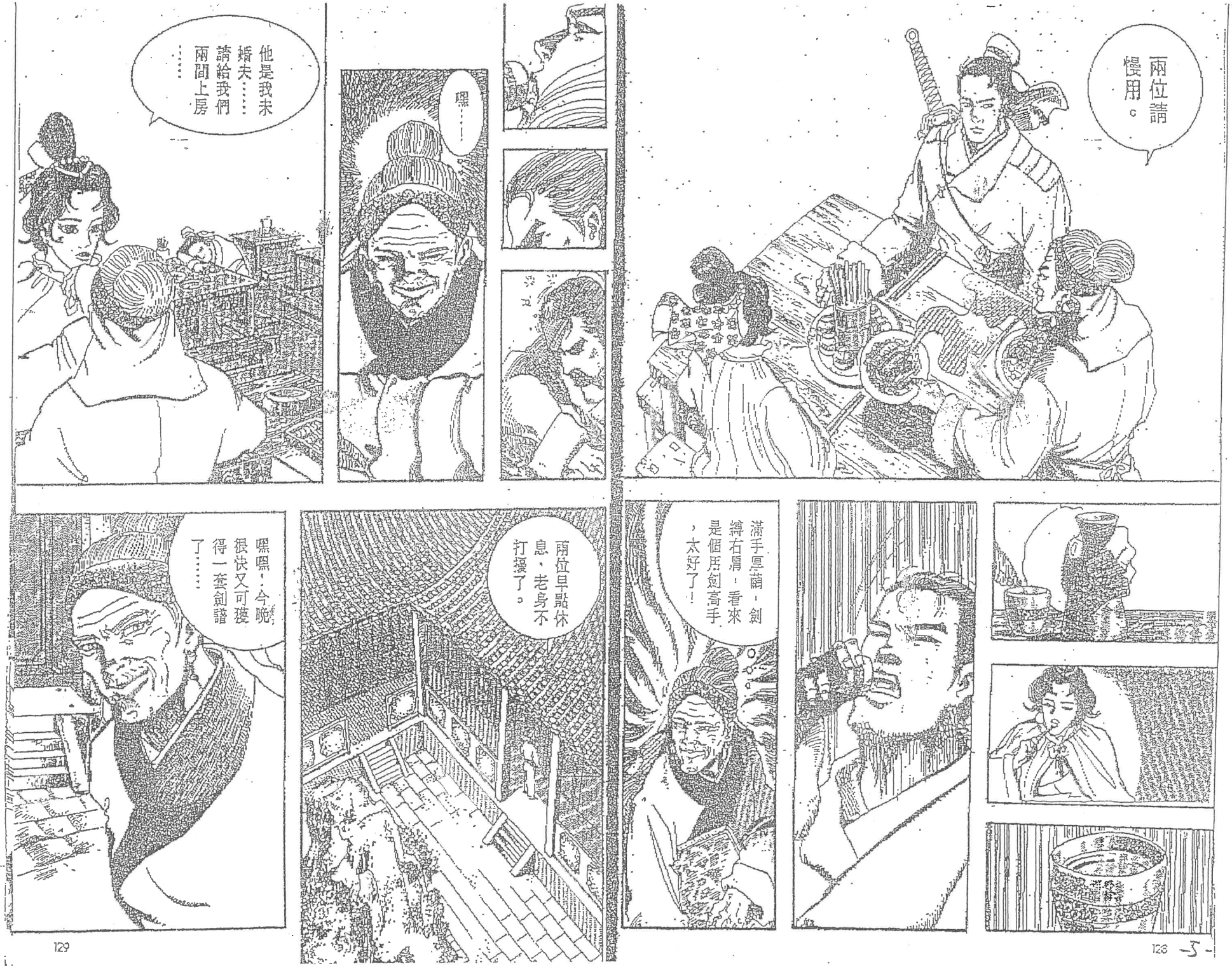
石山甜泉，盜秘佳釀；
鴛鴦速逢，情關難度。

畫⊙張勝福
協力／黃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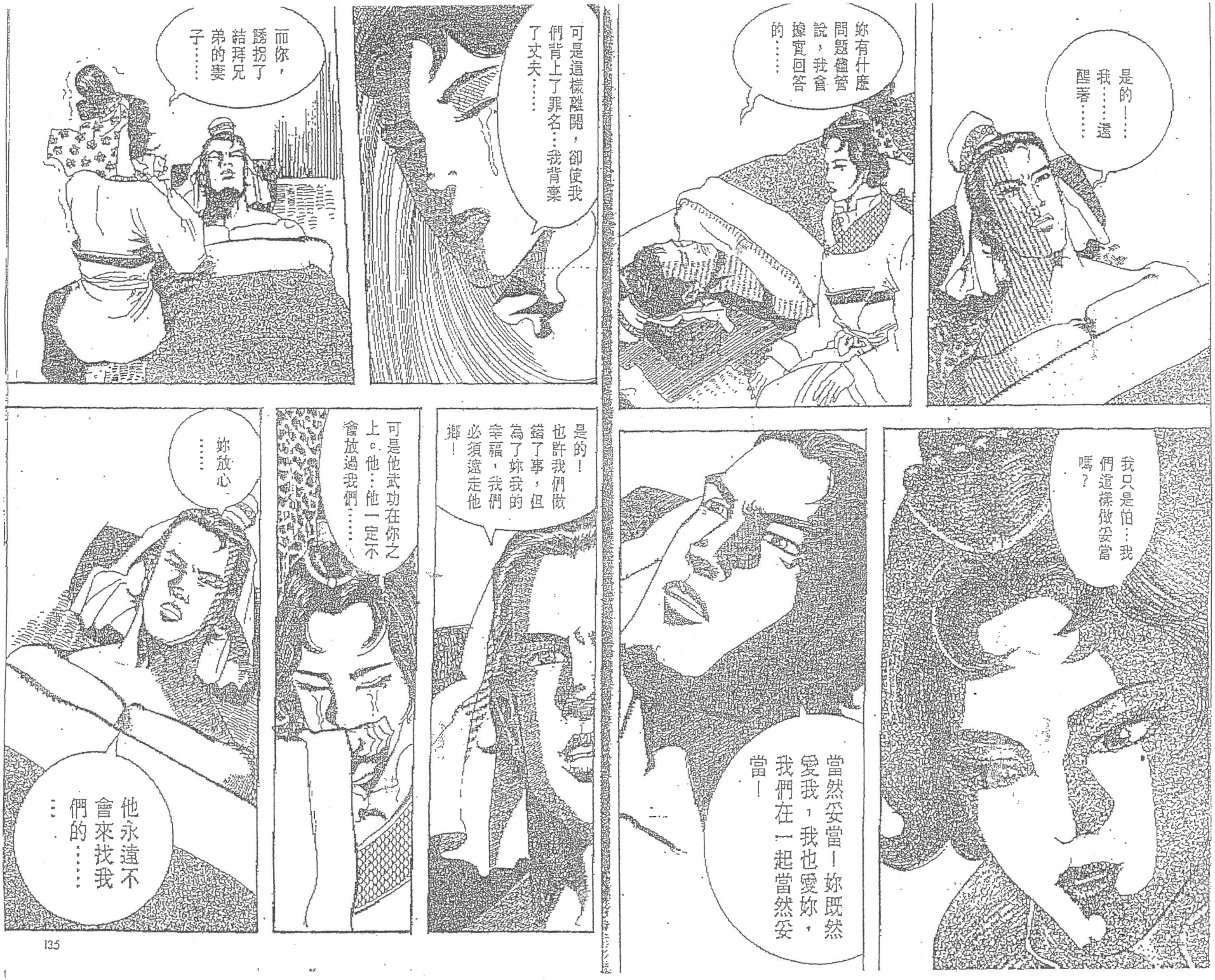

天石山
血婆婆的舖子到了，我們進去歇歇吧！
知道了！爹又想喝血婆婆的酒了！
哈…平常可以喝，今天要趕貨，可就不能喝囉！
客人來啦！
爹，血婆婆不在呀！


有人在嗎？
來了！來了！
血婆婆好呀！
血魂婆
我還以為是誰呢，今天不送貨嗎？
血婆婆，我爹今天不喝酒，改喝茶啦！
對！今天要趕貨，可不能喝您的酒，醉了誤事可不好吶！
哇！好香。
可沒什麼了不起的！
什麼家傳刀法，老娘早就一清二楚……
這年頭市道不好，你父子倆可要加倍留心啊！
我爹的家傳刀法可利害得很，誰敢動我們的貨，可要讓他吃不了兜著走呢！


天石山平時遊客極少，血魂婆會在此地開店，是因為這裡有處山泉名喚「甜泉」。
喝了甜泉所釀的酒，任你的武功再高，必定昏睡三日夜，此時若有人詢問，所有秘密都將自飲者口中全盤托出。
血魂婆學武成癡，運用此法，苦前後後已套出了百多名武林高手的武功心法及劍譜。
兩位客倌，裡面請。
給我最好的酒和幾盤小菜。
是，馬上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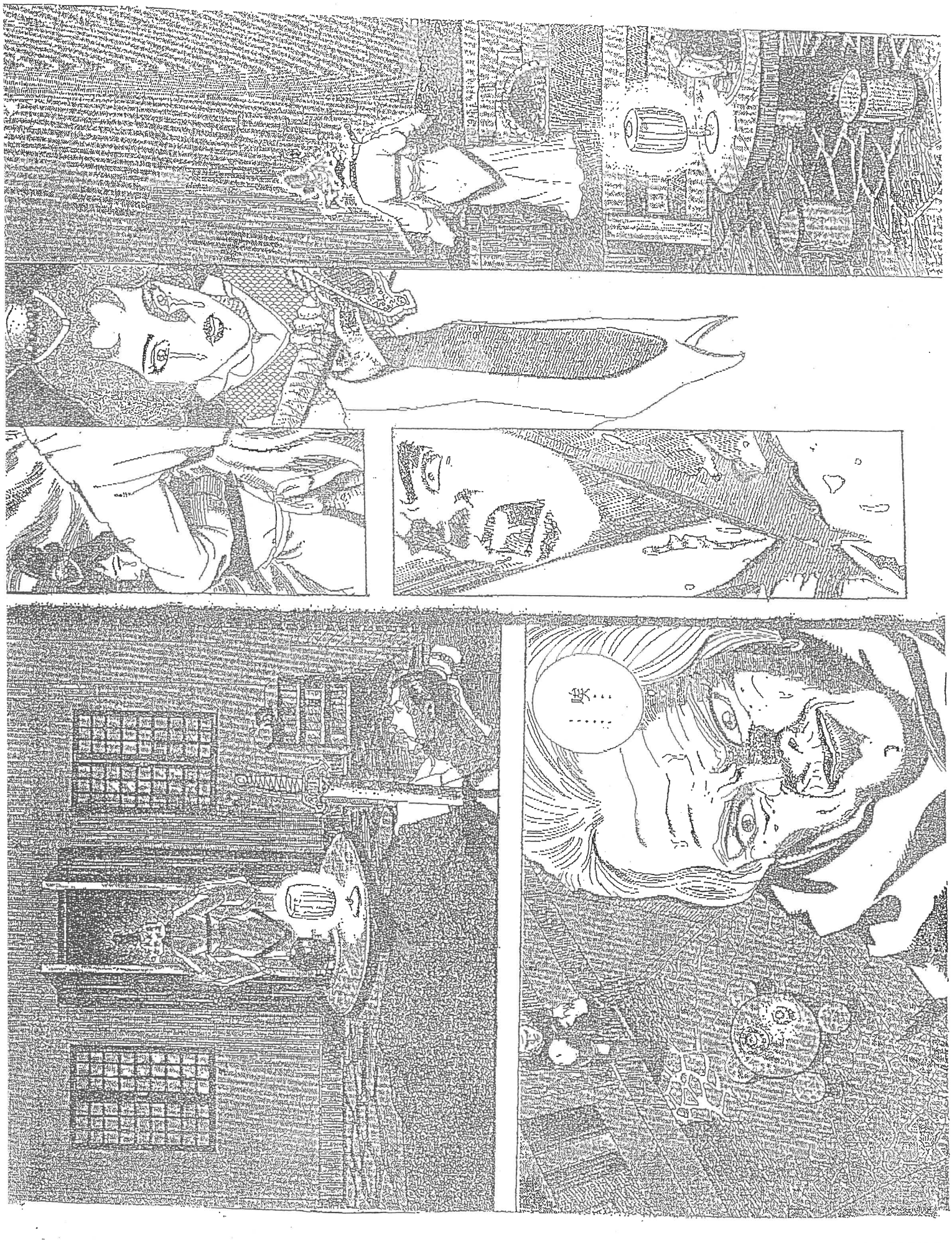

兩位請慢用。
滿手烏爾，劍縛右肩，看來是個用劍高手，太好了！
兩位早點休息，老身不打擾了。
嘿嘿，今晚很快又可獲得一套劍譜了……
嘿……
他是我未婚夫……請給我們兩間上房……


呃……
很好，現在我要問你一些心中的秘密……
你得毫無保留地告訴我。
我……知道了……
啊
喜哥……
你還醒著嗎？


是的！……我……這醒著……
妳有什麼問題儘管說，我會據實回答的……
我只是怕…我們這樣做妥當嗎？
當然妥當！妳既然愛我，我也愛妳，我們在一起當然妥當！
是的！也許我們做錯了事，但為了妳我的幸福，我們必須遠走他鄉！
可是這樣離開，卻使我們背上了罪名…我背棄了丈夫……
而你，誘拐了結拜兄弟的妻子……
可是他武功在你之上。他…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妳放心……
他永遠不會來找我們的……


他死了
!!
你
!!!
你的意思是……?
他死了
!
我帶妹離開前的半夜，我在水缸中下了毒，他們全家沒有一人可以活命的……

全家…
死…
!!
為了一族
永遠……
可是…妳為什麼
告訴我？
……
妳說話真是前後矛盾
自己說？還是要我
替妳完成心中的
願望？



也就是將近半個小時之內都以同一場次的對白與爭執來呈現，這種方式六十分鐘的戲大概不到五場就解決了。編劇也許應該負一點責任，電視台製作人、或主其事者可能也要負些責任。

分場大綱完成而獲得認可後，可以開始進入劇本的書寫工作，方式與電影一樣應力求映象的詮釋；只是電視劇的需求量較大，編劇往往來不及思索或創作，只好以最簡單的方式「對白」來呈現；另一方面製作人或電視台爲了省錢，有時也會主動要求編劇不要寫太多的外景戲，因爲內景（如客廳）可以在棚內搭景拍攝，將節省很多的經費，只是品質有時候可能低劣得令人難堪。

電視劇本依靠大量的台詞，卻也不能忽略情境的舖設、角色的性格與衝突。之前曾爲民視寫過的「我有兩個丈夫」這齣戲中有一場戲足以說明電視劇的特質，特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故事的大意是在日劇時代戰爭末期，添發娶了秋菊後被日本徵召到南洋當軍伕，不久軍方送回添發的骨灰，萬念俱灰的秋菊與婆婆相依爲命。一個夜裡秋菊救了一名逃兵炳坤而日久生情，婆婆無奈地答應秋菊再嫁炳坤，炳坤也擔負起照顧二人的責任。沒想到此時受傷的添發回來了，原來軍方送錯了骨灰，事已至此，添發又因受傷、不良於行、也不能人道，於是雙方協意，秋菊單日與添發睡在東廂房；雙日則與炳坤睡在西廂房。

S：1　景：小路

時：日　人：炳坤

△ 炳坤今日很早就把一擔竹筍賣完了，一邊走一邊把玩著方才向雜貨郎買的水粉，這是他預備今晚秋菊過來西廂房時要送她的禮物。

S：2　景：東廂房內外

時：日　人：炳坤、秋菊、添發

△ 炳坤離三合院前不遠就看見秋菊捧著一臉盆的水，急急走向東廂房，。原本欲開口呼喚，因困惑而將到口的話咽了回去。

炳坤：（ＯＳ）奇怪？秋菊去添發的房間作啥？今天她應該是去我那邊才對……好，跟過去看看，看她到底在作啥？

△ 炳坤心中嘀咕著，遂躡手躡腳地走到東廂房的窗邊。他想找些空隙瞧瞧裡面的情形，卻失望了；只好將耳朵貼在牆邊，希望不會漏聽了什麼。

△ 鏡頭裡光線略顯幽暗的房間內。添發懶散而沮喪地躺在床上，或許就是這種毫無生氣的氛圍，讓人感覺似乎聞到一股潮濕的霉味。

△ 聽到秋菊推門而入的聲音，添發的表情有著短暫的喜悅，但很快回復原有的冷漠。

△ 秋菊將臉盆放在八腳紅眠床前。

添發：妳來作啥？今天妳應當去那邊，等一下被那個人看見，那個人臉色會很難看！

秋菊：今天好熱，我來幫你擦身軀……

添發：有洗沒洗還不是一樣……

△ 秋菊不語，逕自解開並脫掉添發的上衣，擰乾臉盆內的毛巾，再用力擦著添發的上身。

△ 黃昏的夕陽從窗口斜照而入，使得房間內有著些許的動態。

添發：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吳添發最窩囊！竟然要跟別人公家某！（共同擁有妻子）

△ 秋菊似乎忍著氣不搭腔，擦背的手隱約更用力了。

添發：妳替我想看看，世間還有公理嗎？人家說：天無照甲子；人也要照天理。但是天理在哪兒？妳說，我到底是上輩子作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代誌？這世人要受這種委屈？

△ 添發看秋菊似乎不理他，使他更覺得不悅。

添發：秋菊，妳是啞巴嗎？為什不應一聲？妳可知道我現在根本無臉走出去，村子的人怎麼看我，妳會不知道嗎？他們都在笑我「貴某作大舅」！

△ 秋菊還是不理他，惹得添發更憤怒，突然搶下秋菊手上的毛巾丟在地上。

添發：好了啦！我不需要妳加我擦身軀！妳講！我在妳的眼中是不是一個廢人？為什麼上天要這樣對待我？妳說！妳說呀！

△ 添發愈說愈激動，雙手搖晃著秋菊，秋菊感受到無盡的委屈，不覺淚盈滿眶。

秋菊：你痛苦…你委屈…你只會為自己想！添發仔，那我呢？你有替我想過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歡喜甘願？

添發：不是歡喜甘願？是按怎妳要嫁他？難道妳忘了我才是妳的丈夫？

秋菊：當我接到軍方送回來的骨灰時，你可知道我跟阿娘是怎麼傷心？阿娘好幾次要去跳溪自殺，若不是我攔著她，她早就死了，而我白天安慰阿娘，可是晚上我也好幾次想跟著你去……就是那晚我要去柴房上吊，才發現炳坤…

添發：不要提他的名字！

△ 窗外的炳坤聽到人提到他的名字，不覺神情更緊張，耳朵貼在牆上貼得更緊了。

秋菊：我知影你恨他，每個人若是你也都一定會恨他，但是有件事就算你不聽我還是要講，厝內無一個查埔人，當時若不是炳坤伊……我跟阿娘早就餓死了。也因為這樣，阿娘才作主將我跟他送作堆！

添發：好了！我不要聽啦！為什麼？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妳告訴我！為什麼？

秋菊：你可以恨我！也可以恨任何人，但是要怪應該怪這個時局和命運！若不是戰爭，咱也是跟別的人妻一樣夫唱婦隨……（泣）

△ 秋菊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原本激動的添發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添發：秋菊……

△ 秋菊擦了擦眼淚，撿起地上的毛巾，然後輕拭著淚水。

△ 行動並不方便的添發趁秋菊站在床沿，遂順勢拉著她的手。

添發：秋菊，妳知道我並不是真的怪妳，只是我的心實在很難過。我的委屈除了妳，我…我不知道該向誰說？

秋菊：我知影…添發仔，我說過這一切攏總是命啦！

△ 秋菊要走，添發突然更用力，將秋菊拉回自己懷中。

添發：秋菊！妳不要走…我要…

秋菊：不要啦…光頭白日的…

△ 添發的雙手緊緊抱住秋菊，秋菊原先有些抗拒，但很快就回應著添發的熱情。

添發：妳可知道在南洋時我就常常想回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補償妳，就像咱們剛結婚的時候那樣……

△ 窗外的炳坤似乎感受到屋內的那股熱情互動，更著急地再度尋找空隙想一窺室內究竟，手上不自覺地將那盒水粉捏扁了。

△ 屋內的添發激動地解開秋菊的上衣，用力地吻著秋菊。秋菊似乎也被引動了情慾，熱情地回應著。

△ 當在緊要關頭之際，添發突然警覺自己的不舉，原本的激情突然像被潑了冷水一般。

△ 逐漸陷入亢奮激動的秋菊似乎也感受到添發的退卻，困惑但滿神地呼叫著添發。

秋菊：添發……

△ 添發突然憤怒地將秋菊推開。

添發：妳走啦——

△ 被推倒在床邊的秋菊不解地望著添發。

秋菊：添發……你是按怎啦？

添發：（怒）妳走！現在就走！

△ 添發將放置旁側的臉盆丟向房門，臉盆的水灑了一地。

秋菊：你是起ㄒㄧㄠˋ？（發瘋）

添發：對！我是起ㄒㄧㄠˋ！妳趕快走！要不然等一下被ㄒㄧㄠˋ仔打到，妳會倒霉的！

秋菊：你……你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但是為什麼你要這樣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誰也想不到，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對你的心就像我們當初結婚一樣，不管你變成怎樣，我永遠就是你的「家後」（妻子）。

△ 秋菊滿腹委屈掉著淚，撿起地上的臉盆正欲開門離去時，添發又從背後喚住她。

添發：秋菊——

△ 秋菊停下，但沒有回頭，猶豫半晌，還是決定開門走出。誰知此時添發不顧一切地從床上滾下，然後用雙手使盡力量向前爬行，至秋菊身邊時，緊緊地抱住秋菊的腳。

添發：不要走……秋菊……不要離開我——

△ 秋菊似乎也受了感動，不覺蹲下身來，又與添發緊緊抱在一起。

△ 屋外的炳坤再也忍受不住了，他走到門前想從門縫中偷瞧，沒想到正好踢到地上一瓶空的酒瓶。

△ 屋內相擁的兩人聽到門外酒瓶滾動聲，驚訝地分開，秋菊起身打開房門一瞧，門外正站著表情不悅的炳坤。

秋菊：炳坤……是你！

炳坤：我……這是要給妳的！

△ 炳坤將水粉盒塞在秋菊手上，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秋菊望著手上那盒已經捏扁的水粉盒，不禁再度悲從中來。

〈八〉

從生死觀掌握劇本的魅力

1.生與死是難解之謎，但卻又必須去面對的問題。從開闊的心胸去面對，將生與死當成自然的四季循環，當真正認識與面對它時，才能看出或理解它的真面目。

2.任何事物都離不開這種陰陽對立，戲劇亦然。一篇故事的開端是正，那結束就是死，但戲劇的生死有時也是心理的緣生緣滅，如事件解決亦是生死」交替之際。

3.瞭解生死的互動，編劇更能巧妙地「先死後生、先生後死、生死死生、死生生死」意即將強烈的劇情互動或性格衝突先壓制到底端，至無路可逃之際，絕處逢生的天生潛能就被激發了。（敗家子挽救衰敗家道）

4.平淡的思緒也有生死觀，但必須先找到思緒的源頭。如果這種思緒是完整的，當然也就有開始和結束。但應先問自己這樣的開始（生）和結束（死）的真正意義何在？如果是不可抹滅的，那絕對是劇本創作的要素。

5.生到死如果是一條直線，那這條線正是一個故事的主軸。但你的觀點是如何看待這條直線？如果將繩子兩端相疊，那開始（生）就是結束（死），反之亦然。在圓融的世界中，全讓故事變得更爲渾厚而有力量。（邵康節打破瓷枕即是一例）

6.黑色是無邊的神秘力量，正因爲深沈的黑必然能激發對立的光明，兩者（善惡亦然）的碰撞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

戲劇衝突與舞台魅力

故事大綱要素：
作用——吸引人
目的——傳訊息
選擇——反映社會
內容——清楚、有趣、簡潔
事件——發生什麼事？或主角欲完成什麼事
結構——起承轉合、段落分明、畫龍點睛
層次——游離在現實、衝擊在意外。意即「情理之內，意料之外」
三部曲——開場、發展、結束
進行——曲折、懸疑、緊張、掙扎、衝突、鬥爭
個性——獨特、超越典型

■曹操與楊修的衝突

1. 賞識楊修，楊修感恩派孔聞岱出國辦事，卻被奸人陷害。
2. 佯稱夢中殺人，楊修設計引夫人至頭堂，曹操知楊修之計，不得不殺自己夫人。
3. 楊修雖娶曹操之女，但恃才傲物，與操打賭，操輸爲楊修牽馬，最後被曹操所殺。

■其衝突是漸進有層次且段落分明，並從中反應曹操與楊修的個性，從相知相惜到鬥爭博命，過程緊湊引人入勝。在劇中揚棄傳統忠奸之分，反呈現人性善惡之分。

【九、紀錄片與實驗短片劇本創作】

國立國父紀念館
藝術電影欣賞講座
「顧爾德三十二短篇」導讀

編導：法蘭斯吉哈　　演員：科姆費歐

講授人：黃英雄

2003/11/08

一、 劇情介紹

(一)雪地

一望無際的雪白土地上，只有遠方一個黑點。黑點是個人的剪影，慢慢地黑點朝鏡頭走來，約有三分鐘，人終於走到鏡頭前停下，觀眾可看見他的影子，但從他的目光卻又分辨不出欲往何方。

(二)西口湖

鏡頭是湖邊一幢木屋，以獨白的方式道出小孩從小在母親刻意栽培下背會了巴哈的黃金平均率。但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孩喃喃背頌歌曲，如果這是天才，那天才究竟代表什麼？

(三)四十五秒和一把椅子

鏡頭對著椅子上的男人，男人則望著鏡頭共四十五秒。觀眾可由心算來測試，問題是觀眾與影像如何作聯結，這是必須思考的。

(四)布諾孟塞堅。音樂家，同事。

由一人獨白，表達對音樂家的期盼以及印象，更提到音樂家應脫離世俗，像一名流浪漢，不必關心世界，但必須要有幽默感。

(五)顧爾德和顧爾德對談

本單元出自「格蘭顧爾德的文本」。由兩名顧爾德作面對面的對談。一名是採訪者；另一名是被訪者，但兩人的面孔都是背光的，創作者的意涵相當明朗，兩者其實應合而為一，共同傳達出藝術家與公眾之間的關係。

(六)漢堡

音樂家顧爾德住在旅館內，接到了紐約寄來的唱片。他一邊講電話，一邊要女服務生留下來聽那張唱片。滿臉惶恐的女服務生在音樂終了，終於綻放笑

容，並向音樂家喜悅致謝離去。

(七)C小調奏鳴曲

兩條白色直線在漆黑的畫面中，隨著音樂的節奏，白色直線震動出不規則但優美的畫面。當音樂結束時，又恢復了黑暗中的兩條靜止的白線。

(八)練習

音樂演奏家回想在世界各大都會演奏的感觸。只有三部鋼琴夠上標準，但音樂家不清楚觀眾的感受是什麼？因為他也不怎麼喜歡鋼琴。影片結束時，音樂家並未來現場演奏，卻輕輕闔上鋼琴蓋，望著隔室的男人，他似乎有道不出的苦鬱。

(九)洛城演奏會

音樂家在演奏前躲在房間用熱水浸泡雙手，在步上舞台前，一名服務卅年的老技工請求簽名。音樂家寫上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最後的演奏。顯見藝術家面臨困境的悲淒。

(十)CD 318

鏡頭隨著鋼琴獨奏的旋律出現鋼琴內部的結構。鍵槌擊打在鋼弦上，讓人了解了樂器的全部，也使得音樂變得偉大起來。最後鏡頭映照在鋼琴的編號「CD—318」。接著兩名工人用琴布蓋上琴，並推入後台。劇場終於熄燈。

(十一)葉胡迪曼紐因——小提琴家

由一名小提琴家的獨白，剖析顧爾德的藝術性。小提琴家感嘆顧爾德的音樂太私密性，但這也是他的優點。道德化的互融創作出輝煌，另顧爾德也喜歡大自然，從他的音樂與習性可獲印証。

(十二)顧爾德的激情

顧爾德在錄音室內隨音樂指揮，錄音間的三個人則在討論喝咖啡的好處和壞處。音樂結束，顧爾德說他好像掌握了什麼，所以又重新來一遍---。

(十三)顧爾德第一號作品集

一把低音大提琴，三把小提琴的四重奏。在環繞與定位的鏡頭交換中，顯現了顧爾德作品的輕快柔暢。

(十四)交叉路

由不同的人講述對顧爾德這位已故音樂家的觀點。顧爾德似乎是相當自溺自負但也自私的人。性起時只想打電話給對方，不管對方感受，但對音樂而言卻又專執得無人能及。

(十五)TRUCK STOP

顧爾德到一家公路餐館吃飯，聽到司機們聊著一些奇怪的遭遇。來自四方的耳音，猶似人生的交響樂一般。顧爾德拿起調味醬開始了他的餐點。

(十六)北方的概念——顧爾德的廣播紀錄片

男女的不同調談話，但同時提到了北方的哈德遜灣。北方的孤寂與寒冷似乎是顧爾德心中的秘密。最後顧爾德口齒清晰地對著麥克風說出「北方的概念」這個節目。

(十七)孤寂

顧爾德站在雪地上接受訪問，暢談他的廣播節目「遲來的人」—— 這一切的旨意均顯示顧爾德北歐的種性，對北方的孤寒有種不可分離的關係。

(十八)沒有答案的問題

藉由不同的記者面對鏡頭的訪問，或電話訪談，許多問題顧爾德從未給過答案。包括同性戀？鏡頭最後一名女子在電話前抱怨顧爾德為何不回電話，倒是中肯敘說了某些答案。

(十九)一封信

似乎是顧爾德的手稿，提及他深深愛上一名女子，但卻遭到拒絕。顧爾德並未氣餒，他一直期望某一天那名女子會告訴他何時可以相聚。

(二十)當顧爾德遇見麥克拉倫

畫面是麥克拉倫的動畫，由一顆白球變化到數十顆白球，隨著各種的排列組合，在鋼琴伴奏下，成就了一篇優美協調的佳作。

(二十一)內線交易

顧爾德因與雅曼尼同機，與保鏢閒聊後，決定買入一檔冷門的「索礦」股，沒想到賺了一大筆。股票經紀人諷刺他若不彈鋼琴，乾脆玩股票。

(二十二)啟事一則

顧爾德擬了一則啟事，徵求一位性格與他相近的人對談，當他拿起電話打給多倫多星辰報的廣告分類欄時，卻又掛上了電話。

(二十三)藥丸

藉由醫生的獨白，介紹各種藥品。其敘述的症狀有可能與顧爾德的身體狀況有關。背景音樂依然是顧爾德的鋼琴演奏。

(二十四)瑪格麗特帕克蘇

藉由顧爾德的朋友所敘述，她曾進入房間看見整排的葯罐。她不解好端瑞的顧爾德為何需要這麼多葯品？

(二十五)某日記事

以X光透視的人體器官及骨骼畫面，配合音樂顯示顧爾德一天的血壓，這透露了他的身體狀況以及因為演奏或練習帶來的不安。

(二十六)哇哇汽車旅館

在海邊的房間內接受訪問，談到相信超自然以及相信來生，但對這種觀念似乎又存著虛無主義的矛盾。

(二十七)“ 四十九”

顧爾德四十九歲時，開車途中突然想起苟伯克六十五歲時的惶恐，因為六十五可以被十三除盡，但算命家告訴他七十六歲也應小心，因為兩者相加也等於十三。顧爾德生活中除了音樂似乎全無重心，可由此探出他心靈的乾澀。

(二十八)潔西葛瑞格表妹

由表妹道出顧爾德去世前一個禮拜的心境。音樂家顯得相當不安浮躁，事實上道出了顧爾德在生命修為上的缺乏。他不相信有人會去參加葬禮。一名靈性超越者應該活在當下，何必在意那些無關緊要之事呢？

(二十九)生別離

顧爾德在下著雨的冬夜開著車，聽到收音機播放他彈奏的巴哈組曲。他停車打電話要潔西共享那份喜悅，獨白中卻傳來主持人的哀悼——顧爾德上星期中風昏迷，今日已逝世，享年五十歲——。

(三十)旅行者

火箭昇空，爆出烈焰火花，然後冉冉上昇，似乎象徵去世的音樂家靈魂昇空，開啟另一趟新的旅程。

(三十一)雪地

與第一篇的場景一樣，顧爾德從鏡頭前往遠處走，直到消失不見。獨白敘述了美國一九七七年發射旅行者一號、二號至太陽系外，期望有外星人能接獲訊息，而這些訊息中有顧爾德彈奏巴哈序曲的一小段。

(三十二)片尾

字幕——科姆費歐飾演格蘭顧爾德。編導法蘭斯吉哈。劇終

二、 分析

本片是以名演奏家格蘭顧爾德的一生，以片斷戲劇手法呈現的傳記體。每一篇都給予一個主題，當然能夠提醒觀眾瞬間進入旨趣。但卻也因預先的設定而喪失了觀眾的思考空間。

顧爾德在演奏生涯上是備受推崇的。他對音樂的看法有其獨到的藝術觀點。他也曾思索過音樂家與公眾的真正關係，這點他採取了避世的態度，這也是為何他喜歡廣播與不喜歡記者當面採訪的原因。

這一點顧爾德只作對了一半，他在音樂之外，其實有一股強烈追索生命真相的企圖，只可惜他只懂得困居自己，卻不知要繼續往內追索，若他發現真相就在心內深處，就不會有「四十九」歲時的惶恐。

但就某方面而言，顧爾德始終保持了赤子之心，這也是一名藝術家不可或缺的特質。也許他的私生活受到某些人的質疑，但這並不是重要的，在五十年的歲月中，他儘其所能地將自己的專長所學貢獻給世上，他從這些付出得到快樂，也將快樂與世人分享，這點足以使他在心靈上得到封聖。

紀錄片的形態卻以戲劇表現，這點使得這部影片就變得與眾不同了。紀錄片雖是記錄真實，但在手法、創作方面若能提供新的思惟，總會令人耳目一新。本片在這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基於此，這種思惟是值得國內的藝術創作者參考與學習的。

【十、論改編劇本的呈現與二度詮釋】

竹葉船

秋子把水桶放在立葵邊，然後從梅樹下的矮竹枝上摘下了小竹葉，做了好幾隻竹葉船，放到水桶裡的水上去，讓它們浮著。

「你看，船哪。好玩吧？」

孩子蹲在水桶前，看著竹葉船，然後抬頭看了看秋子，莞爾一笑。

「小船兒真好。寶寶乖，所以把小船兒給你。好好兒跟姐姐在這兒玩著吧。」母親說完，又回到客廳裡去。

母親，攪的是秋子未婚夫的母親。看樣子好像有話跟秋子父親說，所以秋子也就離座避開，卻因為孩子歪纏著，所以也把他帶到院子裡來。孩子是未婚夫的最小的弟弟。

孩子用小手往水桶裡攪著，一面說：「姐姐，小船兒在打仗哪！」一面好玩地看著漂蕩亂轉不已的竹葉船。

秋子走到那兒，把剛洗好的浴衣晾到晾衣竿上去。

戰爭早已結束了，可是未婚夫仍未歸來。

「戰爭，再打呀！戰爭，再打呀！」孩子更加使著蠻勁攪動著，濺潑了一臉的水。

「哎呀，不行哪。看你滿頭滿臉的水。」秋子說著，就加以制止，可是孩子卻叫嚷了：「不要——。小船兒不走了嘛。」

小船兒真的不走了，只不過就那麼漂浮著而已。

「對了，到後頭小溪邊去吧。小船兒會走得好快，好快。」

竹葉船就由孩子拿著。秋子把水倒在立葵根上，把水桶放回廚房裡去。

就蹲在走下溪流處的石階上，一艘一艘放走，孩子便拍著小手雀躍不已。

「我的小船兒跑第一呢，看、看！」

為了看住跑前頭的小船，孩子便順著小溪流跑起來。

秋子於是匆匆把其餘的竹葉船放掉，趕在孩子後頭追趕。這一來，忽然發覺自己竟下意識的想把左腳踵牢牢貼著地面行走。

秋子因為小兒麻痺，左腳踵早已不能貼地而行，一直是小小輭輭的。左腳的腳趾也高高凸出。跳繩或遠足當然也就不行了。原來打定主意要獨自靜靜地過一輩子，卻意想不到竟訂了婚。她倒是有信心要以意志來彌補身體上的缺陷，所以就認真地一直在練習著左腳踵著地走路。左腳的皮膚立刻就因此而擦傷磨破，可是秋子的苦行卻持續不輟。不過，自從戰敗之後，就不再練了。皮膚擦傷的痕跡，卻像凍傷的痕跡似的，留了下來。

由於孩子是未婚夫的弟弟，秋子就不禁想把左腳踵貼地而走。好久好久都已不曾這樣子做了。

小溪愈來愈狹窄，有許多雜草彎垂水面，因而便有三、四隻竹葉船給攔住在那兒。

孩子在一、二十步路的前頭停下來，並不曾發覺秋子已經走過來，只站在那兒目送著竹葉船向前流去。秋子走路的樣子當然就更不曾留意到。

他頸項間的凹窪處似乎就很像未婚夫的，秋子因而禁不住想把孩子緊緊抱起來。

孩子母親出來了。向秋子道了謝，便催促著孩子要走。

「再見。」孩子倒是說得很乾脆。

也許是戰死了，再不，就是要毀棄婚約吧，秋子想。心甘情願地願和跛足者結婚，想來也是戰爭期間的感傷使然。

秋子並不就走進家裡，卻往隔壁看人家新蓋的房子去。這是一棟這一帶少有的大房子，路過的人總要停下來望一望。戰爭期間，工事曾經停頓了好一陣子，堆放木材的地方四周圍也就雜草橫生，不過最近又趕著蓋起來，大門口也移植了兩棵似乎顯得神經質的松樹。

秋子覺得這房子的樣子呆板而不優美。不過窗子倒是滿多的，尤其客廳，更是四面都是窗子。

到底是怎樣的人家會搬過來，左鄰右舍也只是傳說紛紜，可是確實的事，卻是一無所知了。

化粧

我家洗手間的窗子和谷中的殯儀館的洗手間的窗子是相對著的。兩洗手間之間的空地是殯儀館的垃圾場。葬禮用的供花或是花環等就都棄置在那兒。……

像這樣的東西也許還可以說是美的，可是這些送葬的花朵在這兒日漸凋萎腐敗的期間，每天我又不能不從洗手間的窗子看著。我就曾纖毫不遺地看過一個花環上盛開的紅薔薇和桔梗在五、六日之間逐漸凋萎之際，那顏色是怎樣地在變化。……

是植物的花那還算好。我卻又不能不看殯儀館洗手間的窗子裡的人。年輕的女人很多。說來，男人是很少進去的。再說，如果就連在殯儀館洗手間都要久久佇立著對著鏡子端詳一番的德性而論，上了年紀的老太婆也不算屬於女流之輩了。可是年輕的女人大都會在那兒佇立下來，然後化粧起來。在殯儀館的洗手間化粧的穿著喪服的女人——看她們擦著濃色口紅的樣子，就像見到了舐著屍體的沾染了血的嘴唇似的，令我不寒而慄。而她們卻是極其鎮靜的。那姿態表現出她們自知躲在人後做壞事的罪過，可是卻深深自信誰也不曾看到她們。

我並不愛看那種奇哉怪哉的化粧。然而兩個窗子是一年到頭都相對著的，所以諸如此類令人嫌惡的巧合也就不在少數。我總是慌忙往別處看。如果我因而能從街上或客廳裡的女人的化粧而想起殯儀館洗手間裡的女人，那無疑是一種實在的幸福。我甚至於想：應該寫信給我所喜歡的一些女人，告訴她們說如果有一天也得往谷中的殯儀館參加葬禮時，可千萬不要進入洗手間才好。我不願她們也成了魔女的一夥。

然而，話說昨天吧。

在殯儀館洗手間的窗子裡，我看到一個拿著白手絹不停地拭著眼淚的十七、八歲的少女。拭著拭著，眼淚似乎是還要湧上來的吧？抽抽搭搭哽咽個沒了。終於，許是被悲傷所壓倒的吧，她就那麼站著，無力地把身體靠在洗手間的牆壁上，再也沒力氣去擦拭臉上的淚水，就讓它儘流著。只有她一個，大概不是躲起來到這兒化粧來的吧？她無疑是到這兒躲起來悲泣來的吧？

正當我感到那面窗子深深植入我心深處的那種對女人所懷有的惡意，已因她而逐漸抹拭潔淨之際，就在那當兒，真個是想都想不到的，只見她拿出一面小小的鏡子，對著鏡子嫣然那麼一笑，然後就翩然走出洗手間而去。像是給潑了一身水似的，我幾乎驚叫了出來。

對我而言，那真是謎一樣的笑啊！

遺容

「過這邊看看去吧。都變成這個樣子了。真不知有多想再看你一眼。」

急急忙忙地帶著他到那房間後，妻的母親就說。那些在死者枕邊的人便不約而同地朝他看。

「去見個面吧。」

母親再這麼說著，就要去揭開覆蓋在他妻子遺容上的白布。

這時，他突然說出了自己都覺得意外的話。

「請等一會兒。讓我獨個兒和她見面吧。請讓我獨自一人在房間裡好吧？」

這句話，使得妻的兄弟姊妹有了某樣的感動。他們靜靜地把房間的紙門拉閤走出室外。

他揭起白布來。

妻的遺容因痛苦的表情而顯得僵硬。在瘦癟的兩頰之間，變了色的牙齒暴露著。眼瞼也因乾掉了而黏在眼球上。浮顯的神情把痛苦凍僵在她頭額上。

俯視著這醜陋的遺容，他凝坐在那裡有一會兒。

然後，顫抖著把雙手移向妻的嘴唇，試著去把它閤攏起來。硬行閤閉的嘴唇，他的手一放開，便再遲緩緩地張開。他再把它攏閤。又張開。就這樣子反覆幾次之際，他發覺終究嘴邊一帶的硬直的線條已顯得柔和多了。

這一來，他感到自己的手指尖似乎已匯集了熱情。為了使遺容的僵硬的神情顯得柔和，於是便用手不斷地搓揉那頭額。手掌也因而熱起來。

看著那經過一番搓揉撫弄而呈現了新面貌的遺容，他又再一次凝坐在那兒。

「坐了火車趕回來一定很累吧？先吃了午飯，再好好休息一下。」

這麼說著，妻的母親和妹妹就走了進來。

「是。」

突然間母親竟簌簌地流起眼淚來。

「人的靈魂真可怕。一直到你能從外頭回來為止，這孩子死了都不甘心呢。真是不可思議。你只那麼一見面，容貌就變的這麼安詳。——這就好了。這孩子這樣子也就好了。」

而對著他那有點兒近似瘋狂的眼神，妻的妹妹以這世上所無的美而澄澈的雙眼回看了他。然後便哇的一聲撲身哭了起來。

港

這港口是個有趣的港口。

平常人家的妻子或女子會到小旅舍裡來。而且客人宿泊在這兒的期間，女人也留宿在這兒。從早上起床時起，午飯、散步也都是一起的。真像是新婚旅行的夫婦一樣——。

雖然這樣，可是一說要帶她到附近的溫泉去，女人總是會微微歪著頭思慮起來。不過，如果跟她說願意在這港口租個房子，而且如果這女人還是一個女兒身的話，多半都會高興地說：

「我願意充當你的妻子，時間如果不太長的話，如果不是半年或是一年的話。」

——當他正忙著整理行李，準備在早上上船離去時，幫他的女人就說了：

「你，好不好幫我寫封信？」

「什麼，在這個時候？」

「人家如今已經不是你的太太了麼。所以，沒關係的啦。你在這兒的時候我不是一直陪伴著你的嗎？我也沒做過什麼壞事。再說，人家現在已經不是你的太太了，不是？」

「不錯，不錯。」說著，他於是替她寫了一封給一個男人的信。看起來這也是個在這小旅舍裡和這個女人住了半個月左右的男子了。

「妳肯不肯也寫封信給我，在某一個男人就要上船的早上，當妳已經不再是某人的妻子的時候？」

寺：日　人：炳坤

△ 炳坤今日很早就把一擔竹筍賣完了，一邊走一邊把玩著方才向雜貨郎買的水粉，這是他預備今晚秋菊過來西廂房時要送她的禮物。

S：2　景：東廂房內外

寺：日　人：炳坤、秋菊、添發

△ 炳坤離三合院前不遠就看見秋菊捧著一臉盆的水，急急走向東廂房。原本欲開口呼喚，因困惑而將到口的話嚥了回去。

炳坤：（OS）奇怪？秋菊去添發的房間作啥？今天她應該是去我那邊才對……好，跟過去看看，看她到底在作啥？

△ 炳坤心中嘀咕著，遂躡手躡腳地走到東廂房的窗邊。他想找些空隙瞧瞧裡面的情形，卻失望了；只好將耳朵貼在牆邊，希望不會漏聽了什麼。

△ 鏡頭轉光線略顯幽暗的房間內。添發惘散而沮喪地躺在床上，或許就是這種毫無生氣的氛圍，讓人感覺似乎聞到一股潮濕的霉味。

△ 聽到秋菊推門而入的聲音，添發的表情有著短暫的喜悅，但很快回復原有的冷漠。

△ 秋菊將臉盆放在八腳紅眠床前。

添發：妳來作啥？今天妳應常去那邊，等一下被那個人看見，那個人臉色會很難看！

秋菊：今天好熱，我來幫你擦身軀……

添發：有洗沒洗還不是一樣……

△ 秋菊不語，逕自解開並脫掉添發的上衣，擰乾臉盆內的毛巾，再用力擦著添發的上身。

△ 黃昏的夕陽從窗口斜照而入，使得房間內有著些許的動能。

添發：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吳添發最窩囊！竟然要跟別人公家某！（共同擁有妻子）

△ 秋菊似乎忍著氣不搭腔，擦背的手隱約更用力了。

添發：妳替我想看看，世間還有公理嗎？人家說：天無照甲子；人也要照天理。但是天理在哪兒？妳說，我到底是上輩子作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代誌？這世人要受這種委屈？

△ 添發看秋菊似乎不理他，使他更覺得不悅。

添發：秋菊，妳是啞巴嗎？爲什不應一聲？妳可知道我現在根本無臉走出去，村子的人怎麼看我，妳會不知道嗎？他們都在笑我「賈某作大勞」！

△ 秋菊還是不理他，惹得添發更憤怒，突然搶下秋菊手上的毛巾丟在地上。

添發：好了啦！我不需要妳加我擦身軀！妳講！我在妳的眼中是不是一個廢人？爲什麼上天要這樣對待我？妳說！妳說呀！

△ 添發愈說愈激動，雙手搖晃著秋菊，秋菊感受到無盡的委屈，不覺淚盈滿眶。

秋菊：你痛苦…你委屈…你只會爲自己想！添發仔，那我呢？你有替我想過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歡喜甘願？

添發：不是歡喜甘願？是按怎妳要嫁他？難道妳忘了我才是妳的丈夫？

秋菊：當我接到軍方送回來的骨灰時，你可知道我跟阿娘是怎麼傷心？阿娘好幾次要去跳溪自殺，若不是我攔著她，她早就死了，而我白天安慰阿娘，可是晚上我也好幾次想跟著你去……就是那晚我要去柴房上吊，才發現炳坤…

添發：不要提他的名字！

△ 窗外的炳坤聽到人提到他的名字，不覺神情更緊張，耳朵貼在牆上貼得更緊了。

秋菊：我知影你恨他，每個人若是你也都一定會恨他，但是有件事就算你不聽我還是要講，厝內無一個查埔人，當時若不是炳坤伊……我跟阿娘早就餓死了。也因爲這樣，阿娘才作主將我跟他送作堆！

添發：好了！我不要聽啦！爲什麼？爲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妳告訴我！爲什麼？

秋菊：你可以恨我！也可以恨任何人，但是要怪應該怪這個時局和命運！若不是戰爭，咱也是跟別的夫妻一樣夫唱婦隨……（泣）

△ 秋菊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原本激動的添發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添發：秋菊……

△ 秋菊擦了擦眼淚，撿起地上的毛巾，然後輕拭著淚水。

△ 行動並不方便的添發趁秋菊站在床沿，遂順勢拉著她的手。

添發：秋菊，妳知道我並不是眞的怪妳，只是我的心實在很難過。我的委屈除了妳，我…我不知道該向誰說？

秋菊：我知影…添發仔，我說過這一切攏總是命啦！

△ 秋菊要走，添發突然更用力，將秋菊拉回自己懷中。

添發：秋菊！妳不要走…我要

秋菊：不要啦…光頭白日的…

△ 添發的雙手緊緊抱住秋菊，秋菊原先有些抗拒，但很快就回應著添發的熱情。

添發：妳可知道在南洋時我就常常想回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補償妳，就像咱們剛結婚的時候那樣——

△ 窗外的炳坤似乎感受到屋內的那股熱情互動，更著急地再度尋找空隙想一窺室內究竟，手上不自覺地將那盒水粉捏扁了。

△ 屋內的添發激動地解開秋菊的上衣，用力地吻著秋菊。秋菊似乎也被引動了情慾，熱情地回應著。

△ 當在緊要關頭之際，添發突然警覺自己的不舉，原本的激情突然像被潑了冷水一般。

△ 逐漸陷入亢奮激動的秋菊似乎也感受到添發的退卻，困惑但蕩神地呼叫著添發。

秋菊：添發……

△ 添發突然憤怒地將秋菊推開。

添發：妳走啦——

△ 被推倒在床邊的秋菊不解地望著添發。

秋菊：添發……你是按怎啦？

添發：（怒）妳走！現在就走！

△ 添發將放置旁側的臉盆丟向房門，臉盆的水灑了一地。

秋菊：你是起丁一么？（發瘋）

添發：對！我是起丁一么！妳趕快走！要不然等一下被丁一么仔打到，妳會倒霉的！

秋菊：你……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我？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但是爲什麼你要這樣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誰也想不到，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對你的心就像我們當初結婚一樣，不管你變成怎樣，我永遠就是你的「家後」（妻子）。

△ 秋菊滿腹委屈掉著淚，撿起地上的臉盆正欲開門離去時，添發又從背後喚住她。

添發：秋菊——

△ 秋菊停下，但沒有回頭，猶豫半晌，還是決定開門走出。誰知此時添發不顧一切地從床上滾下，然後用雙手使盡力量向前爬行，至秋菊身邊時，緊緊地抱住秋菊的腳。

添發：不要走……秋菊……不要離開我——

△ 秋菊似乎也受了感動，不覺蹲下身來，又與添發緊緊地

【十一、「今天我是大導演」分鏡與分場的關係以及導演的基線的運用】

拍攝練習劇本(一)

-教室風波-

S：1

景：教室四外

時：夜

人：李雁、逢櫻

△李雁走進教室時，乍見逢櫻在黑板上寫字。

△李雁見黑板上寫了許多「恨」字，相當訝異。

李雁：我四處找你，原來你在這兒？

△逢櫻惡狠狠的瞪了李雁一眼，恨恨走出教室。

△李雁急忙喚住她。

李雁：等一下，逢櫻，幹嘛一付臭臉？

△逢櫻止步回頭。

逢櫻：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清楚！

李雁：我……你怎麼了？

△逢櫻正欲回答，手機突然響了，逢櫻接聽。

逢櫻：喂——好！正好，她就在我旁邊，你自己跟她說吧！

△逢櫻將手機交給李雁。

逢櫻：崔宏找你。

李雁：崔宏？

逢櫻：怎麼？不敢接？前天晚上你跟他去夜店，不是說好要他常打電話給你嗎？接阿！

△逢櫻將手機塞至李雁身上。李雁尷尬接聽。

李雁：喂——掛掉了！

△逢櫻搶回接聽，生氣地收回手機。

李雁：逢櫻，你聽我說！

△逢櫻生氣將她推開，急奔而出。

△李雁欲言又止，回頭望著黑板上的字，表情複雜不已。

拍攝練習劇本(二)

△修全送邱萍到公寓前。

△邱萍下了機車。

邱萍：不要一幅苦瓜臉嘛！工作再找就有了。

△修全苦笑，望著邱萍對他揮揮手走上老舊的樓梯。

△昏黃的樓梯間小燈泡瀰漫著一團令人不確定的昏黃。

S：5

景：邱萍公寓內

時：夜

人：邱萍、修全

△是那種臥室和客廳都合在一起的小套房。

△邱萍入內後將背包放在沙發上，邊脫衣服邊走入浴室。

△突然有人按了門鈴，邱萍訝異小心翼翼地走到門邊。

邱萍：誰？

修全：(OS)是我……

△邱萍開了門，訝異修全站在門外，修全有些尷尬。

修全：我離家出走了……你可以不答應，我在去找別的地方……

△邱萍表情複雜地望著修全……

迷人的時差 — 尋找經典不敗密碼

日期：2013.10.02
老師：凌明玉

■生活裡看見的◎袁瓊瓊（聯合副刊　2009／05／31）

1刺青

跟朋友喝咖啡聊天。她剛與某個女演員見過面，說到這女孩的刺青。形容給我聽，怎麼整條右手臂刺著一株藤蔓，蔓鬚曲折纏繞，最長的一根鬚蔓，一直蜿蜒到手背，彷彿血管靜脈著了色伏貼在手背的皮膚上。

朋友形容得很美，我從她的言語衍生我的想像。而不知道為什麼想像到的是藤蔓的凋萎。現在，年輕的豐實飽滿的手臂上刺上的刺青，等到二三十年後，或許皮膚變得 鬆弛乾燥，那蔓延的藤蔓，依舊停留在皮膚上，停留在或許骨節增大的，不那麼平整華美的手背上，不知道會是如何的景象？

這大概就是我喜歡刺青的原因。覺得那是活的東西。會跟隨自己變化，生長和凋萎。好像附著於身體上的寵物，並不是全無意志的。

給自己附加這樣一個標誌，或說附加這樣一個伴侶，它永遠在對你說話。雖然有過刺青經驗的人都說是痛不欲生，但是我還真的想去弄一個刺青，或許在手上，肩上，一個自己可以看見的地方，一個符號。用它標示我不想說明的心情。

2蝴蝶

早上去買早餐，看到一隻蝴蝶。

好漂亮的蝴蝶，黑底藍翅，翅膀邊緣一圈亮黃色和淺綠的邊。

這隻蝴蝶就在早餐店門口的地面上飛著，找地方停留。

地面上是灰白色水泥地，有積水，早餐的豆漿渣，免洗筷塑膠包裝，一些碎飯粒，蘿蔔乾和芝麻渣。

蝴蝶在地面上飛著，在汙水裡點了一下，離開，在飯粒旁點了一下，離開，在乾白的水泥地上點了一下，離開。

它就是沒法突出這個範圍，它就只是在這一塊髒汙的，可憎的地面上，低飛，尋找落腳處，或者，尋找可以逃逸之地。

逃不出去。

早餐店門口不過三公尺見方大小，對蝴蝶來說，或許是無涯無盡頭之所在吧。那小小的蝴蝶，帶著她全部的美麗，逃不出去，就在這髒汙之地。她鼓著蝶翼，那彩色繽紛，在灰白水泥地上漂亮得幾乎刺眼的身軀，在倉皇的飛撲，停留，又離去。

想起王菲的歌：「蝴蝶飛不過滄海，沒有人忍心責怪。」

不會責怪，不是因為她美，是因為她脆弱。

置身之處如果不是花園，她無法飛越汪洋，便成為注定的悲劇。

我想她會被車子壓死吧。因為早餐店前就是車道。

後來就希望她會被某輛急馳的車輾過。在不適合美麗的地方存在，是彰顯那地方的無恥和可憎。像是拿自己的美去奉獻給不值得愛的人。

所以，希望她被急馳的車輾過吧。

就這樣。也許美麗不為人知。但醜惡也不為人知。

3桔梗

不大有人送花給我。我是說親密意義的花。出去演講或怎樣，有人獻花那是另外的事。不過我偶爾喜歡買花給自己。最常買的是桔梗。

桔梗是奇妙的花。以前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每次看到花名，總覺得什麼給卡住，似乎是巨大的悲哀，或巨大的美，碰觸到時便給卡住，給許多的無法言述的情感卡住。

但是後來看到了花了。在市場，插在塑膠水桶裡，長長的一大把，紫色的粉紅的和綠色的。似乎全無性格，依著賴著，彼此靠在一塊。

我最偏愛的色調就是紫和綠，因此只要看到桔梗，就完全被制約似的馬上掏錢。我覺得桔梗百看不厭，它是長枝條，買一大把回來，往花器裡一放，就自然會有傾斜旖旎之姿。

桔梗不能雜，一定要是單色，綠的就全綠，紫的就全紫。我會買兩種顏色，分開來插。

一把桔梗裡，可以同時看到「花們」的幼年、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花 朵先是細瘦含苞，之後緩慢的展開，慢慢的向四面伸展，但也不到揮灑的地步，就開到全放，花瓣也只是各安其位，一片連一片，貼在一塊。不像有些花朵，玫瑰或 者牡丹，有一種恣意放肆，決心要開到整朵花碎裂，片片向四面掉落。

桔梗枯萎的時候，也只是縮起來，軟軟的，自斂的，把自己包住，花瓣拳在一塊，縮著。覺得是很優雅的死法，溫靜自守。

身為桔梗，我相信它是選擇了要這樣不喧囂，不哼不響的人生的。 4忽然

年輕的時候，有個大我二十歲的女朋友告訴我：「人不是漸漸老的。」

她沒生過孩子，直到三十多歲都還維持著少女的身材，皮膚光潔，髮絲烏亮。時常被誤認為大學生。有一天早上起來，忽然就發現自己老了。

以前聽她這樣說，覺得是無稽之談。現在發現：是真的。

有一天早上起來，忽然就看不見了，眼前的東西模糊，報紙上的字像小螞蟻般跑來跑去。

剎那間，我有了老花眼。

忽然就頭髮白了。

忽然就皺紋滿面。

忽然腰間就多出一圈肥肉。

忽然所有的水分都堆積在臉上。

忽然就有了雙下巴。

不騙人，真的就是這樣。

這讓我覺得很像電腦跑程式，人體裡的那個機制是定在某一點上的，當程式跑到那個點上的時候，也許體內會有個「喀答」一聲，機制便開始啟動。

於是就頭髮白了，

於是就皺紋滿面，

於是就腰間多出一圈肥肉，

於是就所有水分都堆積在臉上，

於是就有了雙下巴。有了老花眼。

形容人有赤子之心，英文裡有一句話是：「他裡面有個孩子。」我倒覺得每個孩子裡面都有個老人，隨著時光過去，就像發芽一樣的長出來。

等「老人」完全長出來之後，我們便忽然過完了一生。

■愛讀◎凌明玉（摘自《不遠的遠方》/九歌出版 ）

忘了從哪裡看來一個愛讀的故事。

有個讀書成痴的人，某次旅途中忘記帶書，到了睡前沒書可看怎麼都睡不著，偏偏住宿的旅館又無聖經可讀，不得已只好翻出電話簿來將就。豈料這一看，倒也挑起興致，足足看了一個多鐘頭。

看到這些敘述，心裡吃吃偷笑，我也做過這般荒唐事。

小時候，家裡不訂報也幾乎沒有閒書，家人們皆不愛閱讀。我爸常看農民曆只為研究合適開工的良辰吉時，我媽愛看六合彩明牌書的一堆數字，我弟什麼書都不看但漫畫除外，我會順便將弟弟租的漫畫撿來看，連他的課本也看過好多遍。

有一天，還記得是星期三，只上半天學，下午獨自在家無聊透頂，也找不到什麼東西可看，就坐在爸爸的鐵製辦公桌前，開始翻他的工作紀錄簿。厚厚的簿子裡有好幾個工地的修繕紀錄，理容中心的裝潢設計圖、大樓辦公室天花板整修的平面圖，還有梳妝組衣櫥酒櫃雙層床架等各種不同家具的立體設計圖，密密麻麻的數字和圓弧方正的線條直橫交錯在紀錄簿的紙頁。

每翻一頁，我就要驚歎，邊看邊忙著搖頭嘆氣，這些圖表數字實在難懂，忽然覺得爸爸有我看不見的厲害，但也萌生疑惑，每次問他數學，他都說他不會，這是為什麼？

看完工作紀錄，接著再把枕頭大小的電話簿挪呀挪的從黑色電話機上抱過來，首先得確定爸爸的姓名有印在電話簿上，根據這點來證明我家電話費沒有白繳。然後指頭憑空畫呀畫、算出姓氏筆畫，再找尋我所認識的一些人，無非是同學或電影明星。有一次找到陳淑樺的電話非常高興，拿起電話就撥，接電話是個男的，他低沉的「喂~」一聲長音，嚇得我立刻掛掉電話。小孩的世界如此天真無邪，電話簿遊戲玩了很久之後，才明瞭這些人絕對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登記呀。

最後再看看桌曆上媽媽寫的一些家庭瑣事。從元月一日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二舅入厝曾祖父忌日舅公嫁女兒喝喜酒表姊小兒滿月，小寒大寒春分秋分，送灶神迎神過元宵，清明掃墓端午包粽，重陽登高冬至吃湯圓……。許多過去和未來的事情快速轉動起來，日子也就這麼嘩啦啦翻過去。那天，看著看著，居然趴在桌上睡著，當時的我，或許是被生活中眾多要事轉暈了。

我喜歡讀，什麼都能讀的癖好，聽說外婆最愛拿來當作笑話說給親友聽。外婆愛說的這件事雖是年代久遠，不過我倒也記得，這應是自己最早的文藝啟蒙。

外婆家是販賣水果的中盤商，小時候每逢寒暑假，去外婆家就有免錢又可吃到飽的水果。水果箱上通常覆蓋著一疊保護水果的舊報紙，我只要到店面去，一定四處收集報紙並裝在一個只有我專用的空紙箱中。這些舊報紙滿足了資訊貧瘠的童年，其中有一版專門刊載奇文軼事，經常讓人看得兩眼發直，最喜歡的副刊版上尚有許多好看的連載故事（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小說）。

外婆說，好幾次我整個人蜷在空紙箱裡，臉上蒙著報紙睡著了！這件事一直跟著我長大，完全沒有增添過任何枝節，本來不太想承認，可是大家傳說的版本非常一致，讓我逐漸相信或許那個愛讀的人真的存在。

我以為年紀大了，看報才會不禁入夢，沒想到才七八歲的我，早已垂垂老矣。因為愛讀，扯出幼時二三事。現時回味，原來翻閱往事也是難得的幸福。

小時候什麼都能讀的癖好，人近中年，仍沒有收斂的意思。

去年冬日，為避開年節人潮，照例提前一個半月返鄉。節日流程於我心中自成了一國，總依照個人方便過得紊亂，這時回港都探望獨居老媽，就當初二回過娘家。任性的女兒一向恣意行事，在老媽眼裡還是長不大的中年孩子，她早早準備豐盛料理，全都是餓鬼女兒愛吃的菜餚，還喚來弟弟舅舅表姨挨挨坐坐，小房子裡擠得親親熱熱。

親友散去後，老媽從書桌抽屜摸出一大捲用橡皮圈綑得紮實的發票，說：「這攏乎妳，妳卡會中獎，妳返回來，就乎妳對，卡早攏是給妳弟弟去對。」

老媽一直相信我特有偏財運，叮囑三不五時要記得買彩券。說也奇怪，從小到大我真中過各式各樣的獎，從家電產品到現金書籍，算是頗有中小獎的命格。

待我攤開發票一張張看了起來，「哎喲，母啊，很多張過期了，不能對啦。」

原本覺得老媽在開玩笑，仔細讀這些發票，我倒讀出一些興致。以福利中心、加油站、麵包店和便利商店居多的發票，發現老媽的作息和行蹤，但每天都要去餐廳工作的老媽，卻常在清晨四五點和半夜一兩點去超商，問她為何不睡？這種時候還在外趴趴走？是運動還是有什麼要緊事項？

「欸，睏袂去啊，攏睏袂下去啦。」老媽邊說邊整理她書桌上的東西，有點敷衍了事。她的回答讓我想

起，小時候她問我怎麼放學不趕快回家？只知道去同學家玩。我總漫不經心的回答：「厝攏膲人，返來也無人。」

老媽一直在整理她的書桌，根本不把我的問題當回事。她桌上有筆筒、計算機、一大疊筆記本，翻開她的筆記，裡面還貼著花花綠綠的DM，一把削好的色鉛筆很整齊的排好隊伍躺在筆記旁，桌面收拾得很有條理，彷彿用功的小學生。

好吧，來研究一下睡不著的老媽都買些什麼？麵包優酪乳鮮奶果汁算正常口味，偶爾買點巧克力和冰淇淋解饞也還好，有幾張是買七星香煙，她說是幫朋友買（姑且相信）。不過，幾乎兩三天便有影印費，不是A4就是A3，真奇怪？什麼東西這麼重要，需要慎重其事影印起來？

「阿母，常常去影印？攏印啥米？」

老媽瞇起眼，笑笑說：「印好康欸，要來報人中獎喔。」

「拜託欸！妳還在簽牌喔。」一聽真是快昏倒，夾在筆記本裡五顏六彩的DM原來是老媽的明牌。

「三不五時消遣啦。乎妳對獎不去對？看這有的冇的，從啥？自細漢，最愛看字就是妳。」

老媽不理會我，整理好桌子的她有種做大事的氣勢，她摸出老花眼鏡戴上，開始在紙上細筆勾畫著財神，認真的她，看來頗有點書卷氣息。老媽擁有一張我在北部夢寐以求的書桌，想我寫幾個字，還是巴在餐桌臥舖旁克難的謀篇造文，不禁覺得天地顛倒旋轉了。

最近很愛畫畫的老媽，一進她房門，她便急切展示兩三幅隨意塗鴉在廣告紙背面的五路財神和太子爺，要買本美美的畫冊給她，她卻猛搖手說：「免啦，不免費器，畫置這款紙後面，真好勢啊！」

老媽後來答應我，她的發票都會留給我對獎，只要別管她影印的事情。後來，那捲過期發票跟著我搭高鐵回到了台北，一直擺放在電腦旁。偶爾我想起老媽，總要看看她經常去過的地方，買些什麼東西，就這樣慢慢讀一張張發票。

■無名之始◎郭強生

曾獲美國普立茲獎的舞台劇《晚安，母親》（’Night, Mother）中有一段台詞，中年的女兒對母親說起看自己兒時的相片：「那個粉圓圓、胖嘟嘟、無憂無慮的嬰兒是另一個人，早就不是我了，現在的我和那個嬰 兒已經沒有關係了。」第一次聽到這段台詞時，我不由自主心頭一震。

我也是個很少去翻舊相簿的人。照片中的時刻，有的仍有印象，有的已經是空白的記憶——甚麼時候竟有這樣一張留影？

對我而言，時間一直是種可以任意流動的東西，今天的我想起小學的某個午後與回憶昨天，基本上像是等距離的兩格畫面，但因為有了照片為證，照片中的人物有了明顯的歲月改變後的痕跡，時間這時便被殘酷地拉成了一直線，一年、十年、二十年……

生平被拍攝的第一張相片，是甫出生時醫院存檔所照的。存放在相簿裡那個眼睛睜不開、兩手握拳的男嬰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人生。我與他簡直找不出一絲五官的相似之處。胸前別上的一張大大的紙片識別，記載了體重身長，卻沒有名字，有的是幾個字的短短敘述。

一位朋友看見我這張相片時非常驚異，因為她自己沒有這樣的出生留影：「以前從來沒想過，那個還沒取名的嬰孩要怎麼識別哩，原來是寫母親的名字，成了某某人之男、某某人之女啊！」

所以嚴格說起來，我第一個在人間的名字應該是，「蔣章之男」。

我的朋友非常驚喜的此一發現，是在我母親的告別式上。

母親在診斷出罹癌前，自己興致勃勃用V8拍下相簿裡照片的故事，配上自己的旁白，打算做一部影音自傳。大功尚未告成，母親已辭世，我們在告別式上將未完成的 影片消音做背景畫面播放。那個興奮的朋友，現在想起來似乎有點白目，但在我悲傷的悼念時刻，她確實讓我露出了短暫的一絲笑容。

是的，那是我，一個尚無名的八磅重的男嬰。

我的父親是流亡學生，一九四九年隨了國民政府隻身來台，舉目無親；母親雖與父母同行，但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她的母親其實是後母，獨生女的她被視為眼中釘，只能早早脫離家庭，十九歲便與當時是同事的父親成了家，第二年生下第一個男孩，我的哥哥。

我們家族中沒有父系親屬，年輕時留英的外公便是唯一的尊長，早產體弱的哥哥被取名「瀛生」，一方面取嬴弱的同音，一方面南瀛亦是臺灣的古稱，果然是個很有學問的名字。只是可憐了有了這個名字的哥哥，小時候寫這個瀛字可大費工程，考試時其他小朋有都答完第一大題了，他還在一筆一劃描那個宮殿式富麗的字形。

十年之後父母才又添一子，此時的外公已年過七旬，對添孫大概也沒太大興奮，喔很胖的一個孩子是嗎？就叫強生吧。

從此有這個名字的男孩也有了往後一生常遇的困擾，他必須跟很多好奇的人解釋，這個名字不是英文翻過來的，跟叫王瑪麗陳彼得的崇洋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姓名迷信 ——取名的用意會適得其反——真的就應驗在我們兩兄弟身上。我兄後來可是運動健將一位，而原本胖嘟嘟的我卻過敏體質加氣喘纏身，體弱多病而日漸消瘦。

在十五歲之前，我這個名字在家裡是沒人喊的，我慣被家人叫做「小弟」。被連名帶姓喊出的話，我皮就得繃緊了，父母八成要教訓人。我兄在我高一時赴美留學，他的印象至今仍停留在父母喚我小名的階段，所以五十幾歲的他開口還是對中年的我「小弟、小弟」的叫。

經過這麼多年這才注意到，真正改喊我全名的其實只有母親，父親不知何時只從小弟變成了弟仔。母親為甚麼會開始改口呢？

國中前的我上學出門，都會跟母親吻頰道再見，母親想必是某天意識到，這個小兒子已經是發育中的男生了，她提醒自己用改喚稱呼調整母子關係，而我與她似乎也在這之後再也沒有吻臉的儀式。

再也沒有。

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完成的短篇小說，幸運地登上了《聯合副刊》，作家夢一發不可收拾，第一件事便是考慮要不要取個筆名。我開始對自己的本名百般挑剔，越看越不 滿意，這三個字的結構根本不對稱嘛！郭與強是由左右兩部構成，筆劃相當，造型也算呼應，怎麼好好的底下跑出個單薄的生字，看起來頭重腳輕。

想來想去好像也沒有其他郭姓的明星或偶像，耳熟能詳的大概只有唱「燒肉粽」成名的郭金發，不妙不妙。為甚麼別人可以想出像鄭愁予、沈從文這麼有內涵的筆名？或是像秦祥林、狄龍只見其名就足以讓人陷入愛河的藝名？

直到我成了張愛玲迷，發現原來這麼土的名字也能成文豪，我的筆名熱才告一段落。出第一本書就是用本名，銷售也不惡，可見原名並無不妥。

大概也只有文壇朋友會叫我強生，同學幾乎沒有不喊我英文名Johnson的。出國念書，我也就沿用此名，竊喜不用另外再翻英文字典，找一些好像很有情調的像 Jacob、Nathan、Alfred之類的。有的老美朋友為表示誠意，連Johnson都不接受，堅持要學我的中文名如何發音，加鹹？嗆聲？一陣混亂，結果都不得不放棄。

在那個年代，越洋電話貴死人，家書往返是必需的，第一次在異國收到父母來信，開頭便是 「強兒…」讓我忍不住潸然淚下。他們從來不會當面如此喚我，彷彿他們此時對一個遠在異鄉的兒子不知如何啟齒思念之情，突然變得這樣正式而嚴肅。一封一封給 強兒的信中擔心那個孩子喝著可樂、講著英文的時候，會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確實在那時變得極為叛逆，夜不歸營、飲酒抽煙、性生活開放。每次通宵過後回到住處，便會看見答錄機上的留言燈閃個不停，心中抗拒著按鍵收聽，因為知道留言一開始鐵定是父親或母親氣急敗壞、連名帶姓地喊。

從美國回臺灣時，我拿下答錄機裡的錄音帶留做紀念，卻是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拿出來播放。上面是母親的聲音，想必我又是在外鬼混，但返國任教日期已經決定，雖找不到我的人，母親仍是好心情地對著機器自說自話。

錄音帶一直在轉，母親告知了臺灣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還意猶未盡，乾脆唱起歌來。我不知為甚麼這麼多年都只收藏著而不聆聽，聽到母親那麼開心的聲音時，我感傷的不只是天人永隔，而是母親的笑聲是何等稀有。

去國十年終於回家了，然而一年不到母親就生病了。一年的時光是如此短暫平淡，我甚至不太記得與父母有過甚麼有趣的交談，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某晚我在看錄影帶，王家衛的電影，裡面金城武在喪父後說了一段O.S.：

我發現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了。父親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小孩……

一旁在縫補衣物的母親突然在這句話出現後放下針線，說：「我也是在你外公過世後有這樣的感覺耶。」

外公是我去國第二年過世的，母親當時也已年過半百，這句話的真意我現在終於明瞭。

想起往日逢年過節總要上外公家聚餐，同鄉或遠親湊和也是一桌，外省第二代的家族記憶多半都是這樣東拉西湊而成的。享年九十七高齡的外公在最後的歲月裡，每年 除夕舉杯都要加一句：今年是最後一次了，晚輩們必然誠惶誠恐補說長命百歲之類的吉祥話，曲終人散的陰影不知何時早已悄悄籠罩。那些同桌的「親友」在母親辭 世後，一個都沒再見到過。

母親是五月過世的，她依然在四月最虛弱的時候，找到了一個紅包，可想而知用她僅存的體力在紅包上寫下：「強生兒，生日快樂 母賀」。

留著那紅包，為的只是要永遠保存，母親最後一次寫我名字的那個畫面。

■最短篇◎晶晶 2009.10.04

＜電腦＞

他的電腦裡有許多女人的檔案。

原來除了我，他還同時和許多女人交往。我不是他電腦裡記憶體最多的女人，也不是他電腦裡記憶體最少的女人。

看過所有女人的資料後，我立刻刪除所有檔案，只留在他電腦裡記憶體最多的那個女人。

後來，他以為是那個女人刪了他的檔案，氣得和她吵起來。

後來，他和她怎麼了，我不知道，因為我已經回到我丈夫身邊了。

＜答案＞

他們交往三年了，他從沒說愛她，即使她問他也不說，所以她從不知道他愛不愛她，直到今天他對她說：「我不愛妳了。」

■最短篇／遠方◎李巧薇【2013.09.10聯合報】

頭頂上的冷氣沁膚冷涼，教室外是七月的熱浪。錶面指針滴答作響，他的思緒依舊空盪盪。

遠方。有人說，是到不了的地方。多少次他以游標為路標、指尖為導航，觸控自己十八歲的瘋狂：自動登入西斯汀大教堂，完全同步大馬士革玫瑰的芬芳；無縫接軌 泰姬瑪哈陵，高速傳輸伊斯坦堡的月光。模里西斯島上的多多鳥要加密保護，圖坦卡門的墓穴不妨全部開放。他在雲端放牧他的夢想，App是他繽紛的塗鴉牆。

考試未達六十分鐘不得離場。他無奈的對著監試人員呆望：他的遠方真的、真的不在紙上。

■女孩的咖啡時光◎凌明玉（摘自《不遠的遠方》/九歌出版 ）

不想承認這是癮。或許是桌椅擺飾流露原木色澤的溫暖，古典音樂在翻動書頁自然走動，隨意久坐服務生也不驚擾……，總之，我很愛咖啡館牆邊的舒適座位。

一日，正啜飲馬克杯香醇的每日特調，氤氳間瞥見牆邊落地窗有一凝望眼神，是坐在窗邊的女孩，投影在窗玻璃的注視。

恍惚，以為女孩望著我，慌亂之際不知該不該一直盯著對方，窗上的剪影彼此脈脈傾訴，這般姿態讓人迷惘妄想，直到她形消影蹤。

往後幾日，不自覺還是走進咖啡館，坐入熟悉位置，落地玻璃有時也浮現那女孩的側臉，歪著頭像在想些什麼。

有點期待有點興奮，女孩在想什麼？漸漸撥動書頁的手指開始緩慢，咖啡液體減少了一些，聽到女孩微微嘆了口氣。有點憐惜有點困惑，難道女孩不滿意這空間、不喜歡咖啡？還是下午茶的蛋糕不合口味？

不管什麼原因，我們仍安坐於熟悉空間。她沉默她蹙眉隱約又望向我方。幾次見她拿起手機又放下，有日終於聽到女孩聲音，甜甜的沙啞。

「明天，我就去加拿大了，我們不要再見面了，就這樣，再見。」她一說完，啪地闔上手機蓋，沒有留下任何回話機會，站起身來，頭也不回走出咖啡館大門。

原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聚會了。

■一口煙◎ 張耀升（選自自由副刊　2009／10／06）

兩年前他得知情人又再一次出軌，於是暗中做了個決定：從那天開始戒菸，並在一個月後提出分手。

情人不喜歡菸味，老是拿菸味當理由把他推開，叫他到陽台上抽菸，但當他後來偶爾必須站遠一點觀察對方，他便拾起打火機走到陽台關上落地窗，把自己隔離在這個家之外，彷彿自己是懸浮在窗外的幽靈，灰白如一陣煙，毫無存在感。

之後一整個月他依然常走到陽台，菸癮來了便低頭對著城市大大歎出一口氣，像是在驅趕體內的幽靈。戒菸時期他覺得牙根很癢，彷彿一張口就鐵定要撕裂什麼，他緊閉雙唇，沉默地觀察情人的種種言行，包含掩飾竊喜而假裝出來的若無其事、遲歸的藉口，以及因為心虛而刻意對他展開的親切問候。

心裡彷彿有把火在燒，有著紅色藍色青色的焰，像雞冠在他心裡抖抖跳跳，而這把火卻又讓戒菸時滿腔搔癢的肺泡沉沉悶悶地壓成一口哽在喉頭的痰。

以前他覺得抽菸是自由的，是呼吸著一股有特殊味道的空氣。如今，他利用戒菸時難耐到渾身發抖的癮頭來轉移即將分手的痛苦，也用即將分手的悽涼覺悟壓抑他對菸的渴望，希望能從不適合的戀愛中掙脫，跳脫悲慘的循環，得到自由。

一個月後，他順利與情人分手，之後的半年他時常夢見舊情人，夢醒的那一瞬間他分不清故事早已結束或還在繼續，仍然咬緊牙根，就像剛開始戒菸的那一整個月，以為自己一張口鐵定就要撕裂什麼。

一直到最後的最後，他終於捨棄過去二十多年日日夜夜抽菸所累積起來的所有習慣，例如隨身攜帶打火機，上廁所 前掏根菸，或是一旦眺望遠方便下意識摸向口袋，甚至一聞到菸味就咳嗽，但他還是感覺得到胸口的那把火，喉頭的那口痰，知道自己始終沒有真正從舊日的傷害中 痊癒。他戒了菸，卻一點自由也沒換得。

於是在一個大雨的夜裡，濕氣把整個城市的味道都打散，他在大城市的角落裡親吻了一個他初識不久，還記不清長相的陌生人。不為什麼，只因那個陌生人身上有濃濃的菸味，靠近他時吐出的氣息讓他想起過去的自己，令他滿心悲憐。

彷彿是為了拾回某個遺失許久的零件，他低頭，不是親吻陌生人，而是噬咬藏在對方唇齒之間苦澀乾燥的菸草味，從中嘗到那一個曾陪他二十幾年，將一口一口白煙吐向這個世界的悲傷自我。

■鏡頭下【聯合報／楊瀅靜】

丈夫喜歡攝影，假日時她常常跟著丈夫上山下海，為了滿足丈夫拍照的慾望。

她已經習慣丈夫隨時隨地將照相機掛在脖子上，當她正訴說生活瑣事，他會突然出神凝視，下一秒拿出相機拍個不停，她未完的話被鎖在丈夫的鏡頭之外。

直到丈夫開口：「抱歉，妳剛剛說到哪裡？」

說也奇怪，她從來沒有因為丈夫的注意力瞬間轉移而抱怨，也從來沒有因為丈夫的鏡頭不對準她而生氣。她只是無法忍受自己無所事事，只等著丈夫喚醒她的時刻到來。不如追隨丈夫，走進他的世界。

於是她鼓起勇氣跟丈夫提議：「這禮拜六，陪我去買相機好嗎？」

丈夫驚訝的看她，她解釋：「你拍出來的照片這麼漂亮，我也想學。」

丈夫興致勃勃的為她規畫一台專業級的相機，高興的比手畫腳，她聽得不是太懂。丈夫慷慨的作了決定：

「我把現在用的鏡頭給妳，然後我再去買更高檔的，明天我們去器材店看機身買鏡頭。」

丈夫翻箱倒櫃找出一堆攝影書籍給她：「妳看一下，這些書都是當初我入門買來研究的。」

她搖搖頭：「我不想花大錢買什麼相機。」她溫順的看了丈夫一眼：「我只是拍著玩，打發一下時間。」

最後，她自己挑了一台桃紅色相機，外型漂亮功能簡單，老闆說那型號的相機，是年輕女孩愛用的熱門機種。

妻子走在他身後，好幾次他眼角餘光瞄到妻子朝他拍攝的方向拍攝。

他向妻子要照片看，說要指導她。妻子搖頭：「我技術不好，照片都不能看。」

後來怎會變成，妻子在書桌上留下一幀照片，便離家出走，那是妻子和蝴蝶的合照。

他回想那天在花蓮太魯閣的某條登山步道，他發現妻子身旁飛來一隻蝴蝶，那是不常見的品種，他打算先拍下來再去查圖鑑。

他將鏡頭對準妻子，妻子愣住，隨即露出嬌媚的笑容。蝴蝶飛遠，他的鏡頭隨之轉開，妻子笑容瞬間凍結。他留下了這張照片——蝴蝶在正中間，鏡頭來不及卡掉，把妻拍在照片的邊緣。

「還好蝴蝶拍得非常清楚，可惜的是妳也入鏡了。」他懊惱極了，反覆抱怨。

「你是說，拍我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妻子的聲音冰冷。

妻與蝴蝶的合照，妻子的位置雖然在邊緣，臉部卻異常清楚，妻的笑容，像蝴蝶一樣，有即將飛離的動感，只差0.1秒，他會拍到一個迥然不同陰鬱的妻。

妻子的相機正放在臥室的櫃子上，他把相機裡的記憶卡取出，存入電腦。

記憶卡前半段，是她剛拿到相機，跟隨著拍他拍過的各種風景寫真。質樸的充滿力道，你會願意信服這個人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的樣子。如果妻子肯繼續拍下去，有一天拍出來的照片會超越他。

記憶卡後半段的照片，最近期的紀錄，她慢慢離開他的視野，卻不離開他，妻子拍拍照時的他。

有一張照片，時間緊接在蝴蝶照片之後，因為蝴蝶飛走，來不及捉住關鍵的那刻，他臉上流露出仇恨猙獰的表情。

還有，他為了拍攝長尾鳥，踩到泥濘腳滑開來，害怕窩囊的樣子。或因為距離抓不好，他撲倒在泥地弄得自己狼狽不已。

幻燈片放映妻子所拍這一系列有關自己的照片，他的表情在電腦螢幕上不斷被放大，除了扭曲之外，每一個自己都帶有一種戲謔的喜感。

他透過鏡頭，終於了解妻子是如何看待他的。

■《天橋上的魔術師》 (摘錄)◎吳明益

我媽常說「生意囝歹生」，這是她對我的隱藏式評價，小小的遺憾。其實這樣的遺憾並不存在於我十歲以前，因為十歲以前，據說我是很會做生意的。

我 家開的是鞋店，只是一個小毛頭對客人說：「你穿這雙鞋好看」、「這是真皮的」、「算你便宜一點」、「唉呀已經是最低價了啦」怎麼樣都不太真實，太沒有說服 力了。有一年，我媽終於想到一個點子，她說，你可以去天橋賣鞋帶跟鞋墊，人家看你小孩子，一定會買的。小孩子天真的臉本身就是人生為了要讓我們勇於活下去 所設下的騙局，這事我到很久以後才了解。

商場一共有八幢，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我家住在「愛」跟「信」之間。愛跟信之 間有一座天橋，跟仁之間也有一座天橋。我比較喜歡愛跟信之間的天橋，因為那個天橋比較長。橋的另一端連結到西門町，上頭賣什麼東西的小販都有，有賣冰淇淋 的，有賣小孩衣服的，有賣燒餅的，有賣華歌爾內衣的，有賣金魚、烏龜和鱉的，甚至我還看過賣海和尚的（一種藍色的螃蟹）。警察有時候來趕攤販，但天橋的通 道實在太多了，攤販通常把布包一捲就順便去上個廁所再回來。何況警察常常慢慢走，以為每個攤販都患痛風跑不動似的。

那天早上姊帶我到天橋上，留下飯糰給我就走了。我把鞋帶一雙一雙綁在天橋的鐵欄杆上，風一來鞋帶就飄來飄去。我坐在姊帶來的小板凳上，開始把一雙一雙鞋墊左右腳排好。我把「響皮」放在 最前頭，因為它最

貴，一雙要三十塊錢。我媽說響皮就是豬皮鞋墊，有一種香香的臭味，幾張響皮疊在一起，轉一轉會發出「甩甩甩」的聲音，所以叫做響皮。我的 天啊，豬死了皮都還會發出聲音。

咳，我太喜歡在天橋上賣鞋墊了。

我的攤位對面是一個頭髮油油，穿翻領夾克、灰長褲、套著中間沒有拉鏈，也沒綁上鞋帶的傘兵鞋的男人擺的攤子。傘兵鞋是有很多鞋帶孔的長筒靴，那樣的長筒靴要綁鞋帶是世界上最麻煩的事了。後來有人發明了一種綁在鞋帶位置 的拉鏈，聽說造福了全國的官兵，日後早上起床的時候阿兵哥的動作快多了。我家那時每天都至少有十個阿兵哥來買傘兵鞋的拉鏈，我想說不定明天也可以叫我媽給 我一些傘兵鞋拉鏈賣，銷路一定不錯。

男人用粉筆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弧形，打開黑色的布，把他賣的東西一樣一樣擺出來。一開始我不知道他賣什麼樣的東西，有撲克牌啦、鐵環啦、奇怪的簿子啦……我姐說他是賣魔術道具的人，我的天哪，賣魔術道具的人！我的攤位在一個賣魔術道具的人的對面！

「不是，我是魔術師。」男人自己這樣宣稱。有一天我問他東西是哪裡批來賣的時候，他說，「這些魔術都是真的。」他用那雙分得很開，好像可以看不同地方似的，蜥蜴一樣的眼睛看著我，讓我打了一個哆嗦。

魔術師沒有像電視上的魔術師一樣穿著燕尾服，也沒有高帽子，每天就只是穿著翻領毛夾克，灰色長褲，和髒兮兮的傘兵鞋，我想下次可以跟他推銷立可擦鞋油，一擦 就亮晶晶。他的臉好像有點方方的又有點長長的，不高也不矮，好像是忘了笑是什麼東西的人。魔術師一走進人群就分不出來哪個是魔術師了，是那樣的一個平凡長 相的魔術師。當然，除了那雙眼睛，和那雙沒有拉鏈的傘兵鞋。

魔術師大概一小時會表演一次魔術。真是太幸運了啊，我坐在魔術師對面賣鞋墊。他最常變的是骰子、撲克牌、九連環這類戲法，現在想想實在太平常了，平常到沒有資格稱為魔術師。但當時對我來說簡直是不得了的奇蹟，就好像後來我第一次看到費雯麗的感覺吧，我因此渴望擁有那些魔術道具，就好像我一直想養一隻麻雀。

(中略)

跟魔術師買道具以後，他會把你拉到旁邊，給你一張空白的紙和魔術道具。他說：「拿回去泡了水以後晾乾，你就會看到魔術的秘密。」我偷偷摸摸地在半夜泡那張紙，然後用媽媽的吹風機把它吹乾，然後偷偷摸摸在半夜練習。紙上不只有字也有圖，看起來像是魔術師一張一張寫上去畫出來的。原來如此，我看著紙上的字，想 說原來如此。那時我以為自己已經懂了魔術的奧秘，就好像十一歲暗戀同班同學的時候我誤以為自己已經懂得愛情。

我私下偷偷練習，第一次在我哥面前表演骰子魔術時緊張得要命，骰子掉了好幾次，結果還沒有裝完我哥就看出破綻。他眼帶不屑地說：

「你把要變的那一面放在靠你身體那邊對吧？」

「對。」 真是太沮喪了，他說對了。沒有什麼比魔術在還沒有進行之前就被看穿更讓人傷感的事了，那就像你還沒有長大就被預告了人生一樣，我痛恨算命師跟拆穿別人魔術的人。魔術骰子的關鍵其實不在骰子而是在盒子，那是一種特殊形狀的盒子，把要的數字放在靠自己的這邊，靠手腕的力量就可以讓骰子九十度翻轉，那靠這邊的那 面就會朝上了。就這樣而已。

「你偷錢我跟媽講。」我哥說。對，我「挪用」了賣鞋墊的錢，而且被我哥發現了，我只好把魔術骰子送給他。

他媽的這個秘密實在太貴了，根本不值六十塊錢啊。我得辛辛苦苦騙我媽一個星期，才能從賣鞋墊的收入裡頭偷到這六十塊。

不 過說來奇怪，即使我發現那裡頭沒有魔法，每回一看到魔術師拍手吆喝，我就把那些被欺騙的念頭丟棄了。我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被魔術師的手法吸引，一樣一樣 買下在當時我的眼中貴得要命的魔術道具。比方說可以從空火柴盒變出滿滿火柴棒的火柴盒，一翻就會從黑白線條變成彩色的圖畫本，可以畫出像彩虹一樣顏色的原 子筆，能夠折彎的神奇銅板……。所有的魔術都一樣，在魔術師表演的那一刻，我總有壓抑不住想要學那種魔術的欲望，而一旦花錢買回來，把那張紙泡在水裡等字 浮現了以後，魔術就變得不再神奇而是一種騙局。許久以後我才發現，所有的事可能都是一樣的道理。加上疏於練習，那些魔術道具簡直成了我的災難，我總是被家 人或鄰居嘲笑。

「憨囝仔予儂錢騙了了。」我媽知道我偷錢去買魔術道具後，給了我一巴掌。

真正令人難受的是，西裝店的臭乳呆、義棟修水電的 小孩阿蓋仔、餛飩麵店的阿凱，每個人都買了每一樣道具。被騙錢我一點都不生氣，我相信只是練習得不夠，可是那好像秘密的紙每個人都有，那種感覺真讓人受不 了。好幾次我想找魔術師發頓脾氣，但我只敢跟我媽發脾氣鬧彆扭，我媽被我煩得受不了，轉頭再給了我一

巴掌。

「錢攏提去買無路用的米件還敢說。」

魔術師的生意開始變差了。這是當然的，路過的人也許還會光顧他的攤位，但附近的小孩子每一樣都買過了。攏是假的。買過道具的小孩一開始以這樣的理由阻止自己的鄰居和同學，但是到後來每個人還是都買過了。有些事得自己試試看才有被騙的感覺，對吧？

魔術師也發現了這樣的情形，他得在這些孩子們之間再創造話題才是。有一天他上工的時候，我看到他從方形手提包裡掏出一本書，打開來以後，裡頭夾了一個黑色的，紙剪出來的，大概只有大人小指頭大小的小人。

他把小黑人放在地上，用黃色粉筆在那個他擺攤的大圈圈裡頭又畫了一個大概扇子大小的圈圈，然後閉起眼睛，喃喃地唸起咒語。小黑人竟然就搖搖晃晃，像剛剛醒來 似地站了起來。路人原本只是匆匆走過，不曉得為什麼，就彷彿聽到小黑人無聲的召喚似的，路人不由自主地會轉頭看一下，然後一旦發現地上的小黑人，就不知不覺地停下腳步。

說真的我太喜歡在天橋上賣鞋墊了。小黑人有點生澀地跳起舞來，隨著魔術師像是唱歌又像唸咒的聲音，小黑人一會兒跑向東一會兒跑向西，動作雖然有些彆扭卻很可愛，好像他自己也很怕用力過猛因此破掉似的，畢竟紙這東西不太適合過於激烈的動作啊。我開始替小黑人擔心，如果他上體育課的話，一定非常危險吧。

我漸漸發現到小黑人的活動範圍就在那個黃色的圈圈裡頭，也只能在那個圈圈裡頭。只要有人想要摸摸小黑人，魔術師就會大喝一 聲，非常有威嚴地叫他們住手，說：「摸了他的人會不幸喔，但看他跳舞的人會幸運。」何況小黑人看起來也不太願意被摸的樣子，有人靠近他就會蹦蹦蹦地跳回魔術師的腳邊。

等大家被小黑人迷住的時候，魔術師就會開始表演他的魔術。魔術道具還是千篇一律：神秘密碼骰子啦，變出火柴的火柴盒啦，呼啦呼啦翻過 去就會變成彩色的圖畫本，一畫就能畫出七色彩虹的鉛筆，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摺凹的銅板……。不知道為什麼，原本賣不出去的東西，突然之間變得很搶手，觀眾又 開始喜歡買魔術師的魔術道具，然後他一一地把顧客拉到旁邊，給他們一張又一張的無字白紙。那白紙我都看過了，會背了，但我竟然傻　地又買了一個魔術骰子。

這時候小黑人總是很安分地站在粉筆圈裡。由於沒有眼睛的緣故，我猜小黑人應該看不見吧，看不見的小黑人，慢慢在黃色的小圈圈裡頭踩步，好像有什麼心事一樣。

魔術師的小黑人開始在天橋上出了名，現在不只是商場的孩子，連我們小學所有的學生都來過天橋了；連要到重慶南路的上班族、在西門町的小商販、甚至是對面憲兵隊的憲兵、理髮店的小姐，都專程到天橋上看魔術師的小黑人。小黑人還是有點害羞，有點笨拙地跳著小黑人之舞，然後彎下紙做的腰跟觀眾鞠躬，用紙做的手向觀 眾打招乎。我完全被他迷住了，每天就期待著看小黑人跳舞，有時都忘了賣鞋墊跟鞋帶。鞋帶綁在鐵欄杆上，被風吹得飄啊飄的，直到現在我回想起來都覺得那畫面非常美麗。

(中略……)

魔術師吃東西的時候兩個眼睛偶爾會看向不同的方向，就好像怕忽略了世界上的什麼動靜似的。

有時候他得到公廁時，就會叫我幫他顧一下攤位。「東西不要不見就好，不用幫我賣喔，千萬不要幫我賣喔。還有，就是絕對不要動小黑人喔。」

這我很樂意，也很簡單。我坐到魔術師的椅子上，就好像我自己就是魔術師一樣。坐在魔術師的椅子上時，我終於有機會更靠近看看小黑人。那時候我會開始模仿魔術 師拍手、唱奇怪的低沉的歌、唸根本聽都聽不清楚的咒語。小黑人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像聽到什麼東西的呼喚似的，開始繞著那個粉筆的圓圈跳舞。

當然沒有。小黑人安安靜靜地坐在魔術火柴盒上。

小黑人坐著的火柴盒大小剛剛好，就好像是它的專屬椅子似的。魔術師不讓小黑人跳舞的時候，有時候會把它的一隻腿搭在另一隻腿上，就好像大人蹺著二郎腿似的， 擺在火柴盒上。有時候因為風的緣故，小黑人會微微彎下腰，就好像正在思考某些事情。小黑人平常都在想什麼事情呢？小黑人會不會也有只有小黑人才有的煩惱？ 這世界上是不是有一間小黑人才能去上的學校？小黑人上的學校都教些什麼呢？小黑人也要背九九乘法表嗎？小黑人的學校有沒有音樂課（否則小黑人怎麼會跳 舞）？小黑人是用紙做的那麼薄，該怎麼打躲避球呢？我暗暗替小黑人的人生擔心，就好像我媽一直擔我的心一樣。

無論是幫魔術師顧攤位或坐在對面自己的鞋墊攤位上，我總是看著小黑人，想這些事想到入迷。

有 一回魔術師又去上廁所，看來是大便，因為很久都沒有回來。我坐在椅子上百無聊賴，小黑人也坐在火柴盒上百無聊賴的樣子。因為那天實在很累，天氣有點陰冷， 天橋上的行人也不多，我就打起瞌睡。我猜我只睡著了很短的時間，就被雨水打醒，我抬頭一看，雨毫不含糊地從灰濛濛底天空打下來。我顧不得自己的鞋墊，想幫魔術師把他的大傘打開，插到攤位旁邊的傘架上頭，但那支雨傘實在太大，我怎麼樣也撐不開，我的手太短了。就這樣，雨滂沱落下，很快在天橋上形成小小的水流，水往天橋的排水洞口流去。剛剛好那天小黑人沒有坐在火柴盒上，而是放在地上，靠著天橋的邊邊，很快就被淋溼了。我發現的時候，小黑人已經貼在地上，好 像被遺棄在地上的垃圾，絕望地打開雙手跟雙腳。我顧不得自己淋濕，趕緊把傘丟在一邊，想把他拿起來。但因為紙跟天橋的水泥地黏在一起，我動手一摳，小黑人的手就斷了，我哭了起來，淚珠滴滴答答掉個不停，大喊：「小黑人手斷掉了啦，小黑人死掉了啦，手斷掉了啦。」

(未完)

■本期課程 / 課程編排：凌明玉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10.02	閱讀課：迷人的時差——尋找經典不敗密碼	凌明玉
10.09	新詩課：蘆葦地帶——那些動搖靈魂的詩句	楊佳嫻
10.16	寫作路線：不離不棄的故事	駱以軍
10.23	奼紫嫣紅——《聊齋誌異》裡的愛情百花園	朱嘉雯
10.30	小說課：一切都是羅生門	許榮哲
11.06	人性的考驗：契訶夫短篇小說導讀	凌明玉
11.13	有步驟的愛情：言情小說的敘事方法	李信瑩
11.20	張愛玲〈金鎖記〉的電影感	鍾正道
11.27	「慾望」之外——《金瓶梅》讀法	胡衍南
12.04	媚俗與流亡——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胡淑雯
12.11	世故與純真——讀《過於喧囂的孤獨》	胡淑雯
12.18	作業課：文學啟動，全面驗收	凌明玉

※ 前置作業：請將需要導師指點的半成品或成品列印紙本，於課間交予導師點評。

※ 請挑選符合繳交字數並需要指點迷津的稿件兩篇與導師討論。

※ 作業健診最後期限為**11/29**，逾期請直接繳交正式作業不再寄給老師。

※ 正式作業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2/6**（五）**24:00**截止(手寫稿於**12/4**課堂上繳交)
詳細事項請見「作業繳交須知」。

※ 導師凌明玉:**dolin0611@hotmail.com**

※ 班級輔導員為：何京致、廖桂寧，關於寫作班班務皆可向他們詢問喔。

耕莘文學導航班作業繳交須知

文學導航班於**12/18**舉行學員作品討論課程，由凌明玉老師來解析全班作業。繳交正式作業之前，若有卡住的感覺，可請教導師凌明玉（作業健診）。

因匯整作業的時間需求（輔導員要編排、老師需要時間消化點評全班文章），請學員務必遵守繳交規則，以利課程順利進行。

內容：

1.極短篇或小品文**500~1000**字

2.可交單篇**1000**字以內作品或是同時交兩篇**500**字以內的作品(兩篇最短篇，或者一篇最短篇和一篇小品文，兩篇小品文。總字數不超過**1000**字)

日期：

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2/6**（五）**24:00**截止(手寫稿於**12/4**課堂上繳交)

規格：

主旨：耕莘文學導航班作業—**XXX**(學員姓名)

格式：**word**檔案，橫書。

輔導員**Email**：**artbobo@pchome.com.tw**

主旨與檔名請參考附件。

注意事項：

1.最後繳交給老師的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作業是由輔導員彙整過後才交給老師），收到必定回覆，若超過兩天未收到回覆，表示輔導員未收到信件，請來函詢問以免漏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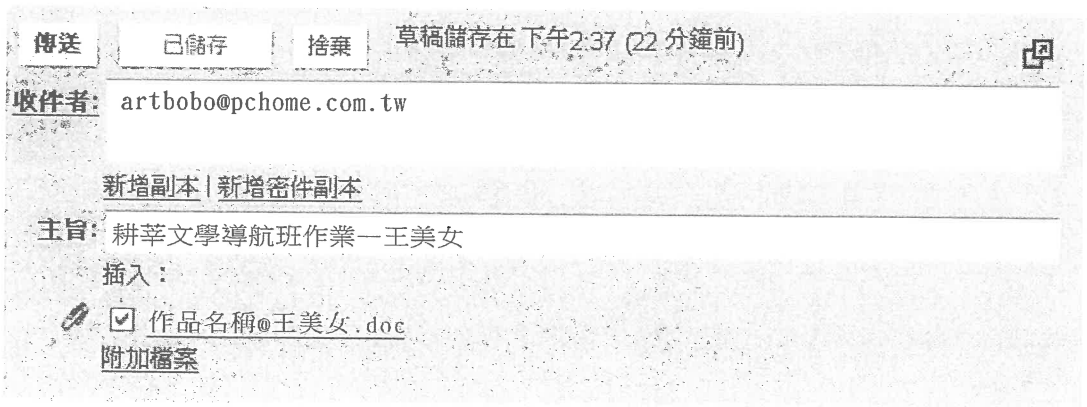
2.課程期間，關於創作的任何疑問，作業半成品或成品，皆可請教導師凌明玉，導師會給予書面協助，絕對有打通任督二脈之神效。

請導師為你作業健檢的同學請將稿件印出後，隨堂交付給老師。

3.每位學員限繳一篇作業。

4.貼心小提醒：繳交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

附件：



蘆葦地帶——那些動搖靈魂的詩句

日期：2013.10.09
老師：楊佳嫻

蘆葦地帶

一、

那是一個寒冷的上午
在離開城市不遠的
蘆葦地帶，我站在風中
想像你正穿過人羣——
竟感覺我十分喜歡
這種等待，然而我對自己說
這次風中的等待將是風中
最後的等待

我數著陽台裏外的
盆景，揣測榕樹的年代
看清晨的陽光斜打
一朵冬天的台灣菊
那時你正在穿過人羣
空氣中擁擠著
發光的焦慮
我想阻止你或是
催促你，但我看不見你

我坐下摩挲一把茶壺
觸及髹漆精緻的彩鳳雙飛翼
和那寓言背後的溫暖
滿足於我這個年紀的安詳
我發覺門鈴的意象曾經
出現在浪漫時期，印在書上
已經考過的那一章

我翻閱最後那幾頁
維心的結構主義，懷疑
我的推理方式是不是
適合你，祇知道我不能
強制你接受我主觀的結論
決心讓你表達你自己

二、

決心讓你表達你自己
選擇你的判斷，我不再
追究你如何判斷
你的選擇，歲月
是河流，忽陰忽陽
岸上的人不能追究
閃爍的得失

甚至我必須
像你學習針黹
一邊鉤毛線一邊說話
很好很閒適的神色
祇是笑容流露出
些許不寧，有時
針頭扎疼了纏著線團的
食指：是的你也和我一樣
強自鎮靜的，難免還是
難免分心

那是一個寒冷的上午
我們假裝快樂，傳遞著
微熱的茶杯。我假裝
不知道茶涼的時候
正是彩鳳冷卻的時候
假裝那悲哀是未來的世界
不是現在此刻，雖然
日頭越升越高，在離開
城市不遠的蘆葦地帶
我們對彼此承諾著
不著邊際的夢
在比較廣大的快樂的
世界，在未來的
遙遠的世界

直到我在你的哭聲中
聽到你如何表達了你自己
我知道這不是最後的
等待，因為我愛你

愛情

為蛀牙寫的
一首詩，很
短
唸給你聽:
「拔掉了還
疼　一種
空
洞的疼。」
就是
只是
這樣，很
短

彷彿
愛情

你正百無聊賴我正美麗

只有咒語可以解除咒語
只有秘密可以交換秘密
只有謎可以到達另一個謎
但是我忽略健康的重要性
以及等待使健康受損
以及愛使生活和諧
除了建議一起生一個小孩
我沒有其它更壞的主意
你正百無聊賴
我正美麗

鍛鍊

我想我是碰見了
最強的靈感
在詩裡，你是全部街燈
雨季，消逝的金烏，
小晴朗夜的月暈——你是
它們的父親

我安於延宕
安於檢疫（是我傳染你嗎或
你就是那病）一般的隔離
我一定是平靜的
平靜地一觸，然後
就陷落

猝不及防的花
閃過騎樓，青翼之天使
最尋常的巷口
你指點過的麵攤
忽然，都變成了藏寶圖折疊
過度而破損，風景
窸窣的縫線

甚至我懷疑下一次
晤面以前
我是復活過了
頭髮裡留存著煤屑
肩胛處仍有棘刺
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是嗎）
即使你像一把利刃
投入我懷抱

不離不棄的故事

日期：2013.10.16
老師：駱以軍

銀樺樹之戀　之一

而我始終端坐如初
如
懷胎三月的少婦

風華灼灼不能自己
遇妳之後其實便已泥濘

只是來往過間行人無一知曉
蒹衣素鞋走過
襪沾塵　薄面被我顏色染）

而我始終端坐如
暗自擊筑的彼日午
灑灑人聲遠近
妳揚袖起身

而我始終端坐
而我始終端坐
而我始終

銀樺樹之戀　之二

三月裡入城時我看見一株銀樺
它底枝葉輕輕搖曳
那時驛道上的官兵正強拉民伕
婦人們打翻了竹簍跌坐在廢墟裡哭泣
「這是亂世。」
我趴在銀樺身後輕輕嘆息

銀樺呵輕輕搖曳我
輕聲嘆息

四月裡有一隊戲子踏蹺經過
臉搽白粉額抹黑墨
傳言城破前皇帝手刃了公主為恐遭賊人凌辱
兵燹燒紅了南北州道連續數月不夜的天空
這樣的時節裡
有沒有人會愛上一株銀樺
愛上一株屍骸狼藉野狗爭食腸肚曠野裡
孤獨佇立
兀自清潔兀自少年的銀樺

柔軟的三人探戈
門打開
踩過櫸木地板
他帶著當初從我身邊
帶走的女人
回來
「原諒我好嗎？」
這許多年過去　我已
老去
閣上書頁時幾乎無法分辨
是紙張脆裂的聲音
抑或體內某些
原以為不堪承受的
孤寂、嘶喊、或著嚙咬的一些
終於碎成粉末

「原諒我好嗎？」

多快樂啊可以原諒可以
不原諒
女人較無情　叼絮著
當年的一些細節
並且為你說話
許多年過去
可以原諒可以不
想告訴你　其實
我已經原諒你了
並且總是在思念著
這許多年過去
我總是在書房內睏倦睡去
有時有誤飛進來的黃粉蝶
焦急地飛不出去
有的折翅死在角落
有的被乾燥機吸去水分
安靜平躺在我龜裂的手背
「這些年
我始終非常痛苦」
我知道　想告訴你我在意的其實是你
但是這時駝背女傭敲門進來
晚飯準備好了呢先生
將你們留在這裡
掩門離開前我看見你
蹲下身子哭泣
想告訴你　這許多年
過去　我已老去　蹩扭
多疑　並且羞赧

我原本可以和他們跳一曲
柔軟的三人探戈的

對於詩人J失戀事件的一段與之毫不相關的感想
那年的戰爭實在說不清誰是誰非就糊塗開打
說書老者一個響屁
座下四散驚逃

楊延輝跪別老母踢開了妻
星夜飛馬五更回金營
孫悟空留下字跡束好腰帶
筋斗剛起劈啪一個巴掌按在地下
馬皇后一雙大腳
抱起麻子皇帝抱回了大明二百餘年的烽火與恩怨

那年的戰爭我誰也不幫
只是咕咕咯咯踢掉了鞋子湊熱鬧亂跑
說起來天下大亂
就因為洪太尉一時好奇掀了鐵板放倒石碣
銀光乍迸

一枚月亮輕顰淺笑卻被后羿放箭射落在井底
回座的時候說書老者垂耷著頸子睡著了
朱紅批注一朵朵在唾涎裡擴散
那以後我便知道
立馬征戰溫酒斬袁雄的架式
將只在時間漠野刮耳的風暴裡
寂寞舞耍

像在歷史的暗流裡蹬開
每一隻溺水的手腕和人聲嘈雜
偷偷將歲月的契約延期
更多的臉譜、唱腔
更多的悲喜交集風流與倜儻
直到有一天驚恐地看到

我們圍坐在長木桌上的地圖和儀軌旁
煤氣燈下禿頂的頭顱
茂密的疲倦和爭辯

地窖上方的馬廄旁
一個女娃把轆轤井裡的月亮
舀起來吞掉了

小女兒 / 駱以軍

〈棄的故事〉是我二十多歲時自費出版的詩集。那時還說過這樣的傻話：「小說是我的大兒子，詩是我的小女兒。」意即小說，於當時的我而言，是要著盔備甲，持盾舉戟，傾全部未來時光之想像，以戰爭型態衝向讓我畏懼的、噩夢魔境的、自己將要變貌、裂解、肝腦塗地的志業。詩只是我羞於見人，童話小行星上的那株玫瑰。如今二十多年過去，我應寫了四、五個長篇和好幾本因週刊專欄而仍作為小說素描練習的短故事群。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再寫詩，也不會寫詩（即我祕密的，曾有一本年輕之夢自費出版的薄薄詩集）。

那本綠皮薄薄的長形詩集，當時是我大學時詩選課堂上的作業（大二是羅智成，大三是翁文嫻），還有一群哥兒們弄的一份地下影印「同仁文學刊物」〈世紀末〉上發表過幾首，稚拙但透明。當時是師丈劉高興先生（翁文嫻老師的丈夫）——他已是重要的留法回國畫家，卻有一種像噴著光霧的獨角獸，一種朝向未來想像的創作者的夢想和對年輕人的熱愛——不收一毛錢，贈畫給我當封面，並親自幫我設計整本詩集的所有美術內容。我覺得他和阿翁老師，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完全沒將我當「未來的一位可能的好小說家」，而就是，那個當下，他們珍愛喜歡的，一個年輕詩人。

另外，當時那本詩集的「自費」，其實是我父親從他退休金裡拿出五萬元，幫我印了五百本。他一生清介慷慨，晚年手頭甚窘，我卻記得他非常開心地將這本怪詩集，拿到同鄉會分送給那些可能完全不讀現代詩的，那些鄉音（南京）極重的異鄉老人們。我想那綠皮薄詩集，應該是和一些同鄉會訊一起被扔在某些老人堆滿藥瓶、傳記文學、剪報或他們的書信紙堆的床頭櫃吧？

後來父親過世了。他過世時我其實已三十七歲，已神魂定位是兩個小孩的父親了，但常仍因他的崩倒殞滅而有孤兒之慨。相比於在時光河流中讓我百感交集的艱辛，難以言說的像殞石擊打在月球表面的許多凹坑，對未來的惘惘的威脅，我常懷念他可以把自己更艱苦十倍於我的一生，過得慷慨、仁慈、熱愛生命和朋友。

有意思的是，今年，大約是春天之後吧，我發現我又開始「寫詩」了。當然還是一些或許讓嚴肅以詩為探索宇宙奧義，一生傾注心神智識為職志的詩人朋友，皺眉苦笑的拙稚創作。似乎，隔了二十多年，這個「小女兒」，像嬝嬝的蠟燭白色光燄，幽靈般地又在我的小說征途，盔甲破裂，刀刃蜷屈，小腿肚佈滿膿瘡和水蛭，眼眶不能自己流出眼屎和淚糊……我的「小女兒」在我敲打鍵盤，一顆字一顆字出現在電腦的藍光屏幕上（我從最初至今，所有的小說，不論長短，全部是手寫於紙張上）。

我不知道，二十多歲那個眼神還如此清澈、羞怯，但對某些神聖價值燃燒著瘋狂火燄的那個「小說朝聖學徒」，偷孵養在他窄仄貧乏的山裡宿舍的，那個「小女兒」；和如今四十六歲，靈魂裡插滿鐵屑和碎玻璃，瞳珠渾濁，頸腮處或不覺已佈滿鱗片的這個疲憊但或更寬容些，朝暮年餘生蹣跚前行，無有奇想的這個大叔的「小女兒」，她們之間有何差別？仍是那只時光培養皿中浸泡著，屈膝縮頭長髮如藻漫開，白皙如百合花莖的少女神嗎？仍是我最裡頭的房間，最隱祕的抽屜，絕不讓即使星空纏度紊亂，所有顛倒妄想、夢裡尋夢、所有崩塌與溶解皆無法侵入的那個「孩童女王」嗎？

於2012.11.26.《棄的故事》新版之前

【書與人】當他的鸚鵡走失 － 駱以軍談《臉之書》 (選自：自由副刊1010229)

《臉之書》 專訪◎蔡昀臻

冬日午后，與駱以軍（1967-）相約青田街。臨出門，見他正在臉書貼文：養了一段時日的鸚鵡阿波走失了！網友的關切瞬時湧入，可謂是繼他與妻小日前領養四隻幼犬，每天把屎把尿打針忙得團團轉後，再度引發的熱門話題。

中年男子的情感溫度

暫時收起失鳥的怔忡，駱以軍談起的，是與臉書不無應和的新書《臉之書》。這是繼200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後又一專欄文章的集結，原本七百多頁的篇幅，足足砍掉一半，將讀書與閱影筆記率皆刪除，保留的多是具備獨立故事性的篇章，全書明顯散溢著一個四十餘歲中年男性寫作者的情感溫度。一度考慮將書名喚作《浮生》，最後定名為《臉之書》，隱然貼合上正夯的網路趨勢。而他亦真把這三十餘篇內文陸續貼上臉書，但由於長度明顯超出臉書習於承載的，每次一貼文，按讚人數驟減，他笑言。

往前追溯，2008年底，駱以軍將四十歲以前所受的文字訓練與小說技藝悉數調派動員、完成迄今最重要代表作《西夏旅館》之後，身陷每次寫完長篇小說仿若甫酗酒或吸毒後的暫時性小說厭食症，進入他所謂的「擺爛」狀態。他有意識地清洗記憶，甚至曾透過粗野文字來拆卸先前所完成的高密度文字風格，只為了斬斷與《西夏旅館》的任何連結，以展開下一頁。而後，他開始有意識地閱讀長篇小說、研究量子力學的每一個關鍵詞彙，更藉由書寫日常人情事態來練筆——此即《臉之書》裡那些實已具備短篇小說雛形結構的篇章的來處。

駱以軍自言就像一位慷慨端出澎湃料理的生魚片師傅，他奢侈地使用著寫作材料。狀態彷彿已經在寫長篇小說了，卻又還沒有。「《臉之書》的寫作，就像讓讀者進入一個以『駱以軍』為名的小說工廠，讀者一轉身，走進一個中學常有的生物實驗室。在午后陽光的照耀下，看見架上一罈罈早夭的、未長全的嬰孩屍體浸泡在福馬林裡……《臉之書》本身即是一種展示。」

書寫成精，駱以軍現在寫作常處於一種蓄勢待發的運動感裡，坐在咖啡館，攤開A4稿紙、握著0.7芯蕊的筆，點上菸，只要一落筆，場景立現，甚且開始多方埋線、布局。《臉之書》裡許多場景就是在這般狀態下完成。

小說家的敘事資產

駱以軍以為，每個小說家都有各自的敘事資產，但這些或源於家族記憶、或來自所受文學教養、或對大師典範的模擬與攀爬的既有敘事資產，大概寫到第三、四部長篇小說就用罄了。直到約莫三十五、六歲，你讀懂了卡夫卡與卡爾維諾，摸透了絕對的寂涼與空無，才又開始重構一個世界，而那重構的過程真正是血肉模糊的。他自己的資產，是較同輩寫作者擁有更多現代詩的性格形塑與語言訓練，同時又有著屬於暴力、混混、流氓的生活記憶。然而，在《西夏旅館》之前，他亦一度自認為已經寫不出東西了。

駱以軍說長篇小說寫作是一種非常專業的、屬於中年時期的極限運動。與講究優雅境界的散文不同的是，小說要的不只是文體；小說家是聖堂武士，必須斬斷種種限制，「小說最終就是為了決戰。」就像波赫士、魯西迪、奈波爾、葛拉斯、莒哈絲、昆德拉等小說大家，他們透過小說去PK洶湧殘酷的真實世界，像一個恐怖主義的炸彈客，把對人類世界的批判與反省封印在一部小說裡。駱以軍比擬，書寫短篇小說就像奧運的高空跳水，選手反覆練習，只為了在有限時空裡發揮身體極致，看誰能在落水瞬間激起最少的水花；長篇小說則像九十分鐘的足球賽，有時間限制、有邊線端線、有前鋒後衛、有明星球員，你必須運用戰術、知曉何時會出現體能落差……「我覺得那才是一個大的小說。」

寫作《臉之書》的同時，他陸續構思過兩、三個長篇題材，現仍在發展中的是《女兒》，只是尚未找到哲學邏輯體系。《女兒》是從小津安二郎《秋刀魚之味》脫胎出來，寫一名頗有年紀的男性小說家，與陰鬱受過傷害的女兒的對話。「我想重新談愛、談教養、談如何同情與體諒他人的痛苦，並不讓自己在羞辱中失去驕傲與尊嚴這件事。」

藝術實乃違反上帝旨意

入中年，駱以軍已度過焦慮期，亦再也不感覺「經驗匱乏」。因長期伏案導致肩頸拉傷、坐骨神經痛等長年毛病，駱以軍近年用身體書寫了一則按摩小史。在一個個密閉小房間裡，他與那些年輕女孩兒與阿姨進行某種看似曖昧難言的近距離接觸。「先寒暄，報姓名，問星座。接著，故事就來了。」「她們都身處社會底層，成熟而堅強。但其實人生非常窄隘，平時不會有人停下來認真聽她們的故事。」她們的身世，豐富了小說家的經驗資產。

近年，一向正面能量強旺的小說家，遇上了憂鬱症。平均每年發作一次，病識感強的他已能與之共處，只是排除發作期，一年只剩九、十個月堪用。提及對寫作的影響，「有一個正面影響：摧毀你、把你膝蓋打斷，讓你謙卑。」駱以軍認為小說創作者常是控制性與意志力強的人，這原是優勢，因為坐得住、更用功，但後來卻又反過頭來懲罰你。「所以藝術這件事真是違反上帝運行宇宙的旨意。」

《臉之書》精裝本裡夾附小本別冊「側臉手記」，收錄了難得的十首詩作。年少時曾自費出版詩集《棄的故事》的駱以軍笑說：「其實我不是寫詩，只是不會分行。」這些都是他初使用臉書時，因為打字龜慢又不會分行，對著電腦一字一句敲下的——於此，「側臉手記」反而真正是臉書產物。駱以軍尚且自信地說，隨意挑選《西夏旅館》其中一段，依標點分行，也就是詩了。

結束訪談，駱以軍邊走、邊「阿波！阿波！」的一路喊回家。幾日後，他在臉書上喜孜孜昭告：在眾多網友的關懷與幫助下，阿波回家了！「『在他的鸚鵡走失後』，根本就是一篇駱以軍了。」某網友說。小說家的生活細節在臉書上一一攤開，讓人不禁要說：再日常的發生，一經他筆，都像小說，都像詩。

奼紫嫣紅——《聊齋誌異》裡的生命百態

日期：2013.10.23
老師：朱嘉雯（佛光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驚世駭俗暢談愛情故事——〈細侯〉

二、放蕩生活的極致展演——〈韋公子〉

三、魔幻寫實的寄託寓意——〈雲翠仙〉

四、商品經濟激發人性潛能——〈王成〉

五、堅強弱女子的非常手段——〈細柳〉

六、文學家蒲松齡的生命理想與文學事業

1021106 人性的考驗，契訶夫短篇小說導讀　　講師：凌明玉

★安東・帕夫洛維奇・契訶夫

1860-1904，十九世紀末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戲劇家、短篇小說藝術大師，與法國的莫泊桑、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爲「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

契訶夫的作品多數取材於「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抨擊沙皇專制，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代表作有小說《變色龍》、《胖子和瘦子》、《套中人》、《小公務員之死》等。

高爾基說契訶夫是「一個獨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學史上和在社會情緒中構成時代的作家中的一個」。列夫・托爾斯泰則稱他爲「無與倫比的藝術家」。

★以語言精練、準確見長，善於透過生活的表層進行探索，將人物隱蔽的動機揭露得淋漓盡致。他的優秀劇本和短篇小說沒有複雜的情節和清晰的解答，集中講述一些貌似平凡瑣碎的故事，創造出一種特別的，有時可以稱之爲令人難以忘懷的或是抒情味極濃的藝術氛圍。他採用簡潔的寫作技巧避免炫耀文學手段，被認爲是 19 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傑出代表。

捉弄◎契訶夫（選自《第六病房》/ 臉譜出版）

冬天的一個晴朗下午……天氣嚴寒，樹木凍得劈啪地響，娜堅卡兩鬢的捲髮上，上嘴唇的絨毛上，都覆蓋著一層銀白的霜。她挽住我的胳膊，我們站在一座高山上。從我們站的地方到下邊平地中間，伸展著一道平滑的斜坡，太陽照著它，就像映照著鏡子似的。我們旁邊有一輛小小的雪橇，上面蒙著猩紅色的呢子套。

「我們坐著一起滑雪橇下去吧，娜傑日達・彼得羅芙娜！」我央求說。「就滑這麼一次！我向您擔保，我們會平平安安，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可是娜堅卡害怕。在她心目中，從她那雙小小的套靴站著的地方到這座山腳下，無異於可怕的無底深淵。我只是約她坐上小雪橇滑下去罷了，可她往下一看，卻已經嚇得魂飛天外，彷彿停住了呼吸。要是她真冒險飛到那個深淵裡去，那不知會怎樣呢！說不定她就會活活嚇死，就會發瘋。

「我求求您！」我說。「不用怕！您要明白，這是膽小，懦弱！」

終於讓步了，不過我從她的臉色看出來，她是冒著生命危險讓步的。我把她，這個面色蒼白、渾身發抖的姑娘，扶上小雪橇，伸出一條胳膊摟住她，隨後就跟她一塊兒衝到那個無底洞裡去。

筱雪橇像子彈那樣飛出去。空氣被我們衝破，迎面撲來，呼嘯著，在我們耳朵裡尖叫，撕扯我們，用指頭殘忍地用力擰我們，打算把我們的腦袋從肩膀上揪下來。在風的壓力下，我們幾乎沒法呼吸。彷彿有個魔鬼伸出爪子抓緊我們，咆哮著把我們拖到地獄裡去。四周的景物匯合成一條不住飛奔的長帶子……似乎再過一會兒我們就要粉身碎骨了！

「我愛你，娜佳！」我小聲說。

小雪橇開始越跑越慢，風的怒吼聲和雪橇的滑木的沙沙生不再那麼可怕，我們的呼吸也比較容易，終於我們滑到底了。娜堅卡已經半死不活。她臉色蒼白，幾乎透不過氣來……我扶著她從雪橇上下來。

「無論如何我再也不坐雪橇了，」她說，睜大了充滿恐懼的眼睛瞧著我。「我說什麼也不要了！我差點死掉！」

過了一會兒她才清醒過來，帶著疑問的神情瞅著我的眼睛：那句話究竟是我說的呢，還是在急驟的風聲中她一直聽錯了？我呢，站在她身旁，吸著紙菸，專心致志地瞧著我的手套。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在山坡旁散布很久。看來，這個謎攪得她心神不定……那句話是不是我說的？……說了還是沒說？到底說了沒有？這是有關她的自尊心、榮譽、生活、幸福的問題——要算是世界上很重大的，甚至最重大的問題了。娜堅卡用尖利的目光焦急而憂鬱地瞧著我的臉，胡亂地回答我的話，等著看我會不會再說那句話。啊，在那張可愛的臉上，表情千變萬化，千變萬化呀！我看出她舉棋不定，一心要說句什麼話，提個什麼問題，可是找不出適當的字眼，覺得不便說出口。她害怕，再者她心裡高興，反而妨礙她開口說話了。

「你猜怎麼了？」她說，眼睛沒有看著我。

「什麼？」我問。

「我們……再滑一次雪橇吧。」

我們順著一道階梯爬到山上。我又扶著面色蒼白、渾身發抖的娜堅卡坐上小雪橇；我們又朝著可怕的深淵飛下去，風再度咆哮，滑木又沙沙地響。在小雪橇飛得最快、聲音最響的時候，我又低聲說：

「我愛你，娜佳！」

等到小雪橇停住，娜堅卡急瞥我一眼我們剛剛滑下的山坡，然後久久地打量我的臉，留心聽我淡漠、冷靜的聲音，於是她的全身，上上下下，甚至包括她的皮手筒和風帽在內，都現出極度的困惑。她的臉上寫著：「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誰對我說了那句話？是他呢？還是我聽錯了？」

這個疑團搞得她六神不安，失去了耐性。這個可憐的姑娘不回答我的問話，皺起眉頭，眼看就要哭出來了。

「我們要不要回家去？」我問。

「可是，我……我喜歡滑雪橇，」她說，臉紅了。「我們要不要再滑一次？」

她「喜歡」這種遊戲，可是話雖如此，她一坐上小雪橇，又跟前兩次一樣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嚇得透不過氣來。

我們第三次滑下坡去。我看見她瞧著我的臉，盯著我的嘴唇。可是我拿出手絹來捂住我的嘴，咳嗽，等小雪橇滑到半山腰，我仍然說了一句：

「我愛你，娜佳！」

於是這個謎仍然是個謎！娜堅卡默默不語，心事重重……滑完雪橇，我把她送回家去，她緩緩地走著，極力放慢腳步，一直等著，看我會不會對她說那句話。我看出她的內心很痛苦，她盡力克制自己，免得說出這樣的話：「這句話不可能是風說的！我也不希望是風說的。」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這樣一封短信：

「如果您今天去滑冰，就請您來一趟，帶我一塊兒去。娜。」

從這天起我天天和娜堅卡一塊兒去滑冰，做著小雪橇滑下坡，我每次都低聲說著那句話：

「我愛你，娜佳！」

不久，娜堅卡就對這句話聽上了癮，如同對酒精或者嗎啡上了癮一樣。缺了那句話，她就活不下去。固然從山頂飛馳而下依然可怕，可是現在恐怖和危險卻替那句話訴說愛情的話增添了特殊的魅力——那句話依舊是個謎，撩撥著她的心。她仍然在懷這兩者——我和風……這兩者究竟是誰在和她談情說愛，她不知道，不過到後來她好像也不在乎了；不管用哪一個杯子喝酒都沒關係，只要能喝醉就行。

一天下午，我獨自一個人動身去滑冰場。我混在人群當中，看見娜堅卡往山上走去，眼睛往四處張望，她在找我……後來她膽怯地順著台階往上走……她害怕一個人坐雪橇滑下來，啊，多麼可怕！她的臉色白得像雪一樣，渾身發抖，她走著，彷彿上法場似的，可是她仍然往上走，頭也不回，態度堅決。她分明下了決心，想試一試我不在的時候，她能不能聽見那句驚人又甜蜜的話？我看見她臉色發白，害怕得張開了嘴，在小雪橇上坐下，閉上眼睛，向人世告別，滑下去……「沙沙沙」……滑木響著。那句話娜堅卡聽見沒有，我不知道，我只看見她從雪橇上下來的時候，周身軟綿綿的，有氣無力。從她的臉色可以看得出來，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聽見了什麼話沒有。她滑下坡的時候，恐懼已經奪去了她傾聽、辨別聲音、理解事物的能力了。

可是後來，三月來到了……春天的陽光變得比較溫和舒適。我們那座冰山顏色變黑，失去原有的光澤，最後終於融化。我們不再去滑冰了。可憐的娜堅卡再也沒有地方可以聽見那句話，況且也沒有人來說那句話了，因爲這時候已經聽不見刮大風的聲音，而我也準備到聖彼得堡去，要去很久——可能從此不回來了。

有一回，大約是我動身的前兩天，在蒼茫的暮色裡，我在小花園裡坐著，這個小花園與娜堅卡居處的院子是用一道釘著釘子的高板牆隔開的……天氣還相當冷，糞堆邊上還有雪，樹木死氣沉沉，不過空氣中已經有春天的氣息，白嘴鴉在聒噪，準備安頓下來過夜了。我走到板牆跟前，從板縫裡望過去，看了很久。我瞧見娜堅卡從房裡走出來，站在門廊上，抬起悲哀憂傷的目光眺望天空……春風吹到她那蒼白愁悶的臉上……這使她想起當初在山坡上她聽見那句話時向我們咆哮的風，她的面容變得越來越幽怨，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淌下來……可憐的姑娘伸出雙手，彷彿要求風再一次送來那句話。我等著一陣風刮過去的時候，低聲說：「我愛你，娜佳！」

哎呀！娜堅卡起了什麼樣的變化！她叫了起來，滿臉微笑，迎著風伸出雙手，又高興又幸福，顯得那麼美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娜堅卡已經結婚；究竟她是由父母訂的親，還是出自於自己的選擇，這都沒有關係了。——她嫁給貴族監護會的的秘書，現在已經有三個孩子了。至於我們以前一起滑過冰，風把「我愛你，娜佳！」送到她的耳朵裡，這些她都沒有忘記，如今這成了她一生當中幸福、最動人、最美好的回憶了。

昏昏欲睡的季節

大廳中點著火把，擠滿了人群，在中央的是催眠師。儘管他的體格骨瘦如柴，不甚吸引人，但他依舊閃亮、發光、活躍。人們微笑、鼓掌、遵循著他的每個指令；在他面前，每個人都嚇白了臉。

他其實是在表演魔術。他催眠了有些人，又讓一些人癱瘓，還讓另一些人只用脖子或腳跟就在椅子上保持平衡，甚至把一個瘦瘦高高的記者綁成了蝴蝶結。總而言之一句話，他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他對女性有種特別強烈的影響，她們會像蒼蠅似的落入他的視線。喔，女人的敏感啊！若沒有這些敏感，人生將會多麼無聊呢？

他惡魔般的技術在其他每個人身上實行過後，催眠師來到我面前。

「我覺得你似乎有很高的可塑性，」他說。「你非常的緊張，如此激動……為何不小睡一下呢？」

為什麼不呢？親愛的先生，我非常樂意，讓我們試試看吧！我坐在大廳中央的一張椅子上，催眠師坐在我對面的另一張椅子上，握著我的手，用他恐怖的蛇目光

凝視我的眼睛。

觀眾圍繞在我們的旁邊。

「噓！女士與先生們，拜託！噓……安靜！」

靜默來臨。他和我坐著，互相瞪著對方。一分鐘過去，兩分鐘……我的脊椎開始打顫，心怦怦怦地跳著，但是，我還是沒有一絲睡意！

我們繼續坐在那裡。五分鐘過去了，七分鐘過去了……

「他沒睡著！」某個人大喊。「好極了！真是個厲害的人！」

我們坐著，互瞪著！我不累，甚至不睏……若這是一個地方政務會議，我早就大睡一覺了。觀眾開始竊竊私語和暗自竊笑。催眠師無法集中精神，他的眼睛閃爍不停。可憐的人！沒有人喜歡失敗。救救他吧，天地神靈！快來我的眼皮上吧，喔，睡神啊！

「他沒睡著！」一樣的聲音叫著。「真是夠了！就這樣吧！我早就說過了，這只是耍魔術的把戲！」

然後，就在我聽到朋友的聲音在群眾中響起，並且準備起身時，我感覺到我的手掌中有個奇怪的物體。我的觸覺回應了，覺得那是一張紙。我的父親是個醫生，醫生在一觸間就可以嗅聞到紙鈔的味道。根據達爾文的理論，和許多其他天分一樣，我應該是繼承了來自父親

這種超凡的身體機能。我可以說，這張紙鈔是一張五盧布，所以，我立刻就打盹了。

「太棒了！太棒了！」

現場出席的醫生們慌忙了起來，全繞著我走，這裡那裡的戳了戳我，並且宣稱：「唔，是的……他睡著了……」

催眠師很高興自己成功了，在我的頭上揮動著他的手，而我呢，在恍惚的狀態中，開始繞著房間行走。

「讓他的手臂伸起！」有人建議。

「是啊，能做那個嗎？能癱瘓他的手臂嗎？」

催眠師（並不是個膽小的人！）用力拉起我的右手臂，開始在我的右手上實行他的陰謀詭計：按摩手臂、在手臂上打一打、拍一拍。但是我的手臂並不聽話，它只是懸盪在那裡，拒絕變硬。

「他沒有癱瘓嘛！叫醒他！這太危險了，他是個敏感、神經緊張的男孩！」

忽然我的另外一隻手掌，左手那隻，感覺到有一張五盧布靠近了。一種放鬆的感覺從我的左手傳到我的右手，奇蹟似地，我的手臂變得僵硬了。

「太棒了！看看他的手是多麼地僵硬和寒冷啊！就像是個屍體一樣！」

「我們都能被麻醉，當體溫下降，我們的脈搏就會

變得無力。」催眠師宣布。

醫生檢查我的腕關節。

「是的，他的脈搏還很虛弱。」其中一個醫生評論道。

「我們可以變得完全僵硬，他的溫度會低更多……」

「你們如何解釋呢？」一位女士問道。

一個醫生自負地聳聳他的肩膀，嘆口氣，並且說道：「我們能給你的僅僅是事實！理性的解釋？唉呀，沒有！」

你有事實，而我的口袋裡則有兩張五盧布，一切都得感謝催眠師，我不需要任何理性的解釋！可憐的催眠師！你實在是太走運了，才會和我這樣纏在一起。

P.S.：可惡，真是一團亂！

後來我才知道，不是催眠師，而是我的老闆彼得・費得洛維奇推給我五盧布鈔票的。

「我這樣做是為了要測試你誠實的程度。」他跟我說。

可惡。

「真是糟糕。」彼得・費得洛維奇說。

「太丟臉了……我永遠都想不到你會這樣。」

「但是先生，我有小孩！有老婆……母親……加上

現在每樣東西都很貴！」

「這真是太可惡了！你想要發行自己的報紙……你是那個在感傷的晚餐致詞上哭的人……真是太丟臉了！……我以為你是個誠實的人，結果，你比以前還要更糟糕！」

所以我得還那兩張五盧布。我還能怎麼做呢？畢竟，一個人的名聲比金錢更珍貴。

「我生氣的人不是你！」我的老闆說。「你去死吧，反正你的天性本來就如此！但是，她怎麼會掉入那種圈套中！她，也在那些人當中！她這麼溫柔、這麼單純，就只是塊米布丁啊！可她也被錢給誘惑了！她也『睡著了』！」

所謂的「她」，我老闆指的是他的太太馬特列娜・妮可拉耶夫娜。

十字架

詩人走進擠滿了人群的客廳。

「嗯，」女主人轉向他，「你那些可愛的小詩怎樣了？印出來了嗎？有稿費嗎？」

「喔，別問了……我得到了一個十字架！」

「你得到了一個十字架？你，詩人？我不知道詩人可以授贈十字架。」

主人跟他握手。「我非常誠摯地恭喜你！是史坦尼斯拉夫十字架，還是聖・安娜勳章呢？我非常為你感到高興……非常高興……是史坦尼斯拉夫吧？」

「不，是一個紅色十字架！」

「喔，你將你的稿費奉獻給紅十字會！」

「我什麼都沒有奉獻。」

「勳章一定很適合你的。請給我們看看吧！」

詩人伸進旁邊的口袋，拿出他的手稿。

「在這裡！」

大家一起瞪著手稿，看到了一個大大的紅色十字架……但不是那種你可以別在衣領上的十字架。

貓

芭芭拉・彼得洛夫娜醒了過來，開始聽著四周。她的臉色變白，讓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變得更大，等到她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在作夢時，眼中燃燒著恐懼。恐懼中，她用手掩蓋著她的臉，抬起手肘，叫醒她的丈夫。她丈夫蜷曲著身體，輕輕地打著鼾，氣息吐在她的肩膀上。

「阿留沙，親愛的！醒醒啊！甜心！好可怕啊！」

阿留沙停止打鼾，並且伸直了他的腳。芭芭拉・彼得洛夫娜戳了戳他的臉頰，於是他伸了伸身體，深深地嘆了口氣，然後醒過來。

「阿留沙，親愛的！醒醒啊，有人在哭！」

「誰在哭？那是你的想像！」

「聽！你沒聽到嗎？有人在嗚咽……一定是有人把小孩留在我們門口！喔，我受不了那聲音！」

阿留沙起身，開始注意聆聽。從完全打開的窗戶往外看，見到了灰色的黑夜；而伴隨著紫丁香的香氣與菩提樹的低語，微弱的風將一種奇怪的聲音傳送到了床邊。你無法立刻辨識出這是什麼聲音：是嬰兒的哭聲

嗎，還是窮人的歌聲，抑或是風的呼嘯聲呢？你無法判斷。但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這聲音就從窗戶下面傳來，而且不是一個喉嚨所發出來的，是很多個喉嚨：有高音、中音、男高音。

「芭芭拉，那是貓！」阿留沙說。「小呆瓜！」

「貓？不可能！那，那些低音呢？」

「那是母豬在叫。別忘了，我們現在在鄉間別墅這裡。妳沒聽到嗎？對，那是貓。來吧，鎮靜點！睡覺吧。」

芭芭拉和阿留沙躺了下來，將毯子拉到耳朵上。清晨清新的感覺透過窗戶滲透進來，微微的寒意懸浮於空氣中。丈夫與妻子蜷曲起身子，閉上眼睛。五分鐘後，阿留沙轉向另一邊。

「這些可惡的貓，就是不讓你睡點覺！鬼叫些什麼啊！」

同時間，貓叫聲逐漸變強。強有力的新聲音加入牠們，而一開始在窗戶底下的那個輕微窸窣聲，逐漸變成騷動聲，然後是喧囂聲，最後成了吵鬧聲。一開始好像毒蛇般顫抖的聲音，最後變成完全的強音，很快地，空氣中充滿折磨人的音調。有些貓簡短地叫著，有些愉快地用顫音唱著，而且還是用準確地節奏唱著八度音、一行六音步的抑揚格，其他的聽起來則是持續許久的長音

調。有一隻，一定是最老、最有熱情的那隻貓，不用貓的聲音，而是以不自然的聲音，有時用低音唱著，有時則用中音。

「喵——喵——嗚嗚嗚——呼呼呼呼呼！」

如果不是在這樣騷亂放蕩的場合，你絕對想不到那是貓的哭啼聲。芭芭拉轉了個身，咕噥些什麼。阿留沙跳起來，對著空氣咒罵幾句，然後關上窗戶。但是，窗戶上的窗櫺很小，還是讓聲音、燈光，甚至是激情跑了進來。

「我八點得起床去工作，」阿留沙咆哮道，「這些可惡的貓這樣啼哭著，就是不讓你睡覺！臭女人，你就不能閉嘴嗎？像這樣在我的耳朵邊嗚咽、哀鳴！我犯了什麼錯？你們又不是我的貓！」

「親愛的，拜託，把牠們趕走吧！」

她的先生咒罵著，跳下床，走向窗戶。黑夜轉成了清晨。

看著天空，阿留沙只看到一顆星斗隱約閃爍在薄霧中。麻雀被開窗的聲音嚇到，在菩提樹上喋喋不休。阿留沙往下看著花園，那裡差不多有十隻貓。貓尾巴高高伸直向天空，一邊發出嘶嘶聲，一邊優雅地走在草地上，牠們怒吼著，像是一隊單峰駱駝般，圍繞著一隻坐在倒扣的洗衣盆裡的貓。讓人難以判斷孰為重的是：是

牠們對小貓的愛呢？還是牠們的高傲？是為了愛才出來的呢？還是只想炫耀賣弄？牠們對彼此的態度，透露著最精確的憎恨。在花園的另外一端，母豬帶著小豬焦躁地磨蹭著柵欄，想要進入花園。

「噓！」阿留沙噓聲地說。「噓，你們這些惡魔！噓！噓！」

但是所有的貓都不理睬他，只有中間那隻看著他的方向；即便如此，那也是偶然地、不經意地。這隻貓狂喜著，甚至不在乎阿留沙。

「噓！噓！可惡！噓，我希望你們全都下地獄！芭芭拉，給我那裡的玻璃酒瓶！我要給牠們撒點水！這些惡魔！」

芭芭拉從床上跳起來，但不是給他拿來酒瓶，而是臉盆架上的大水盆。阿留沙的胸膛傾斜到窗台外，將大水盆斜放在窗戶上。

「紳士們！紳士們！」他聽到他頭上傳來一個聲音「現在的年輕人啊，有需要這樣做嗎？啊？啊！現在的年輕人啊！」

接著是一聲嘆息。阿留沙抬頭往上看，看到身著大朵花紋印花晨袍的一對肩膀，還有蒼老、有力的手指。肩膀上頭是一個小小、白髮斑斑、戴著睡帽的頭，手指威脅性地指著他。老人坐在窗邊，眼睛沒離開過貓的身

上。他的眼睛帶著渴望而閃閃發光，好像在看芭蕾舞似的。

阿留沙的嘴巴張著，臉色刷白，笑著。

「您睡得好嗎，大人？」他虛弱地問道。

「這實在是太糟了！年輕人，你要違反大自然啊！你可以說，你……唔，對了……實際上是在妨礙大自然的定律！這實在太糟糕了。你怎麼可以這樣呢？這些是……唔，對了……有機體啊。你們是怎麼說的呢，對了，有機體！人類應該要了解這一點！真是可鄙啊！」

阿留沙從窗邊退回去幾步，踮著腳走回床上，溫順地躺著。芭芭拉彎著身體縮在他旁邊，屏住她的呼吸。

「那曾是我們的……」阿留沙低聲道。「他……他還沒睡著。他喜歡貓。可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跟自己的老闆住在一起更糟的事情了！」

「年輕人！」一分鐘後，阿留沙聽到老人的聲音。「你在哪裡啊？請出來這裡！」

阿留沙走到窗邊，看著老人。

「你有看到那邊那隻白貓嗎？你覺得怎樣？那是我的貓。她有多棒的四輪馬車啊，真的是四輪馬車呢！她的步伐！只要看著那步伐！喵，喵，瓦斯卡！瓦斯卡，親愛的！你這個頑皮的小東西，你喔！她是一隻純種的西伯利亞種，是從遠方來的……哈，哈，那邊那隻小母

貓最好小心。我的貓總是勝利者，你會了解我是什麼意思的！四輪馬車！四輪馬車！」

阿留沙說，他發現動物的毛非常好。老人開始說起貓的一生、貓做過什麼事。他越說越激動，直到太陽升起，還讚揚著每個細節、動著他的雙唇、舔著他有力的手指……就這樣，再也無法回去睡覺了。

隔夜，半夜一點時，這些貓又開始唱歌，再次吵醒了芭芭拉。阿留沙不能將貓趕走，他家大人的貓也在裡面。阿留沙和芭芭拉聽著貓的音樂會直到天亮。

我是如何走入合法婚姻的

在我們喝完了潘趣酒後，我的雙親相互低語了幾句話，便讓我們獨處。

「來吧！」我父親在出去時低聲對我說。「說那些話！」

「可是，我怎麼能示愛，」我也低聲說道，「如果我不愛她？」

「沒人問你想要做什麼，你這個笨蛋！」

我父親生氣地瞪了我一眼，然後離開花園的小涼亭。之後，在每個人都離開後，一個女人的手伸進半開的門內，從桌上把蠟燭拿走。我們坐在黑暗中。

「好吧，現在沒得逃了！」我心想著，然後咳了幾聲清清嗓子，輕快地說：「左雅・安得列耶夫娜，現在的情況讓我很開心！至少，我們獨處了，而且黑暗成了我的幫手，因為黑暗掩蓋了我臉上的害羞……情緒引起的害羞讓我覺得它燃燒著我的靈魂。」

忽然間我停住了。我可以聽到左雅・安得列耶夫娜的心跳聲，以及牙齒的打顫聲。她整個身體都在發抖，我可以從長凳子搖晃的狀況聽到，和感受到。這個可憐

的女孩並不愛我。她恨我，就像是一隻狗恨打牠的棍子一樣恨我；你也可以說她鄙視我，就像是白癡也有能力鄙視人一樣。忽然間，我覺得自己像一隻猩猩一樣醜陋，酒精和長久以來的寒冷，讓我的鼻子又紅又漲，雖然我身上裝飾著獎章和勳章，卻不比一個臉發腫、長滿疙瘩，身上蓋滿稻草的野獸好多少！一隻熊都比我優雅。甚至還沒提到我的智商呢！在她還沒成為我的新娘前，我對她、對左雅設下一個邪惡的陷阱。我的話會說到一半就停止，是因為我忽然間覺得自己深深地對不起她。

「我們離開這裡去花園吧，」我說，「這裡好悶。」

我們出去，走到花園的小徑上，而躲在門外偷聽的雙親在我們出現前，才剛好來得及跳進樹叢。左雅的臉上閃過一道月光。我當時雖然像個白癡，但我想，我還是可以讀到那張臉龐受到束縛的甜美痛楚。我吸了口氣，繼續說道：

「夜鶯為牠的甜心歌唱……而我，獨自一人在這個世界上，誰能為我而唱？」

左雅紅了臉，低下她的雙眼，完美地扮演著她被期待扮演的角色。我們坐在小溪旁的長椅上，小溪的遠處有一間教堂閃爍著白光。教堂的後方靠近庫爾達洛夫伯爵的大房子，那裡住著伯爵的總管包里尼欽，也就是左

雅愛過的男人。在她坐到長椅子上時，她的目光總固定在大房子上。我的心往下沉，因心痛而無力。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確希望天堂能對我們的雙親微笑……但是他們應該被判下地獄，至少一個星期。

「我所有的幸福都在一個人身上，」我繼續說道。「我對那個人深有感覺……她的香水……我愛她，而如果她無法回報我的愛，那我會迷失……會死掉……妳就是那個人。妳能愛我嗎？嗯？妳會愛我嗎？」

「我愛。」她低語。

我必須承認，我幾乎要死了。我早就想過，她會將自己埋葬起來，因為她深深地愛著別人。我曾依賴過她對另外那個男人的熱情，但是事情的發展完全不一樣，她還沒強壯到可以抵抗潮浪。

「我愛。」她複述了一次，然後開始哭泣。

「但是，不，那不可能！」我咆哮著，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整個身體開始顫抖。「這怎麼可能？左雅・安得列耶夫娜，別相信我說過的每一個字！我的天啊，別相信任何一個字。如果我愛上妳，我會被烤死在地獄裡！而妳也不愛我！這一切都是胡說八道！」

我從長椅上跳起來。

「我們不需要完成這個！這是場鬧劇！左雅，他們

為了錢逼迫我們結婚。我們之間有什麼愛情？我寧可脖子上掛著石磨，也好過跟妳結婚。就是這麼簡單！可惡！他們有什麼權力對我們做這些事呢？他們以為我們是什麼啊？奴隸？還是狗？我們不結婚！這些可惡的人，這些雜種！我們已經隨之起舞夠久了！我現在就要去告訴他們，我不要娶妳，就是這麼簡單！」

左雅忽然停止哭泣，她的眼淚忽然乾了。

「我現在就要去告訴他們！」我繼續。「而妳也告訴他們說，妳不愛我，妳愛的是包里尼欽。我會是第一個跟包里尼欽握手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妳是如何深深地愛著他！」

左雅幸福地微笑著，趕上我。

「而你也愛上了其他人了，是嗎？」她說，一邊搓弄著雙手。「你愛上迪・必克斯小姐！」

「是的，」我說，「迪・必克斯小姐。她不是俄國東正教徒，而且並不富有，但是我愛上了她的心靈、愛上她與人為善的特質。我的父母會把我送進地獄，但是我要娶她。我愛她，我想，我愛她甚於我愛自己的生命，沒有她我就無法活下去！如果我不能娶她，那我也不想活了！我現在就要去……讓我們倆一起去告訴這些笨蛋……喔，謝謝妳，我最心愛的，妳已經安撫了我的心！」

我的靈魂被幸福淹沒，我一再地向左雅道謝，而她也向我道謝，然後我們兩人狂喜地、感謝地親吻著彼此的手，稱讚彼此高尚的心靈。我親吻她的手，她親吻我的額頭、親吻我剛刮過的鬍鬚，而我們似乎忘了所有的禮儀，我甚至擁抱了她！讓我告訴你們，這種無愛的宣言甚至比任何愛的宣言都還甜蜜。歡喜和光明讓我們顫抖，我們匆忙跑向屋子，準備告訴雙親我們的決定。當我們穿過花園時，我們還相互喝采！

「就讓他們罵我們！」我說。「他們可以打我們，甚至把我們趕出去，但至少我們會幸福！」

我們進入屋子，在那裡，門的旁邊，我們的雙親正在等著。他們看了我們一眼，看到我們是如何地開心，就立刻叫來管家。管家拿來香檳，我開始抗議，揮動雙手，跺著腳……左雅開始哭泣，尖叫……這是一場巨大的騷動、一場爭吵，我們沒有喝香檳。

但是他們還是讓我們結婚了。

今天是我們的銀婚紀念日。我們住在一起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一開始是很可怕的。我咒罵她、打她，然後因為懊悔而開始愛她。這種懊悔帶來了孩子……然後……嗯，我們就只是習慣了彼此。在這個時刻，我親愛的左雅正站在我的背後，將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親吻我光禿的頭頂。

苦惱

我向誰去訴說我的悲傷？①……

暮色昏暗。大片的濕雪繞著剛點亮的街燈懶洋洋地飄飛，落在房頂、馬背、肩膀、帽子上，積成又軟又薄的一層。車夫姚納·波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個幽靈。他在趕車座位上坐著，一動也不動，身子往前傴著，傴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傴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個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會覺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動都不動。它那呆呆不動的姿態、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種花一個戈比就能買到的馬形蜜糖餅乾。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論是誰，只要被人從犁頭上硬拉開，從熟悉

①引自宗教詩《約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編者注。

的灰色景致裡硬拉開，硬給丟到這兒來，丟到這個充滿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囂、熙攘的行人的旋渦當中來，那他就不會不想心事。……

姚納和他的瘦馬已經有很久停在那個地方沒動了。他們還在什飯以前就從大車店裡出來，至今還沒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現在傍晚的暗影已經籠罩全城。街燈的黯淡的光已經變得明亮生動，街上也變得熱鬧起來了。

「趕車的，到維堡區②去！」姚納聽見了喊聲。「趕車的！」

姚納猛的哆嗦一下，從粘著雪花的睫毛裡望出去，看見一個軍人，穿一件帶風帽的軍大衣。

「到維堡區去！」軍人又喊了一遍。「你睡著了還是怎麼的？到維堡區去！」

爲了表示同意，姚納就抖動一下韁繩，於是從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雪撒下來。……那個軍人坐上了雪橇。車夫吧噠著嘴唇叫馬往前走，然後像天鵝似的伸長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與其說是由於必要，不如說是出於習慣地揮動一下鞭子。那匹瘦馬也伸長脖子，彎起它那像棍子一樣的腿，遲疑地離開原地走動起來了。……

「你往哪兒闖，鬼東西！」姚納立刻聽見那一團團川流不息的黑影當中發出了喊叫聲。「鬼把你支使到哪兒去啊？靠右走！」

②地名，在彼得堡。

「你連趕車都不會！靠右走！」軍人生氣地說。

一個趕轎式馬車的車夫破口大罵。一個行人惡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剛剛穿過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馬的臉上。姚納在趕車座位上侷促不安，像是坐在針尖上似的，往兩旁撐開胳膊肘，不住轉動眼珠，就跟有鬼附了體一樣，彷彿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爲什麼在那兒似的。

「這些傢伙眞是混蛋！」那個軍人打趣地說。「他們簡直是故意來撞你，或者故意要撲到馬蹄底下去。他們這是互相串通好的。」

姚納回過頭去瞧著乘客，努動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說話，然而從他的喉嚨裡卻沒有吐出一個字來，只發出嘶嘶的聲音。

「什麼？」軍人問。

姚納撇著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勁，這才沙啞地說出口：

「老爺，那個，我的兒子……這個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麼病死的？」

姚納掉轉整個身子朝著乘客說：

「誰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熱病吧。……他在醫院裡躺了三天就死了。……這是上帝的旨意喲。」

「你拐彎啊，魔鬼！」黑地裡發出了喊叫聲。「你瞎了眼還是怎麼的，老狗！用眼睛瞧著！」

「趕你的車吧，趕你的車吧，……」乘客說。「照這樣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點走！」

車夫就又伸長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種穩重的優雅姿勢揮動他的鞭子。後來他有好幾次回過頭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閉上眼睛，分明不願意再聽了。他把乘客拉到維堡區以後，就把雪橇趕到一家飯館旁邊停下來，坐在趕車座位上傴下腰，又不動了。……濕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馬塗得滿身是白。一個鐘頭過去，又一個鐘頭過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個年輕人路過，把套靴跺得很響，互相詬罵，其中兩個人又高又瘦，第三個卻矮而駝背。

「趕車的，到警察橋去！」那個駝子用破鑼般的聲音說。「一共三個人。……二十戈比！」

姚納抖動韁繩，吧噠嘴唇。二十戈比的價錢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顧不上講價了。……一個盧布也罷，五戈比也罷，如今在他都是一樣，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幾個青年人就互相推搡著，嘴裡罵聲不絕，走到雪橇跟前，三個人一齊搶到座位上去。這就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該哪兩個坐著，哪一個站著呢？經過長久的吵罵、變卦、責難以後，他們總算做出了決定：應該讓駝子站著，因爲他最矮。

「好，走吧！」駝子站在那兒，用破鑼般的嗓音說，對著姚納的後腦殼噴氣。「快點跑！

嘿，老兄，瞧瞧你的這頂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姚納笑著說。「湊合著戴吧。……」

「喂，你少廢話，趕車！莫非你要照這樣走一路？是嗎？要給你一個脖兒拐嗎？……」

「我的腦袋痛得要炸開了，……」一個高個子說。「昨天在杜克瑪索夫家裡，我跟瓦斯卡一塊兒喝了四瓶白蘭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說呢？」另一個高個子憤憤地說。「他胡說八道，就跟畜牲似的。」

「要是我說了假話，就叫上帝懲罰我！我說的是實情。……」

「要說這是實情，那麼，虱子能咳嗽也是實情了。」

「嘻嘻！」姚納笑道。「這些老爺眞快活！」

「呸，見你的鬼！……」駝子憤慨地說。「你到底趕不趕車，老不死的？難道就這樣趕車？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勁抽它！」

姚納感到他背後駝子的扭動的身子和顫動的聲音。他聽見那些罵他的話，看到這幾個人，孤單的感覺就逐漸從他的胸中消散了。駝子罵個不停，謅出一長串稀奇古怪的罵人話，直罵得透不過氣來，連連咳嗽。那兩個高個子講起一個叫娜杰日達，彼得羅芙娜的女人。姚納不住地回過頭去看他們。正好他們的談話短暫地停頓一下，他就再次回過頭去，嘟嘟噥噥說：

「我的……那個……我的兒子這個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駝子咳了一陣，擦擦嘴唇，嘆口氣說。「得了，你趕車吧，你趕車吧！諸位先生，照這樣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了了！他什麼時候才會把我們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勵他一下，……給他一個脖兒拐！」

「老不死的，你聽見沒有？眞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們這班人講客氣，那還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聽見沒有，老龍③？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們的話放在心上？」

姚納與其說是感到，不如說是聽到他的後腦勺上啪的一響。

「嘻嘻，……」他笑道。「這些快活的老爺，……願上帝保佑你們！」

「趕車的，你有老婆嗎？」高個子問。

「我？嘻嘻，……這些快活的老爺！我的老婆現在成了爛泥地囉。……哈哈哈！……在墳墓裡！……現在我的兒子也死了，可是我還活著。……這眞是怪事，死神認錯門了。……它原本應該來找我，卻去找了我的兒子。……」

姚納回轉身，想講一講他兒子是怎樣死的，可是這時候駝子輕鬆地呼出一口氣，聲明說，謝天謝地，他們終於到了。姚納收下二十戈比以後，久久地看著那幾個游蕩的人的背影，後來他們走進一個黑暗的大門口，不見了。他又孤身一人，寂靜又向他侵襲過來。……他的苦惱剛淡忘了

③原文是「高雷內奇龍」，俄國神話中的一條怪龍。在此用做罵人的話。

不久，如今重又出現，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納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兩旁川流不息的人羣：在這成千上萬的人當中有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傾訴衷曲呢？然而人羣奔走不停，誰都沒有注意到他，更沒有注意到他的苦惱。……那種苦惱是廣大無垠的。如果姚納的胸膛裂開，那種苦惱滾滾地湧出來，那它彷彿就會淹沒全世界，可是話雖如此，它卻是人看不見的。這種苦惱竟包藏在這麼一個渺小的軀殼裡，就連白天打著火把也看不見。……

姚納瞧見一個掃院子的僕人拿著一個小蒲包，就決定跟他攀談一下。

「老哥，現在幾點鐘了？」他問。

「九點多鐘。……你停在這兒幹什麼？把你的雪橇趕開！」

姚納把雪橇趕到幾步以外去，偃下腰，聽憑苦惱來折磨他。……他覺得向別人訴說也沒有用了。……可是五分鐘還沒過完，他就挺直身子，搖著頭，彷彿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韁繩。……他受不住了。

「回大車店去，」他想。「回大車店去！」

那匹瘦馬彷彿領會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來。大約過了一個半鐘頭，姚納已經在一個骯髒的大火爐旁邊坐著了。爐台上，地板上，長凳上，人們鼾聲四起。空氣又臭又悶。姚納瞧著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後悔不該這麼早就回來。……

「連買燕麥④的錢都還沒掙到呢，」他想。「這就是我會這麼苦惱的緣故了。一個人要是會料

理自己的事，……讓自己吃得飽飽的，自己的馬也吃得飽飽的，那他就會永遠心平氣和。……」

牆角上有一個年輕的車夫站起來，帶著睡意啜一啜喉嚨，往水桶那邊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姚納問。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兒子死了。……你聽說了嗎？這個星期在醫院裡死掉的。……竟有這樣的事！」

姚納看一下他的話產生了什麼影響，可是一點影響也沒看見。那個青年人已經蓋好被子，連頭蒙上，睡著了。老人就嘆氣，搔他的身子。……如同那個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樣，他渴望說話。他的兒子去世快滿一個星期了，他卻至今還沒有跟任何人好好談一下這件事。……應當有條有理，詳詳細細地講一講才是。……應當講一講他的兒子怎樣生病，怎樣痛苦，臨終說過些什麼話，怎樣死掉。……應當描摹一下怎樣下葬，後來他怎樣到醫院裡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個女兒阿尼霞住在鄉下。……關於她也得講一講。……是啊，他現在可以講的還會少嗎？聽的人應當驚叫，嘆息，掉淚。……要是能跟娘們兒談一談，那就更好。她們雖然都是蠢貨，可是聽不上兩句就會哭起來。

④馬的飼料。

「去看一看馬吧，」姚納想。「要睡覺，有的是時間。……不用擔心，總能睡夠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馬房裡，他的馬就站在那兒。他想起燕麥、草料、天氣。……關於他的兒子，他獨自一人的時候是不能想的。……跟別人談一談倒還可以，至於想他，描摹他的模樣，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嗎？」姚納問他的馬說，看見了它的發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買燕麥的錢沒有掙到，那咱們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經太老，不能趕車了。……該由我的兒子來趕車才對，我不行了。……他才是個地道的馬車夫。……只要他活著就好了。……」

姚納沉默了一會兒，繼續說：

「就是這樣嘛，我的小母馬。……庫茲瑪·姚內奇不在了。……他去世了。……他無緣無故死了。……比方說，你現在有個小駒子，你就是這個小駒子的親娘。……忽然，比方說，這個小駒子去世了。……你不是要傷心嗎？」

那匹瘦馬嚼著草料，聽著，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氣。

姚納講得入了迷，就把他心裡的話統統對它講了。……

睏

夜間。小保母瓦爾卡，一個十三歲的姑娘，搖著搖籃，裡面躺著個小娃娃。她嘴裡哼著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睡吧，好好睡，
我來給你唱個歌兒。……

神像前面點著一盞綠色的小長明燈；房間裡，從這一頭到那一頭繃起一根繩子，繩子上晾著小孩的尿布和一條很大的黑色褲子。天花板上印著小長明燈照出來的一大塊綠色斑點，尿布和褲子在火爐上、搖籃上、瓦爾卡身上投下長長的陰影。……小長明燈的燈火一搖閃，綠斑和陰影就活了，動起來，好像被風吹動一樣。房間裡很悶。有一股白菜湯的氣味和做皮靴用的皮革味。

小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聲音嘶啞，筋疲力盡，可是仍舊嗥個不停，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才會止住哭。瓦爾卡卻已經睏了。她的眼皮粘在一起，腦袋往下聳拉，脖子酸痛。她的眼皮也好，嘴唇也好，都不能動一下，她覺得她的臉好像枯乾了，化成木頭，腦袋也小得跟針尖一樣。

「睡吧，好好睡，」她哼著，「我會給你煮點兒粥。……」

火爐裡有隻蟋蟀在叫。老板和幫工阿法納西隔著門，在毗鄰的房間裡打鼾。……搖籃悲涼地吱吱叫，瓦爾卡本人嗯嗯啊啊地哼著，這一切合成一支夜間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聽，可眞舒服極了。然而現在這種音樂反而刺激她，使她苦惱，因爲它催人入睡，她卻是萬萬睡不得的。求上帝保佑不要發生這種事才好，要是瓦爾卡一不小心睡著，老板就會把她痛打一頓。

小長明燈不住地眨眼。綠色斑點和陰影活動起來，爬進瓦爾卡半睜半閉、呆然不動的眼睛，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腦子裡合成矇朧的幻影。她看見一塊塊烏雲在天空互相追逐，像小娃娃那樣啼哭。可是後來起風了，烏雲消散，瓦爾卡看見一條布滿稀泥的寬闊大道。順著大道，有一長串貨車伸展出去，行人背著背囊慢慢走動，有些陰影在人前人後搖閃不定。大道兩旁，隔著陰森的冷霧，可以瞧見樹林。忽然，那些背著行囊的人和陰影一齊倒在地下的泥濘裡。「這是怎麼了？」瓦爾卡問。「要睡覺，睡覺！」他們回答她說。他們睡熟了，睡得可眞香，烏鴉和喜鵲停在電線上，像小娃娃那樣啼哭，極力要叫醒他們。……

「睡覺吧，好好睡，我來給你唱個歌兒，……」瓦爾卡哼著，這時候她看見自己在一個烏黑而悶熱的農舍裡。

她去世的父親葉菲木·斯捷潘諾夫正躺在地上打滾兒。她看不清他，然而聽見他痛得在地下翻騰，嘴里哼哼唧唧。據他說，他的「疝氣發了」。他痛得厲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吸氣的份兒，牙齒不住地打戰，就像連連擊鼓那樣：

「卜—卜—卜—卜……」

她母親彼拉蓋雅跑到莊園去，對老爺說葉菲木就要死了。她去了很久，這時候也該回來了。瓦爾卡躺在爐台上，沒有睡，聽她父親發出「卜—卜—卜」的聲音。不過，後來她聽見有人坐車到農舍這邊來。原來老爺打發一個年輕的醫師來了，這個醫師剛巧從城裡到老爺家裡做客。醫師走進農舍，在黑暗裡誰也看不見他的模樣，可是聽得見他在咳嗽，而且咔嚓一聲推上門。

「點上燈，」他說。

「卜—卜—卜，……」葉菲木回答說。

彼拉蓋雅摸到爐台這邊，動手找那個裝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過去了一分鐘。醫師摸一陣自己的口袋，點亮一根火柴。

「我去去就來，老爺，去去就來，」彼拉蓋雅說，跑出農舍，過了一會兒拿著一個蠟燭頭走回來。

葉菲木臉色通紅，眼睛發亮，目光顯得特別尖利，好像那眼光穿透了農舍和醫師似的。

「哦，怎麼了？你這是想幹什麼呀？」醫師說著，彎下腰湊近他。「哎！你病了很久嗎？」

「什麼，老爺？要死了，老爺，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人世活下去了。……」

「別胡說。……我們會把你治好的！」

「隨您就是，老爺。我們感激不盡，不過我們心裡明白……要是大限已到，那可就沒有辦法了。」

醫師在葉菲木身邊忙了一刻鐘，然後直起腰來說：

「我沒法治。……你得到醫院去才成，在那兒人家會給你動手術。馬上動身。……一定得去！時間遲了一些，醫院裡的人都睡了，不過那也沒關係，我給你寫個字條就是。你聽見嗎？」

「可是，老爺，叫他怎麼去呢？」彼拉蓋雅說。「我們又沒有馬。」「不要緊，我去跟你的主人說一聲，他們會給你馬的。」

醫師走了，蠟燭熄了，「卜—卜—卜」的聲音又響起來。……過了半個鐘頭，有人趕著車到農舍來。這是老爺打發一輛板車來把葉菲木送到醫院去。葉菲木收拾妥當，就坐車走了。……

可是後來，一個美好晴朗的早晨來臨了。彼拉蓋雅不在家，她到醫院去探望葉菲木，看看他怎麼樣了。不知什麼地方，有個小娃娃在啼哭，瓦爾卡聽見有人用她的聲調唱道：

「睡吧，好好睡，我來給你唱個歌兒。……」

彼拉蓋雅回來了。她在胸前畫個十字，小聲說：

「他們夜裡給他動了手術，可是到早晨，他就把靈魂交給上帝了。……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他們說治得太遲了。……應該早點去才對。……」

瓦爾卡走進樹林，在那兒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後腦殼，弄得她一頭撞在一棵樺樹上。她抬起眼睛，看見她的老板，那個鞋匠站在她面前。

「你是怎麼搞的，賤丫頭？」他說。「孩子在哭，你卻睡覺？」

他使勁擰她的耳朵，她甩一下頭，就接著搖那個搖籃，哼她的歌。綠色的斑點、褲子和尿布的陰影搖搖晃晃，對她眨眼，不久就又佔據了她的腦子。她又看見那條布滿稀泥的大道。那些背著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經躺下，睡熟了。瓦爾卡看著他們，恨不能也睡一覺才好。她很想舒舒服服躺下去，可是她母親彼拉蓋雅卻在她身旁，催她快走。她們兩個人趕進城去找活兒做。

「看在基督份上賞幾個錢吧！」她母親遇見行人就央求道。「發發上帝那樣的慈悲吧，善心的老爺！」

「把孩子抱過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回答她說。「把孩子抱過來呀！」那個聲音又說一遍，這一回粗暴帶著怒氣。「你睡著了，下賤的東西？」

瓦爾卡跳起來，往四下裡看一眼，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兒既沒有大道，也沒有彼拉蓋雅，更沒有行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間中央，是來給她的孩子餵奶的。這個身材肥胖、肩膀很寬的老板娘一面餵孩子吃奶，一面哄他安靜下來，瓦爾卡站在一旁瞧著她，等她餵完奶。窗外的空氣正在變成藍色，天花板上的陰影和綠色斑點明顯地淡下去。早晨很快就要來了。

「把孩子接過去！」老板娘說，繫好襯衫胸前的紐扣。「他在哭。一定是有人用毒眼看了他。」

瓦爾卡接過小娃娃，放在搖籃裡，又搖起來。綠色的斑點和陰影漸漸消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鑽進她腦子裡，弄得她腦子昏昏沉沉了。可是她仍舊犯睏，睏極了！瓦爾卡把腦袋擱在搖籃邊上，用全身的力氣搖它，想把睡意壓下去，然而她的眼皮仍舊粘在一起，腦袋沉甸甸的。

「瓦爾卡，生爐子！」房門外傳來老板的聲音。

這是說已經到起床和幹活的時候了。瓦爾卡就丟下搖籃，跑到小板棚去取柴火。她暗暗高興。人一跑路，一走動，就不像坐著那麼睏了。她拿來柴火，生好爐子，覺得她那像木頭一樣的臉舒展開來，她的思想也清楚起來了。

「瓦爾卡，燒茶炊！」老板娘叫道。

瓦爾卡就劈碎一塊小劈柴，可是剛把它們點燃，塞進茶炊，又聽見新的命令：

「瓦爾卡，把老板的雨鞋刷乾淨！」

她就在地板上坐下，刷那雙雨鞋，心裡暗想：要是能把自己的頭伸進這雙又大又深的雨鞋裡，略微睡上一忽兒，那才好呢。……忽然間，那雙雨鞋長長，膨脹，填滿整個房間，瓦爾卡把刷子掉在地下，然而她立刻搖一下頭，瞪大眼睛，極力觀看各種東西，免得它們長大，在她眼睛前面浮動。

「瓦爾卡，把外邊的台階洗一洗，要不然，讓顧客看到，多難爲情！」

瓦爾卡就洗台階，收拾房間，然後生好另一個爐子，再跑到小舖裡去買東西。活兒很多，連一分鐘的空閒也沒有。

然而再也沒有比站在廚房桌子跟前削土豆皮更苦的事了。她的頭往桌子上耷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動，刀子從她手裡掉下，那個氣沖沖的胖老板娘捲起衣袖，在她身旁走來走去，說話聲音那麼響，鬧得瓦爾卡的耳朵裡嗡嗡地響。伺候吃飯、洗衣服、縫縫補補，也是苦事。有些時候她恨不得什麼也不管，往地下一躺，睡它一覺才好。

白天過去了。瓦爾卡看見窗外黑下來，就按住像木頭一樣的太陽穴，微微地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麼。傍晚的幽暗撫摩著她那總也睜不開的眼睛，應許她不久可以美美地睡一覺。晚上，老板家裡來了客人。

「瓦爾卡，燒茶炊！」老板娘叫道。

老板家裡的茶炊很小，她前後得燒五次，客人才把茶喝夠。他們喝完茶，瓦爾卡又呆站了一個鐘頭，瞧著客人，等候吩咐。

「瓦爾卡，快去買三瓶啤酒來！」

她拔腳就走，極力跑得快點，好趕走她的睡意。

「瓦爾卡，快去買白酒！瓦爾卡，開塞鑽在哪兒？瓦爾卡，把青魚收拾出來！」

最後，客人們總算走了。燈火熄滅，老板夫婦上床睡了。

「瓦爾卡，搖娃娃！」傳來最後一道命令。

蟋蟀在火爐裡叫。天花板上那塊綠色斑點，那些褲子和尿布的陰影，又爬進瓦爾卡半睜半閉的眼睛，不住地向她眨眼，弄得她的腦袋昏昏沉沉。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來唱個歌兒。……」

那個小娃娃不住地啼哭，哭得聲嘶力竭。瓦爾卡又看見那條泥路、背著行囊的人、彼拉蓋雅、父親葉菲木。她什麼都明白，個個人都認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力量捆住她的手腳，壓得她透不出氣，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裡看，找那種力量，好躲開它，可是她找不著。最後，她累得要死，使出全身力氣，睜大眼睛，抬頭看那不住搖閃的綠色斑點，聽著娃娃的啼哭聲，這才找到了那個不容她活下去的敵人。

原來敵人就是那個娃娃。

她笑了。她覺得奇怪，這麼一點小事，以前她怎麼會沒有弄明白？那塊綠色斑點、那些陰影、那隻蟋蟀好像也在笑，也覺得奇怪似的。

這個錯誤的念頭抓住了瓦爾卡。她從凳子上站起來，暢快地微笑著，在房間裡走來走去，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她想到馬上就可以擺脫這個捆住她手腳的娃娃，不由得感到暢快，心裡癢酥酥的。……弄死這個娃娃，然後睡吧，睡吧，睡吧。……

她笑著，擠了擠眼，伸出手指頭向那塊綠色斑點威脅地搖一下。瓦爾卡悄悄地溜到搖籃那兒，彎下腰去，湊近那個娃娃。她把他掐死後，趕快往地下一躺，高興得笑起來，因爲她可以睡覺了。過了半分鐘，她就已經睡熟，跟死人一樣了。……

張愛玲〈金鎖記〉的電影感

日期：2013.11.13
老師：鍾正道







一、〈金鎖記〉（1943）：文壇最美的收穫

- 主題：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
- 批評：迅雨（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鎖記〉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二、蒙太奇

- 風從窗子裡進來，對面掛著的回文雕漆長鏡被吹得搖搖晃晃，磕托磕托敲著牆。七巧雙手按住了鏡子。鏡子裡反映著的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回盪漾著，望久了，便有一種暈船的感覺。再定睛看時，翠竹簾子已經褪了色，金綠山水換為一張她丈夫的遺像，鏡子裡的人也老了十年。

三、特寫鏡頭

- 她順著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臉枕著袖子，聽不見她哭，只看見髮髻上插的風涼針，針頭上的一粒鑽石的光，閃閃掣動著。髮髻的心子裡紮著一小截粉紅絲線，反映在金剛鑽微紅的光焰裡。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
- 酸梅湯沿著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遲遲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兩更……，一年，一百年。真長，這寂寂的一剎那。

四、框視／構圖

- 她要在樓上的窗戶裡再看他一眼。……她到了窗前，揭開了那邊上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洋式窗簾，季澤正在弄堂裡望外走，長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風像一群白鴿子鑽近他的紡綢褲褂裡去，哪兒都鑽到了，飄飄拍著翅子。
- 玻璃窗的上角隱隱約約反映出弄堂裡一個巡警的縮小的影子，晃著膀子踱過去。一輛黃包車靜靜在巡警身上輾過。小孩把袍子掖在褲腰裡，一路踢著球，奔出玻璃的邊緣。綠色的郵差騎著自行車，複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煙掠過。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後的沒投胎的鬼……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五、聲畫關係

■七巧笑得直不起腰道：「三妹妹，你也不管管他！這麼個猴兒崽子，我眼看他長大的，他倒佔起我的便宜來了！」她嘴裡說笑著，心裡發煩，一雙手也不肯閒著，把蘭仙揣著捏著，搥著打著，恨不得把她擠得走了樣才好。

■園子在深秋的日頭裡曬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爛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墜著，墜著，發出香味來。長安悠悠忽忽聽見了口琴的聲音，遲鈍地吹出了Long Long Ago——「告訴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愛的那故事。許久以前，許久以前……」這是現在，一轉眼也就變了許久以前了，什麼都完了。長安著了魔似的，去找那吹口琴的人——去找她自己。迎著陽光走著，走到樹底下，一個穿著黃短褲的男孩騎在樹椏枝上顛顛著，吹著口琴，可是他吹的是另一個調子，她從來沒聽見過的。

六、影調

■世舫回過頭去，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邊夾峙著兩個高大的女僕。門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

七、異化：鏡與夢

■月亮意象。

■電影鏡像理論中鏡外／鏡內、真像／虛像、本質／表象、主體／他者的象徵結構。

■蘇珊・郎格《情感與形式》：「電影『像』夢，則在於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就其與形象、動作、事件以及情節等因素的關係而言，可以說，攝影機所處的位置與做夢者所處的位置是相同的。」

■李歐梵〈不了情——張愛玲和電影〉：「張愛玲在小說中特喜用鏡子，當然令人聯想到中國舊小說中的鏡花水月。然而，鏡子更是好萊塢電影中慣用的道具，女主角在鏡前搔首弄姿，而攝影機在她身後拍攝，鏡頭對著鏡子而不露痕跡，原是好萊塢電影發明的技巧。」

■電影就本質而言，是一些「瘋狂的影子」，是一種以「夢的方式」表現的藝術。

【講者簡介】鍾正道，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著有《佛洛伊德讀張愛玲》、《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張愛玲散文研究》及相關單篇論文。曾獲東吳大學教學優良教師、中央日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雙溪現代文學獎等。

言情小說史祖：珍奧思汀的傲慢與偏見

日期：2013.11.20
老師：李信瑩

引言:

也許你正在準備甄試 - 許多老師告訴你要看一些經典課外小說好來準備自傳及面試.
或許你只有高一, 高二, 但除了一些九把刀及席娟的作品, 西方古典小說對你還是既遙遠又無趣.
或者, 你平常也喜歡寫寫網誌, 也想像魏德聖一樣創作, 因此大學想念文學或文創相關科系.
但不管你目前的狀況如何 , 如果你是女生,可能都和許多同學每週準時看犀利人妻, 想知道安真怎樣從單純的家庭主婦成長為一個犀利的現代已婚女性. 如果你是男生,可能會對到身邊‘人妻’現象好奇, 想知道到底有什麼魅力.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像犀利人妻的偶像劇都是依照英國自十九世紀發展出的愛情喜劇 (romance comedy) - 或言情小說 (romance fiction) -公式所寫成的 . 而這個已經約定成俗的小說公式的生成背景正是公民和歷史課本中所講的工業化 (industrialised) 及資本市場化 (capitalised market) 的英國消費社會 (consumer society) 有不可分的密切關連.
會讓你驚奇的是,言情小說的始祖就是被視為英國文學經典的傲慢與偏見. 雖然小說的語言有點咬文嚼字 (像人間四月天一樣), 但如果你知道怎麼分析小說劇情結構, 作者怎麼刻畫角色, 主題如何安排及讀者反應及社會經濟脈絡在看愛情喜劇的重要性, 你也可以從偶像劇一窺文學經典的奧祕.
由於篇幅有限, 本文將分為入門篇及進階篇. 在入門篇包括作者創作動機, 小說要描寫的愛情背景, 也會利用言情小說的公式帶讀者進入傲慢與偏見的世界。 在各位讀者看了小說後, 進階篇將帶各位進入閱讀及創作的門道： 角色刻畫, 主題安排, 讀者反應及社會經濟脈絡 .

入門篇：讓我們來談錢說愛

不管是小說, 或台灣當代偶像劇, 他們都是依照自十九世紀中業英國的消費市場所逐步發展出來的言情小說公式寫成或拍成的. 而言情小說公式所發展出來的小說及影像產品(電視影集或電影)至今並沒有因 為是老掉牙的公式而被市場淘汰, 反之, 這個公式有一些特點反而使它在21世紀的今天仍創造出最暢銷的大眾文化產品 (mass cultural product). 這部份的文章將藉由言情小說言情小說中的劇情公式來導讀愛情喜劇祖師娘 - 珍奧思汀 –最常被閱讀和翻拍成電影的作品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

I. 言情小說祖師娘: 珍奧思汀 (Jane Austen, 1775 - 1817)

珍奧思汀在今天被視為英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她的小說 - 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理性與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 愛瑪 (Emma, 1816)– 不單是英美高中生英文課 (相當於我們的國文課) 必讀的作品, 也不斷地被好來塢翻拍 （李安就曾拍過 理性與感性). 其作品可說是叫好又叫座。
珍奧思汀主要創作於十九世紀初, 她的作品出版於 1811 – 1818 年間, 這時候的英國已經工業化. 工業化的社會意味著大量受薪階級需要在下班後有便宜的娛樂. 尤其是女性也開始需要描述自身經驗的作品, 便宜的言情小說便成為最受中產階級歡迎的一種形式 (記得,當時沒有電視,電影或網路). 不同於許多經典文學作家, 奧思汀在出版時已有不錯的商業成績。
不過,在當時只有男性可以受正式教育並用本名出版. 女性在成年後若仍未婚, 必須留在父母身邊幫忙家務及參與地方教會辦的活動 (有點像慈濟媽媽). 女性若出門工作或以本名寫作則會被視為過分

拋頭露臉, 有辱家風。
雖說未受正式教育, 奧斯汀長期受是牧師的父親私塾. 因為珍奧思汀無法繼承家產又因為一生未婚, 而在父親過世後必須以匿名寫作的方式賺錢. 因此珍奧思汀的作品在當時僅以 '一名女士' 署名 (' By a Lady'). 珍奧思汀的作品多呈現十九世紀初中產階級女性因為無法經濟獨立,面對愛情與麵包的爭扎:是迎合社會標準好嫁入豪門呢?還是冒著找不到好男人的危險作自己？如果忠於自己及愛情卻沒有麵包呢？(即使嫁入豪門還要謹防對手競爭!)
這個難題不單是珍奧思汀自己的困境, 也是無數當時女性的焦慮. 其實, 到二十一世紀得台灣也還是你我關心的問題. 但奧思汀將困境轉化為創作得動機和主題 。她的小說便以嚴謹的劇情來鋪陳一段尋找愛情的旅程, 以犀利機智的對話和對日常生活細膩的人際互動來觀察十九世紀英國社會中中產階級個人在追求真愛時會遇到社會上對門不當戶不對的阻礙. 但別以為奧思汀的小 說充滿悲劇 。反之, 她以反諷及幽默的口吻讓讀者可以和她一起笑看未經世事的少女因傲慢與偏見會在愛情的路上差點錯過人生的真愛。
奧思汀的作品中又以傲慢與偏見(1813) 將此社會現相表現得淋漓盡致。 掌握了創作動機, 我們接下來要看利用歷久彌新的言情小說公式來看奧思汀如何帶領讀者走一段煎熬及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尋愛之旅。

II. 劇情 (plot): 找尋愛情的公式

在閱讀小說後, 或要能向別人說出一本小說是在說什麼, 是指要能夠把劇情說出來. 劇情 (plot) 是指故事的事件如何被一件件的安排成某種次序. 會引導讀者對事件產生某種看法.好像角色非得做什麼才對。
以言情小說來說, 一男一女在故事開頭不打不相遇, 彼此一見留下壞印象, 從此卻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但兩人對彼此的偏見也不斷造成兩人相處上的誤解：女主角同時會心儀風流倜儻的帥哥(剛好也是男主角的舊識)。 一直到女主角人生發生重大的危機她才發現風流男就是風流又貪財, 而之前對男主角的誤會就是誤會。在充滿奧悔中女主角積極想彌補之前的錯, 但男主角已受傷離開；此時女主角必定是愛情人生兩不順, 雪上又加霜: 家庭（或在21世紀, 工作)也產生危機，而週圍的親朋好友多落井下石。 就在這個女主角孤立無援又腹背受敵的時後， 男主角便以神祕拯救者的姿態出現並解決女主角的困難。不過故事到此不會結束。讀者一定知道: 男女主角必定還要經歷一點波折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
描述劇情需要找出能夠推動事件發展出的動作；換句話說, 能放在劇情大綱中的事件/動作會牽一髮動全身。接下來我們以傲慢與偏見的劇情大綱來說明。
傲慢與偏見一開頭就以 '全世界都知道 一位黃金單身漢必定欠一個老婆'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還有 "班奈特媽媽 (以下簡稱班媽)人生最重要得工作就是把她的女兒嫁掉,最大得安慰是四處串門子及八卦 "(' The business of [Mrs. Bennet' s]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兩句話來開 小說的劇情主軸並介紹即將到主角依麗莎白班奈特 (Elizabeth Bennet)居住的朗柏恩村 (Longbourn) 的賓利先生 (Mr Bingley)和他的麻吉 – 達西先生 (Mr. Darcy)。 黃金單身漢賓利先生的來到讓班媽可以開始一連串為五個未嫁出門的女兒(老大Jane, 老二Elizabeth已是適婚年齡)找金龜婿計謀。
從這裡我們以可以嗅出小說的內容, 主角, 及劇情發展方向: 班媽想攀登門戶 （透過婚姻改善社經地位）及她的女兒們追尋真愛得旅程。
根據我們剛剛學到得公式, 我們知道 - 其實, 不太需要班媽插手,脾氣好的賓利先生早在舞會中對美麗大方性情好的珍一見鐘情; 珍也情屬賓利先生. 但性情率直的依麗莎白卻在初見面時就看賓利先

生的友人 - 高傲冷漠的達西先生 (Mr Darcy)– 不順眼： “大家都對達西的人品有一致的看法 – 他就是世界上最高傲, 最討人厭的人。大家都不想再看到他了。” （ “His character was decded. He was the proudest, most disagreeable man in the world, and every body hoped that he would never come there again.” ） 達西先生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並沒有為他在鄰里間建立好口碑. 聽多了不利達西先生的傳聞， 依麗莎白覬惡如仇的個性也在每次遇見達西時不客氣得表現出來。 儘管如此, 達西先生漸漸發現他的眼光無法離開依麗莎白神靈活現的雙眼。然而, 達西不希望自己愛上家世不好的依麗莎白。

到此, 我們不單觀察到角色的人格, 也看到小說發展的主軸有阻礙: 愛情之外, 社會上的門第之見(也就是社經地位的階級差異)才是決定婚姻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 班奈特家也因為沒有男嗣而有班奈特爸爸死後家產必須由遠房表哥柯林斯先生 (Mr Collins) 繼承危機. 這個經濟危機使得班媽焦慮得暗自和柯林斯先生約定將依麗莎白嫁給表哥：一來表哥可以因獲得美嬌娘更加鞏固他的社會地位(擺脫王老五的形象), 二來班家也會獲的金錢上的援助（或算是嫁到金龜婿)。

如果依麗莎白就是硬要攀龍附鳳勾引達西, 或就當個乖女兒犧牲自己,嫁給表哥,這個劇情就寫不下去了。因為劇情缺乏令讀者緊張的衝突點, 主角也不有趣。誰不會想像我就是依麗莎白活潑又有主見, 而且不想墨守社會成規；希望可以作自己又能找到人生中可以知己知彼的真愛呢？

所以依麗莎白斷然拒絕交易式的求婚. 因為在之前她已經愛上了是萬人迷（卻一窮二白)的駐軍緯克翰先生 (Mr Wickham)。

緯克翰先生向依麗莎白透露他和達西先生是舊識, 但自私嬌縱的達西不單毀了達西父親對緯克翰的承諾也想藉由娶他望族表妹來壯大他的家世。 這一切只是強化依麗莎白原先對達西的成見。不過依麗莎白也意外發現達西的阿姨就是柯林斯先生的雇主 (Patroness Lady Catherine)。

就在一切都美好得如同角色的想像時, 賓利先生和達西忽然離開奈特莊園也沒有回來的打算；而且傳聞賓利先生也打算和達西先生的妹妹結婚。在賓利及達西離開到倫敦後, 珍也被她阿姨帶到倫敦; 柯林斯先生和依麗莎白鄰居夏洛特結婚並搬到亨司佛特 (Hundsford); 依麗莎白也發現緯克翰先生以情移有錢的金恩小姐 (Miss King)身上。

未婚又熱心的依麗莎白因著拜訪夏洛特(柯林斯太太)的機會又聽說賓利一家對珍的冷淡， 也不斷在友人家中巧遇達西。這對歡喜冤家自然是見面總是一番唇譏舌諷，但依麗莎白也有機會觀察達西和他人的互動。由於依麗莎白一心就認定高傲的達西不會看上沒有家世的她， 又存有達西是背後撥弄珍和賓利先生姻緣的主使，也存有他曾傷害緯克翰先生的偏見, 當達西不斷找機會接近依麗莎白時， 她總是閃躲。當達西高調求婚時, 依麗莎白也因為以上原因斷然拒絕達西的求婚.

達西遭拒後寫信給依麗莎白坦承他的確有阻撓珍和賓利先生的好事,也曾瞧不起班奈特家地位低；不過關於緯克翰一事則另有隱情 - 緯克翰不上進又一直和達西要錢，達西不再同意, 緯克翰便拐走達西妹妹。達西送信後便離去。

依麗莎白一個人一再反覆讀信, 才發現自己以前一直被自己的偏見所蒙蔽。 以致誤會達西, 看錯緯克翰, 也錯失良緣。

不過, 禍往往不會單行：正當依麗莎白不斷為自己的偏見反省時, 她小妹麗第雅(Lydia)和瑋克翰私奔了。 在當時私奔不單是家中不光彩的事, 鄰里也會瞧不起這家人。 依麗莎白只能放下自己的事和阿姨, 姨丈火速回家。這件醜聞加深了依麗莎白對達西不再會想娶她的信念, 也強化自己家就是低俗的看法。

就在眾人束手無策時,麗第雅和瑋克翰的事被一神祕人解決：瑋克翰願意合法娶麗第雅。 雖然依麗莎白後來得知神祕人是達西, 雖然在同時珍和賓利先生也合好並訂婚了, 好事總是多磨, 達西的阿姨(是柯林斯先生的雇主)凱薩琳女士也來阻撓達西娶依麗莎白。

故事看到這裡讀者有沒有覺得劇情很眼熟, 是個老梗. 想說珍和賓利先生, 依麗莎白和達西反正會在一起; 卻又對接下來到底會怎樣充滿期待。
是的, 聰明的讀者, 故事結局就是你想的樣子。不過本文字數有限, 你的好奇心要下一部份再說了。

進階篇：“人妻現象”的祕密

前文提要:

故事的結局反正就是誤會都冰釋, 仇家變親家, 而故事開頭班奈特媽媽的心願 - 女兒終於嫁入豪門 – 也完成了！
這樣的故事是否很眼熟？我們可以再將之簡化成一個公式: 我們可以把劇情看作是一個單身女孩開始一段人生發現自我的旅程：因為女孩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旅程中會有大大小小的爭扎, 在女孩因人生重大挫折而可以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才能蛻變成成熟的女人. 在言情小說的公式中, 成熟的女人就會遇到成熟的男人. 也就是人生的真愛。

III. 角色刻畫

除了透過敘事中的對角色的描述和透過對話讓讀者從別的角色瞭解某角色. 西方小說還常利用一組一組角色作對比, 而在讀者心中強化某角色就是俱有某種特質. 而這些特質不單是個人人格而已, 像是‘但性情率直的依麗莎白’或‘高傲冷漠的達西先生’.
以商業市場成功為目的言情小說的要求來說, 男主角多可被視為扮演天真易受騙的女主角的救星. 不過, 即使是公式小說, 角色必需像你像我會成功, 也會遭受挫敗, 尤其是會因為自己個性上的盲點而不斷在尋找真愛的旅程中遭挫折.最重要的是角色要能在其中學習看見自己的缺失並尋找方法改變自己. 因此, 隨著之前提到的劇情公式發展, 角色也經歷個性上的轉變: 變得更通情達理, 善解人意.
以傲慢與偏見來說, 當讀者和依麗莎白一起發現‘高傲冷漠的達西先生’竟然放下貴族的身段, 開心並主動和依麗莎白的窮親戚賈丁那夫婦 (Mr and Mrs Gardiner) 打招呼並聊天時, 我們心中不也和那傻女孩一樣驚喜地觀察達西的轉變.隨者達西的別離信, 依麗莎白也才發現她之前對達西堅信不移的負面看法, 她自己才是高傲又充滿偏見的人.也只有透過自我發現, 依麗莎白才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成為一個更善解人意的女人. 當然, 角色只有在這種情況才不會被偏見所蒙蔽,也才有機會看見真愛.

IV. 主題：傲慢，偏見和誤解

小說家多半會利用小說的形式來探討某些當代社會中重要的議題: 人物的個性, 衣著, 對話和互動, 敘事者的評論, 及社會經濟背景可以呈現某種價值觀或社會現象. 主題也會在這些元素的交互作用中被呈現.不過, 公式小說的劇情公式本身就會引導讀者做出某種對價值和社會議題的看法.
傲慢，偏見:
傲慢與偏見顧名思意是觀察人性中常見的缺失但個人不容易察覺的‘傲慢與偏見’。讀者會在一開始在一個歡迎賓利先生到朗柏恩村的舞會認識達西：敘事者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來自倫敦上流社會的賓利先生不單長相英俊, 風度翩翩, 同時人又隨和真誠 (Mr Bingley was good looking and genltemanlike; he had a pleasant countenance, and easy, unaffected manners.); 而且他很快就和在場的每位村民打成一片, 一起跳舞. 反之達西雖然在身高長相及收入都勝過賓利.他只和自己小圈圈的人說話, 一付不甩社經地位低於自己的鄉民的樣子. 因此, 敘事者下了以下不利達西的評語: ‘大家原本一直很用崇尚的眼神看達西,但他的態度讓大家開始心生厭惡. 大家很快就發現達西非常驕傲, 自

命不凡又難以取悅, 就算他家財再龐大也無法拯救他不友善又討人厭的嘴臉, 因此, 也無法和他朋友比. ‘(‘…[Mr Darcy] was looked at with great admiration for about half the evening, till his manners gave a disgust which turned the tide of his popularity; for he was discovered to be proud, to be above his company, and above being pleased; and not all his large estate in Derbyshire could then save him from having a most forbidding, disagreeable countenance, and being unworthy to be compared with his friend’). 這個認識達西的過程便是有運用前一部分所提到的’ 角色的描述’ 和’ 透過比較 ‘的手法.

在讀得已經對達西有初步瞭解並形成看法時, 讀者又會和依麗莎白一起在舞會中坐冷板凳時偷聽到達西向賓利先生抱怨, ‘我絕不和不熟識的舞伴跳舞 . 在這樣的場合, 那會是難以忍受的.你的姊妹都已經有伴了,而這場和中沒有其他我可以忍受的女人’ (‘I certainly shall not. You know how I detest it, unless I am particularly acquainted with my partner. At such an assembly as this, it would be insupportable. Your sisters are engaged, and there is not another woman in the room, whom it would not be a punishment to me to stand up with’ .) 當賓利要將依麗莎白介紹給達西時, 達西 ‘看了依麗莎白一會,直到她也注意到,他馬上收回眼光並冷冷的說： ‘她還可以. 不過不夠美到可以讓我和她跳舞. 我現在沒心情取悅被其他男人忽視的女人,你還是回到你的舞伴身邊, 享受她的微笑吧. 因為你是在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了 (‘...[Darcy] looked for a moment at Elizabeth, till catching her eye, he withdrew his own and coldly said, “she is tolerable; but not handsome enough to tempt me; and I am in no humour at present to give consequence to young ladies who are slighted by other men. You had better return to your partner and enjoyed her smile, for you are wasting your time with me.”). 這段對話不僅表現達西的心態, 也強化讀者對達西已經形成的看法 – 達西就是個高傲又充滿偏見的人. 爾後, 我們也將和依麗莎白一起用這樣的眼光不斷的一直去衡量達西的一舉一動.

舞會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不單角色可以在這樣的場合可以互動, 可以旁觀彼此的長相, 談吐, 行為. 而女人也會被以受歡迎程度被男人打量.同時讀者也會被敘事者的評語所影響. 此外, 依麗莎白坐冷板凳卻被達西不客氣地品頭論足.。不過正是這樣的公開社交場合才能點出主題：有些人就是心中懷有階級的傲慢並對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充滿偏見.

由此我們也感受到小說是用描述事件及對話這種摹倣現實的場景表現主題, 而不八股地論述主題. 因此一般讀者不太容易說清楚小說在表達什麼, 反之, 讀者容易認同角色並陷入劇情所引導的情緒.

誤解:

也正因為一般讀者不太容易發現自己已經陷入故事, 奧斯汀巧妙地利用這種讀者心態將小說另個重要的主題編入尋找愛情的公式裡: 誤解.

在尋找真愛了旅程中最常運用的戲碼便是男女主角不斷誤解對方而一再錯失看到真愛的機會. 但光是一再安排誤解的梗會讓讀者有歹戲拖棚的感覺. 奧斯汀厲害的地方在於女主角依麗莎白對達西的誤解不單是來自己的偏見. 讀者和依麗莎白都對達西下了判斷, 因此當依麗莎白聽到不完整的資訊(她不知道緯克翰先生和達西的過去而只片面聽信緯克翰的說法)時便深信不疑. 在這個時候,這個資訊只是強化 依麗莎白,村民和讀者原有的信念. 我們在這種時候也往往會點頭說: ‘看, 達西果然是個傲慢又自私的人’ .

在收到達西的信時依麗莎白才瞭解到她之前會聽信緯克翰的說法是因為她自己對達西的偏見, 而她的偏見是因為她的自尊在舞會中受傷才產生的.她自己才會不給達西解釋的機會而一心相信自己原本的看法. 而這不也是傲慢的表現嗎？所以不單是達西, 依麗莎白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

傲慢與偏見不單是角色人格的缺陷, 也是容易讓人迷失再社會價值中而看不見個人真心及每人珍貴的特質. 看不清自己和別人的真心, 也不能忠於自己當然不能真正踏上找到真愛的路. 所以當男女主

角都看見自己(不是別人的)傲慢與偏見,自然會開始擁抱彼此的路.
奧斯汀的小說巧妙的將抽象又不容易看見的‘傲慢與偏見’變成小說人物的個性,推動劇情的動力,及解決難題的方法. 因此讀者也看見‘傲慢與偏見‘的成因與後果.

V. 讀者反應

因此讀者的認知和觀點通常會和敘事者的看法一致. 因此在傲慢與偏見中, 奧斯汀利用第三人稱敘事的特性及讀者的習慣讓讀者知道的比依麗莎白知道得還多: 我們知道達利早就受她吸引, 也知道緯克翰不是真心, 知道依麗莎白對達西的看法也是她日積月累的偏見而已. 也因為我們對角色的認知是來自一個（看似超然的）敘事者的描述, 我們很容易站在敘事者的觀點評論角色. 而不完全認同角色.
這樣的敘事手法在言情小說會產生一些效果: 讀者會比女主角早知到男主角的心意, 卻也知道女主角還傻傻得一心覺得男主角不會愛上它. 同時, 我們也可以預期兩人相愛的結局, 因此讀者容易在一旁為女主角著急. 對她因為偏見而不斷錯失良緣我們也會激動的大叫 ‘傻女孩, 趕快去追它啊!’
透過第三人稱敘事,每個讀者不單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陪伴角色經歷甘苦, 但最重要的是讀者自己也經歷上上下下的緊張. 而敘事對角色及讀者最大的獎賞就是男女主角相愛的結局.
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到言情小說和偶像劇(或韓劇)最吸引讀者的是中間和角色一起又哭又笑又為角色擔心的過程. 這是讀者都對言情小說老掉牙的公式熟透卻又可以一再看的其中一個原因. 不過光是這樣不能解答言情小說為什麼在全世界都常是銷售排行榜冠軍.
之前在‘劇情’的部份已經提到我們可將言情劇情公式看作是一個單身女子開始一段人生尋找真愛的旅程.既然是旅程, 終點只提供愛情的承諾, 而非愛情的樣貌. 因此, 終點只是另一個旅程的開端, 也是讓讀者想要再看另一本的原因之一.
另外, 就閱讀經驗而言, 公式提供讀者兩個情緒的快感: 誰沒有在看劇情高潮時說: ‘我知道接下來會怎樣怎樣‘而劇情果真‘怎樣怎樣’.是的, 聰明的讀者, 這是公式, 劇情一定要這樣演. 不過以言情小說言, 這也是對期待愛情的讀者的夢想的實現. 也就是說, 看公式小說時,讀者不單會覺得自己很聰明, 也會覺得在辛苦之後(和角色一起激動和緊張)一定有甜美的報酬：男女主角相愛的結局. 公式提供讀者不穩定的現實愛情中不一定會有的穩定結局.

VI. 社經脈絡

如前文所提, 傲慢與偏見描寫個人如何對抗社會傳統門第觀念 ：對達西和依麗莎白, 一部份自身的傲慢與偏見也來自原來的社經階級.因此, 兩人的相愛也是個人在突破社會階級對個人的要求並加諸的階級意識形態.
除了小說所描寫的社會,我們在讀奧斯汀的小說時也必需記得作者本身突破了英國中產階級對女性經濟地位必須以透過婚姻來鞏固自己及家人的經濟保障 – 奧斯汀終身未嫁的主要原因是在它所愛的人突然過世而她不願意因為金錢而嫁給一個她不愛的人. 奧斯汀也證明愛情不是金錢和社會地位的交易, 反之, 女人可以靠自己創造完美愛情形象而創造商機.
雖然一般文學評論者及社會大眾對言情小說多有像是達西在傲慢與偏見一開始所表現的對不同階級的輕蔑,因為這種文類的作家和讀者絕大多數是女性. 不可否認的是, 對愛情的追求及真愛的承諾是多數讀者也想要的. 因此一如傲慢與偏見在作者在世時便可以作為身為女性的奧斯汀賺錢, 使得作者可以不要倚靠男人與婚姻.在21世紀的今天言情小說龐大的商業市場仍是一個可讓女性獨立的經濟體.

「欲望」之外——《金瓶梅》讀法

日期：2013.11.27
老師：胡衍南（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

◎《金瓶梅》與世情小說

1.明代四大奇書中的《三國》、《水滸》、《西游》，皆屬於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1]，《金瓶梅》則是中國第一部由文人獨創的長篇小說，因此《金瓶梅》可以說是中國小說(novel)的起點，之前的幾部奇書都是歷史演義或英雄傳奇。

夏志清：「就題材而言，《金瓶梅》無疑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開始擺脫歷史和傳奇的影響，去獨立處理一個屬於自己的創造世界，裡邊的人物均是世俗男女，生活在一個真正的、毫無英雄主義和崇高氣息的中產階級的環境裡。雖然色情小說早已有人寫過，但它那種耐心地描寫一個中國家庭卑俗而骯髒的日常瑣事，實在是一種革命性的改進，而在以後中國小說的發展中也後無來者。」

2.成書年代：約在萬曆前期[2]，目前所見最早的刻本見於萬曆四十五年。

3.作者：蘭陵笑笑生為何人，迄今仍不可考，明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提出「嘉靖間大名士」的說法，袁中道《遊居 錄》則說是「紹興老儒」，謝肇淛〈金瓶梅跋〉則指「金吾戚里的門客」，顯然作者問題在明人那裡已是個謎。歷來對作者問題有幾十種說法，其中以王世貞、屠隆、李開先、賈三近幾說影響較大。(古之蘭陵有二，一是山東嶧縣，一是江蘇武進)

4.版本：明代萬曆年間即有文人見過《金瓶梅》抄本，包括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謝肇淛、李日華、沈德符、薛岡、王宇泰、屠本畯等(約有十一人)，但是抄本均已亡佚。目前所見刻本有兩種系統、三種類型：一為《金瓶梅詞話》，俗稱「詞話本」，明萬曆年間刊行，一百回，首有欣欣子序，又有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二為《新刻繡像原本金瓶梅》，俗稱「崇禎本」、「繡像本」、「說散本」，明末(崇禎、天啟年間)刊行，一百回，首有東吳弄珠客序(無欣欣子序)、廿公跋，有插圖百頁；三為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俗稱「張評本」，清康熙年間刻本，屬崇禎本系統改作，為清季通行之本子。

詞話本、繡像本《金瓶梅》主要差異：

1)關於回目，詞話本每回兩句，既不對偶字數也不整；繡像本則比齊正整。

2)開篇結構，詞話本第1回回目是「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顯然繼承自《水滸傳》而後才起爐灶；第84回又寫吳月娘在清風山上險被寨主王英奸污，幸賴當時在山寨作客的宋江勸阻才免於危難，自然是嘗試與《水滸》故事接合的努力。反觀繡像本第1回回目則是「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故事源頭由武松改為西門慶，小說

1.有學者以為《金瓶梅》亦是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主要是根據「詞話」的書名，以及書中大量引用的詩詞、戲曲等資料，但此說無法回應以下幾個質疑：(1)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小說的人物、情節曾長時期在民間流傳;(2)小說衍自《水滸》，然而從《水滸》繁本的定型到《金瓶梅》成書只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3)書中的明代史實(如「皇庄」、「馬價銀」)如何解釋;(4)文風統一、網狀結構不合說話慣例;(5)細節描寫(特別是性交描寫)不可能在說話場合運用。我以為《金瓶梅》更有可能是擬話本。

2.關於成書年代有兩說，一主嘉靖、一主萬曆，後者得到較多支持。

尾聲也不見吳月娘被王英綁架一段，整部小說基本上無涉於《水滸傳》。

3)詞話本一般認為充斥許多山東方言，繡像本則無這種現象。

4)沈德符當初所謂「陋儒補以入刻」、「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的第53回至57回，詞話本在53、54回確實如沈德符所述充滿矛盾混亂，然繡像本反而清爽連貫許多。

5)詞話本大量植入了詩詞、俗曲等韻文，又往往藉由「看官聽說」的形式發表議論，偶見大段抄寫佛家故事；繡像本的回首詩詞則被全面改換，俗曲經刪削後往往只見曲名(最多附上第一句歌詞)，引述寶卷故事經常只是起頭而已，「看官聽說」的發揮也受到了節制。

5.小說史的意義：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

1)人情小說(世情小說)的奠基之作

2)從神到人；3)從美到醜；4)變奇為常；5)變單色調為雜色

6)從線性結構到網狀結構；7)從雅變俗

6.楊義：「《金瓶梅》之奇，還在於它一變《三國》《水滸》以來中國小說的敘事語言系統。《三國》的典雅，《水滸》的說書口吻的歷練，在這裡都被市井社會的一派村腔野調淹沒了。當它把筆伸向法紀廢弛、神魂迷亂的『情欲與死亡』母題的時候，最擅長的乃是充滿忌恨的妻妾之間的撒潑罵街、賭氣唧啾和指桑罵槐的嚼舌根兒。其間夾渾帶素的市井腔調，表明了敘事語言由市井進入書面所散發著的原生態活力。」

7.《金瓶梅》有續書《續金瓶梅》，作者是明遺民丁耀亢，因而全書是以因果報應為支配思想。從小說史的角度講，《金瓶梅》開啟了三種類型的小說寫作系統：一是言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二是色情小說；三是「家庭—社會」型的世情小說。

8.世情小說可以有廣、狹二義，狹義指的即是「家庭—社會」型的世情小說，其中成就最高者為《金瓶梅》和《紅樓夢》。一般認為，這兩部小說既相似又差異，這是因為明清長篇世情小說有兩個寫作路線：

【金瓶梅模式】詞話本《金瓶梅》——《續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紅樓夢模式】繡像本《金瓶梅》——《林蘭香》——《紅樓夢》

3.《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家庭—社會」型的小說，自魯迅以降，學界皆以「世情書」、「人情小說」之祖視之。按照魯迅的講法，世情書的特色為「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所以《金瓶梅》也可視為中國第一部社會寫實小說，為研究明季社會各階層面貌提供很好的參考條件。

◎《金瓶梅》的賞析與思考

1.《金瓶梅》的矛盾：《金瓶梅》是明中葉信仰危機下的產物，它採取一種「諧擬」(parody)的方式來批評西門慶代表的商人階層以及其他各色人物。此外，小說也因此出現嚴重的矛盾，楊義：「它感慨於整個社會在金錢和權勢支配下的野獸化和市儈化，又不能免俗地渲染著獸化情欲和儈化奸巧；它深感禮制崩壞時候勸誡的無能為力，卻又喋喋不休地用宗教的威攝進行勸誡。不可簡單地認為宗教思想只是給赤裸裸的情欲描寫加上一層保護色，實際上它折射著以輪迴報應的命定論形式出現的人性危機感和命運莫測感。」

Q：《金瓶梅》的矛盾反映了明中葉文人什麼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到了晚明的小說(例如《二拍》)解決了嗎？

胡衍南《《二拍》的生產及其商品性格》：「泰州學派在『人欲』的提倡上不遺餘力。至於文藝思想部分，也見到李贄的『童心說』招喚了文學創作的自由心靈；公安三袁的『性靈說』，也強調了憑藉情感本質直抒性靈的主張。在創作實踐方面，先有湯顯祖等人宣揚『尊情抑理』，復有馮夢龍高呼為『里耳』創作通俗文藝。這股屬於新興市民階層的時代高音，從根本上大大揭露了道學的偽善性格，同時透過自然本情的強調，每個人在社會上的獨立權及生命的自主權亦得以突出。然而，雖說有了『緣情』的輿論得以面對宋明禁欲主義的枷鎖，明人對於情感的追求也較以往更為大膽直接，小說裡的愛情故事也個別地突破了前人設下的階級鴻溝；但是——言情談愛之後的世界如何運轉，個性解放之後的社會倫理如何維繫，卻是一個理論上的巨大真空。唯一可以推測的是，直指『真心』、『本性』雖然沒有回答一切問題，但按照這個思路，『性』的追求亦是一種正大光明的活動。於是，明代所謂禁欲主義的反動，走的便是從禁欲到抒情以至於縱欲的路子，前節的討論便可以證實，明人從『溺情』到『縱欲』近乎是無所適從的盲進。從《金瓶梅》到《二拍》到色情小說，正是呼應了這樣的歷史路徑；既然《二拍》處於這條道路上的中點，正好可以見到『抒情』及『色情』兩個主流在此交會。」

2.《金瓶梅》世情書寫

謝肇淛《金瓶梅．跋》：「《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馬會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範工搏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

劉廷璣《在園雜志》：「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姦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

滿文本《金瓶梅》序：「凡百回中以為百戒，每回無過結交朋黨、鑽營勾串、流連會飲、淫黷通奸、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誆騙、忿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害、挑唆離間而已，其于修身齊家、裨益于國之事一無所有。……將陋息編為萬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婦，以及僧道尼番、醫巫星相、卜術樂人、歌妓雜耍之徒，自買賣以及水陸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謔浪笑談，于僻隅瑣屑毫無遺漏，其周詳備全，如親身眼前熟視歷經之彰也。誠可謂是書于四奇書之尤奇者矣。」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

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

Q：《金瓶梅》世情書寫的文學史意義何在？

Q：《金瓶梅》以後小說於世情書寫的態度和方法為何？

3.《金瓶梅》的性交描寫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指出，《金瓶梅》的性描寫在當時「實亦時尚」；而且小說「其他佳處自在」，不像末流之作「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康正果《重審風月鑒》：「與大多數明清淫穢小說的突出區別在於，《金瓶梅》中的性描寫並不是小說的唯一內容，不是那種沒完沒了的色情連續劇。從這部小說的整體結構看，對性交場面的安排，對於這一方面的內容在敘述上的詳略、疏密、顯隱、熱冷，作者均有特殊的考慮。可以肯定地說，作為西門慶生活的一大樂趣，性活動始終同他滿足其他貪欲的追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同樣被納入了由盛到衰的總趨勢。」

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那種一面肯定《金瓶梅》是偉大傑作，一面又嫌其中性描寫失之猥褻的矛盾反應，其實都是道德意識在作祟。不過，「文以載道」的批評標準並非無可挑戰，面對這些植基於道德的「誨淫」批評也不是束手無策，更深刻的《金瓶梅》研究向我們揭示出[4]，小說中的性描寫除了在布局上另有用意，而且還是人物性格的補充及社會關係的展現。尤其性關係作為小說敘事畫人的重點，作家把西門慶對性的嚮往，和他對財富權力的追逐聯繫在一起；讓每個婦人對性的不同態度，對照起她們各自的生存鬥爭；用床第之私隱喻晚明社會的人欲橫流，借閨闈風情象徵世俗男女的靈肉喜樂。所以《金瓶梅》的性描寫根本不是作家的失誤，也因此無關自然主義和客觀寫作，情欲、性交、性關係就是這部人情世務小說的重心之一，笑笑生選擇用直接的描寫方式處理這個題材，這和他用相同的方式寫西門慶流連於飲饌珍饈、得意於潑天富貴是一樣的道理。尤其《金瓶梅》反映的市井氣息，還是直露赤裸較為真切，反觀《紅樓夢》意在烘托文人氣質，含蓄虛描較能收其成效。」

4.《金瓶梅》的人物典型

1)西門慶的階級性質？典型意義？

2)潘金蓮(與龐春梅)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史論》：「西門慶是她(潘金蓮)取樂的工具，更重要的還是她的勢力與安全的源泉。沒有他的保護，她會再成為一個無力對抗這個世界的婢女。然而，在她瘋狂地逐樂時，她變得對自己的未來毫不關心。她的生活的終極令人哀憐之處在於：她為了確保在西門慶家的被寵地位的種種奸詐、殘酷的計謀，都不過是為便於穩固地得到性的快樂。床第之事以外，她什麼都看不見。」西門慶有他複雜有趣味的社會關係，「而在潘金蓮方面，卻享受不到這些社會的權益。與外界隔絕，生活在一個經常爭吵不休的家庭裡，她無須強作歡顏、注意自己的舉止風度，她不追求文化上的興趣；也沒有自己的客人拜訪。所以她全部的心思也就集中到一個能使她解脫沉悶、卑微的生活的目標——性的享受上，結果使她的生活進一步獸性化了。」

4.詳參拙著《飲食情色金瓶梅》。

此說準確地指出，潘金蓮(及其他西門慶姘婦)由於其弱勢的社會關係，迫使她不得不以討好西門慶來謀求自己在西門家的地位。但卻又想當然爾地，誇大了潘金蓮對性的追求和享受，把潘金蓮降到了獸的層級。事實上，從《水滸傳》到《金瓶梅》，從詞話本到繡像本，一直努力地把潘金蓮從概念化的「淫婦」形象轉變成合理的婦女形象，我們把潘金蓮的形象又給簡單化了。

3)李瓶兒形象的前後矛盾，是作家的失誤？還是另有解釋？

4)幫閒(應伯爵等)